

當代名人創作叢書

茅盾代表作選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 現代十大名家代表作

選名家最近傑作

魯迅代表作選 實價四角

沫若代表作選 實價四角

茅盾代表作選 實價四角

周作人代表作選 實價四角

老舍代表作選 實價四角

巴金代表作選 實價四角

達夫代表作選 實價四角

葉紹鈞代表作選 實價四角

冰心代表作選 實價四角

丁玲代表作選 實價四角

集傑作中之代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茅盾代表作選

(全書一冊)

\$4.00

實價一元四角

編輯者 張 均

發行者 全球書店

出版者 全球書店

印刷者 全球書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 序

茅盾是沈雁冰先生的筆名。他是浙江桐鄉人，現年四十二歲。爲當代中國第一流文學家。

他本是一個讀書人家的子弟，他的父親倒是維新派；所以他從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十歲時不幸父親死了，留下一個遺囑，希望他將來進學學校工藝，但是他後來並不遵照遺囑去做，因爲他的嗜好乃是文學，所以他的志願也在文學了。十八歲時從中學畢業，就進北京大學肄業，三年後，改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辦事。

他是中國最早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一人，從五四運動以來，他對於提倡新文學運動尤其不遺餘力。最初主編小說月報，又與鄭振鐸等主辦文學研究會，他一方面從事於東西洋文學之介紹，一方面推薦了許多國內的優秀的創作，並努力於翻譯與批評的工作。

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他即加入政治團體，努力於革命運動。武漢時代，任民國日報主筆。

國共分裂後，他就捨棄政治生涯，潛回上海，開始努力從事創作，埋頭於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之寫作，時正一九二七年之秋也。

三部曲是他初試成功的傑作，都以小資產階的青年爲中心人物，描寫在大革命時代中的浮沈，有極濃厚的時代色彩，刻劃了中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一幅剪影。所以三部曲出版後，受到一般青年的熱烈的歡迎，一致公認他爲表現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最好的典型作家。

此後他曾至日本，度了短期的戀愛生活。同時復努力於創作。以後陸續寫成的小說很多，長篇有虹，子夜，中篇有路，三人行，春潮，短篇有野薔薇，宿莽，泡沫等。

他的創作的特點乃是文筆的老練，又流利，又生動；尤其是他最擅長描寫青年的心理，刻劃細膩，熨貼有致，實非其他作家可及。

現在編者從他的（最初直到最近的）全部作品中選出最能代表他的作風的小說十二篇和散文八篇，輯成這部他的代表作。這也就是他的全部作品中的精華。

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 編者



# 茅盾代表作選目錄

## 小說

|               |     |
|---------------|-----|
| 煙雲·····       | 一   |
| 第一個半天的工作····· | 五七  |
| 擬「浪花」·····    | 六九  |
| 有志者·····      | 八〇  |
| 秋收·····       | 一〇七 |
| 微波·····       | 一四七 |
| 林家鋪子·····     | 一五三 |
| 陀螺·····       | 一一一 |
| 創造·····       | 一三九 |

石碣·····二七八

泥濘·····二八五

神的滅亡·····二九四

散文：

全運會印象·····三〇九

官廳裏·····三二五

車中一瞥·····三三九

「現代化」的話·····三五三

鄉村雜景·····三六一

我們這文壇·····三六七

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三七三

回憶辛亥·····三八一

# 茅盾代表作選

## 煙 雲

凡是公務員，都盼望星期六早早來到。鐵路局公務員的陶祖泰却是例外。

天氣太好。辦公廳窗外一叢盛開的夾竹桃在和風中點頭，自然是朝霞與的專等「下班」鈴響的公務員們，陶祖泰也在內。溫和的天氣，笑開了的夾竹桃，都是大公無私的，然而陶祖泰覺得夾竹桃只對他一人點頭，而且這點頭是嘲笑的意味。

離開「下班」鐘點大約廿多分，科長先走了，辦公廳裏就緊張起來收拾公文，開了又關了抽屜，穿大褂，找帽子，摸出錶來看了一過又一過，打電話約朋友，低聲（夾着短促的笑音）商量着吃館子呢還是看電影，——個個人都為「週末」而興奮，只有陶祖泰惘然坐在那裏，爲了「週末」而煩惱。

他最後一個藏出了辦公廳，心裏橫着兩個念頭：怕回家去，然而又不放心家裏。這是他近來每逢星期六必有的心緒，你承認自己的能力已經無法解決這個矛盾的心理。

除了星期六，他在同事們中間是最有「家庭幸福」的；夫人年青，相貌著實過得去，性情也是好的，孩子只有一個，五六歲，不淘氣，二等科員的收入原好像太少一點兒，可是夫人有一份不算怎麼小的「賠嫁」，達到意外開支，她從不吝嗇。因此，除了星期六，這位年青的丈夫是極戀家的，他總是第一個把公文收拾好，守候「下班」鈴響，第一個跑出辦公廳；一直趕回家去。到家以後呢，「左顧鸞人，右弄稚子」，他不喜歡漢口的熱鬧，而漢口的熱鬧也從不來干涉他。

斜陽照着蜿蜒北去的鐵軌，像黃綠交雜的布上兩條銀線。他不知怎麼走了這和家去相反的路。他還沒覺得。眼怔怔望着那鐵軌，忽然想起七八年前他有一位同學在鐵路軌道上自殺。他用脚尖踢着鐵軌旁邊的枕木，搖了搖頭。他的中學校的同學，有好幾位是企圖過自殺的；他們以為自殺是高尚而又勇敢的行為，高尚，因為一個人自己覺得會阻礙了別人（尤其是親愛者）的幸福時，自殺是最澈底的犧牲；而能作澈底的犧牲者，自然是勇敢的。陶祖泰

也抱有這信念。他也曾企圖過兩次的自殺。第一次在結婚以前，但這一次他事後是頗悔慚的，因為並非爲了什麼「積極的理想」，只是感到生活無味。結婚以後他又有了第二次的「企圖」，然而朋友們把他救了轉來時，他忽然感激了朋友。他說，他在吞下了安眠藥片以後就猛省到他的自殺的動機還是不夠高尚，爲的他之企圖自殺實在是感到能力不夠，不能使他所親愛的人有幸福，——他想要「逃避」他的責任。

是這第二次「自我批評」以後，他努力找職業，而且努力學習「和光同塵」的處世哲學。半年前他到漢口的鐵路局辦事，在他的職業紀錄中已經是第四次變化。

他眼怔怔望着那遠接天邊的發亮的鐵軌，他腦子裏閃電似的飛過了種種的往事，特別是那第二次的自殺企圖；他輕輕地搖著頭，便反身沿着鐵軌走回去。他愈走愈快了，不多一會兒便和鐵軌分手，一直回家去。現在是「不放心家裏」的意念壓打了「怕回家去」——應當說，「責任」的觀念壓倒了「逃避」的意識。

## 二

因爲走得太急了，陶祖泰到家時心跳氣促，開不來口。孩子跳到他身邊，抱了他的大

腦，喚着「爸爸，」他也顧不過氣來應一聲，只是用手摩着孩子的頭。半晌，他這才掙扎出一句話來：

「媽媽呢？」

孩子還沒回答，陶祖泰一眼早看見壁頭的衣鈎上沒有了夫人那件新製的藍綢披肩，他頹然嘆一口氣，拉着孩子的手，想要坐下，却又不坐，僵着腰，輕聲的，似乎不願意出口，問道：

「那個……朱……先生，教書的朱先生，來過麼？」

孩子仰臉看着他爸爸，一對小眼睛睜得滾圓；爸爸的臉色太難看，爸爸的聲音也太怪樣，他害怕，他把臉撲在爸爸身上。

陶祖泰拍着孩子的背，放和順了口音說：

「哎，孩子！」

「爸爸。媽媽，隔壁黃伯伯家裏，打牌；」孩子露出臉來，又看着他父親了。「媽媽說，買一個洋泡泡，給寶寶，等爸回來，同去買。」

陶祖泰勉強笑了笑，一聲不響，抱起孩子來，就走出去了。

他抱着孩子，就到隔壁黃家。剛走進那陰濕的小院子，就聽得「男和女雜」的笑聲夾着牌響。他忽然打了一個寒噤，他忽然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自家又何苦去受刑罰。」可是他依然朝前走，不知不覺却在兩臂上加了勁，惹得懷裏的孩子怪不舒服。

狹長的舊式邊廂。開亮了電燈，顯着四張紅噴噴亮油油的面孔。陶祖泰剛挨身進去，第一眼就看見坐在他夫人對面的，正是那位當教員的朱先生。然而第一眼看見陶祖泰進來的，却是那位半個後身對着廂房門的黃太太；她似乎要避開檯面上的某種手和手的舉動，把臉一別，可就看見了陶祖泰了。她立即招呼道：

「陶先生，你來打幾圈罷。陶太太手氣不好。」

「哈哈，陶先生固然趕來了！哈哈！」是姓朱的聲音。陶祖泰覺得刺耳。

「我們剛打完了四圈，陶祖泰，你來換我罷！」

黃先生說着就站起身來。

「不行，不行；你是贏家！」又是朱先生的大叫大嚷。他那胖臉上的一對貓頭鷹眼睛向

陶夫人使個眼風，陶夫人有沒有「反應」？因為她是背向着廂房門的，陶祖泰看不到。他放下了孩子，就挨到黃先生背後去，一面苦笑着回答。

「我不來，不來；齡年兄不要客氣。」

「老朱，」黃齡年微笑說，「那麼，你是輸家，你敬遠四圍歷罷？」

「不行，不行；我要翻本！陶太太，你說對不對；不許換人，我們都要翻本！」

陶太太笑了笑，不作聲。她隨便朝丈夫看了一眼，又隨便看了兒子一眼，數着輸剩的籌碼。兒子跑過來，靠在她身上，她也不去理他。

扳過了座位，朱先生成了陶太太的上家。

孩子得了黃太太給的蘋果，早已忘記洋泡泡了。陶祖泰坐在他夫人背後，名為「觀場」，其實是在「研究」朱先生的眼風。

### 三

陶祖泰這一份苦惱的操心，在最近一月來早已成了公開的秘密。黃齡年和黃太太最初發現了這現象時，還說「陶祖泰又發了神經病。」背着陶祖泰的面，然而當着陶太太和朱先生



跟前，黃齡年夫婦倆還隱隱約約指着這件事當作笑話。黃太太甚至於還替陶太太抱不平：「陶太太，這是不尊重你的人格，豈有此理！封建思想！」

什麼是「人格」，什麼是「封建思想」，陶太太不很懂。她讀過三年小學，勉強能看天寶圖之類的書，自從和陶先生結婚，她也曾依了陶先生的意思看過托爾斯泰，但是一部復活從她有了身孕，（那是結婚以後第二年的事，）那年看起，到現在還沒有看完。到漢口，是她第一次見大場面；她初來時看見陌生人還要臉紅。

然而她愛打牌。坐進了牌局，即使有陌生男人，也就忘記了臉紅。何況黃先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而朱先生又是黃先生的朋友；更何況黃太太雖然也不過二十來歲，却好像不是年青，不是女人，黃先生不在家時，任何男客她都招待，和男客們說說笑笑是常事。

這一些，是陶太太到漢口後看在眼里，而且懂的。所以當黃太太代抱不平時，什麼「人格」，什麼「封建思想」，太太雖然不很懂，可是也會心裏這樣想過：「真好笑！可不是黃先生從來不會那樣極，——惡形惡狀。」

她不會向丈夫「提抗議」，可是不知不覺中她和朱先生多說笑些，不知不覺中她每逢星

期大非到黃先生家裏打牌不可。

但這是一個月以前呢！現在，陶太太自己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也不覺得朱先生有什麼不同，可是黃詒年夫婦倆却覺得朱先生已經大大不同，而陶太太也有點換樣。現在，黃詒年夫婦倆不敢再學陶祖泰那種苦惱的「操心」當笑話講了，他們對於陶祖泰同情。

現在，陶太太也更加明白丈夫對自己的用心了，然而她也慣了，不覺得討厭，也從沒憤然叫屈，只「隨他去罷！」

她也覺不出朱先生有什麼「不妥。」自然，打牌的時候，朱先生常常探出她的「要張」來就放了「銃。」但原是小玩玩，至多是七八塊的輸贏，要什麼緊？因此，有時背着朱先生，黃詒年夫婦倆隱隱約約提到朱先生似乎有點「那個」時，陶太太便認為是朱先生打牌是放了她的緣故。她只覺得姓朱的會湊趣。

現在，剛剛扳到了她坐在朱先生的下首，愛貪小便宜的她便快樂得什麼似的。陶祖泰的「苦惱的操心，」她壓根兒忘記了。

她和朱先生輪着上下家，這也不是第一次。以前，朱先生第一次用自己的腿去碰碰陶太

太的大腿時，陶太太曾經猛吃一驚，但隨即她省悟過來，是朱先生提醒她打錯了一張牌，她又坦然了，她歡迎這腿碰腿。她等「張」等得心焦時，也常用腳尖去碰朱先生的腿。

這樣的「小玩意」，太太做慣了，陶太太並不覺得這是「不道德」的，——對於陶祖泰或是黃詒年夫婦。

打牌，或者一半要靠「手氣」。下家的「要張」，上家偏偏沒有，那是也無可救藥的事。一圈牌看完了，陶太太還是有出無進。她有點焦灼了。朱先生也陪着她發狠。他簡直是不想自己和牌了。好好一付牌，亂拆一通。憑這樣，陶太太也只「吃進」了兩張。黃詒年連連朝朱先生睜了幾眼，手摸着下巴微笑。黃太太更忍不住，故意高聲叫道：

「啊！朱先生的手真鬆。陶太太吃飽了！」

「哈哈！朱先生得意地笑着，隨手又是一張「萬」子。

陶太太又是一吃。陶太太禁不住心頭跳了。

「嗨！」黃太太出驚地喊一聲，將手裏一張牌重重地拍一下，生氣似的說，「哼，牌有這樣打法？」

陶太太臉紅了一下。

黃詒年還是冷幽默地微笑，却舉目望了望陶祖泰，似乎說「你看見麼？」

「哈哈，」朱先生又怪聲笑了起來。「清道消遣，輸贏不大，隨便打打算了。——回頭到海國春吃飯，我請客！」

陶祖泰什麼都看在眼里，聽在耳聽，儘管他對於麻雀一道不很精明，也心裏雪亮了；然而他有什麼辦法？除了坐在一邊「受刑罰？」他受不住，然而他又不願走。他但願世上沒有所謂「星期六，」——即使有星期六，學校裏也應當禁止教員過江來「逛」

孩子將那隻蘋果當作皮球玩。蘋果滾到牌桌底下去了，孩子就拉着父親的衣角。

陶祖泰彎腰去替兒子找「皮球。」他看見那個圓東西自己跑出桌子底下來了，然而也看見一隻套着中山裝大褲管的腿碰到另一隻穿了長統絲襪的腳上。陶祖泰乍見了，心裏一怔；但立即以為這是偶然。他有那樣的「大量。」他隨手去拾那蘋果。但也許地板不平，蘋果又滾到陶太太坐的椅子底下去了。這時候，陶祖泰猛又看見，而且確得明明白白，一隻高跟皮鞋的尖頭挑起來，刺到那中山裝大褲管上；這確是陶太太的腳！而且高跟皮鞋的尖頭忽然被

大褲管口的褶疊處帶住，擺了幾下這才「自由」了。

陶祖泰心頭直跳：赫星已經抓在手裏，却抬不起身來。他忽然覺得不敢見人，覺得「世界」縮小到容納他不下。

「哈哈！陶太太……」

又是朱先生的怪笑。陶祖泰被笑得渾身都抖了。他沒有聽得「陶太太」下邊是些什麼。然而抖過一陣，他滿心滿臉都發起燒來了。他挺直了身體，對朱先生瞪大了眼睛，——他的眼光似乎這樣說，「我把這卑劣的……」可是既然人家是「卑劣的」，他就又覺得不屑計較，他閃過眼光看自己的夫人，他覺出夫人臉上似乎紅潮方退，夫人眼光低垂着，他可憐起「這個女人」來了。

打牌的四個人似乎一心在牌上，誰也沒有覺察到陶祖泰的異樣。陶祖泰鬆一口氣，可是決定自己應當怎樣辦。他的眼睛看着人面孔，他的心却顧着桌子底下人的腿和腳。

那一付牌，陶太太仍舊和不出。黃太太洗牌的時候，能夠自在的說笑了。陶祖泰手裏還捏着那隻蘋果。雖然孩子已經忘記了這「皮球」，陶祖泰仍舊叫他過來給了他。同時，他拖

一個椅子擺在他夫人和朱先生中間的桌角，他坐下，兩腿直伸出去，在桌子下構成了一道「防線。」

他慶幸他這辦法誰也沒有覺察到。

另一付牌開始了，「戰士」們更加緊張。黃太太每發一牌總是重重一拍。陶祖泰的心却在自己腿上。他的兩條腿同時受到了兩方面來的觸碰。起初，他覺得又氣又好笑。但隨即他又有了辦法；不論那一方面來碰，他都回牠一下。

第二個「四圈」結束，陶太太還是輸。她賭氣不要打了。朱先生並沒輸多少，就一定要「請客。」

#### 四

夜裏十一點鐘，陶祖泰和夫人雙雙回家了。

海國春吃夜飯，是朱先生請客。吃過飯後，陶太太說起上一星期竟沒看電影，朱先生又要「作東。」陶祖泰再也耐不住了，便是黃詒年夫婦也覺得朱先生那種「派頭」太惡劣，一力贊助陶祖泰的主張；各人自掏腰包。

夜裏十一點鐘四鄰寂靜，連燈光也沒有。孩子早已睡了，夢中忽又叫着「買洋泡泡」，陶祖泰和陶太太都像不打算睡了，却又都不說話，陶太太全身靠在床前的方桌上，陶祖泰在房裏來回踱着。這一對兒，似乎各在堅持：爭誰先開口，誰先上床。

陶夫人擺出這樣的「陣勢」來，這還是第一次，陶先生摸不着頭緒一面踱，一面在猜想。在海國春時，陶夫人是有說有笑的；提議去看電影因而引起誰請客的爭執時，陶夫人也給她買，也不買給陶先生，她只自買了一張，然而那時候還帶笑說：「各人自會鈔，我不客氣了！」她還拒絕了朱先生那一貫的「派頭」——搶買一張送她；黃太太倒覺得在「買處」當着許多人面前「不能」太給朱先生「下不去」，然而陶太太硬要朱先生退還那多餘的一張。不過一進了場，這位夫人突然不說不笑了，直到看完電影，直到回家以後的現在。

陶祖泰想起了剛走進電影場時誰也沒有注意到的小小一幕：朱先生搶步上前自佔了一個座頭，立即又摸出手巾來在他自己座位旁邊的一個空座上揮了幾下，嘴裏叫着「陶太太！」可是陶祖泰竟不客氣把朱先生特地擇過的位子佔了，而且也就把自己橫在太太和朱先生的中

問了；「哦」陶祖泰想到這裏就在心裏對自己說，「難道是爲此麼？料不到，她她……會墮落到這地步呢！」

陶祖泰心抖起來了，手掌心有點冷汗；他站住了，看着歪身靠在方桌前的夫人。

臉埋在臂彎裏，看不見；極短的，幾乎抵觸「新生活」的袖子；露出太多的雪白臂膊；頭髮燙過，其實不燙也夠美了；緊裹在身上的時花旗袍，長統絲襪，高跟皮鞋；——陶祖泰忽然像在夢中，心裏咕噥道：「這，那裏是她；這，那裏是半年前的阿娥！」

半年前，這一切的時裝跟陶太太沒有緣分。

「但是，也像換一身衣服那麼容易，她這人，這心，也換過了麼？」陶祖泰繼續想。他走近夫人跟前，靜靜地看着，又靜靜地想着。

他覺得平日間夫人是好夫人，只除了星期六；但即使是星期六，即使是今天罷，他覺得夫人的行爲與其說是「輕狂」，倒不如說是「愛玩耍」，「愛人家奉趣」，——還有是，「門氣撒嬌。」

他伸出手去，輕輕地放在夫人肩上。



夫人就像沒有覺到。

他輕輕地搖着夫人的肩膀。

夫人抬起頭來了，仰臉看着她的丈夫。似乎詫異她丈夫竟還沒有睡，然而她的眼裏滿含着睡意，她的臉上滿罩着倦態；她實在累了。

陶祖泰忽然覺得夫人只是可憐，太可憐；他呆呆地站着出神似的朝他夫人瞧。

陶太太的嘴角動了一下，似乎要笑，但又忍住了。

## 五

陶太太沒有笑出來，却低頭去看手錶。

「噢，不早了！睡罷！」說着，她就站起來。

但是陶祖泰攔住了，要她仍舊坐下。陶祖泰略側着頭，想得很深遠似的柔聲說：

「阿娘，你記得麼——我那一次的自殺？」

陶太太點頭，眼睛睜得大些。

「你知道不知道我——爲什麼想自殺？」

「啊，你不是講過了麼？噯……」陶太太回答，眼皮垂下，似乎感到這談話乏味，但也還耐着。

「那麼，你還記得我的話麼？」陶祖泰的聲音仍舊那麼溫和。

陶太太搖頭，——但也許是不願繼續這樣乏味的談話，所以搖頭。

「可惜！你忘記了！」陶祖泰的聲音稍稍帶些激情了。

「啊！你這人……睡罷！」

陶太太又站起身來。但是陶祖泰又攔住了她，一面急忙地說：

「那次我自殺，因為覺得自己能力太小，不能使得親愛的人有幸福；然而後來我知道錯了，我知道我的這付担子並沒有人來代我挑，沒有我的候補人，——我的自殺是逃避，是卑怯，以後我就不讓這樣卑怯的念頭再來了，我努力奮鬥，要使我所親愛的人有幸福！」

「哦！」陶太太不大有興趣似的應着。

「我不是自私的人」，陶祖泰不似剛才那樣急忙了，「有比我好，比我能力強的人，我願意讓給他。要是我的親愛的人——人，覺得和我一塊兒沒有————幸福，我也願意站開，——」

就是——自殺，然而要是我認爲她的眼光有錯誤時，我的責任依然存在，我如果逃避，便也是卑怯！」

陶太太睜大了眼睛，望住她的丈夫發怔了；丈夫這一番話，她真真地懂得的，就只有兩個字：自殺，她不明白她丈夫爲什麼無事端端又要說自殺。

陶祖泰却認爲夫人已經聽懂。而且在「執行自我批評」了；他靜靜地站着，靜靜地等候着。

看見陶祖泰再沒有話了，陶太太以爲丈夫的「神經病」業已告一段落，她打了個呵欠，她真倦了，他站起來就脫衣服。

「阿娥，你冷靜地想一想，自然明白；你是隨時可以自由的，但我希望你好好兒運用你的自由。據我看來，那個人——」

陶祖泰在這裏頓住了，他想不定加「那個人」以怎樣的「評語」這才切當。陶夫人這時已經將長衣卸下；坐在床沿上脫絲襪了。她當真倦極，只想睡覺了，就用了最好的可以關在

陶祖泰嘴巴的答覆：

「明白，什麼都明白；明天我再細細告訴你罷！」

說到最後幾個字，陶太太已經滾到鼻床去了，同時吃吃地笑着。

陶祖泰大大地鬆一口氣，也上了床。然而他沒有睡意，他想了一會兒，便又喚他的夫人。可是夫人的回答是呼呼的鼾聲，陶祖泰輕輕拉着夫人的臂膊，搖了兩搖，夫人「哦」了一聲。翻個身，就又呼呼地打鼾了。

「怎麼就會睡得着？」陶祖泰納悶地想。

把他剛才自己「說教」時夫人的神態回憶出來再研究，他在黑暗中搖了好幾次頭。他和夫人睡在一床，然而他們倆精神上像隔一座山，他痛苦地感到孤獨。

他輕輕嘆一口氣，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但是姓朱的那付輕佻浮薄卑劣的形態在他眼前閃動，他臉上發燒。他心裏堅決地說：「不能！爲了她的幸福，我甯可每個星期六受刑罰！爲了我還愛她，我一定要盡我的能力保護她！爲了那個人太卑劣，我一定要警戒他！」

陶祖泰想着想着，一面用手輕輕撫着他夫人的身體，好像做母親的撫拍她的孩子。

## 六

夾竹桃謝了，石榴花開過，枝頭已有極小的石榴了，新荷葉像銅子大小浮在水面；這中間，該有多少個「星期六」呵！而每個「星期六」，良善的陶祖泰先生接着怎樣的「刑罰」呵！

黃詒年夫婦知道陶祖泰，挨受「刑罰」；甚至於陶祖泰在牌桌底下布置「防線」，（即使陶太太和朱先生「對家」的時候，陶祖泰也要布置「防線」了，）也被黃詒年夫婦曉得；黃詒年以為做丈夫做到這個地步，太可憐，黃太太却覺得陶祖泰「思想太不開放」。「女人」的愛情發生了變化時，應該任其自然——黃太太屢次這樣說。

「可是老陶經濟上選得太太補貼補貼呢？」黃詒年便這樣回答自己的太太，倒覺得陶祖泰的辦法也只有「嚴加防範」，

沒有人知道陶祖泰的「高尚的理想」和「偉大的責任觀念」，即使有人知道了，也不會理解。

陶祖泰沒有朋友可以商量，只好寂寞地負起他的「十字架」。他忍着痛苦，偷偷地偵伺

夫人的舉動，要弄明白夫人的「心」到底變化得怎樣了。即使不是「星期六」，他也定不下心來。

非「星期六」陶祖泰「下班」回家，夫人要是閉坐在那裏，他就坐在夫人對面，夫人從客堂走到臥室，或是到廚房去看了一看，他就跟在後面，跟來跟去，像個影子；他極少開口，只是陰黯黯地朝夫人看。

有時夫人和他說東道西，他隨口應了幾聲，忽然又興奮起來，擲出他的那一套「大道理」來反覆「開導」他「所愛的人」了；這一來，便將夫人變成了「啞子」。

這使得陶夫人怕極了「非星期六」，怕極了「非星期六」的丈夫下班回家。

陶祖泰從不把「朱先生問題」對陶太太正面提出來，他不願意正式問他夫人：「你愛不愛姓朱的？」他覺得要是問到了這一句，那麼，緊接下去的「行動」便應當是他和夫人離開。要不，那就是天下「最醜惡的生活」。而且他又相信要是他太「自私」而和夫人分手便是「害了」他夫人了。

在陶夫人方面，自然也覺到陶祖泰的「病根」是什麼。然而陶夫人想想只覺得可笑。她

覺得自己待丈夫還是和從前一樣；她喜歡和朱先生打牌，和朱先生說說笑笑乃至遊玩，這是事實，但這是因為丈夫只會發「神經病」，只會對她「演說」。

未到漢口以前，她本來不會想到如果丈夫不能陪她玩，她就可以找別的男人陪她玩；但半年來她看見「外場通行如此」，她就相信她也犯不着太「鄉下氣」。

她生來是個「極隨和」，「極會享福」的性格；除了打牌，她從來不多用腦筋，除了打牌，她也從來不知道「使心計」。陶祖泰最初愛上她的，（而且現在還是一樣，）就是她這「特點」；然而現在使得陶祖泰「苦惱」的，也是她這「特點」。

## 七

有一天，是星期五，天快黑了，陶祖泰破例還沒回家。

陶夫人和孩子等這位年青的家主回來吃夜飯，等得悶了，陶夫人替孩子摺紙人紙馬玩。

忽然陶祖泰垂頭喪氣進來了。陶夫人一見他，就吃驚叫道：「怎麼？你像隻落湯鷄！天又沒下雨！」

陶祖泰搖著頭，朝屋子裏四面看了一眼，似乎不認識這屋子了，然後低聲說：

「你去付了車錢罷。我坐車子來的！」

陶太太付過了車錢回來，看見陶祖泰仍是那樣當路站着，但是彎着腰，抱住了孩子，——似乎抱得太緊了，孩子害怕地在哇哇地叫。

「啊喲」陶太太也驚叫了，「你——還不趕快去換衣服！寶寶也被你弄成個溼人了！」

陶祖泰這才放開了孩子，挺起腰來，陰凄凄地望望夫人，又看看孩子，然後懶懶地上樓去了。

孩子走到母親身邊。陶太太用手在孩子身上摸了一把，皺着眉頭自言自語道：「無事端端又發神經病。算什麼？」說着，順手拿起一隻紙馬，套在食指尖上。

孩子頭髮上有幾點水珠，——也許是從父親頭上滴下來的，映着燈光發亮。

陶祖泰換好衣服時，夜飯也擺出來了。陶祖泰的臉色並無異樣，不過比平時蒼白些。他只管低頭吃飯，但忽然停了筷子，呆怔怔地朝夫人看着；夫人先是讓仙看着，只裝不覺得，可是隨即別過臉去，撲嗤地笑了一下。



這樣別轉臉去的姿勢，這樣脆聲的笑，陶祖泰從前是感到十二分受用的，但此時他忽然掉了兩滴眼淚。他也別轉臉去，可是剛剛看見了孩子頭髮上那幾點發亮的水珠，他隨手把這幾點水珠拂去，同時又吞吞吐吐說道：

「阿娥，今天我又——幾乎自殺了。」

「呵！」陶太太喊一聲，但是「吃驚」的成份少，「恍然」的成份多。現在是陶太太怔怔地看着她的丈夫了。

「想想明天又是星期六，——呃，星期六，我就——覺得，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勇氣了，沒有再盡我的——責任的勇氣了。真難受——的刑罰！」

陶祖泰低了頭說，像犯人招供；他頓了一頓，仰起臉來看着他夫人，又接下去道：

「軌道上碾死，太可怕；——我——走到江邊。我——走下水去。可是，可是，水齊到我腰眼，我又覺悟到——現在——現在還不是我卸担子的日子，我喊救命，——心慌得腦也軟了。以後就坐車回來了。」

他搖搖頭，又苦笑了一下。

「呵——暗！」陶太太尖聲喊着，丟下碗筷，立起身來就往外跑。

這倒出於意外，陶祖泰也驚呼着站了起來，但是孩子死命揪住了他，放聲大哭。孩子以為爸爸和媽媽要打架。

陶祖泰急得想抱了孩子去追夫人，但是也不知是孩子賴着不肯動呢，還是他心慌手軟，竟抱不起來了。他只好擁着孩子，嘆氣頓足。

然而有人從外來了，是黃詒年夫婦，後邊跟着陶太太。

「怎麼了？老陶！」黃詒年急忙地問。

「沒有什麼。」陶祖泰有氣沒力回答。

「你太太說你自殺了！」黃太太的聲音。

「沒有呀。」神氣像要躲賴。「我不過是——我說今天幾乎自殺罷了。」

孩子從父親手裏掙扎出來，跑去揪住了母親的衣角。

黃詒年看見陶祖泰確實是好好的，便想走了，但是沒有關過口的陶太太忽然叫道：

「不要走！我怕！黃太太，我怕！我睡着了打也打不醒，你想想，天亮我醒來看見他死

在旁邊，我怕！不要走，黃太太！」

黃詒年夫婦都轉臉釘住了陶祖泰看，可是陶祖泰只搖着頭說了一句：

「哎，真弄不明白！」

黃太太安慰着陶太太黃詒年對陶祖泰說：

「老陶，你這人，我真不懂！」

「哈！」陶祖泰怪笑一聲，然後輕聲地好像自己問自己：「懂人，人懂，自己懂，——越想也許越難罷？」

## 八

那天晚上過了十點鐘，黃詒年夫婦方才離開陶家。陶祖泰夫婦慇懃送客，直到大門外。這時的陶祖泰完全和平時一樣，誰也不能相信四小時前他「幾乎自殺」；這時的陶祖泰和陶夫人誰也不敢說他們不是一對快意和氣的青年夫妻。

大約十點半鐘，陶家燈火全熄。

第二天，陶祖泰依舊去辦公，只不過遲了半個鐘點。一夜睡過，似乎什麼全扔在夢鄉裏

了。

陶夫人偶爾也還因為黃太太的關心的探問而記起那晚上的事，但彷彿已經隔了十多年。然而除了星期六，陶夫人更覺得度日如年了。陶祖奉「下班」時間是下午六點，回家路上大概得有二十分鐘，要是到了六點三刻還不見陶先生回來，陶夫人就會感到恐怖。有時她的眼前竟會幻現出一個血淋淋被火車輪子碾成幾段的屍體，或是一口溼漉漉像從水裏撈起來的白木棺材。

那時她一陣急劇的心跳，幻象便消失了，她揉一下眼睛，手托着下巴，也會暫時正正經經運用她那素來不用的腦筋。「要是當真做出來，可怎麼辦？買衣裳，買棺材，收殮，——這些我都弄不來！真討厭，真麻煩死了！還有，我得帶了寶寶回上海，也不能不帶棺材回上海，這些事，我都不會弄呵！」

於是她的恐怖便變成了焦躁。她會想起平常不大想到的母親來：「要是媽在這裏，就好了，什麼都有她去辦！」從母親，她也會想到娘家其他的「親人」，於是一位堂房姪兒，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在武昌一個教會學校，平日簡直不往來的，也被她想了起來。

可是大門響了，陶祖泰慢吞吞踱進來了，絕對不是血淋淋，連衣服也沒溼，陶太太的「恐怖」和「焦躁」也便消散，好像已經隔了十多年。

到第二天的六點多鐘，這些「恐怖」和「焦躁」依舊要來一遍，然而來勢似乎弱些了；因為多過一天就是和「星期六」更近一天。星期六有牌打，有朱先生，太熱鬧了，「恐怖」和「焦躁」自然不來。

陶祖泰最怕的是星期六，但是他夫人最怕的是星期一。星期日是這一對夫婦心理上的分水嶺，

陶太太從不把自己的「恐怖」和「焦躁」對丈夫說。一則，她不是會「抒情」的女性，二則，少說話是她的天性，何況因此會引起丈夫的滔滔演說更是她所害怕。陶祖泰呢，除了向夫人「說教」更不會用家常閒談來刺探夫人的心曲。他是時時刻刻在「研究」他的夫人，然而他絕對不用嘴巴，他只用眼睛。他絕對信任自己的眼睛。

吃過夜飯，睡覺以前，是陶祖泰聚精會神運用眼力的時間。不知他根據那一派的心理學說，他認為一個女人如果有了「心事」，一定要在每一天這一個時間內流露出來。然而陶太

太居然不怕他看。她自己決不先睡，也不催促陶先生睡。她見丈夫不開口，她也守沉默。她很文靜地整理她最得意的新衣服，或者把新近學樣買來的一套睡衣試穿了重復脫下摺起來，（她似乎捨不得穿掉。）都做過了，坐下來，她便連連打呵欠。

在她動動這，弄弄那的時候，陶祖泰的眼光總是跟住她的。有時兩人的眼光相遇了，陶太太往往像要躲避大人的小孩子給「發見」了似的，會發出脆聲的一笑。但是往往因她這一笑，會打開了陶祖泰的「話匣子」，滔滔不斷地「演說」起來，——她最怕這一套，因而她除非真真忍不住是不笑的，

不得不聽陶祖泰的「演說」時，她也能很耐心很和順地聽着。可是不到五分鐘，她就打瞌睡了。有一次，陶祖泰搖着她的肩膀，硬不讓她打瞌睡。硬要問她：

「人活在世界上到底爲了什麼？」

「啊喲！我不知道，我從來不想……：……：——陶太太哀求似的說。「我倦得很，只想睡呀。」

「說了就睡覺。」陶祖泰異常固執，像六年前逼着夫人讀那部復活。

「那——麼，」陶太太曼聲說着，頭一低，又像要打瞌睡了，然而猛然揚起臉來，她又接下去，「說得對不對，你明天再批評罷；人活在世界上，有得吃時吃一點，有得穿時穿一點，疲倦了睡覺，閉了玩玩，犯不着多用心，管東管西。」

「這樣說來，你沒有慾望，——沒有什麼東西你一定要，沒有什麼事情你一定要做麼？」陶祖泰鄭重地問着，不轉眼的看着夫人的臉。

夫人似乎也頗鄭重地想了一想，慢慢地搖着頭，但又撲嘴地一笑說：

「那要看是什麼時候呀！譬如打牌的時候，我要和，要贏錢！此刻，我只要睡覺！」

「哦——」陶祖泰倒弄得無話可說了。

## 九

陶太太「一定要怎樣」時，確是「要看是什麼時候」的。暑假到了，她忽然要「怎樣」起來。

一天，不是星期六，忽然那位遠房姪兒來了，說是學校放暑假，三兩天後他回上海。這話從陶太太的東耳朵管進去，馬上走西耳朵管出來了。

姪兒還沒走，不料又來一個客，是朱先生。

每逢星期六朱先生過江來，極早也得六點半，所以總是先到黃家。三四個月來，朱先生來陶家「拜訪」，這還是第二次呢。

朱先生看見有客，似乎有點掃興，但寒喧幾句以後，他又興高采烈地說道：

「巧極了，陶太太，令姪也在，黃太太想來也沒出門，剛剛四個人，去打幾圈。」

「我不會。」姪兒推託。

「什麼話！年紀青青，沒有個不會又麻雀的！」

朱先生大聲叫着，拉住了那位姪兒的臂膊。

陶太太帶笑問她姪兒道：「當真不會麼？」

「我沒有本錢。」

遲疑了一下，姪兒這才紅着臉回答。

「呵呵哈哈！笑話！怕什麼！本錢你姑媽有！」

朱先生的聲音大概街上都聽得。



那時至多三點鐘，等到陶祖泰「下班」回家急忙趕到黃家時，八圈牌已經打過了。陶太太贏進了一些，剛剛抵過姪兒的輸出。

牌局解散，大家閒談；朱先生說起學校放假，過幾天他就要回家鄉去——在溫杭路一帶。

陶太太聽了，心裏好像一跳；她納悶地想道：「怎麼都要放暑假的！」

那天晚上，這房姪兒在陶家吃夜飯。陶太太聽着丈夫和姪兒談着「船票買了沒有」那樣的話，忽然心裏又一跳。從不計算「明日如何」的她忽然也計算起來了。她覺得從此她的日子要變成天天是星期一；朱先生也是三四天後就要走的。

她立即說：「我也要回上海去看媽！」

「哦！」陶祖泰隨便應一聲，過一會也就忘記。

但是第二天陶太太就去買了許多東西，都是要帶回上海去的。陶祖泰「下班」回來，看見夫人和孩子正在一樣一樣打開來重新包過。

「那裏來的——這些東西？」

陶祖泰隨便問一句，便像夢傳樣了癱在一張椅子裏。

「買的。」陶太太笑着說，又指着一只小巧的白銅水烟袋，「這是給媽媽的，……」

「零件太多了，恐怕你的姪兒不便帶呢！」

「我自己帶去。」

陶太太像孩子似的笑起來了，她覺得丈夫真「好玩」，老是像在那裏做夢。

「怎麼？你要回去？」陶祖泰這才感到意外，從椅子直立了起來。

「哈哈，不是昨天晚上我說過麼？」陶太太握住了嘴笑着。

「爸爸，糊塗。媽媽和寶寶回去。」孩子也拍着手叫着。

陶祖泰却毫無笑意。他懶懶地坐下了，不說話了，瞪大了眼睛看着夫人和孩子。他覺得夫人這次兀突的舉動頗可「研究。」可不是，朱先生也要回去？然而夫人的姪兒也要回去，自然一路走了，那又似乎並無「可疑。」

陶太太一邊包裝東西，一邊說：「買船票，我弄不來，要你去。寶寶是不用票的。」

「呵——哎——」陶祖泰從沉思中驚醒。「船票麼？我沒有錢。月底發薪水，還有十來天

呢！你呢？」

「買了東西，——讓我算算，噢，路上零用是夠的。」

「那麼，只好等到月底。」

「東西都買好了，——又要等到月底！」

陶太太很掃興似的說，便停止了手裏包裝工作。

「不過，恐怕你的娃兒等不得那麼久。」陶祖泰沉吟了一會兒說，他忽然又在「研究」到底是讓夫人回去好呢，還是不讓她回去。他的「研究」還沒結果，不料夫人忽又高興起來，說道：

「不要緊。他等不及，讓他先走。朱先生不定那天走，要他多等幾天想來會答應的。」

陶祖泰瞪直了眼睛對他夫人看，立即懷疑到夫人和朱先生之間早有預定的計畫；並且他又猜想這一切大概是朱先生出的主意。他覺得夫人太可憐而姓朱的太可惡，他搖着頭，嘆一口氣，低聲然而堅決的說：

「不！還是同你娃兒一路走。船票錢，我去試試，預支薪水。」

一〇

預支薪水不成功，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陶祖泰請假離開辦公廳打算找黃詒年借錢。他先到黃家，不料撲一個空，連黃太太也不在。他沒精打采回到自己家裏，剛好他前脚進門，跟屁股就來了他的夫人和孩子。

「好了，船票也買好了，今晚上八點鐘上船。」

陶太太滿面春風，報告她丈夫。

孩子走到父親跟前，從口袋裏掏出滿握的糖果來，仰着臉說：

「爸爸糖，！朱先生買給寶寶的！」

陶祖泰滿心糊塗，只覺得眼前的東西都在打旋，但是他知道船票是朱先生代買的，朱先生來過，而且請陶太太和孩子出去逛了一會兒，而且陶太太的姪兒也是今晚上一條船走，陶祖泰明白了，也心定了，同時又一次斷定了朱先生實在太可惡。

陶太太拿出船票來給丈夫看，是二十號官輪。

晚上八點鐘得上船，陶太太便忙着收拾行李去了。

陶祖泰失神似的坐一會，苦心地「研究」這突然變化的形勢。他愈「研究」愈斷定朱先生居心不可測：是朱先生來「拜訪」，是朱先生探得陶太太還沒買船票就自告「奮勇」，——然而幸得還有陶太太的姪兒。陶祖泰覺得自己是在茫茫大海中，唯一的「靠傍」是這位十七八歲的中學生。

六點鐘光景，黃詒年夫婦來了。聽說陶太太和朱先生一路走，這一對陶祖泰的朋友也似乎一怔。但又知道還有陶太太的姪兒，黃詒年和他夫人對看了一眼，便又微笑。

黃詒年夫婦請陶祖泰夫婦吃了夜飯，已經快將八點鐘。黃詒年送上船去。找到了二十號官艙，不料裏頭先有一個男人，胖胖的面孔，正是朱先生。

陶祖泰趕快再看房門上的銅牌，明明是二十號。他手指尖都冷了，說不出話來。黃詒年也是滿面詫異，偷眼看陶太太，可是陶太太的神色却和平常一樣。

「沒有空房間了。」朱先生一臉正經地說。

「老朱！」黃詒年走前一步，「船票是你經手買的，你不該……」

「沒有房間了，叫我有什麼辦法！」朱先生板起臉回答。

黃詒年回過臉來，找陶祖泰，却好遇着陶太太的眼光朝他這邊看，他就問道：

「陶太太，你覺得怎樣？」

「什麼？哦，隨便。」陶太太的聲音和臉色都跟平常一樣。

孩子吵着要看「大兵船」陶太太就帶着孩子走到輪外去了。

這當兒，陶太太的姪兒從人叢裏擠過來了。陶祖泰搶上去一把拉住他，就問道：

「你的是幾號？」

「我是坐統艙的。」

「嘿！」陶祖泰搖搖頭，忽然腿軟起來，便坐在陶太太的行李上，瞪直了眼睛朝二十號

官艙的銅牌看。

黃詒年睡着情形有點僵，只好來硬做主了；他找了船裏茶房來問，知道還有三十四號官艙空着，他就叫茶房把陶太太的行李搬到三十四號去。但是陶祖泰坐在那裏不動，却要陶太太的姪兒從統艙換到二十號官艙來。

「哼！那不是笑話了？我——不樂意，幹麼我不能舒舒服服一個人一間房？」

朱先生虎起臉龐着，站到房門口，兩手又在腰間，好像防備人家衝進去。

陶祖泰裝做沒聽見，沒看見，只管催促着那位姪兒。

「錢呢？官槍是官槍的價錢。」姪兒輕聲說。

提到錢，陶祖泰呆了一呆；他那裏來的錢，他太太的船票還是人家代付的。可是他焦躁地叫道：

「不無如何，你先去搬上來！」

黃詒年覺得陶祖泰這一着也太「落了痕跡」可是陶祖泰「有神經病」，黃詒年就不能不格外同情於他了。把朱先生推進了房裏去，黃詒年半勸半責備地很說了幾句。這時陶祖泰也已經逼着那位姪兒將行李搬了進來。

朱先生橫着眼睛只是冷笑。

看着姪兒把鋪蓋攤好，陶祖泰方才放心，可就想起了錢。他悄悄地對黃詒年說了。黃詒年一摸口袋，糟糕，他也就剩幾毛零錢，他苦笑着說：「你太太身邊總還有，回頭讓他們自己解決。」

鑼聲從外邊響了來。這是報告船就要起錨了。

陶太太和孩子也來了。陶祖泰一面請姪兒幫忙，將太太的行李弄到三十四號，一面叫太太去：

「你換到這邊了。清淨點。」

陶太太朝三十四號房裏望了一眼，點點頭，還是只說了兩個字：「隨便。」

一一

陶太太回去後隔了十多天，才來了一封「平安家書。」蚯蚓般數十個字，除了「大小平安」而外，陶祖泰毫無所得。陶祖泰却回覆了一封「蠅頭細字」的長信，信中重申他的不能放棄「責任，」——要保護他所親愛的人到底，「俾不致有危險，」然而假使有比他更好更忠實能力更強的「候補者，」那他也很願意「從這世界上消滅，」「敬避賢路。」這封信化了陶祖泰兩個黃昏。

這封信陶太太一定收到，因為是掛號寄的。

這封信，一定也發生了效果，——跟平日陶祖泰對夫人「演說」時同樣的效果：打碎



睡。從此陶太太方面連蚯蚓般的幾十個字也不來了。

陶祖泰又寫信給太太那位姪兒。這不是「演說」了，也不長，然而實足是一張「問題表。」

一星期內，姪兒的回信就來了。也不長。然而對於陶祖泰所提出的主要問題竟「擱置不答。」

陶祖泰再去一信，除重申前請外，又提了個「新問題」：「令姑母近來作何消遣？」回信也是一星期內就來了。對於陶祖泰第一信中的主要問題却玩起「外交詞令」來了：「一言難盡，容後面詳。」至於「令姑母近來的消遣」呢，則據稱因為有「搭子」，不過在家打打小牌。

研究過了姪兒的「外交詞令」和「據稱」以後，陶祖泰不滿意，再去了第三封信。其實也不長。不料太太這位姪兒竟也學起「令姑母」的樣來：從此也「打瞌睡」了。

正當陶祖泰忙於寫信和「研究」的時候，他所服務的機關裏有一點小到並不惹起注意的變化；陶祖泰的上司科長「升遷」去了，新調來的科長說過了「諸位安心供職，以資熟手」

的訓詞以後，第五天上，就實行「人事」整理。陶祖泰跟在衆同事的後面，在「歡送」前科長與「歡迎」新科長的兩次公宴時，派到過兩次「壽」字號的份子，但是現在他的所得却是「停薪留職，另候任用。」

這時候，荷花已經開殘，有了小蓮蓬兒了。

要是太太不會回去，陶祖泰雖然停了薪，原也不妨「候」一下。丈夫的錢袋乾癟時，太太的錢袋會「開放」一下，這已是歷試不爽。但現在却隔離得太遠，還是趁手頭尚有路費時奔赴太太，在「岳家」靜「候」罷。

和黃詒年一度商量以後，陶祖泰便也悠然東下。也是一張統艙票。

船到南京時，陶祖泰忽然靈機一動，便上了岸。他要找一位在南京有事的好朋友，他有許多事要商量：職業問題，太太的最近「傾向」，而最要緊的，是他自己的如何「負責到底。」

不幸那位朋友「奉公差遣」去了。陶祖泰一算，要是在南京住旅館等候，錢就不夠，只好趁火車先回上海。

到「家」時正值黃昏。一進門就聽得牌響。在漢口受過的牌桌旁的「刑罰」一下子都回憶起來了，陶祖泰幾乎想倒退出去，他硬着頭皮走進去，電燈光刺得他眼睛發花。有人喚他的名字，聽聲音知道是岳母；有人拉他的手，從感覺上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他的心似乎溫暖了一些，眼睛也看得明白了；坐在他「岳母」對面的，正是他的夫人，另外兩位不認識，然而——都是女客。

陶祖泰完全定心了，聽得太太問他「怎麼你來了，」就口齒分明地回答道：

「臨走前我寄你一封信，沒有收到麼？」

太太似乎一怔，但隨即「哦」了一聲，臉紅紅的笑了一笑；忽然她急口說：「六箇麼？碰，碰！」

陶祖泰那封臨走前發的信，昨天下午到了陶太太手裏，但可惜這信又是長了一點，陶太太拿到手裏就打呵欠，竟沒有讀完，後來就忘記了。

陶祖泰認爲此信還沒送到，就說：

「局裏換了新科長，……我沒有事了，……想想……還是回來……另外設法……」

覺得似乎只有岳母大人在用了半隻耳朵聽他，陶祖泰也就不說下去了。陶祖泰每次「有事」的期間，至多八個月，他的岳母和太太早已看慣了。

體諒着姑爺路上辛苦，老太太提議再打八圈就散局。

陶祖泰覺得夫人跟從前一樣：文靜，慢條斯理，少說話，有時抿嘴笑笑。不過好像胖一點，脫去長衣後尤其顯得胖了，尤其是腹部。

夫人接待陶祖泰的態度一切都好。

## 二

第二天上午，陶祖泰去拜望夫人那位遠房姪兒。「一言難盡」的內容到底「面洋」了；姪兒吞吞吐吐說：

「那天你們走後，……茶房就來要我——補買官艙票，……補買票啦，我，我找姑母；姑母，姑母打開錢袋，……一算不夠……」

「噫，不夠……」陶祖泰的眼光釘住了姪兒的嘴巴，呼吸急促。

「不夠啦……噯噯——問朱先生，……朱先生也說沒有，……沒有啦，我，——我沒有

法子，只好，只好擱回統槍……」

「你姑母呢？」陶祖泰透不過氣來似的問。

「姑母，姑母，——那時，姑母，在三十四號。」姪兒低下頭去，避過了陶祖泰的尖銳似的眼光。

陶祖泰鬆一口氣，兩手搓着：

「後來呢？」

「後來，後來麼？我不大明白，我在統槍。」

「你不必瞞我！」陶祖泰的呼吸又急促了。

「好像，……好像，姑母……又擱回……二十號。」

陶祖泰的眼皮一跳，看出來的東西就都有一圈暈了；他心裏還是清楚的，有許多問句在那裏湧騰，然而心尖上似乎有一縷又酸又冷的東西冲到他臉上，他的嘴唇發抖了，說不來話。

略略抖得好些時，他像自己作不來主似的連連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就離開了那位姪兒。

他在街頭遊魂似的走着。姪兒那些話，倒好像忘記了，他心頭一起一落的，只是兩個老觀念：「逃避」呢還是「負責到底？」他不自覺地兜了許多圈子，但也許因為腳下的習慣，終於不自覺地走到了「家。」

這已是午後一點多了，「家」裏靜悄悄，老太太，夫人，孩子，都在睡中覺。正是一天裏最熱的時期，陶祖泰的大衫粘在背脊上，可是他的手指尖却冰冰冷。

他遊魂似的飄到了夫人跟前，看見了側身朝裏睡着的夫人，他忽然像醒了；姪兒說的話一句句都記得，尤其糟的，他也記起了昨天晚上夫人很好的接待他。

這兩種回憶夾在一起，他又抖起來了，他害怕，他覺得夫人是個大魔術家，他不敢用手去碰夫人的身體了，可是他的腳像釘住了在那裏離不開。他又打定主意，不能不有幾句話。他只好喚他夫人醒來。

陶太太翻身朝外，沒有張開眼睛，嘴裏却是「唔唔」地應着。

「起來！有幾句話！」陶祖泰說，把全身力量都提到舌頭和嘴唇上。

「呵——唔——」陶太太又應着，眼睛張開了一半，乍覺得丈夫的神氣古怪，便掙噙地一

笑，可是笑亦只笑了一半，她就辨出丈夫的神氣古怪中有可怕，她的眼睛就睜得大大的了。她遲疑地問：

「你吃過飯了麼？」

「問你：怎麼你又搬回二十號？」

陶祖泰這一問和太太那一問是同時出來的，太太顯然沒有聽清，只覺得丈夫的嗓子逼得太尖，尖到刺耳朵。她怔怔地望著她丈夫。

「你回來的時候，爲什麼——爲什麼又搬回二十號官廳？」

「哦——哦——」太太爬起來，脚尖勾着拖鞋，「那個麼？……噯，後來，後來，快開船了，那個三十——四號官廳，也有男客住進來了，狠狠怕怕，像軍界，……我一想，到底朱先生是熟人，就搬回去了。」

陶太太說着後半那幾句時，一邊喝着茶，雖然陶祖泰的兩條陰森森的眼光一秒也沒有離開她的面孔，然而她的臉色竟還和平常一樣。

她的確沒有撒謊，而且她也覺得「搬回二十號」不算怎麼一回事，到家以後，早就忘

了。

陶先生倒沒有了主意了。他坐下了，低着頭思量該不該再問，譬如——「你和姓朱的同一房做些什麼？」可是要問到這些，陶祖泰就不是陶祖泰了。太太呢，還是照常文靜陪坐在一邊，不說話。

終於得了一個主意，陶祖泰輕輕嘆口氣，正想從「本來呢，輪船裏單身女人和單身男客合一間房也不算什麼，只是姓朱的爲人……」這話開頭，不料樓下忽然叫起「阿娥姐」來了，並且豁刺刺一片牌響，陶太太應一聲，不慌不忙看了丈夫一眼，似笑非笑地嘴角一動，就翩然走了。

### 一三

樓下是牌響，樓上是陶祖泰緩方步的脚步響。他已經踱了一圈牌的時光了。他所「研究」的，還是沒有結論。

忽然他的孩子輕手輕腳進來了。陶祖泰朝孩子看了一會兒。就蹲下身去，擁着孩子輕聲問道：



「寶寶，乖些，同爸爸說——朱先生，和寶寶，媽媽，同船的，朱先生，來過麼？」

孩子歪着頭，搖搖頭，卻又說：「來過。」

「什麼時候來的？」

「下半年。」

「咳，不是，——那一天來的？」

孩子搖頭了，但小眼睛轉了幾轉，忽然拉着陶祖泰走到窗前的方桌邊，指着桌子上一只玩舊了的絨布老虎說：「老虎，外邊還沒買給寶寶。」

「朱先生來了打牌麼？」

「不打。」

這一問答，出乎陶祖泰的意外，他技窮了，正想換一方面問，譬如——「媽媽和朱先生在船上做什麼？」可是孩子倒自動的說起來了：

「媽媽拿洋錢還朱先生，朱先生不要……」

「噠，媽媽就不還了罷？」

「媽媽也不要。錢放在茶几上……」

「哦？」

「後來，朱先生拿了，朱先生請媽媽去看戲。」

「呵呵，——外婆去麼？」

「外婆不在家。」

「哦——寶寶去麼？」

孩子搖搖頭。陶祖泰心跳了，一時有許多問句塞在喉嚨口，倒說不出來了。孩子爬上一張椅子，要取那絨布老虎。陶祖泰順手拿給孩子，便又問：

「媽媽去看戲，幾時回來？」

孩子正玩着老虎，不回答，但到底像又記得了，轉過身去，指着他自己的小床說：

「寶寶睡了，媽媽來，寶寶醒了，媽媽給寶寶一粒洋糖。」

陶祖泰的心抖得有點痛了，閉了眼睛，暫時沒有話。再張開眼睛，孩子已經走了，陶祖泰瞪直了眼睛，朝房裏四處瞧。他無目的地動着桌子上的什物，無目的地抽開一只抽屜。

又拍的關上了；抽開又關上，好幾次，忽然一個呼聲驚醒了牠：

「啊喲！——你悶在樓上不熱麼？到底下去罷！」

這是陶太太。這回陶太太的聲音有點異樣。但是陶祖泰沒有注意，太太拉他，他就跟着下去了。

樓下的「戰友」，除了老太太，還是昨天那兩位不認識的女客。陶太太忽然一定要丈夫代幾付，陶先生一定不肯，就坐在太太身後，跟在漢口時一樣。

陶太太本來是輸的，現在却轉了「風」了。她興高采烈起來了。坐在她背後的陶祖泰獨自胡思亂想，忽然亂絲中跳出個絲頭來：「太太從沒要他代打牌，剛才要他代，那不是怪？」而且太太打牌正吃緊，偏又巴巴地上樓來拉他下去「散悶」，也是怪？

這兩個「怪」使得陶祖泰若有所悟，就坐不住了，他悄悄地覷到樓上，悄悄地有目的地開抽屜開衣櫃了。

他在床前「夜香箱」的抽屜裏看見了自己那封長信和另一封也是自己的不大長的信。他又看見幾封久遠的舊信，都是朋友寫給自己的。他正要將抽屜關上，眼光在那封長信的封皮

上無意地一瞥，忽然憶起在漢口時寫這封長信時的心情來了。這信是他的「得意之作」，雖然只能使太太打瞌睡，他惘然拈起這厚重的封套來，惘然抽出信來了。然而猛吃一驚，他看見竟不是他的筆蹟。再一看，他的長信也在，可是另外多了一封信，也頗長。

他剛有了開頭的稱呼，心就別別地跳。他來不及似的一目掃下去，他頭上像加了個緊箍；最後，他一仰身就倒在床上，挫着牙齒掙扎出一句話：「有那樣的無恥，醜惡！」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不但明白了太太和朱先生在船上做些什麼。也明白了寶寶說的朱先生請太太去看戲，實在是做什麼，寶寶醒來看見媽媽時實在天已經亮了；不過他也明白自遠一次後朱先生就不在上海——同他自己的家鄉去了。

陶祖泰迷亂痛苦了一會兒，倒反定心了些。現在他的情緒單純化了：他恨，自己的夫人和朱先生；他也鄙視，自己的太太和朱先生！

終於又變成了只有鄙視。「不要臉！這樣的信也寫得下，」他想，「頂淫的淫書也不過如此不要臉！想不到她會做那些醜態，我從沒見過她會那樣——下作！」

他大澈大悟地對自己賭咒：「不值得，不值得我的操心，我的保護！算了，一身無牽無

罪了！」

他坐起來，瞪着眼直視，好像要最後一次認識這房，這一切傢俱和什物。陶太太忽然悄悄地掩進來了。她的眼光立刻釘住了陶祖泰手裏那封信，這時她臉上略紅了一下。她嘴裏響了一聲，似乎是嘆氣，就坐在一張椅子裏，低着頭，好像一個低能的小學生等候老師責罰。陶祖泰好像身的血都湧到眼裏了，他釘住了夫人看，他料不到夫人只是這樣坐着不作聲，他想罵，但罵出口來時却竟單單罵了朱先生：

「簡直是流氓，拆白黨，畜生，狗……」

奇怪的是陶太太對於這樣的惡罵竟毫無感應，好像那被罵的人她壓根兒就沒認識。

陶祖泰走近他夫人一步；好像恨又好像憐憫似的說：

「在漢口的時候，我怎樣說過來？我怎樣為你打算？可是你半點口風也不露！你騙我，你騙了我半年了！」

「呵——呵！」陶太太忽然站起來，「在漢口，不騙你。噯，噯，我像做了一個夢，我像做了夢。」

因為是側面，陶祖泰此時猛然看清了昨晚乍到時他所覺得太太的胖一些實在只是小腹隆起，是身孕。他像受了一針似的打個冷噤就指着太太的肚子冷笑說：

「這就是憑據。還說不騙呢！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他轉身就走。他聽得太太叫道，「是你的，是你的！」他聽得一聲響，他忍不住回頭一看，太太伏在桌子上在哭了。他脚下停住了。但是又一轉念，到底一直走了。

#### 一四

陶祖泰從岳家走出，並沒有一定的計畫，也無處可去。在他認為只有「姓朱」的居心不良而自己的「親愛的」尙屬潔白的時候，他以「保護」太太「負責到底」為壁壘，頗可安心在太太家裏住下去。可是發見了「姓朱的」長信，他覺得沒有理由再挑這付「担子」了。

他的心裏安靜了些，然而肚子却吵鬧起來，於是信步走進了一家小館子。

一邊等飯菜，一邊又摸出「姓朱的」那封信來看。經過創傷的人忍不住要去摸摸傷疤，陶祖泰此時也是這種心理。

看到一半多，他鄭重地搖搖頭，就把信折起來，却好飯菜也來了，他就吃飯。「想不

到，有那樣下作！」——他嚼着飯，心裏說。當然，他和夫人的同居生活雖非古聖賢那麼文雅，可絕不像「姓朱的」信上描繪得那麼不堪。

他再看那信了，這一次的心裏是要看明白「這一雙狗男女」到底有多麼醜惡。他一邊吃飯，一邊慢慢地看。然而這一次那信上的描繪却「歐化」起來，一邊是主動，又一邊是被動；「她倒好像中了催眠術！」——陶祖泰心裏飄過了這樣一個意思。這一次，他這才「發見」信紙反面也有字，寥寥數行，可是他看了就又心跳了。手裏挾了筷子扶着頭，他問道：「難道她那時真在被催眠狀態麼？不然，豈有發生了關係以後就把那人完全忘記了？」

陶祖泰的「平靜」的心忽然又擾亂起來。「新發見」要求他把「當面的整個形勢」重新估量了。

「嗯！」他不了了之，把「姓朱的」那封信收進封套，順手却把他自己那對長信抽了出來。他讀自己這「得意之作」了。他一邊讀，一邊又心跳起來；這裏句句話都像另有人在「教訓」他自己！「偉大精神」的人，常常會寬恕人的，——即使是已經犯罪的人。而況犯罪者是被動，是在催眠狀態。

「只是姓朱的實在可惡！」陶祖泰反覆這樣想，心像一個鐘擺。

飯吃完了，他對着空碗空碟子出神。堂官送過賬單來，陶祖泰依然對着空碗空碟子出神。堂官又來把空碗空碟子收去了。陶祖泰就對着油膩的桌面出神。堂官站在他面前不走了。陶祖泰這才省悟過來是在飯店。他看着賬單，同時把口袋裏的錢一古腦兒掏出來。他機械地本能把手裏的角票和銅子拼湊成賬單上那個數目，就走出了飯店。

無意地看了看手裏僅存的幾毛錢，他興奮地對自己說：「全是姓朱的可惡！我的責任不能卸，我還是保護她，免得有更進一步的危險！」

於是走了個「家」的路。但經過一片小照相館時，他忽然靈機一動，走進去把「姓朱的」那封信拍了照。當照相師看着那封信做個鬼臉，又朝陶祖泰笑了一笑時，陶祖泰又懊悔不該多此一舉，並且覺得這個照相師侮辱了他，也侮辱了他的夫人。然而已經拿出來了，不拍也是不必說了。

從照相館出來，陶祖泰已是不名一錢。他爲什麼要把那信拍照，自己也不很明白；他總覺得不能不留個底。



回到「家」時，太陽在落山。「家」裏意外地寂靜。老太太在樓下哄着外孫，告訴陶祖泰：「阿娥姐身上不大舒服。」

陶祖泰覺得這話聽在耳朵裏怪受用。他看見夫人果然歪在床上，可是臉上的神色仍跟平常一樣。

「唉！」一見了丈夫，陶太太吐出這麼個聲音來，似乎是驚異，又似乎是放心了，然而也好像有點慌。

陶祖泰一聲不響，走到夫人跟前，就外口袋裏取出拍過照的那封信，放在夫人手邊。

陶太太不知是什麼東西，手一抖，看明白了原來是那封信時，拿起來就一條一條撕碎。撕到最後一條，陶太太輕聲說：

「不騙你……是你的，……是你的。」

陶祖泰知道夫人這話是指的什麼，心裏忽然又酸痛起來，可是搖了搖頭，只回答道：

「算了罷！……」

「噯，嗚！真不騙你……」陶夫人坐了起來，「是你跳長江沒死那夜有了的！」陶夫人

忽然掉下眼淚來。

陶祖泰好像遲疑了一會兒，然後走近夫人一步，極低的聲音顫抖着問道：

「那麼……船上……船上是……第……第一次？……」

「呵，我像做了一個夢，一個夢……」

「哦——夢……」陶祖泰忽然也掉下眼淚來。

（選自文學）

## 第一個半天的工作

黃女士預料到她的職業生活並不會怎樣「愉快」，然而她在職業生活中碰到的「不愉快」的事實竟不是她能夠想像得到。

早上八點半鐘，黃女士跨進X公司的總辦公室；迎接她的職業生活第一頁第一行的，是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總辦公室裏光線不怎麼好。雖然朝東朝北都有很高很大的窗，但是窗外有的是別家公司的聳天建築，從窗洞來的，不是陽光而是別家公司辦公室裏的電燈光；雖然天花板上掛着五盞臉盆大的返光燈，梅花瓣似的，一齊開亮着，但是剛從五月的豔陽天空下進這總辦公室來的黃女士却覺得眼前驟然一黑，——至少她一時間還看不清這廣大的辦公室裏有些什麼新奇的東西在等待她。

但是那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她却聽得清清楚楚；她還聽得笑聲中夾着一句捏住了鼻子似的聲音：「來了」。即使不是神經過敏的人，黃女士也不能不以為那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是對她的了。她的心就著地一沉，同時反應地用眼光去搜尋那嗤笑聲的方向，想要知道這幾個

不大客氣的人兒是何等樣的面目。

她不由自主地站住了，離總辦公室的進口不滿二尺。

然而有人過來招呼她了；

「黃——你的座位在那邊。」

聲音是熟悉的。黃女士知道她是舊同學張，也是這辦公室裏唯一的舊相識。但是——天曉得，人却忽然大不「熟悉」了。黃女士昨天晚上在張的家裏看見的，是一個衣飾也還樸素的張，可是眼前在電燈光下走到她面前來的，却竟是一長條的大紅大綠！

「怎麼濃妝起來了？」——黃女士心裏這樣想，就忘記了點頭，只機械地應了一聲「唔、」機械地跟着張女士走過一排一排的空桌子，到了西邊的沒有窗的牆角。這當兒，黃女士也到底看清了那朝東和朝北的兩個窗洞口站着五六個人，男的女的都有。都像賞鑑一件新鮮東西似的遙遙地望着她。黃女士覺得很不舒服，就竭力自制地要把注意集中在她自己座位的所在——沒有窗的西牆角。這裏的座位都朝着辦公室的進口。直靠近牆邊有一張桌子；跟其他的桌子顯然不同的是那桌面上只有三樣東西：墨水瓶，鋼筆桿，和小小一塊簇新的吸墨紙。黃

女士知道這一定就是她辦公的桌子。

「你前面第二排右首的，是我的桌子。」

張女士指給黃女士看着說，忽然側着頭朝那邊朝東朝北兩個窗口的那班人瞥了一眼，又嬌聲一笑。黃女士忍不住也朝那班人望了一眼，却看見有兩個男的正在對張女士做眉眼，另有一個女的和一個男的在嘔嘖唧唧議論着，——雪白西裝領上一個油光晶亮的頭和兩個燙得蓬鬆鬆鬆的頭門成個「品」字。

「唔，唔——」黃女士有口無心地應着張女士，就往自己的座位上一坐，心裏感得異樣的寂寞，——不，寂寞猶可，最難堪的是一種隔到了魚腥似的噁心，她呆呆地注視着桌面的那一塊小小的簇新的吸墨紙。

「這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公司了，」——黃女士悶悶地想，「爲什麼這幾位男女職員倒像茶食店裏的伙計，——又像文明戲班裏的戲子？」

於是突然間黃女士的思緒被打斷了。那邊窗洞口忽然語聲嘈雜，中間有一個高朗的男子聲音連說着「那里，那里。」黃女士抬起頭來，却見張女士正從那邊窗洞口的人堆裏走開，

臉上似笑非笑地，正朝着自己這邊，煥煥燁燁繞着一排一排的桌子走過來了。

「黃——我給你介紹介紹這裏的幾位同事。」

張女士很正式似的說，把手一揚，腰一扭，却又偏着頭，望那邊窗口斜拋了一個眼風。黃女士幾乎把兩手撐在桌子上似的站了起來，覺得自己的身體異常沉重，而且兩條腿尤其重。從西牆角到那邊窗口，其實也不過兩丈多罷，然而黃女士覺得遠得很。而且那些辦公桌子又擺的好像八卦陣，黃女士幾乎碰倒了一把斜放着的小巧的粉紅色的綢陽傘兒。

「密司李，——密司周，——密司脫趙——密司脫王——三畫王……」

張女士介紹到這裏，忽然笑了。「唔，唔。」黃女士只是這麼單調地應着，九十度的鞠躬。回答也是九十度的鞠躬。一切都挺有禮貌。

「敝姓邵——邵萬生的邵。」一位將近三十歲的男子說，——中裝，天藍色的綢長衫，雪白的襯衣的領頭比長衫領頭高出了至少三分。

「唔，唔，——」黃女士還是這單調的聲浪。她想不出什麼客套，對這樣一班好像是別一世界裏的人們。並且她以為一聲「唔唔」加上個九十度的鞠躬也很夠了。

但是最後一位密司脫曹被介紹了，而且黃女士照例「唔唔」，照例九十度鞠躬以後，忽然人叢裏有誰也輕輕哼着「唔唔。」驀地鴉雀無聲！足有三四秒鐘。於是哈哈，嘻嘻，打總兒笑起來了。黃女士即使再能鎮定些，也忍不住臉上紅了，紅了倏又轉白，是憤怒的白。不過那位邵萬生的邵立刻來轉圈打岔：

「哈哈，密司黃，今天天氣——嘿，久仰久仰，哈哈！」

黃女士苦笑着點頭就逃也似的跑回自己的辦公桌。她剛才第一次坐在這辦公桌面前時，她對牠的印象很不好，但現在她覺得只有這辦公桌是她的躲避所了。她下意識地拿起那鋼筆桿來看一看，又用手指去試試那G字筆尖，她已不到辦公時間立刻就開始，然後而還有二十分鐘。

幸而這冗長的二十分鐘內繼續不斷地有人來了，男的居多。黃女士賴有早就「安身」在那壁角的機會，儘可以低着頭什麼都不理會；而且那些進來的男職員也似乎又自成一種；他倆咳嗽地掃清着喉嚨，便按電鈴喚茶房，高聲大氣的問幾句不相干的話，同時他們自夥淘裏又東一句西一句地談着最近「香檳」的軼事。他們是這辦公室裏中級的或者幾乎是高級的

人物。他們似乎不大注意到西牆角裏有一個新來的小職員，

黃女士偶然也抬頭看看。兩個窗洞口已經沒有人站着了，大家都規規矩矩坐在自己的位子裏。那位三畫王和邵萬生的邵必恭必敬地在聽着一位西裝的中年胖子的「香檳」奇談，這胖子的一雙脚架在寫字檯邊上，手裏一枝雪茄，旁若無人地談得唾沫亂飛。忽然他把他的脖子一挺，就仰臉大笑起來。「三畫王」和「邵萬生的邵」趕快也陪着笑。俄而那一雙架在寫字檯上的皮鞋脚刷的落下來，那轉椅很輕巧地向右半面轉，右面却就是密司脫趙和密司脫曹的位子，兩張辦公桌子面對面，兩位密司脫隔着個插放洋式賬簿的木架子正在低聲說話，猛不防那胖子臉面忽然轉向這邊來，兩位密司脫就好像發了一跳，兩個傳在一處的頭就立刻分開，兩個頭裏的腦筋因為聽見別人在笑就立刻悟到這是應該幫腔笑的時候，於是鴨子叫似的乾澀的陪笑聲就立即被逼了出來。

然而密司脫趙和密司脫曹剛剛把硬逼出來的笑聲弄得自然些，却又不得不立即收住了。因為突然有個白布制服的人捧着個飽漲的文書皮包匆匆走進這辦公室來，就放在一張特大的寫字檯上。這是辦公室主任的「壓道車」。滿室立時肅靜，只有那中年胖子的轉椅輕細地轉



響了一下。隨後就聽得辦公室外有一條沙啞嘯高喊着「王升」，隨後就聽得幾個聲音同時應着「嗟」；又是一陣雜亂的脚步聲，這才聽得皮鞋聲漸漸地；辦公室那扇半截玻璃門忽然自己往外開；黃女士的座位因為斜對着那門，就看得很清楚，一個白制服的茶房一手拉着門，一手捧着頂拿破崙帽子，筆直的站着，再這麼半分鐘，就有一位紫棠臉的高個子挺胸凸肚從門外進來。茶房跟在後邊，將那頂拿破崙帽子恭恭敬敬放在那特大的寫字檯的左角。

「這就是主任罷？」黃女士心裏忖量着；一邊便想着；自己辦什麼事呢？等主任發下來呢，還是去請示呀？一邊她卻偷眼看滿室的同事們對這位威嚴的主任進來有什麼「儀式」。沒有。那幾位中級的或者幾乎高級的職員都在用耳朵伺候那位主任的動靜；那些低級的職員不知在什麼時候都已經拿着筆或者把筆鞘在耳朵縫裏很匆忙似的翻弄着巨大的賬冊。

主任坐了，一手擱在那飽脹的文書皮包上，一手就掏出個鼻煙壺來。

中年胖子的座位在主任前面，然而他好像背脊上生着眼睛似的，剛剛主任嗅了第二指的鼻煙而且眼光注射到他那一面的時候，他就怪伶俐地站了起來，手裏捧着一疊紙，點着脚尖蹣跚到主任桌子邊，側着肩，輕輕地說了幾句話，便把那疊紙放在主任面前。

「哦——」主任的沙喉噉響了一下。黃女士覺得主任的眼光朝她這邊射來。她低了頭，心裏有點慌。她看着那只有筆墨和吸墨紙三樣東西的辦公桌面，就覺得她這身子，她這一雙手，都沒有着落似的。

這個時光也許並不長，然而黃女士却像等等再扯過不完。驀地有一隻手落到她肩上了，她不由得渾身一跳。抬起臉來，她看見那中年胖子站在她面前，胖臉上似笑非笑的。工作來了！黃女士心裏一鬆。中年胖子一面夾七夾八指點着，一面他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只管釘住了黃女士身上身下打量，似乎要估計她的辦事能力。

「這你都明白了罷？」中年胖子結末這樣公式地問了一句，然而，他似笑非笑地，又很不公式地輕聲兒加一句道：「噯噯，密司黃，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呢？」

黃女士不防會有這樣一句話的，怔住了，沒有回答。胖子笑了笑，就又高聲來一句公式的：「請你在上午把這些事情辦完。」

終於他回轉到自己座位，可是在走過密司李的辦公桌時，他又站住了，拿起密司李在抄寫的一種文件湊在鼻子上，似乎是在看，似乎又是嗅一嗅。

黃女士戰戰兢兢的辦那交下來的公事，眼角兒也沒敢邪一邪。辦到一小時半，覺得手也寫酸了，便擱下筆，掏出手帕來揩一揩額角。忽然聽得夫俏的聲音從右前方來：「噯，嚼舌頭的！」黃女士不禁轉臉一看，只見那中年胖子用半個屁股挨在密司李的辦公桌的邊兒上，低着頭不知在說些什麼。

辦公室中央那特大的寫字檯前已經沒有了那位紫棠臉色的主任。寫字檯的右角仍舊端端正正放着那頂拿破崙帽子。辦公室裏那架電鐘正指着十一點十分。

「十一點十分！」——黃女士心裏一跳，不敢再打野眼，低頭再辦她手裏的事。然而心愈急手愈不聽命。耳朵也愈加靈。辦公室中此時嘈嘈地滿是低語聲和吃吃的嬉笑聲。忽然她又看見在她前面第三排的一位女同事伸一個懶腰，就嬌嬌婷婷地站起來，偻着上半身，對她前排的一個男職員說道：

「斷命的賬！抄得厭氣了。噯，請你幫幫忙，密司脫陳！」

那男職員不說肯，也不說不肯，只是嘻嘻着嘴笑。女的把嘴脣一撮，就抓起自己桌子上未辦完的公事往男的桌子上擱過去，男的乘勢在女的手腕上捏了一把。「喔嚙接，嚙嚙！」

「那女的誇張地嬌聲叫着，又誇張地用手帕子拂着那被捏的部分，可同時又扭一扭腰，邪着眼睛釘了那男的一眼。」

黃女士一一都着在眼裏，覺得胸口快要泛起噁心來。她低低嘆一口氣，正待再趕她自己的工作，却又瞥見她的舊同學張女士用手帕掩了嘴在那里笑，而她面前却站着一個中級的或高級的人物。

「怎麼會是這樣個情形的？」黃女士心裏自問，一面咬緊牙齒付之不聞不見，趕她手裏的工作。

這時候，恐怕只有黃女士一個人抱怨那鐘走得太快。派給她的工作——限在上午要辦完的工作，還只辦了一半的時候，忽然椅子腳移動的聲音充滿了這辦公室。黃女士那一急，就在紙上弄了點墨水。她趕快用吸墨紙來吸，同時却担心着那位中年胖子或許要來查考她的工作成績。然而竟沒來。那胖子好像早就壓根兒忘記了那先前的話，他此時右手拿着帽子，左手臂灣上掛着西裝上褂，站在密司李的桌子前，臉色很喉急。密司李却正顯着手提包裏的小鏡子在細心地搽粉。

「老李又和小李一淘去吃飯了。」有一個男職員望着胖子和密司李的雙雙背影，這麼冷冷地說，同時把舌頭伸了一伸。

這時鈴聲也響了。黃女士失望地擱下筆，雙手抱着頭發呆。

「黃——去吃飯去呀！」

是密司張的聲音，詫異地微笑着，望着她。

黃女士懶懶地站了起來，看着密司張；回報她一個苦笑，就跟她出了辦公室。在到飯堂以前，黃女士忍不住低聲問道：

「怎麼這裏是這樣的？——我——我看看真有點不慣。」

「看看也就慣了！」密司張輕描淡寫地回答。

黃女士注意地望密司張身上身下。瞧了一眼。老實覺得密司張那一身的大紅大綠有點不配。她又發見密司張的兩頰上還搽着杏黃色。

「做此官來行此禮，你不隨俗一些，你就站不住腳呀！」

忽然密司張又感慨似的輕聲說，很誠懇地望了黃女士一眼。

黃女士低頭看看自己的撲素衣裳，突然想起女同事們幾乎全是裝扮得花蝴蝶似的，然而據說她們的薪水多者亦不過六七十元，少者只有三四十元。黃女士想到自己的一點薪水即使全穿在身上也還趕不上人家，而況她又負担。她幾乎心灰到想哭出來。

「原就料到職業生活不會怎樣愉快的，然而——然而，想也不想豈但是不愉快

黃女士心裏這樣想，再也忍不住眼眶紅了。

(選自婦女生活)

## 擬「浪花」

這一天是十一月十七，離開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吳夫人兌了一千一百二十圓——三雙的金手鐲，乃至吳府對門李家張媽的號淘大哭，都已經有四十八小時以上的了。這一天，吳先生上午十點鐘就由車夫阿二「拉」到了「林老伯」家裏。林府上請客。而且飯後說不定還要打幾圈「小麻將」。因此吳先生就吩咐阿二拉了空車回去，到下午四點多鐘再來接他。

這一天上午九點鐘光景，吳夫人剛剛上牀睡覺。昨夜吳夫人也有應酬，打了一夜的牌，剛剛輪掉了四十八小時以前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所得到的「便宜」。

於是在這一天十一點鐘到三點鐘之間，車夫阿二就數天喜地的「請假」出去辦點「私事」。

車夫阿二常常有點「私事」。例如一星期前某天下午他也是捉空兒便在吳先生跟前請了三小時的假：他說有點要緊的「私事」。他這所謂「私事」却是去「搖會」。數目並不多，

二十來塊。那是和他同樣是包車夫的趙阿五今年夏天老婆生了急病的時候朋友合起來的。已經搖過三次，上星期那天阿二搖得了十點，他以為二十來塊錢穩穩得手了，那裏知道趕戲園的小販錢麻子偏偏搖出個十一點，搶了去。

阿二的運氣單就這一件事看來，似乎已經不大那個。而況那天搖了會回來，恰又碰到吳夫人早起床半個鐘頭，已經妝扮好了要出去「應酬」，吳府上人心惶惶正在查問阿二這個人到那裏去了呢！

不過今兒這次「請假」，阿二知道決不至於像上次那樣險些兒鬧個「大亂子」。今兒他的「私事」並沒有「進賬」的希望，倒是「出賬」的。化錢的事不像進錢的事要化那麼多的工夫。

阿二已經有了老婆，並且還有八歲和六歲的兩個孩子；今天阿二的「私事」就是他老婆叮囑過四五次的給孩子們買點布來縫棉衣。

大前天晚快邊阿二拉着吳先生滿市兜轉來兌了一百〇五塊的銅板的時候，阿二早已利用機會在物色他的孩子們的衣料；他比較下來，知道紫陽街一家布店價錢最便宜。他看中了一



種印花的洋布，做孩子們棉衣的面子是很「嶄」的；還有一種絨布，很白很厚，然而價錢也還相宜。

因為是這麼準備得充分的，所以車夫阿二從吳府出來就直奔紫陽街去。

他到了預先看中的那家布店裏，就從布的「柴堆」——阿二平日在吳府上疊的「柴堆」就跟那布店裏的陳列左是一模一樣的，指出他所選定的那兩種布，也不再着價目，就帶着一點「嘻嘻哈哈的神氣」說道：

「喂，喂，每樣七尺，——這一號花洋布跟絨布。」

「做什麼用的？」一個伙計愛理不理似的走過來問阿二。

「纏褲，小孩子做兩套棉衣，一個八歲，一個六歲。」

阿二回答，還是「一副嘻嘻哈哈的神氣。」並且還用手比了比他那兩個孩子的高低。

「七尺不夠裁，總得八尺呢！」那伙計從「布的柴堆」上挖出那指定的兩種布來，又加一句：「花洋布一角四，絨布一角三！」

「唔，一角四？一角三？」阿二的神氣不能再「嘻嘻哈哈」了；他朝那「布的柴堆」仔

細再看一眼，沒有錯，是這一堆，而且是這一堆裏的這兩段，大前天晚上他記得很準的，他把眼光斜到了那伙計的臉上。「不要弄錯了價錢罷？」

「錯不了的，別家還要賣一角六，一角五呢！」

「可是大前天我看清楚的，是一角和九分；花洋布一角，絨布九分？」

「哦哦，——大前天，不錯？前天起就漲了價了！」

那伙計回答着，又是愛理不理的一付嘴臉了，而且鼻子裏還輕輕一哼。

車夫阿二這可僥倖了。他下意識地摸着衣袋裏的兩張一元鈔票，——這還是今天他向吳先生「借轉」的下月份的工錢；他算一算，如果每樣買七尺，兩張一元鈔票剛剛夠；他忍不住歎了口氣說：

「算了罷，每樣剪七尺。」

「七尺兩件小衣，八歲的和六歲的，老弟，你不够裁呢！頂少頂少七尺半！」

那伙計忽然和顏悅色起來了，手裏的尺輕輕地敲着那布堆。

阿二一想，也覺得不夠；去年他買過。是七尺，然而今年他的兩個孩子又大了不少，高

了不少呢，然而去年布店裏的尺還不是「市尺」呢！他再算一算，剪七尺半一共是要二塊二分多一點，他衣袋裏却只有兩張一元鈔票，此外半個銅子也沒有。然而他還得買棉絮。

「馬馬虎虎，剪七尺，多放半尺罷！」阿二對那伙計懇商了。

「呀！勸你剪七尺半，也還得放你半尺，你這才夠裁呢。」

那伙計冷冷地說，就用尺敲着那兩段布，又懶懶地拿起那兩段布往「布的柴堆」上一丟，轉身走開去了。

阿二也非常掃興地走出了那家布店；他懊悔大前天晚上拉着吳先生兌銅板的時候不會向吳先生「轉借」兩張一元鈔票買了那兩種布。現在只隔了兩天，可是同樣的兩張一元鈔票已經買不到同樣多的布！而且他的兩位寶貝兒子也決不肯因為鈔票的購買力縮短了就把身材也縮小些！

但是阿二還癡心妄想有這麼一家布店不會漲價。他一路留神看着所有的掛着「大減價」旗幟的布店，他幾乎忘記了三點鐘以前還得趕回吳府去伺候吳夫人的差使。

在轉角上，阿二聽得有人在背後叫他；那正是提戲園的小販錢麻子。

「阿二！你有沒有現洋？現洋錢？」錢麻子把阿二拉在一邊，附着耳朵，鬼鬼祟祟地說。

——錢？難道你上星期剛搖着了會就化光了麼？阿二的瞪大了的眼睛表示着這樣的意思。錢麻子也立刻懂得這意思，他皺着眉頭一笑，聲音說得更低些；

「現洋錢！你有，我跟你買，一塊錢貼你十個銅板！」

「什麼？有買洋錢的？你用什麼來買呢？」阿二更加弄明白了。

「嘿嘿！吵得這麼響幹什麼！——用鈔票跟你買呀！一塊鈔票買一塊現洋，再貼你十個銅板；——哦，老朋友了，貼你十二個銅板，馬馬虎虎！」

現在阿二不能不明白過來了。他至少已經明白一塊現洋會比一塊鈔票多十二個銅子；要是他衣袋裏的財產是兩塊現洋，那他就可以買得那兩種布，並且還可以買點棉絮。

「咳！沒有！」阿二很傷心地回答了，拔步便走。

他走了不多幾步就想起爲什麼錢麻子要「買現洋，」買去又作什麼用？他回頭去看看，錢麻子已經不見了，他只好把這悶葫蘆放在肚子裏。

同時他的思想又轉到了別方面去：他想，回頭碰到對門李家的張媽，倒要告訴她，現在還是有人要的，她的「三十隻洋」還可以多三百六十個銅子。他又想起老太太箱子裏還有三百塊雪白的現洋，那就會多出三千六百個銅子！三千六百個銅子！還是縣錢麻子口裏的「市價」呢！

似乎三千六百個銅子這數目太大，阿二想得眼睛裏也冒火了；他不再看布店裏的價錢，很生氣似的就一口氣跑回吳府去。

吳夫人早已穿好了大衣，正在查問阿二。

「快點！快點！我要出去買東西！」吳夫人就坐在包車上，她那高跟皮鞋的二寸高的後跟開開地敲着踏腳板。阿二連喝一口熱茶的空兒也沒有，拖起車子就再上街去。

跑過了一條街，吳夫人就叫「停住。」她走進了一家洋貨店。

阿二坐在踏腳板上，喘着氣，擦額角上的汗，有兩個人在他身邊走過；——「噓！米價一漲就是半塊！」阿二聽得這麼說。「日常家用的東西那一樣不漲呵。」——又是這麼一句鑽進了阿二的耳朵。阿二抬起頭來正想問一問，可是吳夫人也出來了。

「豈有此理！肥皂也漲上二成！」吳夫人自言自語地就坐上了包車。

「哈哈，太太！這還是存貨，進本小，馬馬虎虎賤賣了的！」

捧着一箱南洋廠洗衣肥皂的伙計陪笑說。便將那箱肥皂放在踏腳板上。阿二憂悵的眼光朝那箱肥皂看了一眼，就拉起車子再走。

這以後，吳夫人又叫停住了三四回。但這三四回，阿二等候的工夫可就多些了；他呆呆地坐在踏腳板的肥皂箱上或是沒精打彩站在車旁的時候，只聽得來來往往的過路人全是議論着「日常家用東西」漲價的。他似乎被這些議論塞飽了，胸口悶悶的怪難受。

吳夫人從一家小規模的百貨商店裏挾着個不大不小的紙包出來時，倒微笑着自言自語地又像對阿二似的說了一句：「來路貨的香水，香粉，口紅，指甲油，——倒還漲得不多！」

現在包車上也就堆得滿滿的了。吳夫人很性急地連聲叫着「快回去」除了那一箱肥皂，車上實在沒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吳夫人的身量也不是重的，然而另有一宗看不見的沉重的東西——各項日用品的大漲價，「壓在車夫阿二的心頭。

而這一宗看不見的「東西」就跟現銀子似的，越來越沉；車夫阿二覺得三天前他拉這樣

一段只要使出七分力氣就夠，但現在他使出了十分十二分的力氣還不能叫吳夫人滿意。車夫阿二也自覺得詫異：怎麼他的力氣也打了折扣？

吳先生早已在家裏了，看見吳夫人買了那麼許多東西回來，就哈哈笑着說道：「你是趁價錢還沒漲足，趕快先囤點起來，是不是？」

「怎麼不是呢！」吳夫人一面叫阿二把東西歸起類來，一面回答。「你看！這裏是南貨，這裏是化妝品，這裏是綢緞，——大家都說再過半個月會漲上四五成的！你算算，這該便宜了多少？」

吳夫人說時得意極了，就連腰酸也忘記。

這時車夫阿二正捧了那箱肥皂進來，一聽這話，不由得站住了問道：

「先生，當真東西還漲價麼？」

「自然要漲的！還要漲的！」吳先生很認真地回答着，一面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慢慢蹣跚着方步。

「哎——」車夫阿二低聲嘆了口氣，忽然想到大前天晚上他還自鳴得意，說是做一天吃

一天，「只要力氣換得來飯吃，」隨便是用洋錢用鈔票都和他不相干的，可是不料東西會漲價，他的「換飯吃」的「力氣」也就無形中打了折扣。而且他忽然又想到自己要不是做一天吃一天的，——要是身邊也藏着多少現洋——就算是鈔票罷，那他豈不是也可以趁這機會像吳夫人那樣佔點小便宜？

「噯，我今天席面上聽得林老伯的世兄說起，」那邊吳先生蹣跚到夫人面前就站住了，悄悄地說。「他這位世兄是出洋學銀行回來囉，——噯，他說：禁用現洋以後，公債一定要大漲的，會漲起九成呢！」

「哦！」吳夫人只隨便應了一聲。

「會漲到九五呢！現在却不過七十關口。你算算——噯，我——我想起你前天兌的金子要是買了公債不是大大的賺進一罍麼？……」

「金子也要漲的！」吳夫人尖利地打斷她丈夫的話。她怎肯認輸。

「噯噯，然而——」吳先生湊在夫人耳邊嘖嘖咕咕的說個不住了。

窗外的日影越來越斜了，車夫阿二坐在有太陽的階沿石上悶悶地想不通爲什麼事情碰



出來又該是他做一天吃一天的人倒楣。而且他的兩個寶貝兒子又在一天一天大起來，吃的穿的都是一天一天要多些。

忽然吳先生在屋裏大聲喊了：「阿二！阿二！」  
於是阿二就慌慌張張跑了進去。

（轉載大眾生活）

## 有志者

## 一

睜開眼來，兩片嘴唇輕輕一鬆，就有一個煙圈兒從他嘴邊騰起，搖搖擺擺去了一段路，然後停住，好像不知道上哪好呢轉彎好，得站住了轉一轉念頭，這當兒，那圈子一點一點擴大，那烟色也一點一點變淡起來，大到不能再大，淡到不能再淡，烟圈子也就沒有。

這不過是幾秒鐘間的事情，然而躺在那裏看着的他，却覺得很久。他第二次（略為有點性急）把嘴唇再那樣一鬆，這回是兩個烟圈兒出來了，廝趕着似的，一前一後，前面那一個在一尺路以內就脹破了，後面那一個却趕過頭去，——去的很快，因為很快就來不及擴大，他一邊看着，一邊心裏就想着「這一個也許可以達到快頂罷？」但遲忽然壞中了風，那烟圈兒一下子就消得毫無影蹤。

他有點失望。再張嘴。可沒有煙圈兒。只有一團淡到幾乎看不見的口氣和烟的混血兒。於是下意識地把那烟屁股放在嘴角，用力吸一口屏住氣，打算如法泡製，這當兒，他夫人的

脚步聲從房門外來了，——是夫人的脚步聲，決不會錯。老是像拖着鞋皮！——拖嚙拖嚙。他一聽見就會頭痛。他會立刻想像到自己的腦髓攤平了成爲地板，而他夫人的鞋底——拖過！而且，他好像已經是地板了，他看得見夫人鞋底粘着的煤屑，魚鱗，青菜梗。他忘記了製烟泡泡兒，忘記了有滿嘴的烟在那裏，烟噙住了喉嚨，咳咳咳——他兩手捧住了腦袋，睜圓着一對恨極了的眼睛。

「又是我打攪你了。」夫人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你看，阿大撒了我一身尿，不換件衣服怎麼成？」

他苦笑。夫人進來總是有理由的。然而，他討厭他夫人屢屢進來，也是有理由的：他不趁這暑假的期間寫成一篇「創作」難道等開了校一星期二十小時的課，百來本作文簿那時倒寫得成麼？難道因爲阿大會撒尿，夫人要換衣，他就活生生「犧牲」了穩可以到手的「創作」的頭銜麼？不成的！那怎麼對得起他自己呢！——他的「人生經驗」，他的「天才」，他的五年來朝思暮想的一鳴驚人的大抱負大計畫！五年前他畢業的當兒，不是早已在師長和同學面前——簡直是在全世界面前，宣言他要精心結構「創」一部「作」麼？已經蹉跎了五

年了呀！不成的！那個——簡直不成話！

然而夫人的進來總是有理由的，他只好苦笑。

然而更糟的是他夫人換衣服竟比他做文章還難。這個女人總是那麼拖拖沓沓！而且阿大又在下邊哭起來了。這孩子，哭門一開，起碼得二十分鐘，像母親。他忍無可忍似的從牀上跳起來發話道：

「薄！你這人，阿大總是要撒尿，你總是要換衣服——嗯，要換衣服呢，那——你不好把衣服多放幾件在下邊麼？」

「噯噯，只有你才想得周到呀！這已經是換到第三件了，這一早上！」

他夫人一面說，一面把一件淡灰色很短的單旗袍拎在手裏相了一相，就披上身去，她扣好了大襟頭的鈕子，低頭看看，忽然自己笑起來，「從前就時行這麼短！」她自言自語，再扭過頭去看看後身。皇天在上！她穿一件衣服也像他做文章！他無可奈何地再往床上一躺，嘆口氣喃喃地說：

「哎，哎，總得有個書房——書房；沒有書房，產生不出——哎，偉大的——」

他沒有說完全，就覺得喉嚨頭梗住了。哇——哇——下邊的阿大却已由示威變成了開火。夫人趕快跑。到房門邊，她又回頭朝她丈夫看了一眼，像是含嗔又像是安慰，輕聲說：

「何苦呢！暑假末，休息休息好啦！」

他皺了皺眉頭，不回答。「何苦呢！」他心裏也這麼說了一句，可是——阿大要撒尿，夫人要換衣服，當與比他的「事業」還重要麼？笑話！可是，可是，夫人這句「何苦呢，」近來常常掛在嘴頭了。真不應該！人家做老婆的，激勵丈夫，給丈夫安排着一個適宜於「創作」的環境，她呢，偶反打退堂鼓。氣數！而且——而且，牠自己整天捧住個阿大，就好像人生的意義整個兒有了。「看我，五年前的計畫，理想，還不是一古腦兒收起？」她還這麼說呢！沒志氣！想不到她會變成這麼平凡的！「只好隨她去，然而害得我也平凡，却是不可恕的；」——他心裏流淚地說，點着了一枝香烟，又嘆氣。

這一回，他不製造烟泡泡兒，煙從口裏接連噴出來，又從他鼻孔裏，不多會兒，他的臉上罩滿了一陣白煙，他在煙中看見了五年來的「過去。」他在煙中看見了新婚不久後的他夫

人和他自己。夫人那時穿的也就是剛才換上的那件短得奇怪的淡灰色單旗袍，然而比現在美。

二

喫過午飯，阿大照例睡一覺了，夫人在樓下輕手輕腳料理些雜務，時時側着耳朵聽。臺臺的皮鞋在樓板上響到窗前又響回去。夫人聽了會兒，忍不住抿嘴笑，笑過了又皺眉頭。這樣難產的「創作」應當是好的罷？

忽然皮鞋聲臺臺地響到樓梯頭了。忽然又停住。夫人關心地朝樓梯那邊望了一眼，忽然皮鞋聲響下樓梯來了，丈夫臉上是一股心事。

夫人趕快迎上去，一個笑臉，低聲說：

「怎麼下來了？要什麼，你叫一聲就好啦，我老在這裏留心聽你。」

他搖了搖頭，朝他夫人臉上看著，似乎有話要說，但是眉頭輕輕一皺，就臺臺地走到客堂裏，那走法大有神經病的樣子。「輕些！阿大——」夫人跟在後面警告。他好像渾身一跳，就站住了，朝搖籃裏睡着的阿大看一眼，懶洋洋地坐到一張椅子裏去了。夫人跟到椅子

邊，一手搭在他肩上，正想開口，他倒先說了，一個個字都像經過咬嚼：

「想來，想去，這——環境裏，斷乎——斷乎，寫不出，好創作。」

「那你就不用寫罷。暑假——」

「哎先來個『不用』不是辦法！」搖着頭，加強那「不是」的力量。

「那怎麼辦呢？衣服什麼的都搬到樓下來罷？」

夫人誠懇地說，眼睛看住她丈夫。一個停頓。他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斟酌；終於，眉毛一挺，毅然決然了：

「怎麼辦呢？只有一個辦法！——嗯，衣服什麼的，不是主要，怎麼你會把衣服什麼的看成了主要？不然，不然！唯一的辦法是——嗯！我考慮過無數遍了，嗯，只有離開這環境，我——我到什麼山裏，什麼廟裏，聚精會神完成——完成我的創作！唯一的——唯一的辦法！」

夫人不回答，出神地看着一隻牆角。等了一會兒他不耐煩地說：

「不明白麼？你看不到這個必要罷？」

「噯。是的，是的！不過，不過，」她勉強笑了一笑。「不過我想起四年前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你就已經要——要寫一部創作。你那時住在一隻廟裏，雖不是山裏，倒也跟山裏差不多，可是你那時老追着我說：寂寞呀，空虛呀，創不了作；你說我們一塊兒就好了，你那時不是說得很認真的麼？——」

她說不下去了。她繃緊着臉輕輕笑，忽然掉落一對眼淚來，但是眼淚掛在面頰上，她倒真心的笑了起來了。過去的追憶，似乎畢竟也還甜蜜。

他似乎有點窘。用手在臉上抹了一把，急口地叫道：

「那，那，也不是我的錯呀；這個，此一時，彼一時呀！這個，不到一年，就有了他呀；」手指着搖籃讓睡着的阿大，却又頓着腳，「該死，該死，沒等我創了作，他就來了！所以，這個環境，埋沒天才，非——非離開不可！」

夫人早已又笑不出了，看看他，又看看搖籃，趕快伸一條腿過去，腳尖點住了搖籃邊輕輕搖了一搖，可是來不及了，阿大一雙小手已經狠命揉着他的小臉，這是要哭。夫人跑過去，一把抱了起來，已經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他覺得背上全是汗，洋紗短衫粘住了，就反過手去拎一拎空。

「不成！真不成！非得——非離開這環境不可！」他說着又嘆一口氣，便憂鬱地關正步走上樓去。

### 三

過了幾天，他居然獨個人住到廟裏去了。廟就是從前他戀愛「發祥」的那隻廟，可不在山裏，而在小小的鄉鎮。他分了三分之一的家用——四十塊錢，預定要在這廟裏住上六個星期。

第一天是要佈置出一個適宜於「創作」的書房來，一眨眼便已經天暗。他也累了，朝一箋美孚燈呆了會兒，聽聽窗外草裏的絡絲娘，自覺得「靈感」還沒來，就上床睡覺。

他有夢。當然是「創作」成功的夢。他讀過孫博翻譯的沉壇。他知道劇中的鑄錠匠亨利那口鐘就是「偉大的藝術」的象徵。他堅信着自己這見解，誰要說他解釋錯了，他就要吵架。現在他夢中就看見他的「藝術的大鐘」居然成功，而且沒有掉在湖裏，却高高地掛在莊嚴華麗的鐘樓上。而且他親手拿着檀香的大柱，凜凜然撞這口「藝術的大鐘」了。

洪……洪……洪……

他夢中笑醒來還聽得這莊嚴的鐘聲在耳邊響。他揉了揉眼睛，把小指頭放到嘴裏輕輕咬一下。不錯，他感覺得痛，他不是在夢中了！但是那鐘聲明明從窗外飛來：洪……洪……  
「當真和拜輪一樣，我一覺醒來就看見自己是文壇名人了麼？」他這樣想着，就趕快穿衣下床。這當兒，他的腦細胞一定是下了緊急全體動員令了；他平日讀過的一切外國（自然沒有中國）文豪成功史都一齊湧現來了。他眼前突然來了大仲馬的比皇宮那富麗些的“Monte-Cristo”。他傾立刻拿定主意他決不像大仲馬那樣做孟嘗君。他也許一星期請一次客——咳，在他的“Monte-Cristo”請一次客，然而決不讓比他次等的文人天天來揩油，而且也許他要發幾條狗防防賊，可決不能讓他的狗帶進半條野狗來幫着喫嘴。不，一百個一萬個不！他不能像大仲馬那麼糊塗！

「不！」他跳下床在那破碎的方磚上頓一脚。線踏着了火磚似的，他的腳立刻縮起來，雙手抱住了。他還沒有穿襪子，破方磚刺痛了腳底心了。他抱着痛腳倒在床裏，無端的哈哈狂笑。

洪……洪……洪……鐘聲還是一句句響着。

他揉着那隻痛定了的脚，漸漸想起這是廟裏的老和尚撞大殿上那口鐘罷，便覺得有點掃興。於是穿上襪子，趿着鞋皮，小小心心踏在那些破碎的方磚上，推開了一扇窗，他就喚小和尚打臉水。

到亂草野花的石階上站了一會兒，他就信步踱出廟門來了。一邊踱着，一邊就心裏打起算盤來。廟裏一個半月的租錢——不，香金，去了十塊。茶水燈火在內。倘使帶一份齋，那屢按日三角大洋，三三得九，一三是三，三五十五，——哦哦，該是十三塊五角罷，當然輕而易舉，但是但是——他是為「創作」而來的，用腦的，總不成餐餐葷菜會產生出雄偉濃豔的作品，他不能吃素；好在鎮上有的小館子，新鮮的魚蝦，肥嫩的鷄鴨，每天化上——唉，小鎮裏的物價總不至於貴到那兒去。

他挺了挺胸脯，覺得自己的思慮真是周密之至。

「不過這會兒是早飯呀，該吃點什麼好呢？」走近了市廛的時候，他猛地這麼想起。他站住了向街上街下張望着，原來有小館子也有帶賣點心的茶館。他就自然而然跑進了茶館。

去。」按照衛生，早上不宜葷腥油膩，品一會茗提提神是好的，——他給自己的行動辯護出堅實的學理。

然而因為茶，他就想到咖啡。對不起，他在家裏並不是每天早上都有咖啡喝的，——不，簡直一星期一次也沒有。不過此番是大規模地來潛心「創作」，應當備一點咖啡。對了，咖啡是不可少的。不是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全仗了二萬幾千杯咖啡？

「哎，哎，怎麼從前就忘記了呢！損失！天大的損失！不然，我的傑作早已產生了，何待今日！」捧着茶杯的他這樣想就喝了一口，同時他又喊了一客蔥花豬油燒餅和一客肉饅頭。

#### 四

夫人將他指定要的黑咖啡買好寄了來時，已經是在廟裏的第四個黃昏，三天來他的生活很有秩序；早上吃茶，半小時；午飯晚飯，要是碰到鬧汛，那就費掉一個鐘頭也還算幸氣。餘下的時間就是攤好原稿紙坐了下去。捧着腦袋構思了一會兒，好像「靈感」還沒來，便點起一枝香煙催一催；坐着抽煙又好像不得勁，便躺到床上去，也照例製些煙泡泡兒；於是再坐到原稿紙面前去，再捧着頭，再點着煙，再到床上躺一會。這是刻板的。有例外，便是

在兩枝香烟中間偶然不回到原稿紙面前去，而到房外那亂草天井中讓這麼一刻鐘二十分。

這樣秩序整然過了三天，原稿紙撕掉過十幾張，但是攤在書桌上的原稿紙依然只標著一個大大的「一」字。

這怪得他麼！夫人還沒把黑咖啡寄來呢！這個責任自然是夫人負的！

然而現在黑咖啡終於寄到了，他的腦細胞又立刻下了全部緊急動員令。他一面在美孚燈上燒咖啡，一面就把生平聽到過的外國大文豪的軼事一古腦兒想起：司各德一個早晨要寫二三萬字呢！丹農雪烏白天騎馬遊玩，晚上開夜工，二十萬言的小說也不過一星期就脫稿呢！——「哈哈！咖啡咖啡萬歲！」他不抑然喊出了口。

那一晚，他開了第一次的夜工。

似乎黑咖啡當真有點魔力的。他坐在原稿紙前不到十分鐘，便覺得文思洶湧，彷彿那未來的一傑作的全部機構都從現在他腦子裏；「哈，原來早已成熟了在那裏！」——他夾忙中還能自己評讚了一句。他像大將出陣似的擄起袖子，提起筆來，就準備把那「原來早已成熟了的」移到紙上去。他奮筆寫了一行。核桃大的字！然而，然而，幹麼了？腦袋裏「早

已成熟了的」東西忽然逃走！真沒有那樣沒耐心多等一會兒的！

於是他不能不捧着腦袋了，不能不擱筆了。約莫又是十分鐘。他聽得絡絲娘在窗外草堆裏刮拉刮拉，多麼有勁，他又聽得金鈴子吉令令地彈着金琴。他腦子裏的「傑作」的形態漸漸又顯形。他眼睛裏閃着光芒，再響起他的 Fountain pen 又是核桃大的字，然而，不到半行，猛地地腦上來了一錐，他反射作用地拍的一下，半手掌的紅血：就在這當兒腦子裏的東西就又逃走。

現在他覺到佔有這書房的，不是他而是蚊子。無數的蚊子，吶喊着向他進攻。他趕快朝桌子底下看一看，原來蚊煙香已經被他自己踏熄了。這一定是剛才第一次又思潮湧時他不知足之蹈之闖下了的小小亂子。他只好再擱筆了。再燒起一盤蚊煙香，於是第二杯咖啡。

照例第二次的東西總得差些。黑咖啡也不能例外自居。他苦苦地要把霧一樣的腦膜上的影像捉到紙上去，然而每次只捉得一點點兒。而且那些影像真是世界上最膽怯的東西，絡絲娘的刮拉刮拉，金鈴子的吉令令，都足夠嚇牠們立刻逃走。第一次的黑咖啡召了牠們來時，牠們可還不是這樣「封建思想」的小姑娘似的！

不過還有第三第四杯黑咖啡。

不過第三第四杯黑咖啡的效力一定還得依次更差些！

而且美孚燈也要宣告罷工了，燈焰突突地跳，跳一跳便小一些。

他的一雙眼睛也有點不聽指揮，他輕輕嘆一口氣站起身來，看看原稿紙，還是第一張，十來行核桃大的字；看看地上，香煙屁股像窗外天空的星。

很委屈地躺在床上的時候，十分可惜那第一杯黑咖啡召來的第一次「靈感」沒有全數留住。「怪不得人家說漢字應當廢除呢！要不是爲的筆畫太多，耽擱了工夫，我那第一次的想像豈不是全可以移在紙上麼？——至少是大部！」他這樣想着，翻一個身。

「聽說西洋的大文豪，比如伊伯尼茲羅，從來不作與自己動筆的；他們有女打字。他們擎着咖啡杯，一面想，一面口說，女打字就嚓嚓地打在紙上。對呀，說比寫快，打字又跟說一樣快，那自然靈感逃不走！要自己寫，還要寫那樣麻煩的漢字，真太不像話呢！」他一面搔着腦上背上的蚊蟲疤，一面這麼想着，覺得有點悲哀了。

但是再翻一個身，他的悲哀便又變爲憤怒。都是受了生活壓迫的緣故使他不得不在暑假

「創作，」使他不得不來在這草窠鑽破廟受蚊蟲叮，而且使他沒有女打字員！要是他此番當真還是「創」不成「作」，那責任該當由「生活」自社會去負，他是被犧牲了的，他有什麼錯呢！

他詛咒又詛咒，終於在詛咒中睡了去。

## 五

以後是他歷試西洋大文豪們各種各樣寫作習慣的時期。

因為第一次開夜工的成績太壞，他就不敢再經巴爾札克。「這一位巴老先生好個結實的

身體呵！聽說他的頭頸就比別人粗，頭髮跟馬鬃似的，身材又高又大，有水牛般的精力。我怎麼學得了他呢！而且他的書房裏一定沒有蚊子！」他感傷地想着，不免也帶便恨到他爹娘為什麼不把他生的又高又大些。但是他不能不「創作」。而「創作」又必須有「方法」，於是他就想到了司各德。這位先生腳有點兒跛，身體似乎差些，他是早上寫文章的。對了，早上，喫早飯之前，古哲說的什麼「平旦之氣。」

他決定主意要起早了，雖然起早也並不容易預定是六點鐘，可是睡眠之神偏保護他七點



鐘醒來。「哦，得有一個鬧鐘呵！」他打着呵欠想。也照黑咖啡的老例叫夫人寄一個罷，不成！家裏沒有鬧鐘，得現買。買買恐怕又得好幾天。而且夫人肯不肯買也還成問題呢！上次寄黑咖啡就已經點點叨叨說上半車子話，說家裏剩的幾個錢算算總不夠，阿大肚子不好也還沒去看醫生，糟糕！

然而他不是輕易地就屈伏的人呵！一定得想法出個鬧鐘來。

那天從茶館裏用過早飯回廟的時候，他就跟廟裏的老和尚商量，請他每天早上六點鐘權充個「報曉頭陀。」

「哦——六點鐘麼，出家人沒有自鳴鐘呀。」老和尚懶洋洋地說。

他搔了搔頭皮，心裏想還是叫夫人買個鬧鐘寄來罷，但一轉念，就歪着腦袋問道：「你每天是什麼時候起來的？」

「我麼？頭鷄啼就打坐念經了。」老和尚一對鷄婆眼直釘住了他的臉。

「好好，就是頭鷄啼罷——頭鷄啼來叫我！」他把問題解決。

爲的是要劃一時代，這天白天裏他就爽性不創作。他躺在床上噴了幾個煙圈兒以後，猛

可他又想起何不同時學一次丹農雪鳥，總該也有點益處。他當然沒有一匹駿馬，但鄉下有的是牛，一頭黃牛或水牛想來也使得。

於是在上午就出發了。離廟不到一百步，就有田。綠油油一片。可是不見牛呵！他用了窩實主義作家實地視察的勇氣跑過了三四道田塍，果然望見遠遠地近一條小河處聳起一隻牛角。他禁不住心裏一喜，脚下就更有勁了；他一口氣奔了好大段的路，整個牛都看見了，然而糟啦，一個不識趣的鄉下人剛剛牽那條牛到水車邊，看樣子是要上工了。等到他趕到跟前時，那牛早已很馴良地在盤着水車，牛臉上一付大眼罩。

「一切的一切都在阻礙我創作天才的自由發展呵！」他這樣想着，沒精打采走着回頭路。肚子倒餓起來了，田裏可又沒有小飯館。

但是這一點挫折只使他更加堅決。午飯後他換了個方向去找，居然有了三四條：黃牛水牛全有，都不在工作時間，躺在大樹根下乘風涼。他和看守的鄉下孩子辦了個交涉，兩個銅子騎一騎。什麼都得化點本錢，他很懂得；可不是他創作成了後他也不能讓書店裏欠版稅！

他把那幾條牛一條一條都騎過。他騎的不很在行，然而他滿意。騎到最後一頭，那是黃牛——的時候，猛可地他覺得「靈感」來了，他預定的小說人物之一，可巧也是個牧童什麼的，驟然從他腦子裏跳出來，活龍活現站在那裏。「哈哈！」他遊笑了一聲滾下牛背，搓搓手，然而，筆呀，紙呀，工具都不在手裏，他再搓搓手，掃興地嘆口氣。

不過無論如何他這次「擬丹農書鳥」是成功了。他在夕陽影中回到廟裏，心裏是愉快的，充滿着希望的。照理他接着就該開那麼一個全夜工。因為丹農書鳥的「方法」確確整整是那樣的。但是他爲的已經「把一顆信仰心獻給了司各德」，而且四肢百體也好像要不依，所以他用過夜飯後只把筆墨稿紙香煙，還有黑咖啡，都安排得整整齊齊，就放心睡覺了。

他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也不知道做了夢沒有，總而言之，他恍惚滑下了黃牛背似的渾身一跳，喫驚地睜開眼來的當兒，一條太陽光正在他額角上游戲。他趕快從枕頭底下摸出錶來一看，他媽的！又是七點鐘多點兒。

他這一氣非同小可。「咳咳，一盤新計劃，又被破壞了！」——他穿着襪子的時候這麼說。——而且，可惡的，老和尚可惡！幹麼他也夢存心破壞我的創作計劃呢！」——披上鞋子

的時候又氣沖沖地說。

等不及洗臉，他趕到「方丈」裏大聲叫道：

「呸！昨天談判好了的，你一早叫醒我怎麼你偏偏不叫呢？」

篤篤地老和尚起勁敲着木魚正做早課，只把眼皮抬起來朝他看了一下，嘴裏依然喃喃地念經。旁邊的小和尚却連木魚也忘記敲了，烏溜溜兩隻眼睛只朝他頭上看到腳底。

禿——老和尚的木魚錘子忽然敲到小和尚頭上了。禿禿！又連了兩記。老和尚不念經了，側過臉去。小和尚却漲破了喉嚨，「南無佛，南無法」的亂嚷起來。老和尚賭氣似的再敲了小和尚頭一記就喝道：

「你貪懶！你不會去叫罷！」

「噫噫，這樣大事件你交給一個小和尚怎麼成呢！」

「我叫的，叫的；」小和尚明白過來似的急口說，「他不醒呀！我叫的！」

「胡說八道！我沒有不醒的！大事情在我身上呢！」他氣得蹣跚。

「我叫的！我在窗外叫了半天，你不醒！」小和尚差一些要哭了。

「出家人不打誑語。先生，實在是你睡性好了點兒。」

老和尚望望小和尚，又望望他，慢吞吞地說。他氣得想不出回答。忽然他伸手到左口袋右口袋乃至褲子袋裏亂摸了一通，他是想摸出他的錶來給老和尚看看這早晚已經是什麼時候，因而他的預定計劃是燬了，這責任是該當誰負；然而錶沒有，錶忘記帶在身邊了。這當兒，老和尚却又慢吞吞說：

「先生，莫怪叫不醒你。我們頭鷄啼起來，你剛剛有頭聽裏。」

「頭鷄啼，頭鷄啼麼？頭鷄啼約莫是幾點鐘呢？」他搔着頭皮。

「不知道是幾點鐘」老和尚閉着眼睛搖了搖頭，「寒鷄半夜啼，這會兒是熱天，頭鷄啼總在五更不到，四更過點兒。」

他聽得呆了，他媽的，頭鷄啼原來有那麼早的！怪不得司各德早飯之前能夠寫那麼兩萬字，想來他也是頭鷄啼起身的。得了，就是頭鷄啼罷。

「老和尚，你不知道我身上有大事件呢！明天千萬頭雞啼就來叫，叫不醒，打門，打門再不醒——哦哦——」他搔了搔頭皮，「總之一定要叫我醒就是！千萬不要忘記！」

## 六

現他知道頭鷄啼雞天亮還得很呢，他不能不預先佈置。他自己買了一罐子煤油，省得跟老和尚要添，惹氣，他不「擬升慶當鳥」了，却睡了個中覺出去吃夜飯的時間提前一小時，六點正想起蚊煙香不多了，便又帶回一盒。他格外又想到頭鷄啼起來鳥黑黑地給美孚燈加煤油是不方便的，而且他也不能讓加煤油什麼的瑣事擾亂，他的「平日之氣」於是他趁天還沒黑就把美孚燈要了來，一看固然只有半肚子油，他就把牠加得滿滿地。也沒敢多點，只對着牠抽了一枝香煙，就趕快吹熄，上床睡覺。

然而也許因為白天睡過中覺，也許因為躊躇滿志，他倒睡不着了。他在床上翻來覆去，想想還有什麼應該先佈置好的沒有。什麼都妥當周密之至。只有一件：說不定老和尚跟小和尚自家倒睡過了頭。這可不是玩的，他連忙爬起來，就那麼黑地裏：幸而星光好得很，摸過了大殿，到和尙房門外篤篤地敲了兩句。咳，咳，咳。是老和尚的聲音。再篤篤篤。誰呀？仍是老和尚的聲音。

「是我！喂，老和尚，頭鷄啼——」

「還早呢！」聲音裏帶點驚異。

「啊啊，這個，我知道的。我是特來關照你，不要錯過了頭鵝啼。」

「不會的！咳咳，——嚇——」

他這才放了心，照舊摸回去，却在大殿上看見一輪明月正從一塊烏雲裏鑽出來，天空還有幾朵白雲，此外是一色碧青他也不敢多賞玩，趕快回到自己房裏鑽進了蚊帳，便閉了眼睛。明天的事情要緊，他不能再不睡。

但是愈想睡，偏不能睡。不睡倒也罷了，忽然腦膜上飄飄忽忽地移過了一些形象。那不是他那「創作」的「靈感」還會是別的不成！「怎麼來得這般早呢！太早了！等到頭鵝啼行不行？」——他拍着床帶幾分不阿意的神氣自己對自己說。可是那些形象却作怪地愈來愈多，斷斷續續地，這個隱去了，那個却又顯出來，好比天上的浮雲。他簡直窘了。末後他決定起身先來寫這麼一點再說。然而他剛坐起身來，那些形象却又模糊了。他喃喃地說了一句「還是等到頭鵝啼再來罷，」便又躺了下去。於是過不了多久他就朦朧入睡。

這回是皇天保佑，他沒有睡得像死人似的。小和尚在窗外喊了第一聲時，他就覺然驚

醒；第二聲喊得響些，他已經跳起身來忙應了一句。

下床來第一件事是點燈。第二件是燉咖啡。他看見燈焰四周有很大的一圈暈。這暈在抖，抖一下就好像大一些，有些金色和銀色的星在暈圈裏飛。他揉揉眼睛，伸一個懶腰。便覺得自己的腦袋也有點不大對，——昏昏的，又頗脹悶。他舉起雙手，用力在臉上抹一把，走到房外在石階上站了一會兒，天空的星星好像減少了，遠處樹梢白茫茫地，像掛着一層霧氣。他惘然定睛看着，足有四五分鐘之久，然後猛地驚覺了似的，轉身回房，便坐在他的「崗位」裏。

燈焰已經沒有暈了。他的腦袋也回復了常態。他左手的中指和食指抵住了太陽穴，頭微偏着，便提起筆來；筆尖像尋食的鷄喙，剛要落到紙上，便又縮回，最後第五次這才啄到了，是兩個大字：「陶醉。」他這篇大作雖然核桃大的字還不滿一千，可是「故事」已經到了緊張關頭，一對不知從那裏跳出來的青年男女由「一見目成」——這四個字他得來全不費力，他曾經歸功於他的黑咖啡，——的經過，此時正坐在大樹下談心。得了，談心！他嘴脣噴的響了一聲，便很快地寫下去：「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沉吟。筆尖兒又從紙面縮起。筆



尖兒再遠巡落到紙面的時候，嫩着的咖啡放出絲絲的細聲音，他朝咖啡看了一眼，便毅然決然圈掉了一個「的」字，却在「中」字下寫了三個字：「的他們。」咖啡的聲音越來越響了。他把全句念了一遍，終於再添上個「個」字，便趕快放下筆，捧起了咖啡杯子。

一口一口嚙着那熱咖啡的時候，他眼睛望着剛寫成的一句。字眼兒美麗，音調也好，特別是不能再增減一字——這是他平日給學生改作文簿的時候屢次提出來諄諄誨戒的，這都應當歸功於「平旦之氣」。

咖啡以後，他要放手寫了。於是——「神秘的甜蜜的詩意，閃耀在她那一雙黑鑽石一般的美目裏：」一句。他滿意地鬆一口氣，忽然左手在桌子邊上拍一下，趕快加添了「白如雲石」四個字，左手再支着腦袋，又添了兩字：「黑如。」側着頭再看一遍，終於再改，成爲「……那一雙白的地方像雲石，黑的地方像黑鑽石的美目裏。」他覺得無可再改了，微微一笑，接着便要寫那男的。

這樣一字一字「鬥爭」過去，不知不覺滿了一張稿紙。應該再喝一杯咖啡了，但是肚子裏咕咕叫起來，似乎說：要一些填得飽的。不成，還沒達到司各德的十分之一呢！肚子應該

等一等而且「靈感」正在「油然作雲」呢！

他左手揉着肚子，右手捉住「靈感」，依然一字一字「鬥爭」下去。可是肚子是講不通的，咕咕地越叫越響，不管那可憐的「靈感」靈得簸簸地抖。「靈感」的線愈抖愈細，終於，一下子斷了，再也接不起。那剛是第三張原稿紙寫滿了一半的時候。

「該死，該死！」他擱下了筆，咬緊了牙關說。兩手交叉在胸前，朝美孚燈發怔。窗外透著魚肚白了，大殿裏傳來勻整的木魚聲。

癢了！這一回又不順利。然而他想想也不能太怪怨肚子。肚子原是不大講理的，肚子得用點東西餵，正像他的腦筋得用咖啡喂。爲什麼他昨天竟沒想到這一點呢？那是不是腦筋的責任。不要多抱怨腦筋罷，牠要招呼的事原就太多，應該讓牠專管「創作」。「司各德」創作「的時候難道也要自家留心燈油，蚊烟香，乃至點心？這些雜務，一定有他家裏人代他用腦筋！

「哎呀！沒有安定的生活呵！生活是虛殺創作的！」他賭氣站起來，就跑出了房門。

預定的六個星期過到一半時，黑咖啡早已用盡，而他的錢袋也已空空。他寫給夫人要錢的信一連有三封，但只得了要求數目的三分之一——十塊大洋。夫人信上說：這十塊錢還是奔走了三天的結果。他還清了小飯館和茶店裏的欠賬，剩下的錢只夠坐四等車。

他終於回家去了，手提柳條箱裏有「未完成的傑作」，肚子裏有薄薄的一層對於「生活」的仇恨。不！對於一切的仇恨，絲絲娘，金鈴子，不知名的野狗，老和尚小和尚的木魚聲——牠們都會聯合起來打擾他，阻撓他「天才」的「自由發展」，當他依照「司各德方法」的時候。

而還有老鼠，也幾次破壞他的工作。他爲了「司各德方法」不得不備些點心，然而那可惡的老鼠竟有好幾次偷吃了一半多！他能發誓，司各德家裏有一定沒有那樣該死的老鼠！

然而他並不灰心。一來他「發見」了「司各德方法」頗合實用，二來他到底「創作」了四十多張原稿紙了，雖然是核桃大的字，雖然算字數也許五千還差點兒。要不是生活壓迫，他這次準定會完成他的「傑作」，——這個，他有確信。

「沒有生活，就沒有創作！」

他和夫人見面的時候劈頭就這麼說了。看着他夫人似乎一時還不能領悟，他嘆了口氣解釋道，「一定要有司各德的生活，——有司法部的乾薪好筆，有舒服的住宅，不用自己加燈油，不用怕蚊子咬，也不用自己記住備點心，而點心也沒有老鼠來偷，——要這樣，才能夠談到創作！」

「那麼，依我說，不創作也就罷了。」夫人寬慰他。

「噢噢！你——你——」他跳了起來大叫，「哎，你爲什麼總是那樣不堅決呀！喂，得堅決一些，不行麼？還有明年呢？我不灰心呵！不過，先要把我的生活佈置好。能有司各德的那樣一半，哦，就是一半的一半罷，也就夠了，我有把握！」

於是他昂起頭想了一會兒，自言自語地微唱着說：

「難道社會就這樣不賣甯重一個意志堅決的天才麼？」

（選自泡沫）

## 秋 收

直到舊曆五月盡頭，老通寶那場病方才漸漸好了起來。除了他的媳婦四大娘到祖師菩薩那裏求過兩次「丹方」而外，老通寶簡直沒有吃過什麼藥；他就仗著他那一身愈窮愈硬朗的筋骨和病魔掙扎。

可是第一次離床的第一步，他就覺得有點不對了；兩條腿就同踏在棉花堆裏似的，軟軟地不得勁，而且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腰板挺直。「躺了那麼長久，連骨本都生了鏽了！」——老通寶不服氣地想著，努力想裝出還是少壯的氣概來。然而當他在洗臉盆的水中照見了自己的面相時，卻也忍不住歎一口氣了。那臉盆裏的面影難道就是他麼？那是高撐著兩根顴骨，一個瘦削的鼻頭，兩隻大廓落落的眼睛，而又滿頭亂髮，一部灰黃的絡腮鬍子，喉結就像小拳頭似的突出來；——這簡直七分像鬼呢！老通寶仔細看著，看著，再也忍不住那眼睜裏的淚水往臉盆裏直滴。

這是倔強的他近年來第一次淌眼淚。四五十年辛苦掙成了一份家當的他，素來就只崇拜兩件東西：一是菩薩，一是健康。他深切地相信：沒有菩薩保佑，任憑你怎麼刁鑽古怪，弄來的錢財到底是不「作肉」的；而沒有了健康，即便菩薩保佑，你也不能掙錢活命。在這上頭，老通寶所信仰的菩薩就是「財神」。每逢舊曆朔望，老通寶一定要到村外小橋頭那坐籠陋不堪的「財神堂」跟前磕幾個響頭，四十餘年如一日。然而現在一場大病把他弄得七分像鬼，這打擊就比兩子賣不起價錢還要厲害些。他覺得他這一家從此完了，再沒有翻身的日子。

「唉！總共不過隔了個把月，怎麼就變了樣子！」

望著那蹲在泥灶前吹火的四大娘，老通寶輕輕說了這麼一句。

沒有回答。蓬鬆著頭髮的四大娘頭臉幾乎要鑽進灶門去似的一股勁兒在那裏胡胡地吹。白煙瀰漫了一屋子，又從屋前屋後鑽出去，可是那半青的茅草不肯旺燃。十二三歲的小寶從稻場上跑進來，噲著那煙氣就咳起來了；一邊咳，一邊就嚷肚子餓。老通寶也咳了幾聲，抖顫着一對腿，走到那泥灶跟前，打算幫他的媳婦一手。但此時灶門前一亮，茅草燃旺了，接

着就有小聲兒的必刺必刺的爆響。四大娘加了幾根桑梗在灶裏，這才擡起頭來，卻已是滿臉淚水；不知道是爲了煩薰了眼睛呢，還是另有原因，總之，這位向來少說話多做事的女人現在也是淌眼淚。

公公和兒媳婦兩個，淚眼對看着，都沒有話。灶裏現在燃旺了，火舌頭抵到灶門外。那一片火光映得四大娘滿臉通紅。這火光，雖然掩過了四大娘臉上的菜色，可掩不過牠那消瘦。而且那發育很慢的小寶這時倚在他母親身邊，也是只剩了皮包骨頭，簡直像一隻猴子。這一切，老通寶現在是看得十分清楚，——他躺在那昏暗的病床上也會摸過小寶的手，也會覺得這孩子瘦了許多，可總不及此時他看的真切，——於是他突然一陣心酸，幾乎哭出聲來了。

「呀，呀，小寶，你怎麼的？活像是童子癆呢！」

老通寶氣喘喘地掙扎出話來，他那大廓落落的眼睛釘住了四大娘的面孔。

仍舊沒有回答，四大娘擦起那破洋布衫的大襟來抹眼淚。

鍋蓋邊嗚嗚地吹著白的蒸汽了。那汽裏還有一股香味。小寶坐到鍋子邊湊著那熱氣嗅了

「一會兒，就回轉頭掀起嘴巴，問他的娘道：

「又是南瓜！娘呀！你怎麼老是南瓜當飯喫！我要——我想喫白米飯呢！」

四大娘猛的抽出一條桑梗來，似乎要打那多嘴的小寶了；但終於只在地上鞭了一下，隨手把桑梗折斷，去對了灶門，別轉臉去不說話。

「小寶，不要哭；等你爺回來，就有白米飯喫。爺到你外公家去——托你外公借錢去了；借錢來就買米，燒飯給你喫。」

老通寶的一隻枯癯的手抖簌簌地摸著小寶的光頭，喃喃地說。他這話可不是撒謊。小寶的父親今天一早就上鎮裏找他岳父張財發，當真是爲的借錢，——好歹要揪住那張老頭兒做個「中人」向鎮上那專放「鄉債」的吳老爺「借轉」這麼五塊十塊錢。但是小寶卻覺得那仍舊是哄他的。足有一個半月了，他只聽得爺和娘商量著「借錢來買米」。可是天天喫的還不是南瓜和芋頭！講到芋頭，小寶也還有幾分喜歡；加點兒鹽燒熟了，上口也還香膩。然而那南瓜呀，鬆波波的，又沒有糖，怎麼能夠天天當正經喫？不幸是近來半個月每天兩頓總是老調的淡南瓜！小寶想起來就心裏要作嘔了。他含著兩泡眼淚望著他的祖父，肚子裏卻又在咕



咕地叫。他覺得他的祖父，他的爺，娘，都是硬心腸的壞人；他就盼望他的叔叔多多頭回來，也許這位野馬似的好漢叔叔又像上次那樣帶幾個小燒餅來偷偷地給他香一香嘴巴。

然而叔父多多頭已經有三天兩夜不會回家，小寶是記得很真的！

鍋子裏的南瓜也燒熟了，滋滋地叫響。老通寶揚開鍋蓋一看，那小半鍋的南瓜乾渣渣地沒有湯，靠鍋邊並且已經結成「南瓜鍋巴」了；老通寶眉頭一皺，心裏就抱怨他的兒媳婦太不知道儉省。羅忙以前，他家也會斷過米，也會燒南瓜當飯喫，但那時兩個南瓜就得對上一鍋子的水，全家連大帶小五個人湯瀉瀉地多喝幾碗也是一個飽；現在他纔只病倒了個把月，他們年青人就專往「浪費」這條路上跑，這還了得麼？他這一氣之下，居然他那灰青的面皮有點紅彩了。他抖抖簸簸地走到水缸邊正待舀起水來，想往鍋裏加，猛不防四大娘劈頭搶過去就把那乾渣渣的南瓜糊一碗一碗盛了起來，又啞著嗓子叫道：

「不要加水！就只我們三個，一頓喫完，晚上小寶的爺總該帶回幾升米來了！」——噯，小寶，今回的南瓜乾些，滋味好，你來多喫一碗罷！」

噯！噯！噯！四大娘手快，已經在那裏鏟著南瓜鍋巴了。老通寶氣得說不出話來，掙了

一碗南瓜就窺頭地鑽到廊簷口，坐在門檻上慢慢地嚼著，滿肚子是說不明白的不舒服。面前稻場上一片太陽光，金黃黃地纏得人們眼花。橫在稻場前的那條小河像一條銀帶，可是河水也淺了許多了，岸邊的幾枝水柳葉子有點發黃。河岸兩旁靜悄悄地沒個人影，連黃狗和小鷄也不見一隻。往常在這正午時分，河岸上總有些打水洗衣洗碗盪的女人和孩子，稻場上總有些剛喫過飯的男子銜著旱煙袋，蹲在樹底下，再不然，各家的廊簷口總也有些人像老通寶們的坐在門檻上喫嚼著談著，但現在，太陽光暖 and 地照著，小河的水靜悄悄地流著，這村莊卻像座空山了！老通寶纔只一個半月沒到廊簷口來，可是這村莊已經變化，他幾乎認不得了，正像他的小寶瘦到幾乎認不得一樣！

碗裏的南瓜糊早已嚼完了，老通寶瞪著一對大廓落落的眼睛望著那小河，望著那些隔河的冷寂的茅屋，一邊還在機械地嚼著。他也不去推測村裏的人爲什麼整夥兒不見面，他只覺得自己一病以後這世界就變了！第一是他自己，第二是他家裏的人，——四大娘和小寶，而最後，這是他所熟悉的生長之鄉。有一種異樣的悲酸沖上他鼻尖來了。他本能地放下那碗，雙手捧著頭，胡亂地想這想那。

他記得從長毛窩裏逃出來的祖父和父親常常說起「長毛」洗劫過（那叫做「打先風」龍）的村莊，就是沒半個人影子，也沒雞狗叫。今年新年裏東洋小鬼打上海的時候，村裏大家都嚷著「又是長毛來了」。但以後不是聽說又講和了麼？他在病中，也沒聽說「長毛」來。可是眼前這村莊的荒涼景象多麼像那「長毛打過先風」的村莊呀！他又記得他的祖父也常常說起，「長毛」到一個村莊，有時並不「開刀」，卻叫村裏人一塊兒跟去做「長毛」；那時，也留下一座空空的村莊。難道現在他這村裏的人也跟了去做「長毛」？原也聽說別處地方鬧「長毛」鬧了好幾年了，可是他這村裏都還是「好百姓」呀，難道就在他病中昏迷那幾天裏「長毛」已經來過了麼？這，想來也不像。

突然一陣脚步聲，在老通寶跟前跑過。老通寶出驚地擡起頭來，看見扁闊的面孔上一對豬眼睛正在對著他瞧。這是他家緊隣李恆生的老婆，那出名的浪管荷花！也是瘦了一圈，但正因為這瘦，反使荷花顯得俏些；那一對豬眼睛也像比往常討人歡喜，那眼光中混亂著同情和驚訝。但是老通寶立刻想起了春蠶時候自己家和荷花的宿怨來，並且他又覺得病後第一次看見生人面卻竟是這個「白虎星」那就太不吉利，他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趕快垂下頭去把

臉藏過了。

一會兒以後，老通寶再擡起頭來看時，荷花已經不見了，太陽光晒到他腳邊。於是他就想起這時候從鎮上回到村裏來的航船正該開船，而他的兒子阿四也許在那船上，也許已經借到了幾塊錢，已經買了米。他下意識地噙著舌頭了。實在他亦厭惡那老調的南瓜糊，他也想到了米飯就忍不住嚙口水。

「小寶！小寶！到阿爹這裏來罷！」

想到米飯，便又想到那餓瘦得可憐的孫子，老通寶揚著聲音叫了。這是他今天離了病床後第一次像個健康人似的高聲叫著。沒有回音。老通寶看看天空，第二次用盡力氣提高了嗓子再叫。可是出他意外，小寶卻從緊隣的荷花家裏跳出來了並且手裏拿著一個扁圓東西，看去像是小燒餅。這樣子似的小孩子跳到老通寶跟前，將手裏的東西沖著老通寶的臉一揚，很賣弄似的叫一聲「阿爹，你看，燒餅！」就慌忙塞進嘴裏去了。

老通寶忍不住也嚙下一口唾沫，嘴角邊也掠過一絲點羨的微笑；但立刻他放沉了臉色，輕聲問道：

「小寶——誰給你的？這——燒餅」

「荷——荷——」

小寶嘴裏塞滿了燒餅，說不出來。老通寶卻已經明白，他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他這時的心理很複雜：小寶竟去喫「誰人」的東西，真是太丟臉了！而且荷花家裏竟有燒餅，那又是什麼「天理」呀！老通寶恨得咬牙跺腳，可又不捨得打這可憐的小寶。這時小寶已經吞下了那個餅，就得意地說道：

「阿爹；荷花給我的。荷花是好人，她有餅！」

「放屁！」

老通寶氣得臉都紅了，舉起手來作勢要打。可是小寶不怕，又接着說：

「她還有呢！她是籬上攀來的。她說明天還要去粳米，白米！」

老通寶霍地站了起來，渾身發抖。一個半月沒有米飯下肚的他，本來聽得別人家有米飯就會眼紅，何況又是他素來看不起的荷花家！他鐵青了臉，粗暴地叫罵道：

「什麼希望！光景是做強盜搶來的罷！有朝一日捉去殺了頭，這纔是現世報！」

罵是罵了，卻是低聲的。老通寶轉眼賤着他的孫子，心理便籌算著如果荷花出來「門口」，怎麼應付，平白地誣人「強盜」，可不是玩的。然而荷花家意外地毫無聲響。倒是不識趣的小寶又做着鬼臉說道：

「阿爹！不是的！荷花是好人，她有燒餅，肯給我喫！」

老通寶的臉色立刻又灰白了。他不做聲，轉臉看見廊檐口那破舊的水車旁邊有一根竹竿，隨手就扯了過來。小寶一瞧神氣不對，撒腿就跑，偏偏又向荷花家鑽進去了。老通寶正待追趕，蓦地一陣頭暈眼花，兩腿發軟，就坐在泥地上，竹竿撒在一邊。這時候，隔河稻場上閃出一個人來，蹣跚那四塊木頭並排做成的雜形的「橋」，向着老通寶叫道：

「恭喜，恭喜！今天出來走動走動了！老通寶！」

雖則眼前還有幾顆黑星在那里飛舞，可是一聽那聲音，老通寶就知道那人是村裏的黃道士，他心裏就高興起來。他倆在村裏是一對好朋友，老通寶病時，這黃道士就是常來探問的一個。村裏人也把他倆看成一雙「怪物」；因為老通寶是有名的頑固，凡是帶着一個「洋」字的東西他就恨如「七世冤家」而黃道士呢，隨時隨地賣弄他在鎮上學來的幾句「斯文

話」，例如叫銅錢爲「孔方兄」，對人談話的時候總是「寶眷」「尊駕」那一套，村裏人聽去就彷彿是道士念咒，——因此就給他取了綽號：道士。可是老通寶卻就懂得這黃道士的「斯文話。」並且他常常對兒子阿四道，黃道士做種田人，真是「埋沒！」

當下老通寶就把一肚子牢騷對黃道士訴說道：

「道士！說來活活氣死人呢！我病了個把月，這世界就變到不像樣了！你看，村坊裏就傻長毛剛來「打過先風！」那母狗白虎屋，不知道到哪里去偷摸了幾個燒餅來，不爭氣的小寶見着嘴饞！道士，你說該打不該打？」

老通寶說着又抓起身邊那竹竿，撲撲地打着稻場上的泥地。黃道士一邊聽，一邊就學着鎮上城隍廟裏那「三世家傳」的測字先生的神氣，肩膀一搖一擺地點頭嘆氣。末後，他悄悄地說：

「世界要反亂呢！通寶兄你知道村坊裏人都幹什麼去了？——咳，喫大戶，搶米囤！是前天白淇浜的鄉下人做開頭，今天我們村坊學樣去了！令郎阿多也在內——可是，通寶兄，尊駕貴恙剛好，令郎的事，你只當不曉得罷了。哈哈，是我多嘴！」

老通寶聽得明白，眼睛一瞪，忽地跳了起來，但立刻像頭頂上碰到了什麼似的又軟癱在地下，嘴唇簌簌地抖了。喫大戶，搶米團麼？他心裏亂札札地又驚又喜；喜的是荷花那燒餅果然來路「不正」，他剛才一口喝個正着，驚的是自己的小孩子多多頭也幹那樣的事，「現世報」莫不要落到他自家身上。黃道士眯着一雙細眼睛，很害怕似瞧着老通寶，又連聲說道：「抱歉，抱歉！貴體保重要緊，要緊！是我嘴快闖禍了！目下聽說「上頭」還不想嚴辦，不礙事。回頭你警戒警戒令郎就行了！」

「咳，道士，不瞞你說，我一向看得那小畜生做人之道不對，老早就疑心是那「小長毛」冤鬼投胎，要害我一家！現在果然做出來了！——他不回來便罷，回來時我活埋這小畜生！道士，謝謝你，給我透個信；我真是嚇在鼓心裏呀！」

老通寶抖擻嘴唇恨恨地說，閉了眼睛，彷彿他就看見那冤鬼「小長毛」。黃道士料不到老通寶會「古板」到這地步，當真在心裏自悔「嘴快」了，況又聽得老通寶謝他，就慌忙接口說：

「豈敢，豈敢！舍下還有點小事，再會，再會，保重，保重！」



像逃走似的，黃道士轉身就跑，撒下老通寶一個人坐在那裏癡想。太陽晒到他頭面上了，——很有些威力的太陽，他也不覺得熱，他只把從祖父到父親口傳下來的「長毛」故事，顛倒地亂想。他又想到自身親眼見過的光緒初年全縣鄉下人大規模的「鬧漕」，立刻幾顆血淋淋的人頭掛在他眼前了。他的一貫的推論於是就迷到了。「造反有好處，『長毛』應該老早就得了天下，可不是麼？」

現在他覺得自己一病以後，世界當真變了！而這「一變」，在剛從小康的自耕農破產，並且幻想還是極強的他，想起來總是害怕！

到太陽落山的時候，老通寶的兒子阿四回家了。他並沒借到錢，但居然帶來了三斗米。「吳老爺說沒有錢。面孔很難看。可是後來他發了善心，賒給我三斗米。他那米店裏囤著百幾十担呢！怪不得鄉下人沒飯喫！今天我們賒了三斗，等到下半年田裏收起來，我們就要還他五斗糙米！這還是天大的情面！有錢人總是越拌越多！」

阿四陰沉沉地說著，把那三斗米分裝在兩個鬚裏，就跑到屋子後邊那半舊的豬棚跟前和老婆囁囁咕咕講「私房話」。老通寶悶悶地望著豬棚邊的兒子和兒媳，又望望那兩口米鬚，覺

得今天阿四的神氣也不對，那三斗米的來路也就有點不明不白。可是他不敢開口追問。剛才爲了小兒子多多頭的「不學好」，老通寶和四大娘已經吵過架了。四大娘罵他「老糊塗」，並且取笑他：「好，好！你去告多多頭叛逆，你把他活埋了。人家老爺們就會賞賜你一隻金元寶罷！」老通寶雖然拿出「祖傳」的聖賢人的大道理——「人窮了也要有志氣」這句話來，卻是毫無用處。「志氣」不能當飯喫，比南瓜還不如！但老通寶因這一番吵鬧就更加心裏重了。他知道兒子阿四儘管「忠厚正派」，卻是耳根太軟，經不得老婆的慫恿。而現在，他們躲到豬棚邊密談了！老通寶恨得牙癢癢地，沒有辦法。他遠遠地望著阿四和四大娘，他的思想忽又落到那半替的豬棚上。這是五六年前他親手建造的一個很像樣的豬棚，單稱木料，也化了十來塊錢呢；可是去年這豬棚就不會用，今年大概又沒有錢去買小豬，當初這道棚也會請教過風水先生，真料不到如今這麼「背時！」

老通寶的一肚子怨氣就都呵在那豬棚上了。他抖擻顛地向阿四他們走去，一面走，一邊叫道：

「阿四！前回聽說小陳老爺要些舊木料。明天我們拆這豬棚賣給他罷！倒糶的東西，養

不起猶，擺在這里幹麼！」

噙噙地密談着的兩個人，都轉過臉兒來了。薄暗中看見四大娘的臉異常興奮，額骨上一片紅。她把嘴脣一破，就回答道：

「值得幾個錢呢！這些爛木頭，小陳老爺也不見得要！」

「他要的！我的老面子，我們和陳府上三代的來往，他怎麼好說不要！」

老通寶吵架似的說，整個的「光榮的過去」，忽又回到他眼前來了。和小陳老爺的祖父有過共患難的關係，（長毛窩裏一同逃出來，）老通寶的祖父在陳府上是很有面子的；就是老通寶自己也還受到過分的優待，小陳老爺有時還叫他「通寶哥」呢！而這些特殊的遭遇，也就是老通寶的「馴良思想」的根基。

四大娘不再說什麼，撇著嘴就走開了。

「阿四，到底多多頭幹些什麼，你說！……打量我不知道麼？等我斷了氣，這纔不來管你們！」

老通寶觀着四大娘走遠了些，就突然轉換話頭，氣吼吼地看著他的大兒子。

一隻烏鴉停在屋脊上對老通寶父子倆啞啞地叫了幾聲。阿四隨手拾起一塊碎瓦片來趕走那烏鴉，又吐了口唾沫，搖著頭，卻不作聲。他怎麼說，而且說什麼好呢？老子的話是這樣的。老婆的話卻又是一個樣子，兄弟的話又是第三個樣子。他這老實人，聽聽全有道理，卻打不起主意。

「要殺頭的呢！滿門抄斬！我見過得多！」

「那——殺得完這許多麼？」

阿四到底開口了，懦弱地反對著老子的意見。但當他看見老通寶兩眼一瞪，額上青筋直爆，他就轉口接著說道：

「不要緊！阿多去趕熱鬧罷哩！今天他們也沒到鎮上去——」

「熱你的昏！黃道士親口告訴我，難道會誤？」

老通寶咬著牙齒罵，心裏斷定了兒子媳婦跟多多頭全是一夥了。

「當真沒有。黃道士，絲瓜纏到豆蔓裏！他們今天是到東路的楊家橋去。老太婆女人打頭，男人就不過幫著搖船。多多頭也是幫她們搖船！不瞞你！」

阿四被他老子追急了，也就顧不得老婆的叮囑，說出了真情實事。然而他還藏着兩句要緊話，不肯洩漏，一是幫着搖船的多多頭在本村裏實在是領袖，二是阿四他本人也和老婆商量過，要是今天借不到錢，量不到米，明天阿四也幫她們「搖船」去。

老通寶似信非信地釘住了阿四看，暫時沒有話。

現在天色漸漸黑下來了，老通寶家的煙窗裏開始冒白煙，小寶在前面屋子裏唱山歌。四大娘的聲音喚着：「小寶的爺！」阿四趕快應了一聲，便離開他老子和那豬棚；卻又站住了，鬆一口氣似的說道：

「眼前有這三斗米十天八天總是夠喫的了；晚上等多多頭回來，就叫他不要再去幫他們搖船罷！」

「這豬棚也要拆的。擺在這裏，風吹雨打，白糟塌壞了！拆下來便底也變得幾個錢。」老通寶又提到那豬棚，言外之意彷彿就是：還沒到山窮水盡，何必幹那些犯「王法」的事呢！接着他又用手指敲着那豬棚的木頭，像一個老練的木匠考查那些木頭的價值。然後，他也踱進屋子去了。

這時候，前面稻場上也響動了人聲。村裏「出去」的人們都回來了。小寶像一隻水老鼠蹿了出去找他的叔叔多多頭。四大娘慌慌忙忙的塞了一大把桑梗到灶裏，也就趕到稻場上，打聽「新聞」。灶上的鍋蓋此時也開始吹熱汽，噼噼地。現在這熱汽裏是帶着真實的米香了，老通寶嗅到了只是噁口水。他的肚子裏咕咕地叫了起來。但是他的腦子裏卻忙着想一些別的事。他在計算怎樣「教訓」那野馬似的多多頭，並且怎樣去準備那很快就來到的「田裏生活」。在這時候，在這村裏，想到一個多月後的「田裏生活」的，恐怕就只有老通寶他一個！

然而多多頭並沒回來。還有隔河對鄰的陸福慶也沒有回來。據說都留在楊家橋的農民家裏過夜，打算明天再幫着「搖船」到鴨嘴灘，然後聯合那三個村坊的農民一同到「鎮上」去。這個消息，是陸福慶的妹子六寶告訴了四大娘的。全村坊的人也都興奮地議論這件事。卻沒有人去告訴老通寶。大家都知道老通寶的脾氣古怪。

「不回來倒乾淨！地痞胚子！我不認賬這個兒子！」

喫晚飯的時候，老通寶似乎料到了幾分似的，看着大兒子阿四的臉，這樣罵起來了。阿

四噙着嘴巴不閉腔。四大娘朝老頭子橫了一眼，鼻子裏似乎哼了一聲。

這一晚上，老通寶睡不安穩。他一合上眼，就是夢，而且每一個夢又是很短，而且每一個夢完的時候，他總像被人家打一棍似的在牀上跳醒。他不敢再睡，可是他又倦得很，他的眼皮就像有千斤重。朦朧中他又聽得阿四他們牀上噤噤咕咕有些聲音；他以為是阿四夫婦倆枕頭邊說體己話，但突然他渾身一跳，他聽得阿四大聲嚷道：

「阿多頭！爹要活埋你呢！……咳，你這話怕不對麼！老頭子不懂時勢！可是會不會迷天大罪都叫你一個人去頂，人家到頭來一個一個都溜走？……」

這是夢話呀！老通寶聽得清楚時，渾身汗毛直豎，眼睛也睜得大大的。他撐起上半身，叫了一聲：

「阿四！」

沒有回答。孫子小寶在夢中笑了起來。四大娘脣舌不清地罵了一句。接着是床板響，接着又是鼾聲大震。

現在老通寶睡意全無，睜眼看着着黑暗的虛空，滿肚子的胡思亂想。他想到三十年前的

「黃金時代」，家運日日興隆的時候；但現在除了一疊舊賬簿而外，他是什麼也沒剩。他又想起本年「蠶花」那樣熟，卻反而賠了一塊桑地。他又想起自己家從祖父下來代代「正派」、老陳老爺在世的時候是很稱讚他們的，他自己也是從廿多歲起就死心塌地學着鑽上老爺們的「好樣子」——雖然捏鋤頭柄，他「志氣」是有的，然而現在他落得個什麼呢？天老爺沒有眼睛！並且他最想不通的，是天老爺還給他阿多頭這業種。難道隔開了五六十年，「小長毛」的冤魂還沒轉世投胎麼？——於是突然間老通寶冷汗直淋，全身發抖。天哪！多多頭的行經活像個「長毛」呢！而且，而且老通寶猛又記起四五年前鬧着什麼「打倒土豪劣紳」的時候，那多多頭不是常把家裏藏着的那把「長毛刀」掙出來玩麼？「長毛刀！」這是老通寶的祖父從「長毛營盤」逃走的時候帶出來的；而且也就是用這把刀殺了那巡路的「小長毛！」可是現在，那阿多頭和這刀就像夙世有緣似的！

老通寶什麼都想到了，而且愈想愈怕。只有一點，他沒有想到，而且萬萬料不到；這就是正當他在這裏咬牙切齒恨着阿多頭的時候，那邊楊家橋的一二十戶農民正在阿多頭和陸慶福的領導下，在黎明的濃霧中，向這裏老通寶的村坊進發！而且這裏全村坊的農民也在興奮



的期待中做了一夜熱鬧的夢，而此時夢回神清，正也打算起身來迎接楊家橋來的一夥人了！

魚肚白從土壁的破洞裏鑽進來了。稻場上的麻雀噪也聽得了。噤，噤，噤！全村坊僅存的一隻雄鷄——黃道士的心肝寶貝，也在那裏啼了。噤噤——噤！遠遠地傳來的聲音有點像是女人哭。

老通寶這時忽然又朦朧睡去；似夢非夢的，他看見那把「長毛刀」亮晶晶地在他面前掄。俄而那刀柄上多出一隻手來了！順着那手，又見了栗子肌肉的臂膊，又見了濃眉毛圓眼睛的一張臉了！正是那多多頭！「呸！——」老通寶又怒又怕地喊了一聲，從牀上直跳起來，第一眼就看見屋子裏全是亮光。四大娘已經在那裏燒早粥，灶門前火焰活潑地跳躍。老通寶定一定神，爬下牀來時，猛又聽得外邊稻場上入聲像陣頭風似的捲來了。接着，鏗鏗鏗！是鐸聲。

「誰家火起麼？」

老通寶一邊問，一邊就跑出去。可是到了稻場上，他就完全明白了。稻場上的情形正和他親身經過的光緒初年間的「鬧漕」一樣。楊家橋的人，男男女女，老太婆小孩子全有，烏

黑黑的一簇，在稻場上走過。「出來！一塊兒去！」他們這樣亂烘烘地喊着。而且多多頭也在內！而且是他敲鑼！而且他猛的搶前一步，跳到老通寶身前來了！老通寶臉全紅了，眼裏冒起火來，劈面就罵道：

「畜生！殺頭胚！……」

「殺頭是一個死，沒有飯喫也是一個死！去罷！阿四呢？還有阿嫂？一夥兒全去！」

多多頭笑嘻嘻地回答。老通寶也沒聽清，拾起拳頭就打。阿四卻從旁邊鑽出來，攔住老子和兄弟中間，慌慌忙忙叫道：

「阿多弟！你聽我說。你也不要去了。昨天賒到三斗米。家裏有飯喫了！」

多多頭的濃眉毛一跳，臉色略變，還沒出聲，突然從他背後跳出一個人來，正是那陸福慶，一手推開了阿四，哈哈笑着大叫道：

「你家裏有二斗米麼？好呀！楊家橋的人都沒喫早粥，大家來罷！」

什麼？「喫」到他家來了麼？阿四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楊家橋的人發一聲喊，已經擁上來，已經闖進阿四家裏去了。老通寶就同心頭割去了塊肉似的，狂喊一聲，忽

然眼前烏黑，腿發軟，就蹲在地下。阿四像瘋狗似的撲到陸福慶身上，夾脖子亂咬，帶哭的聲音哼哼唧唧罵着。陸福慶一面招架，一面急口喝道：

「你發昏麼？算什麼！——四阿哥！聽我講明白！咳！阿多！你看！」

突然阿四放開陸福慶，轉身揪住了多多頭，一邊打，一邊哭，一邊曬：

「毒蛇也不喫窩邊草！你引人來喫自家了！你引人來喫自家了！」

阿多被他哥哥抱住了頭，只能荷荷地哼。陸福慶想扭開他們也不成功。老福寶坐在地上大罵。幸而來了陸福慶的妹子六寶，這邊幫着拉開了阿四。

「你有門路，賒得到米，別人家沒有門路，可怎麼辦呢？你有米喫，就不去，人少了，事情弄不起來，怎麼辦呢？——嘿！不是白喫你的！你也到鎮上去，也可以分到米呀！」

多多頭喘着氣，對他的哥哥說。阿四這時像一尊木偶似的蹲在地下出神。陸福慶一手擦着頸脖子上的咬傷，一手拍着阿四的肩膀，也說道：

「大家講定了的：東村坊誰有米，就先吃誰，吃光了同到鎮上去！四阿哥！怪不得我！大家講定了的！」

「長毛也是不這樣不講理的，沒有這樣蠻！」

老通寶倒底也弄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就輕聲罵着，卻不敢看着他們的臉，只把眼睛望住了地下。同時他心裏想道：好哇！到鎮上去！到鎮上去吃點苦頭，這纔叫做現世報，老天爺有眼！那時候，你們纔知道老頭子的一把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罷！

這時候，楊家橋的人也從老通寶家裏回出來了，嚷嚷鬧鬧的捧着那兩個米甕。四大娘披散着頭髮，追在米甕後面，一邊哭，一邊叫：

「我們自家吃的！自家吃的！你們連自家吃的都要搶麼？強盜！殺胚！」

誰也不去理她。楊家橋的人把兩個米甕放在稻場中央，就又鈔起鐮來。六寶下死勁把四大娘拉開，吵架似的大聲喊着，想叫四大娘明白過來：

「有飯大家吃！你懂麼？有飯大家吃！誰叫你磕頭叫饒去賒米來呀？你有地方賒，別人家沒有呀！別人都餓死，就讓你一家活麼？噓，噓！號天號地哭，像死了老公呀！大家吃了你的，回頭大家還是幫你要回來！哭什麼呀！」

蹲在那裏像一尊木偶的阿四這時忽然嘆一口氣，跑到他老婆身邊，好像勸慰又好像抱怨

似的說道：

「都是你出的主意！現在落得一場空！有什麼法子？跟他們一夥兒去罷！天塌壓大家！」不知道從那里弄來的兩口大鍋子，已經擺在稻場上了。東村坊的人和楊家橋的人合在一起，忙著淘米燒粥。清早的濃霧已散，金黃的太陽光斜射在稻場上，晒得那些菜色的人臉兒都有點紅噴噴了。在那小河的東端。水深而且河面闊的地點，人家擺開五六條赤膊船，船上人興高烈采地唱着山歌。就是這些船要載兩個村莊的人向鎮上去的！

老通寶蹲在地上不出聲，用毒眼望住那夥人嚶嚶鬧鬧地吃了粥，又嚶嚶鬧鬧地上船開走。他像做夢似的望著望着，他望見使勁搖船的阿多頭，也望見哭喪臉的阿四和四大娘——現在她和六寶談得很投契似的；他又望見那小寶姑站在船梢上，站在阿多頭旁邊，學着搖船的姿勢。

然後，像夢裏醒過來似的，老通寶猛跳起身，沿着那小河灘，從東頭跑到西頭。爲什麼要這樣跑，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他只覺得心口裏有一團東西塞住，非要找一個人談一下不可而已。但是全村坊靜悄悄地沒有人影，連小孩子也沒有。

終於當他沿着河灘從西頭又跑到東頭的時候，他看見隔河也有一個人發瘋似的迎面跑來。最初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孔，——那人頭上包着一塊白布。但在那四根木頭的小橋邊，他看明白那人正是黃道士的時候，他就覺得心口一鬆，猛喊道：

「長毛也不是那們不講理！記住！老子一把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的！到鎮上去吃苦頭！他們這夥殺胚！」

黃道士也站住了。好像不認識老通寶似的，這黃道士端詳了半晌，這纔帶着哭聲說：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告訴你，我的老雄鷄也被他們吃了，豈有此理！」

「殺胚！——你說一隻老雄鷄麼？算什麼！人也要殺麼！殺，殺，殺胚！」

老通寶一邊嚷，一邊就跑回家去。

當天晚上全村坊的人都安然回來，而且每人帶了五升米。這使得老通寶十分驚奇。他覺得鎮上的老爺們也不像「老爺」了；怎麼看見三個村坊一百多鄉下人闖到鎮裏來，就怕得什麼似的趕快「講好」，派給每人半斗米？而且因為他們「老爺」太乏，竟連他老通寶的一把年紀也活到狗身上去！當真這世界變了，變到他想來想去想不通，而多多頭他們耀武揚威！

### 三

現在「搶米團」的風潮到處勃發了。周圍二百里內的十多個小鄉鎮上，幾乎天天有飢餓的農民「聚眾滋擾」。那幾鄉鎮上的紳士們覺得農民太不識趣，就把慈悲面孔擦開，打算「維持秩序」了。於是縣公署，區公所，乃至鎮商會，都發了堂皇的六言告示，曉諭四鄉：不准搶米團，喫大戶，有話好好兒商量。同時地方上的「公正」紳士又出面請當商和米商顧念「農艱」，請他們虧些「血本」，開個方便之門，渡過眼前那恐慌。

可是紳士們和商人們還沒議定那「方便之門」應該怎麼一個辦法，農民的肚子已經餓得不耐煩了。六言告示沒有用，從團董變化來的村長的勸告也沒有用，「搶米團」的行動繼續擴大，而且不復是百來人，五六百，上千了！而且不復限於就近的鄉鎮，却是用了「遠征軍」的形式，向城市裏來了！

離開老通寶的村坊約有六十多里遠的一個繁盛的市鎮上就發生了飢餓的農民和軍警的衝突。軍警開了「朝天槍。」農民被捕了幾十。第二天，這市鎮就在數千憤怒農民的包圍中和鄰近各鎮失了聯絡。

這被圍的市鎮不得不首先開了那「方便之門」。這是簡單的三條：農民可以向米店除米，到秋收的時候，一石還一石；當舖裏來一次免息放贖；鎮上的商會籌措一百五十擔米交給村長去分發。紳商們很明白目前這時期只能堅守那「大事化爲小事」的政策，而且一百五十擔米的損失又可以分攤到全鎮的居民身上。

同時，省政府的保安隊也開到常通樞紐的鄉鎮上保護治安了。保安隊與「方便之門」雙管齊下，居然那「搶米團」的風潮漸漸平下去；這時已經是陰曆六月底，農事也迫近到眉毛梢了。

老通寶一家總算仰仗那風潮，這一晌來天天是一頓飯，兩頓粥，而且除了風潮前阿四賒來的三斗米是冤枉債而外，竟也沒有添上什麼新債。但是現在又要種田了，阿四和四大娘覺得那就是強迫他們把債台再增高。

老通寶看見兒子媳婦那樣懶懶地不起勁，就更加暴躁。雖則一個多月來他的「威望」很受損傷，但現在是又要「種田」而不是「搶米」，老通寶便像亂世後的前朝遺老似的，自命爲重整殘局的識途老馬。他朝朝暮暮在阿四和四大娘跟前嘵嘵不休地講著田裏的事，講他自己少



壯的時候怎樣勤奮，講他自己的老子怎樣永不灰心地做着，做着，終於創立了那份家當。每逢他到田裏去了一趟回來，就大聲喊道：

「明天，後天，一定要分秧了！阿四你鬼迷了麼。還不算肥料？」

「上年還剩下一包肥田粉在這里呀！」

阿四有氣無力地回答。突然老通寶跳了起來，惡狠狠地看定了他的兒子說：

「什麼肥田粉！毒藥！洋鬼子害人的毒藥！我就知道祖宗傳下來的豆餅好，豆餅力道長！肥田粉吊過了壯氣，那田還能用麼？今年一定要用豆餅了！」

「那來的錢去買一張餅呢？就是剩下那包粉，人家也說隔年貨會走掉了力，總得攪一半新的；可是買粉的錢也沒有法子想呀！」

「放屁！照你說，就不用種田了！不種田，喫什麼，用什麼，拚什麼來還債？」

老通寶跳着脚咆哮，手指頭戳到阿四的臉上。阿四苦着臉嘆氣。他知道老子的話不錯，他們只有在田裏打算半年的衣食，甚至還債；可是他近來的經驗又使他知道借了債來做本錢種田，簡直是替債主做牛馬，——牛馬至少還能喫飽，他一家却是喫不飽。「還種什麼田！」

白忙！」——四大娘也時常這麼說。他們夫婦倆早就覺得多多頭所謂「鄉下人欠了債就算一世完了」這句話真不錯，然而除了種田有別的活路麼？因此他們夫婦倆最近的決議也不過是：決不爲了種田要本錢而再借債。

看見兒子總是不作聲，老通寶賭氣，說是「不再管他們的賬」了。當天下午他就跑到鎮裏，把兒子的「敗家相」告訴了親家張老頭兒，又告訴了小陳老爺，兩位都勸老通寶看破些，「兒孫自有兒孫福」。那一天，老通寶就住在鎮上過夜。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小陳老爺剛剛抽足了鴉片打算睡覺，老通寶突然來借錢了。數目不多，一張豆餅的代價。一心想睡覺的小陳老爺再三推托不開，只好答應出面到豆餅行去賒。

豆餅拿到手後，老通寶就回家，一路上有說有笑。到家後他把那餅放在廊簷下，却板起了臉孔對兒子媳婦說：

「死了纔不來管你們呀！什麼債，你們不要多問，你們只替我做！」

春霖時期的幻想現在又在老通寶的倔強的頭腦裏蓬勃發長，正和田裏那些秧一樣。天天是金黃色的好太陽微微的風，那些秧就同有人在那里拔似的長得非常快。河裏的水却也飛快

她往下縮。水車也拿出來擺在埂頭了。阿四一個人忙不過來。老通寶上去踏了十多轉就覺得腰酸腿重氣喘。「哎！」歎了一聲，他只好爬下來，讓四大娘上去接班。

稻發瘋似的長起來，也發瘋似的要水喝。每天的太陽却又像火龍似的把河裏的水一寸一寸地喝乾。村坊裏到處嚷着「水車上要人，」到處拉人幫忙踏一班。荷花家今年只種了些雜糧，她和她那不聲不響的可憐相的丈夫是比較空閒的，人們也就忘記了荷花是「白虎星，」三處四處拉他們夫婦倆走到車上替一班。陸福慶今天退了租，也是空身子，他們兄妹倆就常常來幫老通寶家。只有那多多頭，因為老通寶死不要見他，村裏很少來；有時來了，只去幫別人的忙。

每天早上人們起來看見天像一塊青石板似的晴朗，就都皺了眉頭。偶而薄暮時分天空有幾片白雲，全村的人都歡呼起來。老太婆眯着老花眼望着天空唸佛。但是一次一次只是空高興。扣到一個足月，也沒下過一滴雨呀！

老通寶家的田因為地段高，特別困難。好容易從那乾涸的河裏車起了渾濁的泥水來，經過那六七丈遠的溝，便被那燥渴的泥土截收了一半。田裏那些壯健的稻梗就同患了貧血症似

的一天一天見得黃萎了。老通寶看着心疼，急得搓手跺腳沒有辦法。阿四哭喪着臉不開口。四大娘冷一句熱一句抱怨；咬定了今年的收成是沒有巴望的了，白費了人工，而且多欠出一張豆餅的債！

「只要有水，今年的收成怕不是上好的！」

老通寶聽到不耐煩的時候，軟軟地這樣回答。四大娘立刻叫了起來的：

「呀！水，水！這點子水，就好比我們的血呀！一古腦兒只有我和阿四，再搭上陸家哥哥妹妹的倆算一個，三個人能有多少血？磨了這個把月，也乾了呀！多多頭是一個生力。你又不要他來！呀——呀——」

「當真叫多多頭來罷！他比得上一條牛！」

阿四也搶着說，對老婆奪了一下嘴巴。

老通寶不作聲，吐了一口唾沫。

第二天，多多頭嬉笑嘻嘻地來幫着踏車了。可是已經太遲。河水乾到只剩河中心的一泓，阿四他們接了三道屏，這纔掣得到水頭，然而半天以後就不行了，任憑多多頭力大如

牛，也車不起水來。靠西邊，離開他們那水車地位四五丈遠，水就深些，多多頭站在那里沒到腰。可是那邊沒有埂頭，沒法排水車。如果晚上老天不下雨，老通寶家的稻就此完了。

不單是老通寶家，村裏誰家的田不是三五天內就要乾裂的像龜甲呀！人們爬到高樹上向四下裏張望。青天石板似的一個天，簡直沒有半點雲彩。

唯一的辦法是到鎮上去租一架「洋水車」來救急。老通寶一聽到「洋」字，就有點不高興。況且他也不大相信那洋水車會有那麼大的法力。去年發大水的時候，鄰村的農民租用過那洋水車。老通寶雖未目睹，却會聽得那愛管閒事的黃道士嘖嘖稱羨。但那是「踏大水車」呀，如今却要從半里路外，吸水過來，怕不靈罷？正在這樣懷疑着的老通寶還沒開口，四大娘却先憤憤地叫了起來：

「洋水車倒好，可是租錢呢？沒有錢呀！聽說踏滿一月田就要一塊多錢！」

「天老爺顯靈。今晚日落一場雨，就好了！」

老通寶也決定了主意了。他急急忙忙跑到村外小橋頭那座簡陋不堪的「財神堂」前磕了許多響頭，許了大大的愿心。

這一夜，因為無水可車，阿四他們倒呼呼地睡了一個飽。老通寶整夜沒有合眼。聽見有什麼簌簌的響聲，便以為是在下雨了，他就一踏破爬起来，到廊檐口望着天。並沒有雨，但也沒有星，天是一張灰色的臉。老通寶在失望之下還有點希望，於是又跪在地下禱告。到他第三次這樣爬起牀來探望的時候，東方已經發白，他就跑到田裏去看他那寶貝的稻。夜來露水是有的，稻比白天在驕陽下稍稍顯得青健。但是田裏的泥土已經乾裂，有幾處簡直把手指頭壓上去不覺得軟。老通寶心跳得卜卜地響。他知道過一會兒來了太陽光一照，這些稻準定是沒有命的，他一家也就沒命了。

他回到自家門前的稻場上。一輪血紅的太陽正在東方天邊探出頭來。稻場前那差不多乾到底的小河長滿了一身的野草。本村坊的人又利用那河灘種了些玉蜀黍，現在都像人那樣高了。五六個人站在那玉蜀黍旁邊吵架似的嚷着。老通寶惘然走過去，也站在那夥人旁邊。他們都是村裏人，正在商量大家打夥兒去租用鎮上那條「洋水車」。他們中間一個叫做李老虎的說：

「要租，就得趕快！洋水車天天有生意。昨天晚上說是今天還沒定出，你去遲了就撲一個

空，那不是糟糕？老通寶，你也來一股罷？」

老通寶瞪着眼發怔，好像沒有聽明白。有兩個念頭填滿了他的心，使他說不出話來；一個是怕的「洋水車」也未必靈，又一個是沒有錢。而且他打算等別人用過了洋水車，當靈，然後他再來試一下。錢呢，也許可以欠幾天。

這天上午，老通寶和阿四他們就像守着一個沒有希望的病人似的在圩頭下埂頭上來來回回打磨旋。稻是一刻比一刻「不像」了，最初垂着頭，後來就折腰，田裏的泥土噴噴地發出燥裂的歎息。河裏已經無水可車，村坊裏的人全都閉着。有幾個站在村外的小橋上，焦灼地望着那還沒見來的醫稻的郎中，——那洋水車！

正午時分，毒太陽就同火燙一般，那些守在小橋上的人忽然發一聲喊：來了！一條小船上裝着一付機器，——那就是洋水車！看去並沒什麼出奇的地方，然而這東西據說抽起水來就比七八個壯健男人還厲害。全村坊的人全出來觀看了。老通寶和他的兒子也在內。他們看見那裝着機器的船並不擁岸，就那麼着泊在河心，却把幾丈長臂膊粗的發亮的軟管子拖到岸上，又擱在田橫埂頭。

「水就從這管口裏出來，灌到田裏！」

管理那軟管子的鎮上人很查弄似的對旁邊的鄉下人說。

突然，那船上的機器發喘似的叫起來。接着 咕的一聲，第一口水從軟管子口裏吐出來了，於是就汨汨地直瀉，一點也不為難。村裏人看着，嚷着，笑着，忘記了這水是要化錢的。

老通寶站得略遠些，瞪出了眼睛，注意地看着。他以為船上那突突地響着的傢伙裏一定躲着什麼妖怪，——也許就是鎮上土地廟前那池潭裏的泥鰍精，而水就是泥鰍精吐的涎沫，而且說不定到晚上這泥鰍精又會悄悄地來把牠此刻所吐的涎沫收回去，於是明天鎮上人再來騙錢。

但是一切的狐疑始終敵不住那綠汪汪的水的誘惑。當那洋水車灌好了第二片田的時候，老通寶決定主意請教這「泥鰍精」，而且決定主意夜裏拿着鋤頭守在田邊，防那泥鰍精來偷回牠的唾沫。

他也不和兒子媳婦商量，逕拉了黃道士和李老虎做保人，擔保了二分月息的八塊錢，就



取得船上人的同意，也叫那軟管子到他田裏放水去了。

太陽落山的時候，老通寶的田裏平鋪着一寸深的油綠綠的水，微風吹着，求皺的像老太婆的臉。老通寶看着很快活，也不理四大娘的嘵嘵叨叨聒着「又是八塊錢的債！」八塊錢誠然不是小事，但收起來不是可以賣十塊錢一擔麼？去年糙米也還賣到十一塊半呀！整個的幻想又在老通寶心裏復活。

阿四仍然擺着一張哭喪臉，呆呆地對田裏發怔。水是有了，那些稻依然垂頭彎腰，沒有活態。水來得太遲，這些嬌嫩的稻已經被太陽曬脫了力。

「今晚上用一點肥田粉，明後天就會好起來。」

忽然而多頭的聲音在阿四耳邊響。阿四心就一跳。可不是，還有一包肥田粉，沒有用過呀！現在是用當其時了。用完了地裏的壯氣麼？管他的！但是猛不防老通寶在那邊也聽得多頭那句話，這老頭子就像瘋老虎似的撲過來喊道：

「毒藥！小長毛的冤鬼，殺胚！你要下毒藥麼？」

大家勸着，把老通寶拉開。肥田粉的事，就此不提了。老通寶忿怒未息地對阿四說：

「你看！過一夜，就會好的！什麼肥田粉，毒藥！」

於是既怕那泥鯁精來收回唾液，又怕阿四他們偷偷地下去肥田粉，這一夜裏，老通寶抵死也要在田塍上看守了。他肯輕易傳授他的「獨得之秘」，他不說是防着泥鯁精，只說恐怕多多頭串通了阿四還要來胡鬧。他那頑固是有名的！

一夜平安過去了，泥鯁精並沒來收回牠的水，阿四和多多頭也沒胡鬧。可是那稻照舊奄奄無生氣，而且有幾處比昨天更壞。老通寶疑感是泥鯁精的唾液到底不行，然而別人家田裏的稻都很青健。四大娘嘆得滿天紅，說是「老柳塗斷送了一家的性命」。老通寶急得臉上泛成豬肝色。陸得慶勸他用肥田粉試試看，或者還中用。老通寶呆瞪着眼睛只不作聲。那邊阿四和多多頭早已拿出肥田粉來撒布了。老通寶別轉臉去不願意看。

以後接連兩天居然沒有那漫得皮膚上起泡的毒太陽。田裏水還有半寸光景。稻又生青壯健起來了。老通寶還是不肯承認肥田粉的效力，但也不再說是毒藥了。陰天以後又是蕭索索的小雨。雨過後有微溫的太陽光，稻更長得有精神了，全村坊的人都鬆一口氣，現在有命了：天老爺還是生眼睛的！

接着是涼爽의 秋風來了。四十多天的亢旱酷熱已成為過去的噩夢。村坊裏的人全有喜色。經驗告訴他們這收成不會壞。「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的老通寶更斷言着「有四擔米的收成，」是一個大熟年！有時他小心地撫着那沉甸甸下垂的稻穗，便幻想到也許竟有五擔的收成，而且粒粒穀都是那麼壯實！

同時他的心裏便打着算盤：少些說，是四擔半罷，他總共可以收這麼四十擔；完了八八六擔四的租米，也剩三十來擔；十塊錢一擔，也有三百元，那不是他的債清了一大半？他覺得十塊錢一擔是最低的價格！

只要一次好收成，鄉下人就可以翻身，天老爺到底是生眼睛的！

但是鎮上的商人卻也生着眼睛，他們的眼睛就只看見自己的利益，就只看見銅錢，稻還沒有收割，鎮上的米價就跌了！到鄉下人收穫他們幾個月辛苦的生產，把那粒粒壯實的穀打落到稻甯的時候，鎮上的米價飛快地跌到六元一石！再到鄉下人不怕眼睛瞎的時候，鎮上的米價跌到一擔糙米只值四元！最後，鄉下人挑了糙米上市，就三元一擔也不容易出脫！米店的老板冷冷地看着突然哭喪着臉的鄉下人，愛理不理似的冷冷地說：

「這還是今天的盤子呀！明天還要跌！」

然而討債的人卻川流不絕地在村坊裏跑，淘淘然騷着罵着。請他們收米罷？好的！糖米兩元九角，白米三元六角！

老通寶的幻想的肥皂泡整個兒爆破了！全村坊的農民哭着，嚷着，罵着。「還種什麼田！白辛苦了一陣子，還欠債！」——四大娘發瘋似的見到人就說這一句話。

春蠢的慘痛經驗作成了老通寶一場大病，現在這秋收的慘痛經驗便送了他一條命。當他斷氣的時候，舌頭已經僵硬不能說話，眼睛卻還是明朗朗的；他的眼睛看着多多頭，似乎說：「真想不到你是對的！真奇怪！」

（選自申報月刊）

## 微波

午飯擺好了，一碗紅燜肉，一盤魚，兩個碟子：紫陽觀的醬菜和油燜筍。李先生戴上了不大鏢的老光眼鏡走近飯桌的時候，燒飯娘姨又送上滿滿的一盤炒鷄丁和一大碗的火腿白菜湯。

李先生朝飯桌看一眼，輕輕嘆一口氣，兩手撐在飯桌邊兒上，噙出了他那禿頂的油光光的頭，再看得仔細一些，然後落坐，舉起了筷子，又嘆了一聲，輕輕的自言自語地說：「我們窮了！這一點菜夠這一桌子人？」

李先生這話是不错的。這里是滿滿一桌人：李先生對面就是李太太和八九歲光景的二少爺；左邊是大少爺大少奶奶一對兒。大少奶奶手裏還抱着李先生的三歲不足的孩子；右邊是大小姐和二少爺，兩個全是吃量很好的十八九歲的小夥子。一桌坐滿了，但還有一個人擠不上去；這就是站在李先生背後的姨太太。自從李先生一家做了上海「寓公」以後，這位叫做寶姑娘的姨太太每餐總捱不到一個坐兒。總是要等到李太太或者大小姐好容易放下了碗筷她

這才頂補上去。好在這位寶姑娘原是鄉下小戶人家的女兒，進李家來是伏小慣了的，要她如何她就如何，從不透一口大氣。

吃飯的時候，三少爺吵得最凶，大少奶奶手裏抱的孩子却也咿咿呀呀很會出花樣。李先生好像全沒有聽見看見，捧着飯碗只顧呆呆地出神。

他想到住在鄉下的時候，每頓飯總是兩桌，男歸男，女歸女；三開間四進的大房子，一家人住得怪舒服的；沒來由搬到這上海來，全家擠在鴿子籠似的三四間屋裏，倒出了好大的租錢，菜也貴；每月的澆糞比在鄉下時大了幾倍；——想到這裏，他把頭一幌，心裏又嘆着氣說：「真是！一天一天弄窮了。」

自己還是少爺的時候，他李先生常來上海，而且一住幾個月。後來他從少爺變做老太爺了，就覺得鄉間住住也還舒服。這就輪到他的兒女輩「蒼蠅見血」也似的渴慕着上海。這一次全家都搬了來，也是兒媳們竭力攬掙的。兒子是三日兩頭地在老頭子跟前說：「鄉下太平了呀！昨天張家已經搬到上海去了，聽說趙家和孫家只在這幾天裏也要搬！」可是李先生總打不定主意。直到同鎮上一家布店的少老板遣了「綁」，李先生這才心裏一跳；可不是

麼，家道比他差得多的人尙且被土匪看中，那他李先生豈不是更危險？然而他又自己寬慰道：「少出門，坐在家裏，難道打進門來？」媳婦和女兒却整天嚷，聒得厲害：「土匪也要綁女人的！」李先生只當不聽見，有時「嗯」了一聲，慢慢地搖頭。可是，「綁票」的恐怖還沒鬧清楚，另一件事來了；那一年的教育經費沒有着落，縣裏發了教育公債，因為李先生是五六百畝田的大主兒，派到他身上的債票是一千。這可把李先生嚇了一大跳。近來米價賤，他收了租來完糧，據說一畝田倒要賠貼半塊錢，那裏還能跟六七年前相比呀！於是硬一硬頭皮，爲了避土匪，也爲了避「債」，他全家搬到了上海。

除了田地住宅。李先生這一年來把他所有的財產都變成現錢，存在一家新開的銀行裏。利息是厚的，公館裏按月的開銷，也勉強敷衍過去。三個月前，他又費了無數的口舌把內地幾家商舖與他搭的盤子陸續都拆了出來，一共也有三四千罷，也都存在他認爲可靠的那家新銀行裏。當內地的一個商舖的經理，——頂難纏的一位，終於不得不讓李先生拆股，而且誠懇的對李先生說：「老兄，你存銀行，也不過一分二利息，我們舖子裏前幾年還做到一分五呢！就只這兩年來派派官利，湊了八厘；老兄是有家當的人，何必這樣着急呢！」這當

兒，李先生好像也覺得錢都搬到上海來吃死利息不是個久長之計；但是他知道內地的商舖一年一年做的是「下水生意」，他不妄想五六年前那種一分五六的好處；他除了勝利地朝那位經理微笑着，一句話也不多說。

但是利息雖然勉強夠開銷，李先生每逢月底算賬，就有一百二十分不願意。「要是住在鄉下，除開銷還可以多下一半呢！」——他這樣想。最近，他這「不願意」縮短到每天要來兩回；那就是吃飯的時候。在他的算盤上，每月鈎開銷沒有多少餘，就是「窮下去。」這也不是不錯的：大女兒還得出閣，要化錢，二兒子娶親，更要化得更多些，何況還有個八九歲的三兒，何況說不定那寶姑娘還會生出來，——好像她至少一兩個是要生的！

飯快吃完的時候，拍拍拍，大門門環上響了三聲。李先生放下了碗，連聲叫道：「慢點開！慢點開！問問清楚！」他住在上海也還得提防着騙門進來的強盜。然而娘姨去了來，沒有人，只有一封信。李先生聽是信，立即又想到詐嚇信。手指頭微微有點抖，拿過來看時，却原來是鄉下來的。

這是代李先生經理田產的人寫來的信；他說：今年大旱，鄉下人是苦樂不均，有些地方



粒米無收，有些地方倒還有個八成；李先生那些田產，拉勻了稱，可有六成，不過收起租來，恐怕喫力得很。

李先生笑了一笑。捏着那信紙又只管出神。

大兒子和少奶奶咬了一會耳朵，就悄悄地溜出了大門。李先生知道他們又是看影戲去了，在平時，他至少要說他們幾句，雖則他們用的是自家「私房錢」，李先生實在也管不了他們。但今天他只對這一雙佳兒佳婦的後影響了一眼，他心裏忙着計算收租怎樣，米價如何。

前些時旱象初成而且米價步步漲的時候，李先生走進走出咕嚕着「米價漲，奸商可惡，而他家裏喫口重。」可是眼前這封信告訴他田裏還能夠統計個六成。他就又覺得近來米價到反跌落些是不應該的，又是奸商可惡，私進洋米。

他左手摸着自家油光光的禿頂，心裏又要咒罵米商又要想法怎樣收租這當兒，忽然後門上又蓬蓬響了兩聲。他凸出了眼睛，正想開口，一個人氣急敗喪早闖到他跟前，是他的大少爺，手裏拿着一張報紙，叫道：

「中國興業銀行倒了！爸爸，晚報上登得有！」

「呵呵！什麼！不會的！前幾天牠還新添了一個支店呢！呵呵！」

李先生搶過報紙一頭看，一頭說，禿頂上立刻佈滿了汗珠。

李太太，大小姐，二少爺，還有寶姑娘，大家都擠到李先生跟前，睜大了眼睛。七八歲的小少爺爲的正在要一樣東西忽然沒有人理他，就蹣着脚大發脾氣。娘姨抱了不滿三歲的小孩子也在門角邊張望。

「啊喲！」李先生回過氣來似的喊一聲，手一鬆，報紙落在地下。報紙上登載得那麼詳細，還能假麼？李先生的全部財產，每月的開銷，一下子倒得精光呢！這裏頭還有李太太和少奶奶的金器，還有大小姐他們三姊弟從小兒積得來的拜年錢壓歲錢呢！屋子裏登時鬧得像菜市。

這一會兒，李先生咬緊牙齒說道：「明天我就回鄉下催租去！明天就去！催租去！唉——喏——喏——大一家銀行，會倒的！」

（選自生生月刊）

## 林家鋪子

### 一

林小姐這天從學校回來就掀起著小嘴脣。她下了書包，並不照例到鏡臺前梳頭髮搽粉，却倒在床上看着帳頂出神，小花撲地也跳上床來，挨着林小姐的腰部磨擦，咪嗚咪嗚地叫了兩聲。林小姐本能地伸手到小花頭上摸了一下，隨即翻一個身，把臉埋在枕頭裏，就叫道：

「媽呀！」

沒有回答。媽的房就在間壁，媽素常疼愛這唯一的女兒，聽得女兒回來就要搖搖擺擺走過來問她肚子餓不餓，媽留著好東西呢——再不然，就差吳媽趕快去買一碗鮮鮑。但今天却作怪，媽的房裏明明有說話的聲音，並且還聽得媽在打呃，却是媽連回答也沒一聲。

林小姐在床上又翻一個身，翹起了頭，打算偷聽媽和誰談話。是那樣悄悄地放低了聲音，然而聽不清，只有媽的連聲打呃，間歇地飄到林小姐的耳朵。忽然媽的嚦嚦高了一些，似乎很生氣，就有幾個字很聽得分明：

——這也是東洋貨，那也是東洋貨，呃！……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髮時候頸子頓上粘了許多短頭髮似的渾身都煩躁起來了。正也是爲了這東洋貨問題，她在學校裏給人家笑罵，她回家來沒好氣。她一手推開了又找到她身邊來的小花，跳起來就剝下那件新製的翠綠色假毛葛駝絨旂袍來，拎在手裏抖了幾下，嘆一口氣。據說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駝絨都是東洋來的。她擦開這件駝絨旂袍，從床下拖出那口小巧的牛皮箱來，賭氣似的扭開了箱子蓋，把箱子底朝天向床上一撒，花花綠綠的衣服和雜用品就滾滿了一床。小花喫了一驚，撲的跳下床去，轉一個身，卻又跳在一張椅子上彈着望住牠的女主人。

林小姐的一雙手在那堆衣服裏抓撈了一會兒，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這許多衣服和雜用品越看越可愛，却又越看越像是東洋貨呢！全都不能穿了麼？可是她——捨不得，而且她的父親也未必肯另外再製新的！林小姐忍不住眼圈兒紅了。她愛這些東洋貨，她又恨那些東洋人：好好兒的發兵打東三省幹麼呢？不然，穿了東洋貨有誰來笑罵。

「呃——」

忽然房門邊來了這一聲。接着就是林大娘的搖搖擺擺的瘦身形。看見那亂丟了一床的衣服，又看見女兒只穿着一件絨線短衣站在床前出神，林大娘這一驚非同小可。心裏愈是着急，她那個「呃」却愈是打得多。暫時竟說不出半句話。

林小姐飛跑到母親身邊，哭喪着臉說：

「媽呀！全是東洋貨明兒叫我穿什麼衣服？」

林大娘搖着頭只是打呃，一手扶住了女兒的肩膀，一手柔磨自己的胸脯，過了一會兒，她方才掙扎出幾句話來：

「阿囡，呃，你幹麼脫得——呃，光落落？留心凍——呃——我這毛病，呃，生你那年起了這個病痛，呃，近來越發兇了！呃——」

「媽呀！你說明兒我穿什麼衣服？我只好，躲在家裏不出去了，他們要笑我，罵我！」但是林大娘不回答。她一路打呃，走到床前揀出那件絨絨旗袍來，就替女兒披在身上，又拍拍牀，要她坐下。小花又挨到林小姐腳邊，昂起了頭，眯細着眼睛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然後牠懶懶地靠到林小姐的腳背上，就林小姐的鞋底來磨擦牠的肚皮。林小姐一脚

踢開了小花，就勢身子一歪，躺在牀上，把臉藏在她母親的身後。

暫時兩個都沒有話。母親忙着打呢，女兒忙着盤算「明天怎樣出去；」這東洋貨問題，不但影響到林小姐的所穿，還影響到她的所用；據說她那隻常為同學讚美的化粧皮夾，以及自動鉛筆之類，也都是東洋貨，而她却又愛這些小玩意兒比愛那小花更甚。

「阿囡，呃——肚子餓不餓？」

林大娘坐定了半晌以後，漸漸少打幾個呃了，就又開始她日常的疼愛女兒的老功課。

「不餓。噯，嗎呀，怎麼老是問我餓不餓呢，頂要緊是沒有了衣服明天怎樣去上學！」林小姐撒嬌說，依然那樣彎曲着身體躺着，依然把臉藏在母親背後。

自始就沒弄明白為什麼女兒儘嚷着沒有衣服穿的林大娘現在第三次聽得了這話兒，不能再注意了，可是她那該死的打呃很不作美地又連連來了，恰在此時林先生走了進來，手裏擎着一張字條兒，臉上烏羅羅地像是塗着一層灰，他看見林大娘不住地打呃，女兒躺在牀上亂丟的衣服堆裏他就料到了幾分，一雙眉頭就緊緊地皺起。他喚着女兒的名字說道：

「明秀，你的學校裏有什麼抗日會麼？剛送來了這封信。說是明天再穿東洋貨的衣服

去。他們就要燒呢——無法無天的話語，咳……」

「呃——呃——」

「真是豈有此理，那一個人身上海有東洋貨，却偏偏找定了我們家來生事！那一家洋貨舖子裏不是堆足了東洋貨，偏是我的舖子就犯法，一定要封存！咄！」

林先生氣憤憤地又加了這幾句就頹然坐在牀邊的一張椅子裏。

「呃，呃，救苦救難觀世音，呃——」

「爸爸，我還有一件老式的棉襖，光景不是東洋貨，可是穿出去人家又要笑我。」

過了一會兒，林小姐從牀上坐起來說，她本來打算進一步要求父親製一件不是東洋貨的新衣，但瞧著父親的臉色不對，便又不敢冒昧。同時，她的想像中就展開了那件舊棉襖惹人訕笑的情形，她忍不住哭起來了。

「呃，呃——啊啞！——呃，莫哭，——沒有人笑你——呃，阿囡……」

「阿秀，明天不用去讀書了！飯快要沒得喫了，還讀什麼書！」

林先生懊惱地說，把手裏那張字條兒扯得粉碎，一邊走出房去，一邊嘆氣跺腳。然而沒

多幾時，林先生又匆匆地跑了回來，看着林大娘的面孔說道：

「樹門上的鑰匙呢，給我！」

林大娘的臉色立刻變成灰白，瞪出了眼睛望著她的丈夫；永遠不放鬆她的打呃忽然靜定了半晌。

「沒有辦法，只好去齊齋那些開神野鬼了——」

林先生頓住了嘆一口氣，然後又接下去說：

「至多我化四百塊。要是黨部裏還嫌少，我拚着不做生意，等他們來封！——我們對過的裕昌祥，進的東洋貨比我多，足足有一萬塊錢的碼子呢。也只化了五百塊，就太平無事了。——五百塊！算是喫了幾筆倒賬罷！——鑰匙！咳！那一個金項圈，總可以兌成三百塊……」

「呃，呃，真——好比強盜！」

林大娘摸出那鑰匙來，手也顫抖了，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掉。林小姐却反不哭了，瞪着一對淚眼，呆呆地出神，她恍惚看見那個曾經到她學校裏來演說而且餓狗似的釘住看她的什麼



委員，一個怪叫人討厭的黑麻子，捧住了她家的金項圈在半空裏跳，張開了大嘴巴笑。隨後，她又恍惚看見這強盜似的黑麻子和她的父親吵嘴，父親被他打了，……

「啊啞！」

林小姐猛然一聲驚叫，就撲在她媽的身上。林大娘慌得沒有工夫儘打呃：掙扎着說：

「阿囡，呃，不要哭，——過了年，你爸爸有錢，就給你製新衣服，——呃，那些狠心的強盜！都咬定我們有錢，呃，一年一年虧空，你爸爸做做肥田粉生意又上當呃，——店裏全是別人的錢了。阿囡，呃，我這病，活著也受罪，——呃，再過兩年，你十七歲，招得個好女婿，呃，我死也放心了！——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 二

第二天，林先生的鋪子裏新換過一番布置。將近一星期不會露臉的東洋貨又都擺在最惹眼的地位了。林先生又摹仿上海大商店的辦法，寫了許多「大廉價照碼九折」的紅綠紙條，貼在玻璃窗上。這天是陰歷臘月廿三，正是鄉鎮上洋廣貨店的「旺月。」不但林先生的額外支出「四百元」指望在這時候撈回來，就是林小姐的新衣服也靠在這幾天的生意好。

十點多鐘，趕市的鄉下人一羣一羣的在街上走過了。他們臂上挽着籃，或是牽着小孩子，粗聲大氣地一邊在走，一邊在談話。他們望到了林先生的花花綠綠的鋪面，都站住了，仰起着臉，老婆喚丈夫，孩子叫爺娘，嘖嘖地誇羨那些貨物。新年快到了，孩子們希望穿一雙新襪子，女人們想到家裏的面盆早就用破，全家合用的一條面巾還是半年前的老傢伙。肥兒又斷絕了一個多月，趁遠里「賣賤貨」，正該買一點。林先生坐在賬臺上，抖擻着精神，堆起滿臉的笑容，眼睛望著那些鄉下人，又帶賄着自己鋪子裏的兩個夥計，兩個學徒，滿心希望貨物出去，洋錢進來。但是這些鄉下人看了一會，指指點點誇羨了一會，竟自懶洋洋地走到斜對門的裕昌祥舖面前站住了再看。林先生伸長了頸子，望到那班鄉下人的背影，眼睛裏冒起火來，他恨不能拉他們回來，

「呃——呃——」

坐在賬臺後面那道分隔鋪面與「內宅」的蝴蝶門旁邊的林大娘把勉強忍住了半晌的「呃」放出來。林小姐倚在她媽的身邊，呆呆地望着街上不作聲，心頭却是卜卜地跳；她的新衣服至少已經走脫了半件。

林先生趕到櫃臺前睜大了妬忌的眼睛看着斜對門的同業裕昌祥。那邊的四五個店員一字兒擺在櫃臺前，等候做買賣。但是那班鄉下人沒有一個走近到櫃臺邊，他們看了一會兒，又照樣的走過去了。林先生覺得心頭一鬆，忍不住望着裕昌祥的夥計笑了一笑。這時又有七八人一隊的鄉下人走到林先生的舖面前，其中有一位年青的居然上前一步，歪着頭看那些掛着的洋傘。林先生猛轉過臉來，一對嘴唇皮立刻噙開了；他親自兜攬這位意想中的顧客了：

「喂，阿弟，買洋傘麼？便宜貨一隻洋賣九角！看看貨色去。」

一個夥計已經取下了兩三把洋傘，立刻揀開了一把，熱刺刺地塞到那年青鄉下人的手裏，振起精神，使出誇賣的本領來：

「小當家，你看？洋綫面子，實心骨子，晴天，落雨，耐用好看！九角洋錢一頂，再便宜沒有了！……那邊是一隻洋一頂，貨色還沒這等好呢，你比一比就明白。」

那年青的鄉下人擎着傘，沒有主意似的張大了嘴巴。他回過頭去望着位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又把手裏的傘灑了一灑，似乎說：「買一把罷？」老頭子却老大着急地以喝道：

「阿大！你昏了，想買傘？一船硬柴，一古腦兒只賣了三塊多錢，你娘等着量米回去

「唉，那有錢來買傘！」

「貨色是便宜，沒有錢買！」

站在那裡觀望的鄉下人都嘆着氣說，懶洋洋地都走了。那年青的鄉下人滿臉漲紅，搖一下頭，放了傘也就要想走，這可把林先生急壞了，趕快讓步問道：

「喂，喂，阿弟，你說多少錢呢？——再去看看去，貨色是靠得住的！」

「貨色是便宜，錢不夠。」

老頭子一面回答，一面拉住了他的兒子，逃也似的走了。林先生苦着臉，蹣跚到賬臺裏，渾身不得勁兒。他知道不是自己不會做生意，委實是鄉下人太窮了，買不起九毛錢的一頂傘，他偷眼再望斜對門的裕昌祥，也還是只有人站在那裏看，沒有人上櫃臺買。裕昌祥左右鄰的生泰雜貨店和萬牲糕餅店那就簡直連看的人都沒有半個。一羣一羣走過的鄉下人都挽着籃子，但籃子空無一物；間或有花藍布的一包兒；看樣子就知道那是米；甚至一個多月前鄉下人收穫的晚稻也早已被地主們和高利貸的債主們如數逼光，現在鄉下人不得不一升兩升的量着貴米喫。這一切：林先生都明白，他就覺得自己的一份生意至少是間接的被地主們和

高利貸者封奪去了。

時間漸漸移近正午，街上走的鄉下人已經很少了，林先生的舖子就只做成了一塊多錢的生意，僅僅足夠開銷了「大廉價踴躍九折」的紅綠紙條的廣告費。林先生垂頭喪氣走進「內宅」去，幾乎沒有勇氣和女兒老婆相見。林小姐含着一泡眼淚，低著頭坐在屋角；林大娘在一連串的打呃中，掙扎着對丈夫說：

「化了四百塊錢——又忙了一個晚上擺設起來，呃，東洋貨是准賣了，却又生意清淡，呃——阿囡的爺呀，……吳媽又要拿工錢——」

「還只半天呢不要着急！」

林先生勉強安慰着，心裏的難受，比刀割還利害。他悶悶地踱了幾步，所有推廣營業的方法都想過了，覺得都不是路。生意清淡，早已各業如此，並不是他一家呀；人家都窮了可沒有法子。但是他總還希望下午的營業能夠比較好些。本鎮的人家買東西大概在下午。難道他們過新年不買些東西？只要他們存心買林，先生的營業是有把握的。畢竟他的貨物比別家便宜。

是這盼望使得林先生依然抖擻着精神坐在賬臺上守候他意想中的下午的顧客們。

這下午照例和上午顯然不同街上並沒很多的人，但幾乎每個人都相識，都夠能叫出他們的姓名，或是他們的父親和祖父的姓名。林先生靠在櫃臺上，用了異常溫和的眼光迎送這些慢慢地走着談着經過他那舖面的本鎮人。他時常笑嘻嘻地迎着常有交易的人喊道：

「呵，x x哥，到清風閣去喫茶麼？小店裏大放盤，交易點兒去！」

有時被喚着的那位居然站住了，走上櫃臺來，於是林先生和他的店員就要大忙而特忙，異常敏感地洞察着這位未可知的顧客的眼光，瞧見他的眼光警到什麼貨物上，就趕快拿出那種貨物請他考較，林小姐站在那對蝴蝶門邊看着，也常常被林先生喚出來對那位未可知的顧客叫一聲「伯伯。」小學徒送上一杯便茶來，外加一枝小聯珠。

在價目上，林先生也格外讓步；遇到那位顧客一定要除去一毛錢左右尾數的時候，他就從店員手裏奪過那算盤來算了一會兒，然後不得已似的把那尾數從算盤上撥去，一面笑嘻嘻地說：

「真不夠本呢！可是老主顧，只好運命了。請你多作成幾筆生意罷！」

整個下午就是這麼張羅着過去了。連現帶除，大大小小，居然也有十來往交易。林先生早已汗透棉袍。雖然是累得那麼著，林先生心裏却很愉快。他冷眼偷看斜對門的裕昌祥，似乎趕不上他自己鋪子的「熱鬧。」常在那對蝴蝶門旁邊看望的林小姐臉上也有些笑意，林大娘也少打幾個了。

快到上燈時候，林先生核算這一天的「流水賬」：上午是等於零，下午賣進十六元八角五分，八塊錢是除賬。林先生微微一笑，但立即皺緊了眉頭了；他今天的「大放盤」確是照本出賣，開銷都沒著落，官利更說不上。他呆了一會兒，又開了賬箱，取出幾本賬簿來翻著，打了半天算盤；賬上「欠人」的數目共有一千三百餘元，本錢六百多，四鄉七百多；可是「欠人」的客賬，單是上海的東昇字號就有七百，合計不下一千哪！林先生低聲嘆一口氣，覺得明天以後如果生意依然沒見好，那他這年關就有點難過了。他望著玻璃窗上「大放盤照碼九折」的紅綠紙條，心裏這麼想：「照今天那樣當真放鬆，生意總該冒見好；虧本麼？沒有生意也是照樣的要開銷，只好先拉些主顧來再慢慢見想法提高貨碼……要是四鄉還有批發生意來，那就更好！——」

突然有一個人來打斷林先生的甜蜜夢想了。這是五十多歲的一位老婆子，顛簸地走進店來，手裏擎著一個小小的藍布包。林先生猛擡起頭來，正和那老婆子打一個照面，想躲避也躲避不及，只好走上前去招呼她道：

「朱三太，出來買過年東西麼？請到裏面去坐坐。——阿秀，來扶朱三太。」

林小姐早已不在那對蝴蝶門邊了，沒有聽到。那朱三太連連搖手，就在鋪面裏的一張椅子上坐了，鄭重地打開她的藍布手巾包，——包裏僅有一扣摺子，她抖抖兢兢地雙手捧了，直送到林先生的鼻子前，她的癩嘴唇扭了幾扭，正想說話，林先生早已一手接過那摺子，同時搶先說道：

「我曉得了。明天送到你府上罷。」

「哦，哦；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總是三個月，三三得九，是九塊銀子——明天你送來？哦，哦，不要送，讓我帶了去，嗯！」

朱三太扭著她的癩嘴唇，很艱難似的說。她有三百元的「老本」存在林先生的鋪子裏，按月來取三塊錢的利息，可是最近林先生卻拖欠了二個月，原說是到了年底總付，今天是送



灶日，老婆子要買送灶的東西。所以親自上林先生的鋪子來了。看她那股扭起了一對嘴脣的勁兒，光景是錢不到手就一定不肯走。

林先生抓著頭皮不作聲。這九塊錢的利息，他何嘗存心白賴，只是三個月來生意清淡，每天賣得的錢僅夠開伙食，付捐稅，不知不覺就拖欠下來了。然而今天要是不付，這老婆子也許會就在鋪面上嚷鬧，那就太丟臉，對於營業的前途很有影響。

「好，好，帶了去罷，帶了去罷，！」

林先生終於鬨氣似的說，聲音有點兒哽咽。他跑到賬臺裏，把上下午賣得的現錢歸併起來，又從腰包裏掏出一個雙毫，這才湊成了八塊大洋，十角小洋，四十個銅子，交付了朱三太。當他看見那老婆子把這些銀洋銅子鄭重地數了又數，而且抖抖簾簾地放在那藍布手巾包上了起來的時候，他忍不住嘆一口氣，異想天開地打算拉回幾文來；他勉強笑著說：

「三阿太，你這藍布手巾太舊了，買一塊老牌麻紗白手帕去罷？我們有上等的洗臉手巾，肥皂，買一塊兒去新年裏用罷，價錢公道！」

「不要，不要；老太婆了，用不到。」

朱三太連連搖手說，把摺子藏在衣袋裏，捧着她的藍布手巾包竟自去了。

林先生哭喪着臉，走向「內宅」去。因這朱三太輪上門來討利錢，他記起還有兩注存款，橋頭陳老七的貳百元和張婆婦的壹百五十元，總共十來塊錢的利息，都是「不便」拖欠的，總得先期送去。他掙着指頭算日子：廿四，廿五，廿六，——到廿六，放在四鄉的賬頭該可以收齊了，店裏的壽生是前天出去收賬的，極遲是廿六應該回來了；本鎮的賬頭總得到廿八九方才有個數目。然而上海號家的收賬客人說不定明後天就會到，只有再向恆源錢莊去借了。但是明天的門市怎樣？……

他這麼低着頭一邊走，一邊想，猛聽得女兒的聲音在他耳邊說：

「爸爸，你看這塊大綢好麼？七尺，四塊二角，不費罷？」

林先生心裏蓦地一跳，站住了睜大着眼睛，說不出話。林小姐手裏托着那塊綢，卻在那裏憨笑。四塊二角！數目可真不算大，然而今天店裏總共只買得十六塊多，並且是老實照本賤賣的呀！林先生怔了一會兒，方才沒精打采地問道：

「你那來的錢呢？」

「掛在眼上。」

林先生聽得又是欠賬，忍不住皺一下眉頭。但女兒是自己寵慣了的，林大娘又抵死偏護著，林先生沒奈何只有苦笑。過一會兒，他倒底嘆一口氣，輕輕埋怨道：

「那麼性急！過了年再買豈不是好！」

### 三

又過了兩天，「大放盤」的林先生的鋪子，生意果然很好，每天可以做三十多元的生意了。林大娘的打呢，大大減少，平均是五分鐘來一次；林小姐在鋪面和「內宅」一間跳進跳出，臉上紅噴噴地時常在笑，有時竟在鋪面幫忙招呼生意，直到林大娘再三喚她，方才跑進去，一邊擦着額上的汗珠，一邊興沖沖地急口說：

「媽呀，又叫我進來幹麼！我不覺得辛苦呀！媽！爸爸累得滿身是汗，嗓子也喊啞了！——剛才一個客人買了五塊錢東西呢！媽！不要怕我辛苦，不要怕！爸爸叫我歇一會兒就出去呢！」

林大娘只是點頭，打一個呢，就唸「大慈大悲菩薩。」客堂裏本就供奉着一尊瓷觀音

點着一炷香，林大娘就搖搖擺擺走過去磕頭，謝菩薩的保佑，還要禱請菩薩一發慈悲，保佑林先生的生意永遠那麼好，保佑林小姐易長易大，明年就得個好女婿。

但是在鋪面張羅的林先生雖然打起精神做生意，臉上笑容不斷，心裏卻像有幾根線牽着。每逢賣進了一塊錢，看見顧客欣然挾着紙包而去，林先生就忍不住心裏一頓，在他心裏的算盤上就加添了五分洋錢的血本的虧折。他幾次想把這個「大放盤」時每塊錢的實足虧折算成三分，可是無論如何，算來算去總得五分。生意雖然好，他卻越賣越心疼了。在櫃臺上招呼主顧的時候，他這種矛盾的心理有時竟至幾乎使他發暈。偶而他偷眼望斜對門的裕昌祥，就覺得那邊閉立在櫃臺邊的店員和掌櫃嘴角上都帶着譏諷的訕笑；似乎都在說：「看這姓林的傻子呀！當真虧本放盤哪！看着罷，他的生意越好，就越虧本。倒閉得越快！」那時候，林先生便咬一下嘴唇，決定明天無論如何要把貨碼提高，要把次等貨標上頭等貨的價格。

給林先生轉旋那一「封存東洋貨」問題的商會長當走過林先生舖子的時候，也微微笑着，站住了對林先生賀喜，並且拍着林先生的肩膀，輕聲說：

「如何？四百塊錢化得不冤枉呢！——可是，卜長局那邊，你也得稍稍點綴。防他騙得眼紅，也要來敲詐。生意好，妬忌的人就多；就是卜局長不省心，他們也要去挑撥呀！」

林先生謝商會長的關切，心裏老大喫驚，幾乎連做生意都沒有精神。

然而最使他心神不甯的，是店裏的壽生出去收賬到現在還沒回來。林先生是等著壽生收的錢來開鎖「客賬。」上海東昇字號的收賬客人前天早已到鎮，直催逼得林先生再沒有話語支吾了。如果壽生再不來，林先生只有向恆源錢莊借款的一法，這來，林先生又將多負擔五六十元的利息，這在見天虧本的林先生委實比割肉還心疼。

到四點鐘光景，林先生忽然聽得街上走過的人們亂哄哄地在議論着什麼，人們的臉色都很惶急，似乎發生了什麼大事了。一心惦念着出去收賬的壽生是否平安的林先生就以爲一定是快班船遭了強盜搶，他的心卜卜地亂跳。他喚住了一個過路人焦急地問道：

「什麼事？是不是粟市快班遭了強盜搶？」

「哦！又是強盜搶麼？路上真不太平！搶，還是小事，還要綁人去哪！」

那人，有名的閉漢陸和尙，含糊地回答，同時眯着半隻眼睛看林先生鋪子裏花花綠綠的

貨物。林先生不得要領，心裏更急，丟開陸和尚，就去問第二個走近來的人，橋頭的王三毛！

「聽說粟市班遭搶，當正麼？」

「那一定是太保阿書手下人幹的！太保阿書是槍斃了，他的手下人多麼利害！」

王三毛一邊回答，一邊只顧走。可是林先生卻急壞了，冷汗從額角上鑽出來。他早就估量到壽生一定是今天回來，而且是從粟市——收賬程序中預定的最後一處，坐快班船回來；此刻已是四點鐘，不見他來，王三毛又是那樣說，那還有什麼疑義麼？林先生竟忘記了這所謂「粟市班遭強盜搶」乃是自己的發明了！他滿臉冷汗，直往「內宅」跑；在那對蝴蝶門邊忘記跨門檻，幾乎絆了一交。

「爸爸！上海打仗了！東洋兵放炸彈燒閘北——」

林小姐大叫着跑到林先生跟前。

林先生怔了一下。什麼上海打仗，原就和他不相干，但中間既然牽連着「東洋兵」又好像不能不追問一聲了。他看著女兒的很興奮的臉孔問道：

「東洋兵放炸彈麼？你從那里聽來的？」

「街上走過的人全是那麼說。東洋兵放大砲，擲炸彈，閘北燒光了！」

「哦，那麼，有人說粟市快班強盜搶麼？」

林小姐搖頭，就像撲火的燈蛾似的撲向外面去了。林先生遲疑了一會兒，站在那蝴蝶門邊抓頭皮。林大娘在裏面打呢，又是喃喃地禱告：「菩薩保佑，炸彈不要落到我們頭上來！」林先生轉身再到鋪子裏，卻見女兒和兩個店員正在談得很熱鬧。對門生泰雜貨店裏的老板金老虎也站在櫃臺外邊指手劃腳地講談。上海打仗，東洋飛機擲炸彈燒了閘北，上海已經罷市，全都證實了。強盜搶快班船麼？沒有聽人說起過呀！粟市快班麼？早已到了，一路平安。金老虎看見那快班船上的伙計剛剛指着兩個蒲包走過的。林先生心裏鬆一口氣，知道生今天又沒回來，但也知道好好兒的沒有逢到強盜搶。

現在是滿街都在議論上海的慘變了。小伙計們夾在鬧裏罵「東洋烏龜！」竟也有人當街大呼：「再買東洋貨就是忘八！」林小姐聽着，臉上就飛紅了一大片。林先生卻還不動神色。大家都賣東洋貨，並且大家化了幾百塊錢以後，都已經奉着特許：「只要把東洋商標撕

去了就行。」他現在滿店的貨物都已經稱為「國貨」，「買主們也都是「國貨」，國貨」地說着，就拿走了，在此滿街人人爲了上海的戰事而沒有心思想到生意的時候，林先生始終在籌慮他的正事。他還是不肯化重利去借莊款。他去和上海號家的收賬客人情商，請他再多等這麼一天兩天。他的壽生極邊明天晚快邊總該會到。

「林老板，你也是明白人，怎麼說出這種話來呀！現在上海開了火，說不定明後天火車就不通，我是巴不得今晚就動身呢！怎麼再等一兩天？請你今天把賬款付清，明天一早我好走。我也是喫人家的飯，請你照顧照顧罷！」

上海客人毫無通融地拒絕了林先生的情商。林先生看來是無可商量了，只好忍痛去到恆源錢莊上商借。他還恐怕那「錢糊猴」知道他是急用，要趁火打劫，高擡利息。誰知錢莊經理的口氣卻完全不對了。那癆病鬼經理聽完了林先生的申請，並沒作答，只管捧著他那老古董的水煙筒卜落落卜落落的呼，直到燒完一根紙吹，這才慢吞吞地說：

「不行了！東洋兵開仗，上海罷市，銀行錢莊都封關，知道他們幾時弄得好！上海這路一斷，做莊就成了沒腳蟹，匯劃不通，比尋處再好些的戶頭也只好不做了。對不起，實在愛



幫能助！」

林先生呆了一呆，還總以為這癆病鬼經理故意刁難，無非是為提高利息作地步，正想結結實實說幾句懇求的話，卻不料那經理又逼進一步道：

「剛才做東吩咐過，他得的信，這次的亂子恐怕要鬧大，叫我們收緊盤子！尊處原欠五百，廿三那天又是一百，總共是六百，年關前總得掃數歸清；我們也算元老主顧，今天先透一個信，免得臨時多費口舌大家面子上難為情。」

「哦——可是小店裏也實在為難。要看賬頭收得怎樣。」

林先生呆了半晌，才吶出這兩句話。

「嘿！何必客氣！實說裏這幾天來的生意比眾不同，區區六百塊錢，還為難麼？今天是同老兄說明白了，總望掃數歸清，我在做東跟前好交代。」

癆病鬼經理冷冷地說，站起來了。林先生冷了半截身子，瞧情形是萬難挽回，只好硬着頭皮走出了那家錢莊。他此時這才明白原來這在上海的打仗也要影響到他的小鋪子了。今年的年關當真是難過：上海的收賬客人立逼著要錢，恆源裏不許宕過年，齊生還沒回來，知道

他怎樣了，鎮上的賬頭，去年只收起八成，今年雖來連八成都捏不穩——橫在他前面的路，只有一條：「暫停營業，清理賬目！」而這條路也就等於破產，他這鋪子裏早已沒有自己的資本，一旦清理，剩給他的，光景只有一家三口三個光身子！

林先生愈想愈仄，走過那座望仙橋時，他看著橋下的渾水，幾乎想縱身一跳完事。可是有一個人背後喚他道：

「林先生，上海打仗了，是真的罷？聽說東柵外剛剛調來了一枝兵，到商會裏要借餉，開口就是二萬，商會裏正在開會呢！」

林先生急回過臉去看，原來正是那位存有兩百塊錢在他鋪子裏的陳老七，也是林先生的一位債主。

「哦——」

林先生打一個冷噤，只回答了這一聲，就趕快下橋，一口氣跑回家去。

四

這晚上的夜飯，林大娘在家常的一葷二素以外，特又添了一個碟子，是到八仙樓買來的

紅燻肉，林先生心愛的東西。另外又有一斤黃酒，林小姐笑不離口，爲的鋪子裏生意好，爲的大綱新旗袍已經做成，也爲的上海竟然開火，打東洋人。林大娘打呃的次數更加少了，差不多十分鐘只來一個。

只有林先生心裏發悶到要死。他喝着悶酒，看看女兒，又看看老婆，幾次想把那炸彈似的惡消息宣布，然而終於沒有那樣的勇氣。並且他還不會絕望，還想掙扎，至少是還想掩飾到他兩下裏碰不到頭。所以當商會裏議決了答應借餉五千並且要林先生攤認五十元的時候，他毫不推托，就答應下來了。他決定非到最後五分鐘不讓老婆和女兒知道那家道困難的真實情形。他的劃算是這樣的：人家欠他的賬收一個人成罷，他還人家的賬也是個人成，——反正可以藉口上海打仗，錢莊不通。爲難的是人欠我欠之間尙差六百光景，那只有用爛肉補瘡的方法拚命放盤賣賤貨，且撈幾個錢來饒過了眼前再說。這年頭兒，誰能夠顧到將來呢？眼前得過且過。

是這麼想定了方法，又加上那一斤黃酒的力量，林先生倒酣睡了一夜，惡夢也沒有半個。

第二天早上林先生醒來時已經是六點半鐘。天色很陰沉。林先生覺得有點頭暈。他匆匆忙忙吞進兩碗稀飯，就到鋪子裏，一眼就看見那位上海客人扳起了臉孔在那里坐守「回話」。而尤其叫林先生猛吃一驚的，是斜對門的裕昌祥也貼起紅紅綠綠的紙條，也在那里「大放盤」跟碼九折」呢！林先生昨夜想好的「如意算盤」立刻被斜對門那些紅綠紙條沖一個搖搖不定。

「林老板，你真是開玩笑！昨天晚上不給我回音。輪船是八點鐘開，我還得轉乘火車，八點鐘這班船我是非走不行！請你快點——」

上海客人不耐煩地說，把一個拳頭在桌子上一放。林先生只有陪不是，請他原諒實在是因爲上海打仗，錢莊不通；彼此是多年的老主顧，務請格外看承。

「那麼叫我空手回去麼？」

「這，這，斷乎不會。我們的壽生一回來，有多少就付多少，我要是藏落半個錢不是人！」

林先生顫着聲音說，努力忍住了滾到眼眶邊的眼淚。

話是說到盡頭了，上海客人只好不再嚙嘴，可是他坐在那里不肯走。林先生急得什麼似的，心是卜卜地亂跳。近年來他雖然萬分拮据，面子上可還遮得過；現在擺一個人在鋪子裏坐守，這件事要是傳揚開去，他的信用可就完了，他的債戶還多著呢，萬一羣起做尤，他這鋪子只好立刻關門。他在沒有辦法中想辦法，幾次請這位討賬客人到內宅去坐，然而討賬客人不肯。

天又索索地下起凍雨來了。一條街上冷清清地簡直沒有人行。自有這條街以來，從沒見過這樣蕭索的臘尾歲盡。朔風吹著那些招牌，吱吱地響。漸漸地凍雨又有變成雪花的模樣。沿街店舖裏的伙計們靠在櫃臺上仰起了臉發怔。

林先生和那位收賬客人有一句沒一句的閉談着。林小姐忽然走出蝴蝶門來站在街邊看那索索的凍雨。從蝴蝶門後送來的林大娘的呃呃的聲音又漸漸兒加勤。林先生嘴裏應酬着，一邊看看女兒，又聽聽老婆的打呃，心裏一陣一陣酸上來，想起他的一生簡直沒幸福，然而又不知道坑害他到這地步的，究竟是誰。那位上海客人似乎氣平了一些了，忽然很懇切地說：

「林老板，你是個好人。一點嗜好都沒有，做生意很巴結認真。放在廿年前，你怕不發財麼？可是現今時勢不同，捐稅重，開銷大，生意又清，混得過也還是你的本事。」

林先生嘆一口氣苦笑着，算是謙遜。

上海客人頓了一頓，又接着說下去：

「貴鎮上的市面今年又比上年差些，是不是？內地全靠鄉莊生意，鄉下人太窮，真是沒有法子，——呀，九點點了！怎麼你們的收賬伙計還沒來呢？這個人靠得住麼？」

林先生心一跳，暫時回答不出來。雖然是七八年的老伙計，一向沒有出過岔子，但誰能保到底呢！而況又是過期不見回來。上海客人看著林先生那遲疑的神氣，就笑；那笑聲有幾分異樣。忽然那邊林小姐轉臉對林先生急促地叫道：

「爸爸，壽生回來了！一身泥！」

顯然林小姐的叫聲也是異樣的，林先生跳起來，又驚又喜，著急的想跑到櫃臺前去看，可是心慌了，兩腿發軟。這時壽生已經跑了進來，當真是一身泥，氣喘喘地坐下了，說不出話來。林先生估量那情形不對，嚇得沒有主意，也不開口。上海客人在旁邊皺眉頭。過了一

會兒，壽生方才喘着氣說：

「好險呀？差一些兒被他們抓住了！」

「到底是強盜搶了快班船麼？」

林先生驚極，心一橫，到逼出話來了。

「不是強盜。是兵隊拉夫呀！昨天下午趕不上趁快班，今天一早趁航船，那裏知道航船聽得這裏要捉船，就停在東欄外了。我上岸走不到半里路，就碰到拉夫。西面寶祥衣莊的阿毛被他們拉去了，我跑得快，抄小路逃了回來。他媽的，性命交關！」

壽生一面說，一面擦起衣服，從肚兜裏掏出一個手巾包來遞給了林先生又說道：

「都在這裏了。栗市的那家黃茂記很可惡，這種戶頭，我們明年要留心！——我去洗一個臉，換件衣服再來。」

林先生接了那手巾包，捏一把，臉上有些笑容了。他到賬臺裏打開那手巾包來，先看一張那張「清單」，打了一會兒算盤，然後點檢銀錢數目：是大洋十一元，小洋二百角，鈔票四百二十元，外加卽期莊票兩張，一張是規元五十兩，又一張是規元六十五兩，這全部都付

給上海客人，照張算出還差一百多元。林先生疑神想了半晌，斜眼偷看了坐在那裏吸煙的上海客人幾次，方才歎一口氣，割肉似的拿起那兩張莊票和四百元鈔票捧到上海客人跟前，又說了許多話，方才轉到上海客人點一下頭，說一聲「轉啦。」

但是上海客人把莊票看了兩遍，忽又笑着說道：

「對不起，林老板，這莊票，費神兌了鈔票給我罷！」

「可以，可以。」

林先生沒口回答；慌忙在莊票後面蓋了本店的書東圖章，派一個伙計到恆源莊去取現，並且叮囑了要鈔票。又過了半晌，伙計却是空手回來。恆源莊把票子收了，但不肯付錢；據說是扣抵了林先生的欠款。天是在當真下雪了。林先生也沒張傘，冒雪到恆源莊去親自交涉。結果是徒然。

「林老板，怎樣了呢？」

看見林先生苦著臉跑回來，那上海客人很不耐煩地問了。

林先生幾乎想哭出來，沒有話回答，只是歎氣。除了央求那上海客人再通融，還有什麼



別的辦法？壽生也來了，幫着林先生說。他們賭咒！下欠的三百多元，趕明年初十邊一定匯到上海。是老主顧了，向來二節清賬，從沒半句話，今兒實在是意外之變，大局如此，沒有辦法，非是他們刁賴。

然而不添一些，到底是不行的。林先生忍痛又把這幾天內賣得的現款湊成了五十元，算是總共付了四百五十元，這才把那位叫人頭痛的上海收賬客人送走了。

此時已有十一點了，天還是飄飄揚揚落着雪。買客沒有半個。林先生納悶了一會兒，和壽生商量本街的賬頭怎樣去收討。兩個人的眉頭都皺了，都覺得本鎮的大百多元賬頭收起來真沒有把握。壽生挨着林先生的耳朵悄悄地說道：

「聽說南欄的聚隆，西欄的和源，都不穩呢！這兩處欠我們的，就有三百光景，這兩筆倒賬倒要預先防着，喫下了，可不是玩的！」

林先生臉色變了，嘴唇有點抖。不料壽生把聲音再放低些，支支吾吾地說出了更駭人的消息來：

「還有，還有討厭的謠言，是說我們這里了。恆源莊上一定聽得了這些風聲，這才對我

們逼得那麼急。說不定上海的收客賬入也有點曉得——只是，誰和我們作對呢？難道就是斜對門麼？」

壽生說著，就把嘴向裕昌祥那邊嗽了一嗽。林先生的眼光跟著壽生的嘴也向那邊瞥了一眼，心裏直是亂跳，哭喪著臉，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他的又麻又痛的心裏感到這一次他準是毀了！——不毀纔是作怪；黨老爺欺詐他，錢莊壓迫他，同業又中傷他，而又要喫倒賬；憑誰也受不了這樣重重的磨折罷？而究竟爲了什麼他應該活受罪呀！他，從父親手裏繼承下這小小的舖子，從沒敢浪費；他，做生意多麼巴結；他，沒有害過人，沒有起過歹心！就是他的租上，也沒害過人，做過歹事呀！然而他直如此命苦！天老爺沒有眼睛！

「不過，師傅，隨他們去造謠罷，你不要發急。荒年傳亂話，聽說說是鎮上的店舖十家有九家沒法過年關。時勢不好，市面清得不成話，素來硬朗的舖子今年都打飢荒，也不是我們一家困難！天塌壓大家，商會裏總得議個辦法出來；總不能大家一齊拖倒，弄得市面更加不像市面。」

「看見林先生愈苦了，壽生姑且安慰着，忍不住也歎了一口氣。」

雪是愈下愈密了，街上已經見白。偶而有一條狗垂着尾巴走過，抖一抖身體，搖落了厚積在毛上的那些雪，就又悄悄地夾着尾巴走了。自從有這條街以來，從沒見過這樣冷落淒涼的年關！而此時，遠在上海，日本軍的重轡正在發狂地轟擾那邊繁盛的市廛！

## 五

淒涼的年關，終於也過去了。鎮上的大小舖子倒閉二十八家。內中有一家「信用素著」的綢莊。欠了林先生三百元貨賬的聚隆與和源也畢竟倒了。大年夜的白天，壽生到那兩個舖子裏磨了半天，也只拿了二十多塊來；這以後，就聽說沒有一個收賬員拿到半文錢，兩家舖子的老板都躲得不見面了。林先生自己呢，多虧商會長一力斡旋，還無須往鄉下躲，然而欠下恆源錢莊的四百多元非要正月十五以前還清不可；並且又訂定了苛刻的條件：從正月初五開市那天起，恆源就要派人到林先生舖子裏「守提」，賣得的錢，八成歸恆源扣賬。

新年那四天，林先生家裏就像一個冰窖。林先生常常嘆氣，林大娘的打呃像連珠砲。林小姐雖然不打呃，也不嘆氣，但是呆呆地好像害了多年的黃病。她那件大綢新旗袍，爲的要付吳媽的工錢，已經上了當舖了；小學徒從清早七點鐘就去那家唯一的當舖門前守候，直到

九點鐘方才從人堆裏拏了兩塊錢擠出來。以後，當舖就止當了。兩塊錢！這已是最高價。隨你值多少錢的貴重衣飾，也只能當得兩塊呢！叫做「兩塊錢封門」。鄉下人忍着冷剝下身上的棉襖遞上櫃臺去，那當舖裏的伙計舉起來抖了一抖，就直丟出去，怒聲喊道：「不當！」元旦起，是大好的晴天。關帝廟前那空場上，照例來了跑江湖趕新年生意的攤販和變把戲的雜耍，人們在那些攤子面前賴賴地拖着腿走，兩手們着空的腰包，就又懶懶地走開了。孩子們拉住了娘的衣角，賴在花碗攤前不肯走，娘就給他一個老大的耳光。那些特來趕新年的攤販們連伙食都開銷不了，白賴在「安商客寓」裏，天天和客寓主人吵嘴。

只有那班變把戲的出了八塊錢的大生意：蕭老爺們喚他們去點綴了一番「昇平氣象」。初四那天晚上，林先生勉強籌措了三塊錢，辦一席酒請舖子裏的「相對」喫點例的「五路酒」，商量明天開市的辦法。林先生早就審思過熟透：這舖子開下去呢，眼見得是虧本的生意；不開呢，他一家三口兒簡直沒有生計，而且倒底人家欠他的貨款還有四五百，他一關門就更難討取；惟一的辦法是減省開支，但捐稅派餉是逃不了的，「敲詐」尤其無法躲避，裁去一兩個店員罷，本來他只有三個伙計，壽生是他的左右手，其餘的兩位也是怪可憐見

的，況且辭歇了倒底也不夠招呼生意。家裏呢，也無可再省；吳媽早已辭歇。他覺得只有硬着頭皮做下去，或者靠菩薩的保佑，鄉下人蠢蠢熟，他的虧空還可以補救。

但要關市，最大的困難是缺乏貨品。沒有現錢寄到上海去，就拿不到貨。上海打得更利害了，除賤是休轉這念頭。賣貨貨罷，他店裏早已淘空，架子上那些裝衛生衣的紙盒就是空的，不過擺在那裏裝幌子。他鋪子裏就剩了些日用雜貨，臉盆毛巾之類，存底還厚。

大家喝了一會兒悶酒，抓腮挖耳地想不出好主意。後來談起閉天來，一個伙計忽然說：「亂世年頭，人比不上狗！聽說上海閘北燒得精光，幾十萬人都只逃得一個光身子。虹口一帶呢，燒是還沒燒，人都逃光了，東洋人兇得很，不許搬東西。上海房錢漲起幾倍，逃出來的人都到鄉下來了。昨天鎮上就到了一批，看樣子都是好好的人家，現在却弄得無家可歸！」

林先生搖頭嘆氣。壽生聽了這話，猛的想起了一個好辦法：他放下了筷子，舉起酒杯來一口喝乾了，笑嘻嘻對林先生說道：

「師傅，聽得阿四的話麼？我們那些臉盆，毛巾，肥皂，襪子，牙粉，牙刷，就可以如

數銷清了。」

林先生睜出了眼睛，不懂得壽生的意思。

「師傅，這是天大的機會。上海逃來的人，總還有幾個錢，他們總要買些日用的東西，是不是？這筆生意，我們趕快去張羅！」

壽生接着又說，再篩出一杯酒來喝了，滿臉是喜氣。兩個伙計也省悟過來了，哈哈大笑。只有林先生還不很了然。近來的逆境已經把他變成糊塗。他惘然問道：

「你拿得穩麼？臉盆，毛巾，別家也有，——」

「師傅，你忘記了！臉盆毛巾一類的東西只有我們存底獨多！裕昌祥裏拿不出十隻臉盆，而且都是揀廢貨。這筆生意，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心的了！我們趕快多寫幾張廣告到四柵去分貼，逃難人住的地方——噯，阿四，他們住在什麼地方？我們也要去貼廣告。」

「他們有親戚的住到親戚家裏去了，沒有的，還借住在西柵外藥廠的空房子。」

叫做阿四的伙計回答，臉上發亮。很得意自己的無意中立了大功。林先生這時候完全明白了，心裏一快樂，就又靈活起來。他馬上擬好了廣告的底稿，專揀店裏有的日用品開例上

去，約莫也有十幾種。他又摹仿上海大商店賣「一元貨」的方法，把臉盆毛巾，牙刷，牙粉配成一套賣一塊錢，廣告上就大書「廉價一元貨」。店裏本來還有餘剩下的紅綠紙，衛生大張的裁好了，拏筆就寫。兩個伙計和學徒就亂烘烘地拏過臉盆，毛巾，牙刷，牙粉來裝配成一組。人手不夠，林先生叫女兒出來幫着寫，幫着紮配，另外有配出幾種「一元貨」，全是零星的日用必需品。

這一晚上，林家舖子裏連忙到五更左右，方才大致就緒。第二天清早，關門鞭砲響過，排門開了，林家舖子布置得又是一新。漏夜趕起來的廣告早已漏夜分頭貼出去。西柵外蘭廠一帶是壽生親自去布置，哄動那些借住在蘭廠裏的逃難人，都起來看，當做一件新聞。

「內宅」裏，林大娘也起了個五更，窺觀音面前點了香，林大娘爬着磕了半天響頭。她什麼都禱告全了，就只差沒有禱告菩薩要上海的戰事再擴大再延長，好多來些逃難人。

一切都順利，一切都不出壽生的預料，新正開市第一天就只林家舖子生意很好，到下午四點多鐘，居然賣了一百多元，是這鎮上近十年來未有的新紀錄。銷售的大宗，果然是「一元貨」，然而洋拿橡皮雨鞋之類卻也帶起了銷路。並且那生意也做的乾脆有味。雖然是「逃

難人，」卻畢竟住在上海，見過大場面，他們不像鄉下人或本鎮人那麼小格式，他們買東西很爽利，拿起貨來看了一眼，現錢交易，從不掙來揀去，也不硬要除零頭。

林大娘看見女兒翠沖地跑進來誇說一回，就爬到瓷觀音面前磕了一回頭。她心裏還轉了這樣的念頭：要不是歲數相差一半多，把壽生招做女婿倒也是好的！說不定在壽生那邊也時常用半隻眼睛看着這位涼熱的十五歲「師妹」。

只有一點，使林先生掃興，恆源非毫不顧面子地派人來提取了當天營業總數的八成。並且存戶朱三阿太，橋頭陳老七，還有張寒姑，不知聽了誰人慫恿，都借了「要量米喫」的藉口，都來預支息金；不但支息金，還想攔提一點存款呢！但也有一點喜訊，聽說又到了一批逃難人。

晚餐時，林先生特添了兩碟葷菜，酬勞他的店員。大家稱讚壽生能幹。林先生雖然高興，卻不能不惦念着朱三阿太等三位存戶要提存款的事情。大新年碰到這種事，總是不吉利。壽生憤然說：

「那三個懂得什麼呢！還不是有人從中挑撥！」



說着，壽生的嘴又向斜對門嗽了一下。林先生點頭。可是這三位不懂什麼的，倒也難以對付；一個是老頭子，兩個是孤苦的女人，軟說不肯，硬來又不成，林先生想了半天覺得只好去找商會長，請他去和那三位寶貝講開。他和壽生說了，壽生也竭力贊成。

於是晚飯後算過了當天的「流水賬」，林先生就去拜訪商會長。

林先生說明了來意後，那商會長一口就應承了，還誇獎林先生做生意的手段高明，他那鋪子一定能夠站住，而且上進。摸着自己的下巴，商會長又笑了一笑，個過身攆來說道：

「有一件事，早就想對你說，只是沒有機會。鎮上的卜局長不知在那裏覓個令愛來，極為中意；卜局長年將四十，還沒有兒子，屋子裏雖則放着兩個人，都沒生育過，要是令愛過去，生下一男半女，就是現成的局長太太。呵，那時，就連我也沾點光呢！」

林先生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難題，當下怔住了做不得聲。商會長卻又鄭重地接着說：

「我們是老朋友。什麼話都可以講個明白。論到這種事呢，照老派說，好像面子上不好聽；然而也不盡然。現在通行這一套，令愛過去也算是正的。——而且，卜局長既然有了這

個心，不答應他，有許多不便之處。答應了，將來倒有巴望。我是替你打算，才說這個話。」

「咳，你怕不是好意勸我仔細！可是，我是小戶人家，小女又不懂規矩，高攀卜局長，實在是不敢！」

林先生硬着頭皮說，心裏卜卜亂跳。

「哈，哈；不是你高攀，是他中意。——就這麼罷，你回去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這裏且擱着，看見卜局長時，就說還沒機會提過，行不行呢？可是你得早點給我回音！」

「嗯——」

籌思了半晌，林先生勉強應着，臉色像是死人。

回到家裏，林先生支開了女兒，就一五一十對林大娘說了。他還沒說完，林大娘的呃就大發作，光景宿舍都很聽得清。她勉強抑住了那些湧上來的呃，喘氣著說道：

「怎麼能夠答應，呃，就不是小老婆，呃，呃——我也捨不得阿秀到人家去做媳婦！」  
「我也是這個意思，不過——」

「呃，我們規規矩矩做生意，呃，難道我們不肯，他好捨了去不成！呃——」

「不過他一定要來找說頭生事！這種人比強盜還狠心！」

林先生低聲說，幾乎落下眼淚來。

「我拚了這條老命！呃……救苦救難觀世音呀！」

林大娘顫着聲音站了起來，搖搖擺擺想走。林先生趕快攔住，沒口地叫道：

「往那裏去？往那裏去？」

同時林小姐也從房外來了，顯然已經聽見了一些，臉色灰白，眼睛死瞪瞪地。林大娘看見女兒，就一把抱住了，一邊哭，一邊打呃，一邊喃喃地掙扎着喘氣說：

「呃，阿囡，呃，誰來搶你去，呃，我同他拚老命！呃，生你那年我得了這個病——，呃，好容易養到十五歲，呃，呃，死也死在一塊兒！呃，早給了壽生多麼好呢！呃！強盜，不怕天打的！」

林小姐也哭了，叫着「媽！」林先生搓着手嘆氣。看看哭得不像樣，窄房淺屋的裏驚動鄰舍，大新年也不吉利，他只好忍着一肚子氣來勸母女兩個。

這一夜，林家三口兒都沒有好生睡覺。第二天一早，林先生還得起來做生意，在一夜的轉側愁思中，他偶而聽得屋面上一聲響，心就卜卜地跳，以為是卜局長來尋他生事來了；然而定了神仔細想起來，自家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又沒犯法，只要生意好，不欠人家的錢，難道好無端生事，白詐他不成？而他的生意呢，眼前分明有一線生機。生了個女兒長的還端正，卻又要招禍！早些定了親，也許不會出這岔子？——商會長是不是肯真心幫忙呢？只有懇求他設法——可是林大娘又在打呃了，咳，他這病！

天剛發白，林先生就起身，眼潮兒有點紅腫，頭裏發昏。可是他不能不打起精神招呼生意。舖面上靠壽生一個倒底不行，這小夥子近幾天來也就累得夠了。

林先生坐在賬臺裏，心總不定。生意雖然好，他卻時時渾身的肉發抖。看見面生的大漢子上來買東西，他就疑惑是卜局長派來的人，來偵察他，來尋事；他的心直跳得發痛。

卻也作怪，這天生意之好，出人意料。到正午，已經買了五十元，買客們中間也有本鎮人，那簡直不做買東西，簡直是搶東西；只有倒閉了舖子拍買底貨的時候纔有這種光景。林先生一邊有點高興，一邊卻也看着心驚，他估量起來是「這樣的好生意氣色不正。」

果然，在午飯的時候，壽生就悄悄告訴道：

「外邊又有謠言，說是你拆爛污賣一批賤貨，撈到幾個錢，就打算逃走！」

林先生又氣又怕，開不得口。突然來了兩個穿制服的人，直闖進來問道：

「誰是林老板。」

林先生慌忙站了起來，還沒回答，兩個穿制服的拉住他就走。壽生追上去，想要攔阻又想要探詢，兩個人凶聲吆喝道：

「你是誰？滾開！黨部裏要他去問話！」

## 六

那天下午，林先生就沒有回來。店裏生意忙，壽生又不能抽空身子親自去探聽，裏邊林大娘本來還愁瞞着，不防小廝徒漏了嘴，林大娘那一急幾乎一口氣死去。她又死不放林小姐出那對蝴蝶兒，說是：

「你的爸爸已經被他們捉去了，回頭就要來搶你！呃——」

她只叫壽生進來問底細，壽生瞧着情形不便直說，只含糊安慰了幾句道：

「師母，不要着急，沒有事的！師傅到黨部裏去理直那些存款呢。我們生意好，怕什麼的！」

背轉了林大娘的面，壽生悄悄告訴林小姐，「到底爲什麼，還沒得個準信兒，」他叮囑林小姐且安心伴着「師母，」外邊事有他呢。林小姐一點主意也沒有，壽生說一句，她就點一下頭。

這樣又要招顧外面的生意，又要挖空心思找出話來對付林大娘不時的追詢，壽生更沒有工夫去探聽林先生的下落。直到上燈時分，這才由商會長家給他一個信：林先生是被黨部扣住了，爲的外邊諸言林先生打算捲款逃走，然而林先生除有莊款和客賬未清外，還有朱三阿太，橋頭陳老七，張翠婦三位孤苦人兒的存款共計六百五十元沒有保障，黨部裏是專替這些孤苦人兒謀利益的，所以把林先生扣起來，要他理直這些存款。

壽生嚇得臉都黃了，呆了半晌，方才問道：

「先把人保出來，行麼？人不出來，那裏去弄錢來呢？」

「嘿！保出人來！你空手去，讓你保麼？」

「會長先生，總求你想想法子，做好事。師傅和你老人家向來交情也不差，總求你做做好事罷！」

商會長皺着眉頭沉吟了一會兒，又端着壽生半晌，然後一把拉壽生到屋角裏悄悄說道：

「你師傅的事，我豈有袖手旁觀之理。只是這件事現在弄僵了，老實對你說，我求過卜局長出面講情，卜局長只要你師傅答允一件事，他是肯幫忙的；我剛才到黨部裏會見你的師傅，勸他答應，他也答應了。那不是事情完了麼？不料黨部裏那個黑麻子真可惡，他硬不肯——」

「難道他不給卜局長的面子？」

「就是呀！黑麻子反而噲哩噲嘛說了許多，卜局長幾乎下不得台。兩個人鬧翻了，這不是這件事弄得僵透？」

壽生嘆了口氣，沒有主意；停一會兒，他又嘆一口氣說：

「可是師傅並沒犯什麼罪。」

「他們不同你講理！誰有勞；誰就有理！你去對林大娘說，放心，還沒喫苦；不過要想出來，總得化點兒錢！」

商會長說着，伸兩個指頭一搗，就匆匆地走了。

壽生沉吟著，沒有主意；兩個伙計攔住他探問，他也不回答。商會長這番話，可告訴「師母」麼？又得化錢？「師母」有沒有私蓄，他不知道；至於店裏，他很明白，兩天來賣得的現錢，被恆源提了八成去，剩下只有五十多塊，濟得什麼事！商會長示意總得兩百。知道還夠不夠呀！顯這樣下去，生意再好些也不中用。他覺得有點灰心了。

裏邊又在叫他了，他只好進去聽光景再定主張。

林大娘扶住了女兒的肩頭，氣喘喘地問道：

「呃，剛才，呃——商會長來了，呃，說什麼？」

「沒有來呀！」

壽生撒一個謊。

「你不用瞞我，呃——我，呃，全知道了；呃，你的臉色嚇得煞黃，阿秀看見的，



呢！」

「師母放心，商會長說過不要緊。——卜局長肯幫忙——」

「什麼？呢，呢——什麼卜局長肯幫忙！——呢，呢，大慈大悲的菩薩，呢，不要他幫忙！呢，呢，我知道，你的師傅，呢呢，沒有命了！呢，我也不要活了！呢，只是這阿秀，呢，我放心不下！呢，呢，你同了她去！呢，你們好好的做人家！呢，呢，壽生，呢，你待阿秀好，我就放心了！呢，去呀！他們要來搶！呢——狠心的強盜！觀世音菩薩怎麼不顯靈呀！」

壽生睜大了眼睛，不知道怎樣回話。他以為「師母」瘋了，但可又一點不像瘋。他偷眼看他的「師妹」，心裏有點跳；林小姐滿臉通紅，低了頭不作聲。

「壽生哥，壽生哥有人找你說話！」

小惡徒一溜跳竄喊進來。壽生慌忙跑出去，總以為又是商會長什麼的來了，那里知道竟是斜對門裕昌祥的堂櫃吳先生。「他來幹什麼？」壽生肚子裏想，眼光釘住在吳先生的臉上。

吳先生問過了林先生的消息，就滿臉笑容，連說「不要緊」。壽生覺得那笑臉有點異樣。

「我是來找你划一點貨色——」

吳先生收了笑容，忽然轉了口氣，從袖子裏摸出一張紙來。是一張橫單，寫著十幾行，正是林先生所賣「一元貨」的全部。壽生一眼瞧見就明白了，原來是這個把戲呀！他立刻說：

「師傅不在，我不能作主。」

「你和你師母說，還不是一樣！」

壽生躊躇著不能回答。他現在有點懂得林先生之所以被捕了。先是謠言林先生要想逃，其次是林先生被扣住了，而現在却是裕昌祥來挖貨，這一連串的線索都明白了。壽生想來有點氣，又有點怕。他很知道，要是答應了吳先生的要求，那麼，林先生的生意，自己的一番心血，都完了。可是不答應呢，還有什麼把戲來，他簡直不敢想下去了。最後，他姑且試一試說：

「那麼，我去和師母說，可是，師母女人家專要做現錢交易。」

「現錢麼！哈，壽生，你是說笑話罷？」

「師母是這個脾氣，我也是沒法。最好等到明天再談罷。剛才商會長說，卜局長肯幫忙講情，光景師傅今天晚上就可以回來了。」

壽生故意冷冷的說，就把那張橫單塞還吳先生的手裏。吳先生臉上的肉一跳，慌忙把橫單又推回到壽生手裏，一面沒口應承道：

「好，好，現賬就是現賬。今晚上交貨，就是現賬。」

壽生皺着眉頭再到裏邊，把裕昌祥要接貨的事情對林大娘說了，並且勸她：

「師母，剛才商會長來，確實說師傅好好的在那里，並沒受苦；不過總得化幾個錢，才能出來，店裏只有五十多塊，現在裕昌祥來接貨，照這單子上看，總也有一百五十塊光景，還是挖給他們罷，早點救師傅出來要緊！」

林大娘聽說又要化錢，眼淚直淌；那一陣呢，當真打得震天響，她只是搖手，說不出話，頭靠在桌子上，把桌子撞得怪響。壽生聽來不是路，悄悄的退出去，但去夠門邊，林

小姐追上來了，她的臉色像死人一樣白，她的聲音抖而且啞，她急口地說：

「媽是氣糊塗了！總說爸爸已經被他們弄死了！你，你趕快答應裕昌祥，趕快救爸爸！  
壽生哥，你——」

林小姐說到這裏，忽然臉一紅，就飛快地跑進去了。壽生望着她的後影，呆立了半分鐘光景，然後轉身，下決心担負這挖貨給裕昌祥的責任，至少「師妹」是和他一條心要這麼辦了。

夜飯已經擺在店鋪裏了，壽生也沒有心思吃，立等著裕昌祥交過錢來，他拏一百在手裏，另外身邊藏了八十，就飛跑去找商會長。

半點鐘後，壽生和林先生一同回來了。跑進「內宅」的時候，林大娘看見了倒嚇一跳。認明是當真活的林先生時，林大娘急急爬在瓷觀音前磕響頭，比她打呃的聲音還要響。林小姐光著眼睛站在旁邊，像是要哭，又像是要笑。壽生從身邊掏出一個紙包來，放在桌子上說：

「這是多下來的八十塊錢。」

林先生嘆了一口氣，過一會兒，方才有聲沒氣地說道：

「讓我死在那邊就是了，又化錢弄出來！沒有錢，大家還是死路一條！」

林大娘突然從地下跳起來，著急的想說話，可是一連串的呃把她的話塞住了。林小姐住了聲音，抽抽咽咽地哭。林先生却還是不哭，又歎一口氣，梗咽著說：

「貨是挖空了！店開不成，債又逼的緊——」

「師傅！」

壽生叫了一聲，用手指蘸蘸著茶，在桌子上寫了一個「走」字給林先生看。

林先生搖頭，眼淚撲索索地直淌；他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又歎一口氣。

「師傅，只有這一條路了。店裏併湊起來，還有一百，你帶了去，過一兩個月也就夠了；這裏的事，我和他們理直。」

壽生低聲說。可是林大娘却偏偏聽得了，她忽然抑住了呃，搶著叫道：

「你們出去！你，阿秀；放我一個人在這里好了，我拚老命！呃。」

忽然異常少健起來，林大娘轉身就跑到樓上去了。林小姐叫著「媽，」隨後也進了上

去。林先生望著樓梯發怔，心裏感到有什麼要緊的事，却又亂麻麻地總是想不起。壽生又低聲說：

「師傅，你和師妹一同走罷！師妹在這裏，師母不放心的！他總說他們要來搶——」  
林先生淌著眼淚點頭，可是打不起主意。

壽生忍不住眼圈兒也紅了，歎一口气，繞著桌子走。

忽然聽得林小姐的哭聲。林先生和壽生都一跳。他們趕到樓梯頭時，林大娘却正從房裏出來，手裏捧一個皮紙包兒。看見林先生和壽生都已在樓梯頭了，她就縮回房去，嘴裏說：「你們也來，聽我的主意。」她望著林先生和壽生的跟前，指著那紙包說道：

「這是我的私房，呃，光景有兩百多塊，分一半你們拿去。阿秀，我做主配給壽生！呃，明天阿秀和她爸爸同走。呃，我不走！壽生陪我幾天再說。呃，知道我還有幾天活，呃，你們就在面前拜一拜，我也放心！呃——」

林大娘一手拉著林小姐，一手拉著壽生，就要他們「拜一拜。」都拜了，兩個人臉上飛紅，都低著頭。壽生偷眼看著林小姐，看見她的淚痕中含著一些笑意，壽生心頭卜卜地亂跳

了，反倒落下兩滴眼淚。

林先生鬆一口氣，說道：

「好罷，就是這麼。可是壽生，你留在這裏對付他們，萬事要細心！」

## 七

林家舖子終於倒閉了。林老板逃走的新聞傳遍了全鎮。債權者中間的恆源莊首先派人到林家舖子裏封存底貨。他們又搜尋賬簿。一本也沒有了。問壽生。壽生躺在牀上害病。又去逼問林大娘。林大娘的回答是連珠炮似的打呃和眼淚鼻涕。爲的她倒底是「林大娘，」人們也沒有辦法。

十一點鐘光景，大羣的債權者在林家舖子裏吵鬧得異常利害。恆源莊和其他的債權者爭執怎樣分配底貨。舖子裏雖然挖空，但連「生財」合計，也足夠償還債權者七成，然而誰都只想給自己爭得九成或竟至於十成。商會長說得舌頭都有點僵硬了，却沒有結果。

來了兩個警察，擎着木棍站在門口吆喝那些看熱鬧的閒人，

「怎麼不讓我進去？我有三百塊錢的存款呀！我的老本！」

朱三阿太扭著搗嘴唇和警察爭論，魏顛顛地在人堆裏擠。她額上的青筋就有小指頭兒那麼粗。她擠了一會兒，忽然看見張寡婦抱著五歲的孩子在那里哀求另一個警察放她進去。那警察斜著眼睛，假裝是調弄那孩子，却偷偷地用手背在張寡婦的乳部揉摸。

「張家嫂呀——」

朱三阿太氣喘喘地叫了一聲，就坐在石階沿上，用力地扭著她的搗嘴唇。

張寡婦轉過身來，找尋是誰喚她；那警察却用了藐呢的口吻叫道：

「不要性急！再過一會兒就進去！」

聽得這句話的閒人都笑起來了。張寡婦裝作不懂，含著一泡眼淚，無目的地又走了一走，却好看見朱三阿太坐在石階沿上喘氣。張寡婦跌撞似的也到了朱三阿太的旁邊，也坐在那石階沿上，忽然就放聲大哭，她一邊哭，一邊喃喃地訴說著：

「阿大的爺呀，你丟下我去了，你知道我多麼苦！強盜兵打殺了你，前天是二週年……絕子絕孫的林老板又倒了鋪子，——我十個指頭做出來的百幾十塊錢，丟在水裏了，也沒響一聲！啊啞！窮人命苦，有錢人心狠——」



看見媽哭，孩子也哭了；張寡婦攔住了孩子，哭的更傷心。

朱三阿太却不哭；督起了一對發紅的已經凹陷的眼睛，發瘋似的反覆說着句話：

「窮人是一條命，有錢人也是一條命；少了我的錢，我拚老命！」

此時有一個人從鋪子裏擠出來，正是橋頭陳老七。他滿臉紫青，一邊擦，一邊回過頭去讓罵道：

「你們這夥強盜着你們有好報！天火燒，地火爆，總有一天現在我陳老七眼睛裏呀！要喫倒賬，就大家喫，分攤到一個邊皮兒，也是公平，——」

陳老七正罵得起勁，一眼看見了朱三阿太和張寡婦，就叫着她們的名字說：

「三阿太，張家嫂，你們怎麼坐在這裏哭！貨色，他們分完了！我一張嘴吵不過他們十幾張嘴，這班狗強盜不講理，硬說我們的錢不算賬，——」

張寡婦聽說，哭得更加苦了。先前那個警察忽然又背過來，用木棍子撥着張寡婦的肩膀說：

「喂，哭什麼？你的養家人早就死了，現在還哭那一個！」

「狗屁！人家搶了我們的，你這東西也要來調戲女人家麼？」

陳老七怒冲冲地叫起來，用力將那警察推了一把。那警察睜圓了怪眼睛，揚起棍子就想要打。閉人們都大喊，罵那警察。另一個警察趕快跑來，拉開了陳老七說：

「你在這裏吵，也是白吵。我們和你無怨無仇，商會裏叫來守門，喫這碗飯，沒有辦法。」

「陳老七，你到黨部裏去告狀罷！」

人堆裏有一個聲音這麼喊。聽聲音就知道是有名的閉漢陸和尚。

「去，去！看他們怎樣說。」

許多聲音亂哄了。但是那位作調人的警察却冷笑，扳著陳老七的肩膀道：

「我勸你少找點麻煩罷。到那邊，中什麼用！你還是等候林老板回來和你算賬；他倒不好白賴。」

陳老七虎起了臉孔，弄得沒有主意了。經不住那些閉人們亂竄，「去」，他就垂著朱三阿大和張寡婦說道：

「去去怎樣？那邊是天天大叫保護窮人的呀！」

「不錯。昨天他們扣住了林老板，也是說防他逃走，窮人的錢沒有著落！」

又一個主張去的拉長了聲音叫。於是不由自主似的，陳老七他們三個和一羣閒人都向黨部所在那條路去了。張寡婦一路上還是啼哭，咒罵打殺了她丈夫的強盜兵，咒罵絕子絕孫的林老板，又咒罵那個惡狗似的警察。

快倒了目的地時，望見那門前排立著四個警察，都擎著棍子，遠遠地就吆喝道：

「滾開！不准過來！」

「我們是來告狀的。林家舖子倒了，我們存在那里的錢都擊不倒——」

陳老七走在最前排，他高聲的說。可是從警察背後突然跳出一個黑麻子來，怒聲喝打。警察們却還站着，只用嘴威脅。陳老七背後的閒人們大嚷起來。黑麻子怒叫道：

「不識好歹的賤狗，我倆這裏管你們那些事麼？再不走，就開鎗了！」

他躲著脚踢那四個警察動手打。陳老七是站在最前，已經挨了幾棍子。閒人們大亂，朱三阿太老邁，跌倒了，張寡婦慌忙中落掉了鞋子，給人們一冲，也跌在地下，她連滾帶爬躲

過了許多跳過的和踏上的腳，站起來跑了一段路，方才發覺她的孩子沒有了。看衣襟上時，有幾滴血。

「啊！我的寶貝！我的心肝！強盜殺人了，玉皇大帝救命呀！」

她帶哭帶嚷的快跑，頭髮紛散，待到她跑過那倒閉了的林家舖面時，她已經完全瘋了！

（選自申報月刊）

## 陀 螺

「假的！什麼都是假的！」

這樣鄭重地作了結論，五小姐轉過臉去向坐在窗前的女友瞥了一眼——不，應該說是瞪了一眼，爲的是五小姐特別的眼球的筋肉運動即使在最溫柔地蹙着時也等於狠狠的一瞪。

女友還是那樣寂寞地微笑。

鄰家的頑皮孩子正在天井裏大嚷「不要月餅，要红柿子。」兩個什麼人，大概是誰家的女僕罷，打起了怪刺耳的揚州腔，在窗外抱怨各人的東家太吝嗇，那有過中秋節不送禮，親戚朋友都沒來往，而且節賞也太少。

五小姐側着頭，輕輕地在鼻子裏哼一聲，彷彿哼出了那一切虛偽無理由的中秋節，月餅，送禮，節賞，——一切從今天早晨起就煩擾着她心緒的塵緣俗態，翻身跳起來，在桌子上抓起了一塊蘇達餅乾，蘸滿了奶油，就往嘴裏送。

奶油是多天的陳貨了，軟融在玻璃缸內，很像是淺黃色的濃鼻涕，蘸在蘇達餅乾上老是即刻就要掉落的神氣，所以五小姐不得不用舌頭急忙地先去舐，因而那啾相就很費力；當第三塊餅乾這樣地被啾着的時候，那位女友說出冷冷的一句來了：

「到底也還有什麼的，不一定是完全假的罷！」

「嚇，你——老徐，始終勸不破戀愛，所以我說你是癡！」

五小姐將咬剩的半塊餅乾丟在奶油缸裏，緊接口駁過去，跟着又是一聲宛曼嘆息，然後再拿起餅乾來放進嘴裏。

微笑再浮上徐女士的口輔。五小姐的房東家的女僕在門口露出半個臉來了，手裏一個小盤，放着月餅蘋果之類。因為是罕見的文雅俊俏的女僕，徐女士竟縮住了已到嘴邊的回話，貪婪地看着。朋友中誰的臉龐兒也是這麼一個胚？這浮雲似的暮地飛來的感念，隨即又絆住了徐女士的思索。哦！如果在路上瞥見，準定會認是馨龍！不過這裏這一位有其文靜，卻不如馨那樣鋒芒逸宕。這是漫在馨身上的不可磨滅的革命的烙印。在那沸湯似的革命旋風中滾過來的人，誰也免不了燙上一個痕。

五小姐已經回頭去，見是房東老太太給自己送的中秋禮，便說了謝謝，隨手接過盤子裏的東西來放在書架子的最下層。再回到原來斜坐着的姿勢，她跟隨了徐女士的眼波又怪樣地瞪一眼，伸直頸賴子，又發議論：

「莫看輕她呢！長的好看，又聰明。你中意了她媽？老徐，要是你變成男人，便沒福消受她剛纔溫柔的笑容。是不通文學的粗人嗎？心裏比你還明白些兒。她勘得破戀愛。總算承她的情，和我是什麼都肯譚譚的。」喂，小妹，前回你的東家還不好麼？他的太太有癆病，將來你還不是正夫人！幹嗎你不肯？」她只是微笑，不作聲。「我有個朋友，是讀書人，現在教書，一年有千把塊錢的進賬，沒有娶過親，給你做個媒罷？」老徐，她知道我不是玩話，你猜她怎麼回答呢？她板起了臉搖頭。哈，什麼戀愛，她是勘破了的。她說，將來進尼姑庵修行。嚇，你要說是迷信！可是你的戀愛何嘗不是一座偶像，不是迷信？什麼都是假的，什麼都是空！」

徐女士靜靜兒聽着，心裏還在比較這裏的女僕和舊友聲；成串的塵封往事也拉出來了，一些愁眉，一些笑靨，熱情的眼波，慷慨的陳辭，幽鬱的咀咒，——啊，這一切！這癡歡苦

恨癡怒，只使得人生醇化，聖潔，不是空，也不是假！徐女士沉靜的眼睛斗然燦着興奮的光彩，堅定地說：

「五姊，不能不反對你這意見！只有表面地生活了的人們纔覺得人生是假是空！人生不是荒唐的噩夢，也不是不可得知的神秘。人生是努力加理知！在人生的探處打過滾來的人是既不空想亦不幻滅。」

回答先是鼻子裏的一聲哼。五小姐把手裏的半塊餅乾丟在痰盂裏，隨即又燃起了一枝香烟。用力地呼進一口以後，她慢慢地斜過眼去瞪着徐女士，咬準了字音冷冷地說：

「等你到了我的年紀，我的境地，你自己再回頭看看今天的議論罷，只有走過了大半段人生旅程的人們方纔懂得人生究竟是什麼。你玩過萬花筒麼？——一種小孩子的什麼「教育玩具」哪？你從那小孔裏左看看，你多麼驚異讚美呀！你想來這小小的紙筒裏的世界多麼豐富美麗複雜呀！可是拆破那紙筒來看哪，你只得了幾片碎玻璃，歸根，什麼都是假，都是空！」

「然而這寥寥的幾片碎玻璃就是我所謂理智和努力。這是智和力創造出我們萬變的感覺



世界。」

這回徐女士是緊接口駁覆了。看見五小姐瞪着眼睛不作聲，她又接下去：

「你在小孔裏所見的現象是變幻不可究詰，可是這一切的變幻到底本源於碎玻璃片敲側的形態和三稜鏡折光的角度，這兩者的必然的關係呀。這可以用數目字來求得的，這裏只有必然的真實，沒有神祕，也無所謂空與假！」

話轉到抽象的理論方面了。五小姐平時雖然喜歡析理，但今天的心緒委實太紛亂了，不耐煩這個。她將吸剩大半枝的香烟橫架在烟灰盤沿，向桌子上的小時鐘望了一眼，站起身來說：

「四點鐘了，老徐，出去到公園裏走走罷。這一家的中秋節的喜氣悶得人頭昏。」

於是來了洗粉，白玉霜，檀香粉，口紅，染髮水，司丹康，這一長列的化粧品的隊伍。五小姐很敏捷熟練地搽着搽着，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最後是一雙嫩黃色的很容易被誤會是七八歲孩子穿的「跑鞋」那樣的短小而圓頭的皮鞋。五小姐扣好了鞋帶，挺直腰來正想說「走罷」的時候，蓦地看見兩道淡淡的然而很有內容的笑疊停在徐女士的眉梢。

「喂，老徐，笑什麼！」

「我笑我是勝利了。」

五小姐猛轉過身去跨上一張椅子，從書架的最高層取下一瓶香水來在自己頸頸子間灑灑。

「我又笑，因為我得意，我又解決了一個問題。」

徐女士加着說，湊到五小姐肩下嗅那芳烈的白玫瑰香。

「勝利？問題！老徐！肚子裏藏着那樣的大禍根，還有心情笑！」

「要笑。因為你剛纔說過，原來什麼都是空，什麼都是假！」

五小姐轉過身來讚許地挺着眉毛。

「但即使今天你這位宣揚空和假的說教大師，也還有若干到底不能空，更不能假；你執着你血肉的自己；你講究美麗，所以搽粉灑香水，你講究補養，所以奶油蘇餅乾，稀飯冲牛奶！」

從螺旋形的樓梯下去的時候，兩位都沒有話。五小姐在用心提防着樓梯板從牠脚下滑走，徐女士又讓迷霧樣的雜念包圍住了。

看着偏了頭，奪出了眼珠，萬分費力似地用皮鞋頭去探索樓梯板的五小姐的側形，徐女士的鼻孔裏忍不住有些酸辣，這樣的感慨也突然浮上了意識：啊！衰老了！只一年不見，這位生氣虎虎的，「哭時要哭個痛快，笑時也笑個痛快」的老姊姊，怎麼便意外地衰老了啊？這是因為那鮮紅的活潑的心已在被頹喪的黑齒所啃噬，所以再沒有亢昂的叛逆的絕叫，却只有虛無主義的低仰；這是因為中年的暮氣已經鑽進了她的血液，所以皇皇然追求着補藥，終天不釋手地咬着奶油餅乾了。病態！可是這一切的病態總得有個中心軸。什麼是那個中心軸？

「五姊，想起去年的今晚，觀月橋上的月色，不忍池中的荷香葉，而又是烟火耀彩，萬人空巷；佳節勝事，多麼熱鬧！」

淡然看了徐女士一眼，似乎又是一句「所以我說你是癡」，五小姐嘴裏哼着什麼詩句，繼續地努力下樓梯。

兩位悶着嘴，走過了女僕們的臥場——因為是在正房後面的走道，實在不成其為房。

徐女士瞥見那位俊俏的小妹在翻看一本書。

「喂，他還看書呢！大概是準備着將來進了尼姑庵時念經罷？」

徐女士低聲說，拉着五小姐的衣角。

五小姐熬住了脚步，出驚似的回過臉來。

「誰啊？」

「就是你所謂總算承他情的那位漂亮的娘姨呀！」

五小姐的嘴唇拔了一下，表示極不以為然。約摸經過半分鐘，總算又踏到平平的地板上

了，五小姐這纔鬆一口氣說：

「什麼佛經！進尼姑庵是打算修修來世，只要能念阿彌陀佛就什麼都成；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左右不過是那些蠢心腸。看書嗎！少奶奶教着她。『認得幾個字到底方便些。』懣，為的方便，也和唸阿彌陀佛一樣。」

徐女士背過臉去伸舌頭，又抿着嘴笑。她分明看見這位老姊姊的前後矛盾的話語內有一

顆疲倦了然而又憤懣的心在跳躍。五小姐向來就有這樣一點脾氣；要爲自己的牢騷助勢或是折服對面的意見，她往往會故意地褻蕩某一人，給創造出一段「神話」；可是後來看到自己所創造的「神話」又產生了「副作用」，竟會當眞增高某一人身分，她就不惜略略矛盾一下，再把她的「神話人物」親身擯滅。徐女士是見慣了這套把戲的，但像此時對於小妹的褒貶的輪轉竟來得這麼快，卻還是第一遭。如果不是心緒實在煩擾，精細的五小姐會這樣「失態」麼？

笑容從徐女士臉上逃走，換成同情的憂慮了。

客堂中有的佳節的熱氣。奶媽正在揩拭一些大號的「水晶」盤子，幫着少奶奶裝出滿滿兒一盤一盤的嫩黃色的天津梨子，綠的架的葡萄，嬌紅的蘋果，和更紅的大柿子。月餅是高堆在兩個朱漆的圓盤裏，廣式的和蘇式的「平分秋色」。天井裏站着白銅的紙馬灰盆。桌子上飄飄然高戴了一座「斗香」，五彩的小小的尖角紙旗在微風中顫抖。孩子們圍在這「斗香」的旁邊，嘈嘈雜雜地搶說着一些聽不清楚的話。

從後面廚房中又送來那誘人饒涎的燒爛了的鷄鴨的香味。

五小姐立定在「斗香」前呆了半晌，然後懶懶地拖着臃寬出大門，彷彿已經忘記本來還帶着一位同伴。

「到那裏去好呢？」

像是物體逐漸消失了動力而終於靜止似的站在弄堂中，五小姐惘然說，眼眶中似乎飽孕了淚水，亮晶晶望着徐女士。

弄堂口跑進來兩個人，掠過五小姐的身旁時，從他們的熱鬧的談話中掉落了這麼兩句：

「我不明白禁止燒『斗香』和『革命』有什麼關係！」

「爲表示新氣象，正也不得不爾。」

五小姐驚覺似地急走了兩步，然後又立定了，氣咻咻地冲着徐女士的臉說：

「就是這麼一點，就是這麼一點呢！表面的，粉飾的，欺騙的；新招牌的舖子裏賣的盡是破爛舊貨。嗚黑黑兩扇大門背後，年年照例的「斗香」還是要燒的。你倒還說不是什麼都假，什麼都空呢！」

對於這一段沒頭沒腦的議論，徐女士簡直想不出適當的應答。弄堂裏——雖然不是十字

街頭，總不見得像是發表意見的場合。嗚，嗚！一輛汽車又在弄堂口駛過。聯想到的是大概有兩桿盒子砲站在車旁的踏脚板上。多麼威風！然而在威風的「蹺蹺板」的另一端又是準有些人太不威風。這當然是五小姐之所以憤懣的一個原因。可是她現在的發洩方式卻又如此和從前不同，徐女士凝睇沉吟着，五小姐的聲音又來了：

「還是到公園去罷。」

「去呀。」

「只要十分鐘就走到的。很大的公園。紅茶，兩角小洋一杯。雖然是「公」園，仍得買門票。常年票卻還便宜，只化一塊錢適用四個公園呢。」

五小姐懇切地說明着，搖搖擺擺向前走。徐女士低了頭不作聲。她記得這樣的「東道之誼」的指引，於今已是再度；僅在三四天前，徐女士已經依着五小姐的指示到那公園去過，回來後也曾對五小姐譚過園中的風景。

想到五小姐竟成爲這樣地健忘，這樣地心神恍惚，徐女士只好偷偷地苦笑，更說不出半句話。

三

走不到十多步路，譚話又在兩位中間抽出頭來。漸漸地轉為熱烈了。

「莫生氣，聽我說，五姊，你確是變了。一個人的變，會有好些個方式，你的變對自己不利的一種。不忙，聽我慢慢地說來呀。從前你要笑時就笑，個痛快，要哭時也哭個快，姑不問你那笑或哭是否該當，然而總不失為健康者的狀態。現在呢，固然不見你大聲哭了，卻也不見你大聲笑。現在只見你用眉毛來哭，在鼻子裡笑！」

「這是我的自由意志，我喜歡這麼辦。」

「然而你這所謂『喜歡』，實在是『不得不』！」

「有人禁止我狂笑麼？有人禁止我痛哭麼？」

「有。可不是一個兩個的誰某，而是你周圍人羣總和的病態心理。前幾天我就嗅到這病態的氣味，現在我是看清了牠的面貌了。這是想到要替自己留退步；要在自己和人們中間留一些給自己轉圜的空隙；發狂地講究粧師，因為惟恐被人看出老態；發狂地講究補養，因為衰老的暗影時時在打擾夢寐；總之，是喪失了自信力，喪失了勇往直前生活下去的氣概，是



人生鬥爭中的敗軍心理，是既過了中年覺得仍是一無所有因而專心只圖晚年的一點安逸那樣位位小丈夫的沒落的心理。五姊，你自然不承認。但事實無可辯解。起心要搶劫的兵是沒有願志的。爲什麼？因爲他太早地計算到潰敗後個人的退步。一個人生氣勃勃地沒頭於生活的鬥爭和理想的追求時，是決不會想到什麼補養的。是鬥倦了的時候，纔有這些念頭。中年婦人比少女更愛裝飾，因爲她已經不能自信。」

徐女士收住了譁鋒，向五小姐臉上細細地睇，準備着接受一番利害的反駁。

然而例外地沒有，五小姐的兩行淒然的眼光投射在前面的一雙背影。該是什麼不相干的路人罷，但也說不定有些和五小姐的相識者狀貌彷彿。五小姐是那樣認真地觀着。行人道旁的一棵樹像跳出來似的攔在兩位女士的面前了。三五個一隊的小姑娘橫穿過馬路去，元氣旺盛地笑着，嘈嘈地互相呼喚，像歸巢的小鳥兒。她們的活潑動亂的影子投射在夕陽的馬路上，猶如蒼闇的背景前突爆出幾點火花。當一切又歸原狀時，前面的雙影也沒有了，只有新秋的靜濟的柏油路。

五小姐的突出的眼珠還是準對着前方，遊魂似的飄着，忽然她腳下一個踉蹌，憂的站

住，慌慌張張地旋過身來跺着腳說：

「呀，呀，該死，該死！忘記了，忘記了！」

「可是那封信罷？我記得你早就放在口袋裏呢。」

徐女士輕聲提醒着。

「哦！信麼？混賬信，鬼信！偏是這封信倒帶出來了！我是想起忘記了帶一本書哪！上公園去不帶書，那還成話？」

「那就回去拿書罷。」

徐女士說着，身體已經半面向後轉了；同時，她的腦膜上浮出兩個外國字。兩個外國字，是徐女士幫着五小姐記住的。五小姐每天到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總帶着叫做藝術之什麼的一本書，而在歸來時一定是倦極了似的往牀上躺倒，嘴裏喃喃地念一個外國字，念過了兩三分鐘，就一定要請徐女士幫着記住。可是一星期來，徐女士被囑托「幫忙」的，翻來覆去總是那兩個字，那冊天天被五小姐捧進捧出的日本書的美術書籤似乎老是停在原地位，不會移動半步。

「Gill-gam-shi! 還有 Hau-sans-ferini 是誰？」

徐女士把眼光引着五小姐要她向後轉，微笑地用了吟詩的調子。

「對，對，Gill-gam-shi——啊呀，我又念不上來了。怪事！沒有比這個再拗口，再難記的了。最大的原因無非是，我還沒弄清楚這個字到底是書名呢，地名呢，還是學術詞。外來語辭典裏也沒有。你看，他們誰也不喜歡看書，問問他們都搖頭，給你一個不知，哎！都不喜歡看書！」

於是幾分興奮的光彩騰上了五小姐的惘然的眼睛。三天前在詞源上翻得了一個「典故」的時候，這同樣的光彩也曾裝飾過她的悵惘寒愁的面容。是這強烈的求知慾在五小姐心內構成了最後的防線抵擋着虛無幻滅的衝動。

「那麼回去拿書罷？」

徐女士熱心地再提議。西斜的陽光在五小姐的灰色頭髮上塗染了一些黃金。風吹弄她的怪樣的新衣，五小姐沉吟了一會兒，然後醒過來似的搖頭說：

「怎麼站定了不走呀，老徐！想什麼心事？哦，你說過要回去拿書麼？拿了罷。今天是

中秋節，我自己放一天假。上公園去！」

## 四

一前一後趕着牽着似的，兩位女士進了公園了。那邊枕着一泓流水的大柳樹下的綠茵是五小姐天天來讀書的老座位，今天雖然沒帶書，五小姐還是不肯換地方。

「這裏，旁的人是不會來的。他們都歡喜到游泳池，木球場，或是布標下面喝紅茶咖啡。啊，這些小資產階級，他們就歡喜這一套！」

在草地上坐定了後，五小姐抱住一對膝頭，將背脊靠着樹根，又發議論。似乎公園裏的「新鮮空氣」確有些洗滌心胸的效力，五小姐雖然還是滿肚子牢騷，卻已換了方向了。達到這一套憤世嫉俗的大議論時，徐女士總是沉默地恭聽，至多回答幾個微笑。她是看得多，聽得多，早以篤坐在大樹下抱膝高譚這一類的舉動雖然可以自讚為「革命的智識份子」，但何嘗有補於實際的分量。而況那些放言高論又只是這麼幾句老調。現在她仰臉看着天空的白雲，用半個耳朵聽五小姐的話語，卻是整個心在追索五小姐的更加喜怒無常的原因，不料五小姐的譚鋒忽轉，幾句話直刺到徐女士的心上來了：

「老徐，你是愈陷愈深哪！我看你明天不得了，可怎麼辦好？我是顧不到你呀！」

徐女士一怔，轉過眼去看五小姐的面孔，多麼嚴重的表情呀！但亦因為五小姐的嚴重的表示太過於誇張，徐女士立刻明白又是五小姐在那裏玩她的老把戲了。這也是五小姐的一種脾氣：看見自己的謔話並沒受到反口的讚許或傾耳的諦聽時便要危言聳聽他撒個「謊」來突刺對方一下。自然她未必有多大的惡意，可是她亦決不肯考慮到假使對方是個神經質的人，也許會發生意外的不良影響。有時是對方愈恐怖則五小姐的無所爲而威嚇的「謊」亦愈大愈長。

只回答一個坦然的微笑，徐女士的眼光又移開了五小姐的面孔。

前面一對人來了。大概是料這兒柳樹下竟還有人，喫驚似地將他們的糾扭得很緊的身體急忙地分開，匆匆地就跑進荷花池旁的假山石洞裏，送來一片曳長的鬚笑聲。

「小資產階級！又要戀愛，又要怕人看見，哼！」

五小姐氣忿忿地罵起來了，眼睛裏卻已充滿了淚痕，呆呆地向空中望着。那一對男女的親熱地偎抱的姿態還浮在五小姐眼前。她苦着脸閉了眼睛，正待拿出「什麼都是假，什麼都

是空」這件防身法寶來，立刻又被徐女士一句輕聲的怪話激起全身的戰慄：

「可惜我不是男子。」

「是男子便怎麼？」

「剛纔走過的一對人兒便不至於挨了你的罵！」

「不明白你這句話。」

「很容易明白，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怕人看見的戀愛會招起非小資產階級者的無名的一股醋！」

五小姐不願再聽，也不願分辨，只歪過頭去看那邊遠遠地有一道矮竹籬圍着的兒童遊戲場。一個紅衣服的孩子正在盪秋千，他的愉快地努力着的小身體已經高出竹籬，快要和秋千架的頂木相平。充滿了活力的嘈雜的笑聲和掌聲從他下面起來，似乎托住了他的身體。五小姐看了幾秒鐘，忽然把兩手掩在臉上，低垂了頸顛子，蠕曲着，一動也不動。

接着是長時間的靜默。然後五小姐發見了什麼似的擎起頭來說：

「老徐。所以我說你是癡！」

「已經是第二次領教你這判決詞了。還有什麼教訓？」

「沒有了！——反正你不肯聽。」

徐女士抿着嘴笑，打算不理，但一轉念，還是追問，

「不應該專『愛』一個人；每個人都愛一下。這是你的老哲學，也領教過了。」

「哎，話不是這麼說的。我的意思是，既已愛過一個人，到可以放手的時候，還是早點放手罷，犯不着弄到碰牆撞壁，轉不過身。」

「哦，哦，這是你的戀愛哲學的最近訂正版罷。謝謝你贈閱一本。戀愛有什麼哲學，從前我不懂，近來卻觀察到所謂新女子中間有一種傾向正在一天一天的顯明：在位的太太們自己覺得不能再找一個更合用些的丈夫的時候，她是主張戀愛專一主義的；退位的太太們自己已經不能再引起什麼男子的戀愛的時候，她一定是主張戀愛不專主義。」

「你又在罵人了。」

「確不是罵人。老姊姊，你是一天裏總得罵上十幾聲小資產階級的，該不會還再沾惹一星星兒小資產階級的唯心論。但如果據你所謂唯物的觀點來說，我剛纔的議論便成了不可諱

的真實。現在中國一般自號爲最革命最新的女子所謂「戀愛」，實際上還不是「獵取丈夫」？已經有了合用的丈夫的太太們惟恐失之，已得而復失者便打算贏進一個，連巨贏進的希望都很少的新新的女士們當然要自解嘲地揚言是自家「不肯」專於一人，而且接着又要太息痛恨於普天下男子之太多了小資產階級的習性！」

「算了，算了，再譴下去，連我也要挨到罵了。」

「如果你覺得我的話語就是罵人，那麼對不起，我實在已經連你都罵在裏頭，不折不扣，是『罵』在裏頭！」

徐女士微笑着擡起頭來再看天空的白雲。

兒童遊戲場裏現在是悄悄地似乎沒有人了。一片紫霧停掛在遠遠的公園外叢樹的圓頂。猛然傳來了打靶的鎗聲，砰，砰！徐女士的望空的眼前烟霧似的舒卷着一些山水思想人物：長安的積雪，渭水的澌冰，八個月的圍城，白骨，飛機，炸彈，餓殍，革命，女兵，華清池的溫泉，病院，傷兵，殺不盡的「反」革命，倉皇渡江，潯陽，秣陵，呵，梅女士，海風，月夜的東顧宮，咄，東海線午夜急行車中，「便衣」，盤問，又是病，嵐山，高雄，架空電



車。琵琶湖；愛，嗔，癡，恨，而現在又是日落的上海，又是這碎碎的鐘聲。多變幻呀！誰說不呢？然而總不是「假的」，也無所謂「空」！

五小姐這時才低着頭想，剛纔那邊湖山石洞中小資產階級一對兒的冷笑聲不知爲什麼竟被關進在五小姐的耳朵裏，忒楞楞地只在她耳膜上撞響。這使得她的思索不能集中。惘然再擡起頭來，看見徐女士的沉思的臉上頗有些安詳的微笑，五小姐的心窩突又辣刺刺地像塞進了一塊鹽，她的紛亂的意識中就迸出了興奮的一段話語：

「老徐，儘管你得意微笑，但現在你不是自己的地生活着！我相信最正當的生活是自己本位生活。拿戀愛來做例罷：阿貓；阿狗，都可以戀愛一下。有空閒的功夫，煩悶的時候，就去戀愛好了。應該一切行動都以自己爲中心，是主動，不是被動！」

「而在終於只證明了你的許多對象竟意外地『不肯』愛你的『主動』而依你心願地『被』動着的時候，就大驢一切都是假都是空罷？」

徐女士緊接上這一句，依然望着天空。

五小姐的臉色變了，似乎當真有點生氣。她姑起來搖搖身體，鼻子裏哼了一聲，看着徐

女士的臉說：

「好，好，儘管抓住了我那句空呀假呀來嘲笑罷！老徐，看你工作到疲倦極了的時候，不發牢騷，這纔是怪！教了一天的書，到晚來躺在牀上，就和剛從站籠裏放出來似的氣都喘不過來，老徐，你要是不喊，我就佩服你了。」

亮晶晶兩點淚珠已經在五小姐眼眶邊窺探，卻又被她努力忍住，轉成了慘然的一笑。這都分明地映在徐女士眼內，又鑽進了她的心。她懊悔着自己剛纔說的話太尖刻了。帶幾分抱歉的意味，她也站了起來，很溫柔地說：

「五姊，生理的疲倦會影響成精神上的煩悶，你是工作過度。何苦這麼拼命幹呀！」

「何苦？現在不拼命幹，到老來活活地餓死麼？積穀防饑——」

五小姐突然咽住了，轉過身去匆匆地走進了那邊的女廁所。

徐女士望着同伴的伶仃的背影，忍不住這樣想：老了，老了；養兒防老，可是她只能積穀防饑，也許這就是她的心理變態的根本原因。

五小姐再回來時，眼眶邊微微有些紅，懶懶地又坐在草上，喟然說：

「我真羨慕這裏看守女廁所的老婆子。她的那間屋子多麼精緻，事務又簡單。老了幹不動時，我想謀這份差使。」

「似乎在玩味這廁所看守者的生涯，五小姐靜默了一會兒，然後又輕聲地好像對自己商量：

「也還是不行的呢。公函是外國人的，在帝國主義者手裏要飯吃，洋奴，這個惡名聲卻擔受不住。還是進尼姑庵去好些。」

徐女士皺着眉頭，從五小姐的臉上引開眼光，低嘆了一聲。

「當真的呢！老徐。我有一個先生就是這麼辦的。前月我去拜望她，覺得出家人實在可羨，清閒自在，無牽無累。可是要住尼庵，也得積蓄資本。總之，目前還是娶拚命的幹，拚命！」

「拚命！不錯。但如果沒有到老就送了命。那你現在的拚命豈非是一場空？」

「所以我又講究補養。」

萬料不到有這樣一句答話，徐女士驚異地睜大了眼睛。但是五小姐並沒注意到，思慮得

深的樣子，側着頭。

「哦，哦；這就是你先前所說的自己本位的生活之一端麼？我不贊成，也不反對。但是，五姊，四十歲的人怎麼就總是想到死呢？並且現在拼命做事又是只爲了準備老的來臨！不要再想到老罷！拼命，努力，因爲生命力尙在我們血管裏奔流，因爲我們的生命力要求向外表現，因爲要把我們的生命力在灰色的人生上劃一條痕，深深的痕，因爲要把我們的生命力擴展到全社會，延續到未來的世紀！五姊，我們可以死，卻不能老；永遠忘記了老罷，打倒這老的黑影！」

沒有回答。斜眼望那邊湖山石畔小路上一對一對地走過的人兒，五小姐苦着臉，輕輕搖動左手的指頭，半晌，她方纔回過頭來淒然說：

「快要黑下來了，大家都回去過中秋，賞月，團圓；而我呢——咳，這該死的中秋，中秋，叫人怎麼能夠忘記老呀！」

## 五

於是詛咒着中秋，詛咒着那些歡天喜地過中秋的小資產階級，詛咒着一切心滿意得的

入，詛咒着老，詛咒着疲倦，五小姐斜靠着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回「家」去了。徐女士放慢了脚步，對五小姐保持着兩尺多的間離，靜穆地微笑着。

從早晨就供在客堂內長桌上的一對紅而且粗的蠟燭已經明晃晃地點着了。二房東家的老太太正把剝好的生栗子分給孫兒女們。每天剝風乾栗子是這家老太太的「日課」。坐在她安靜的一角裏，這位老人家很像藝術家研修傑作似地成天價剝，剝；到晚飯前就把一天工作的結果分配給屋子裏的上下大小人們。在這「總分配」以前，老人家是不許任何人先喫一顆她所剝白的生栗的。並不盼望什麼人來幫忙；但如果有人坐下來幫助剝這麼五個人，只要那位幫忙者並不隨手塞進嘴裏去，她也不拒絕，而且在她的慈祥的微笑中閃閃耀耀得了同志的革命黨式的喜悅。這在「總分配」時，老人家總不會忘記用一兩句話來替那位義務效勞者表揚，可是照例並不多分給那位效勞者一兩個栗子。

現在她老人家已經把一天工作的結果分成了六七小堆，等待照例的同時分配，因為孩子們變得太多利害，就先給了。少奶奶是活潑潑地常常帶着笑容的，看見徐女士與五小姐一先一後地進來；便用她的充滿了生命力的聲浪說：

「徐小姐！老太太給你票子了。她老人家剛纔說過，你今天幫她剝了二十多個，呀，五小姐你該得的一份大概要賞小妹妹罷？人家給你送了好東西來了！」

因為這「人家」二字是說的特別響亮而援曳，五小姐立刻理會得是什麼人，她的淒涼然的眼晴立刻放出興奮的光彩來。更沒半句的周旋，只在喉間發出一聲「唔」，五小姐斜着肩膀就往樓上跑，那種輕捷喉急的神氣，怕只有十八九的女郎纔會有的。

徐女士也很了解似的微微一笑，領受了老太太給的票子，坐下來便和少奶奶閉譚。孩子們圍住了祖母，指手劃腳地放直了喉嚨嚷，靠牆角擺着的 *Loud Speaker* 忽地嗚嗚然響了；先是公債市況，隨後是棉花，麵粉，橡皮；最後是沙沙地像有誰在演說。一片清涼的月色從漸濃的暮靄中透出來。俊俏的女僕小妹妹走來開了電燈，便捲開方桌子擺杯箸。孩子們是更嚷得利害。

覷這空兒，徐女士跑上樓去換衣服。

五小姐坐在牀上，嚼着一些什麼。清冷的月光照見桌子上是月餅和蘋果，裝來的紙盒和篋筐都已經拆得粉碎。

徐女士將電燈捻亮。

似乎猛喫了一驚，五小姐急忙嚥下嘴裏的東西，嚮着嘴說：

「莫關燈呀！你看月光多麼好。今晚上賞月！」

沒有回答。徐女士東張西望地，掀起了嘴唇，很誇張地用鼻子在嗅。房裏除了她的咻咻的嗅聲，就是五小姐嘴裏咕咕的咬嚼。

「你嗅什麼？」

五小姐又取過一只蘋果來剖為四塊的時候高聲問。

「嗅麼？因為這裏忽然也有小資產階級氣味的什麼『賞月』了，我打算找尋牠的來源。」  
五小姐佯怒地瞪了徐女士一眼，又努力嚼蘋果。

「哦，找得了！原來是蘋果裏的來源。可是，老姊姊，下面就要開飯了，你這些蘋果還是留到半夜輪在被窩裏喫罷。」

「不——咄，誰還喫飯，在他們的快活團圓的桌子上。」

雖然調子還是挺硬，可是斜瞪的眼光中卻又充滿了悽惶。

「也許還趕得及到『人家』那裏去吃夜飯？」

徐女士很認真地輕聲說。

又是沒有回答。五小姐側着頭像在追想什麼遙遠的和愉快的，慢慢地將刮碎的蘋果放進嘴裏，十分玩味似的嚼着，然後自言自語地說：

「他，他知道我喜歡吃這個，這個！」

清冷的月光落在五小姐身上。徐女士看見此時的五小姐的臉色是異常地安靜、恬適，而且瀟灑了活力。徐女士鬆一口氣，胸間的疑問得了答案。雖然是顯得困頓，頹喪，搖惑，衰暮，可是元氣還在。

樓下孩子們的嚷聲中這時新夾進了杯箸的敲聲。小妹的俏媚的臉兒也又在房門口出現。「還是下去吃飯罷！」

五小姐挺直了腰說。站在椅子上，她恭恭敬敬地將吃剩的蘋果搬到書架頂，疊成三角塔的形式。月餅裝滿匣子，則又重新裝滿紙盒裏，也高高地供上書架頂，在蘋果的兩旁，左右各一盒。

一九二九，十一月，五日作畢。



## 創造

靠着南窗的小書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帶了幾分「你奈我何」的神氣，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裏面墨水盒橫軸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潔的吸蠟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裏含着一封舊信。那邊西窗下也有個小書桌。幾本捲皺了封面的什麼雜誌，亂丟在桌面，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稜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桿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其處凝結了一大點黑水，像是牠的黑淚，在悲傷牠的筆帽的不知去向；一隻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紅眼睛，怨艾地瞅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自稱為的是紙扇太無禮，把牠搗倒了，——現在牠這嬌似的橫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三八初度紀念。她的親愛的丈夫君實。」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過的。

織金綢面的沙發椅蹲在東壁正中的一對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發椅做牠的侍衛。更左，直挺挺貼着牆壁的，是一口兩層的木櫥，上半層較狹，有一對玻璃門，但仍替在玻片後襯了紫色綢。和這木櫥對立的，左右首的沙發椅之右，是一個衣架，擎着雨衣斗蓬帽子之類。再過去，便是東壁的右窗；當窗的小方桌擺着茶壺茶杯香煙盒等什物。更過去，到了壁角，便是點側的梳妝台了。這里有一扇小門，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橢圓大鏡門的衣櫥，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對窗前的大柚木牀，和那珠絡紗帳子，和睡在牀上的兩個人。和衣櫥成西斜角的，是房門，現在嚴密的關着。

沙發榻上亂堆着一些女衣。天藍色沙丁綢的旗袍，玄色綢的旗馬甲，白棉線織的胸裙，還有緋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緊帶的短褲；都捲作一團，極像是洗衣作內正待落漂白缸，想見主人脫下時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鑲花灰色細羊皮女鞋的發光的尖頭；可是牠的同伴卻遠遠地躲在梳妝台的矮腳邊，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牀右，近門處，是一個停火几，琥珀色綢單的檯燈莊嚴地坐着，旁邊有的是：角上繡花的小手帕，香水紙，紛紙，小鏡子，用過的電車票，小銀元，百貨公司的發票，寸半大的皮面金頭懷中記事冊，寶石別針，小名片，

——凡是少婦手袋裏找得出來的小物件，都在這里了。一本展開的雜誌，靠了檯燈的支撐，又犧牲了燈罩的正確的姿勢，異樣地直立着。檯燈的土銅座上，有一對小小的展翅作勢的鴿子，側着頭，似乎在猜詳雜誌封面的一行題字：婦女與政治。

太陽光透過了東窗上的薄紗，灑射到桌上椅上牀上。這些木器，本來是漆的奶油色。現在都鍍上了太陽的斑剝的黃金了。突然一輛急馳的汽車的噶啞的聲音——響得作怪，似乎就在樓下——驚醒了牀上人中間的一個，他睜開倦眼，身體微微一動。濃郁的髮香，沖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轉過頭去，看見夫人還沒醒，兩頰緋紅，像要噴出血來。身上的夾被，早已擦在一邊，這位少婦現在是側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長及膝彎的貼身背心(Vest)，所以臂和腋都裸浴在晨氣中了，珠絲紗篩碎了的太陽光落在牠的白臍上就像是些跳動的水珠。

——太陽光已經到了牀裏，大概是不早了呵。

若實想，又打了個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來，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時他還覺得很倦，無非因為今晨三點鐘醒過來後，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見窗上泛出魚肚白色，纔又矇矓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這半睡狀態中，也做了許多短短的不連續的夢；其中有一

個，此時還記得個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復閉了眼，回想那些夢，同時輕輕地捉住了夫人的一隻手。

夢，有人說是日間的焦慮的再現，又有人說是下意識的活動；但君實以為都不是。他自說，十五歲以後沒有夢；他的夫人就不信相信這句話：

「夢是不會沒有的，大概是醒後再睡時遺失了。」她常常這樣說。

「你是多夢的；不但睡時有夢，開了眼你還會做夢呵！」君實也常常這麼反駁她。

現在君實居然有了夢，他自覺是意外；並且又證明了往常確是無夢，不是遺忘。所以他努力要回憶起那些夢來。以便對夫人講。即使是這樣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輕輕放過；他不肯講夫人在心底弄疑惑他的話是撒謊；他是要入時時刻刻信仰他看着聽着他，攤出金靈魂來受他的擁抱。

他很快地吐了口氣，再睜開眼來，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陽光；然後，沙琴榻上的那團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線，然後，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終於落在夫人的臉上。不知道為什麼，這位熟睡的少婦，現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閉合得緊緊的，正是昨天和君實嘔氣時的那

副面目了，近來他們倆常有意見上的不合，翹翹對於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而君實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動，有許多批評，在翹翹看來，簡直是故意立異。翹翹的女友，李小姐，以為這是翹翹近來思想進步，而君實反倒退步之故。這個論斷翹翹頗以為然；君實却絕對不承認，他心裏暗恨李小姐，以為自己的一個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壞了，昨天便借端發洩，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最使翹翹不快的，是這幾句：

「……李小姐的行爲，實在太像滑頭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謂政治活動，究竟她明白什麼是政治？翹翹，我並不反對女子留心政治，從前我是很熱心勸誘你留心政治的，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但要做實際活動——嚇，主觀上能力不夠，客觀上條件未備。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時髦玩意罷了。又說女子要獨立，要社會地位，咳，少說些門面話罷！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有什麼社會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爾登，在月宮跳舞場！現在又說不滿於現狀，要革命；咳，革命，這一向看厭了革命，卻不道還有翻新花樣的在影戲院跳舞場裏叫革命……」

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罵

愧，更使嫻嫻難受；她那時的確動了真氣。雖然君實隨後又混語撫慰，可是嫻嫻整整有半天納悶。

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離開他，覺得自己再不能獨佔了夫人的全靈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內的少婦，現在已經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了。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是難受的，他愛他的夫人，現在也還是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的思想為思想以他的行動為行動的夫人。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嫻嫻非復兩年前的嫻嫻了。

想到這里，君實忍不住微微喘了口氣。他又閉了眼，冥想夫人思想變遷的經過。他記得前年夏天在莫千山避暑的時候，嫻嫻曾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麼？似乎不是的；那時嫻嫻還沒認識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後嫻嫻的確是一天一天的不對了。最近的半年來，她不但思想變化，甚至舉動也失去了優美細膩的常態，衣服什物都到處亂丟，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邊幅」的氣派了。君實本能的關眼向房中一瞥，看見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僅存南窗下的書桌；除了這一片「乾淨土」，

全房到處是雜亂的痕跡，是嫻嫻的世界了。

在沉鬱的心緒中，君實又回憶起嫻嫻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齟齬來。莫千山避暑是兩心最融洽的時代，是幸福的頂點，但命運的黑絲，似乎也便在那時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似乎嫻嫻的變態，最初是在趣味方面發動的，她漸漸的厭倦了靜的優雅的，要求強烈的刺戟，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實意見相反了。買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戲，上一回茶館，都成爲他們倆爭執的題材，常常君實喜歡甲，嫻嫻偏喜歡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張完全勝利。結果總是犧牲了一方面。因爲他們都覺得「各行其是」的辦法徒然使兩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勝利，那時，勝利者果然很滿意，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當的報償，事過後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敗者的愉快。這樣的爭執，當第一二次發生時，兩人的確都會認真的煩惱過，但後來發現了和解時的澈骨的美趣，他們又默認這也是愛的生活不可少的波瀾。所以在習慣了以後，君實常常對嫻嫻說：

「這回又是你得了勝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嬌養的小姐，你不要以爲你的勝利是合理的，是久長的。」

於是在軟顛的笑聲中，翹翹偎在君實的懷中，給他一個長時間的吻。這是她的勝利的代價，也是她對於丈夫爲愛而讓步的熱枕的感謝。

但是不久這種愛的戲謔的神祕性也就磨鈍了。當給與者方面成爲機械的馴服的動作時，受者方面便覺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張失敗的隱痛卻在心裏跳動了。況且翹翹對於自己的主張漸漸更堅持，差不多每次非她勝利不可，於是本不願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實行了，這便是現在君實臥室中的勢力範圍只剩了一個書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來了。這是個無聲的痛苦的鬭爭。君實曾經用盡能力，企圖恢復他在夫人心窩裏的獨佔的優勢，然而徒然。翹翹的心裏已經有一道堅固的壁壘，頑抗他的攻擊；並且翹翹心裏的新勢力又是一天一天擴張，驅逐舊有者出來。在最近一月中，君實幾次感到了自己的失敗。他承認自己在翹翹心中的統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終不很明白，爲什麼兩年前他那樣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佔有了她的全靈魂，而現在卻失之於不知不覺，並且恢復又像是無望的。兩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塊海棉，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現在這同一的心，卻不知怎的已經變成一塊鐵，雖然他用了熱情的火來鍛鍊，也軟化



不了牠。「神祕的女子的心呵！」君實納悶時常常這樣想。他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諷刺；希望諷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嫻嫻心裏的鐵。於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標。君實認定夫人的心質的變化，完全是李小姐從中作怪。有時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辦；許會使嫻嫻更諍他這些。但是，除了這條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呵，神祕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嘆着氣這麼想。

君實陡然煩躁起來了。他抖開了身上的羊毛毯，向牀沿翻過身去；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還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嫻嫻也驚醒了。她定下了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邊，又輕輕的翹起頭來，從丈夫的肩頭瞧他的臉。

君實閉了眼不動。他覺得有一隻柔軟的臂膊放到胸口來了。他又覺得耳根邊被毛茸茸的細髮拂着作癢了。他還是閉着眼不動，卻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個身體壓上來，另一個心的跳聲也清晰地聽得；君實再忍不住了，睜開眼來，看見嫻嫻用兩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對面的睡着他的臉，像一匹齷齪同一隻詐死的老鼠。君實不禁笑了出來。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媚媚微笑地說，同時兩臂一鬆，全身落在君實的懷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從長背心後透出來，滄澀了君實的肌骨；他委實有些搖搖不能自持了。但隨即一個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這濕軟的胸脯，這可愛的面龐，這善蹙的長眉，這媚眼，這誘人的熟透櫻桃似的嘴唇——一切，這迷人的一切，都是屬於他的，確確實實屬於他的，然而在这一切以內，隱藏得很深的，有一顆心，現在還感得牠的跳動的心，卻不能算是屬於他的了！他能夠接觸這名爲媚媚的美麗的形骸，但在這有形媚媚之外，還有一個無形的媚媚——她的靈魂，已經不是他現在所能接觸了！這便是所謂戀愛的悲劇麼？在戀愛生活中，這也算是失戀麼？

他無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會媚媚的疑問的注視。突然一隻手掩在他的眼上；細而長的手指映着陽光，彷彿是幾枝透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細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緊貼的圍繞着，凡三匝。這是他們在莫千山消夏的紀念品，前幾天斷了線，新近才換好的。君實輕輕的拉下了媚媚的手。細珍珠給他的手指一種冷而滑的感覺。他的心靈突然一震。呵，可紀念的珠串！可紀念的已失的莫千山的快樂！祝福這再不能回來的快樂！

君實的眼光惘惘然在這些細珠上徘徊了半晌，然後，像感觸了什麼似的，倏地移到媚媚

的臉上。這位少婦的微帶惺忪的眼睛卻也正在有所思的對他看。

「我們過去的生活，那些日子你覺得頂快活？」

君實慢慢的說，像是每個字都經過深長的咀嚼的。

「我覺得現在頂快活。」

翹翹笑着回答，把她的身體更貼緊些。

「你不要隨口亂說。翹翹，想一想罷——仔細的想一想。」

「那麼，我們結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確的說，是第一個月，最快活。」

「爲什麼？」

翹翹又笑了。她覺得這樣的考試太古怪。

「爲什麼？不爲什麼。只因爲那時候我的經驗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頁空白，到那時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感到特別興味，而且也很模糊了。只有結婚後的生活——唔，應該說是結婚後第一個月，即使是頂瑣細的一衣一飯，我似乎都記得明明白白。」

君實微笑着點頭；過去的事也再現在他眼前了。然而接踵來了感傷。難道過去的歡樂就這麼永遠過去，永遠喚不回來麼？

「那麼，你呢？你覺得——那些日子頂快活？」

翹翹反問了。她把左手撫摩君實前額的頭髮，讓珍珠手串的短尾巴在君實眉間掃盪。

「我不反對你的話，但是也不能贊成。在我，新結婚的第一年——或照你說，第一月，只是快樂的起點，不是頂點，我想把你造成爲一個理想的女子，那時正是我實現我的理想的開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並未達到真的快樂。」

「我聽你說過這些話好幾次了。」

翹翹淡淡的插進來說；雖然從前聽得了這些話，也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現在卻不樂意聽說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創造。

「可是你從來沒問過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敗。翹翹，我的理想是成功的，但是也失敗了。莫千山避暑的時候，你的創造剛好成功。翹翹，你記得我們在銀鈴山瀑布旁邊六光石頭上的事麼？你本來是頗有些拘束的，但那時，我們坐在瀑布旁邊，你只穿了件小衫，

正和你現在一樣。自然這是一件小事，但很可以證明你的創造是完成了，我的理想是實現了。」

君實突然停止，握住了媚媚的臂膀，定着眼睛對她瞧。這位少婦現在臉上熱烘烘了，她想起了當時的情形，她終又自怪爲什麼那時對於此等新奇的刺戟並不感得充分的需要。如果在現今呀……

但是君實早又繼續說下去了：

「我的理想是實現了，但又立即破碎了！我已經引滿了幸福之杯。以前，我們的生活路上，是一片光明，以後是光明和黑暗交織着了。莫千山成了我們生活上的分水嶺。從莫山回來，你就漸漸改變了。媚媚，你是從那時起，一點一點的改變了。你變成了你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創造成的你了。我引導你所讀的書，在你心裏形成了和我各別的見解；我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相信書裏的真理會有兩個。媚媚，你是在書本子以外——在我所引導的思想以外，又受了別的影響，可是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

君實的臉色變了，又閉了眼，理想的破滅使他十分痛苦，如夢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憾

閱。

## 二

君實在二十歲時，滿腦子裝着未來生活的憧憬。他常常自說，二十歲是他的大紀念日；父親死在這一年，還給他一份不算小的財產，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雖然只有二十歲，卻沒有半點浪漫的氣味；父親在日的諄諄不倦的「庭訓」，早把他的青春情緒剝完，成爲有計畫的實事求是的人。在父親的靈牀邊，他就計畫如何安排未來的生活；也含了哭父的眼淚，凝視未來的夢。像旅行者計畫明日的行程似的，他詳細細細的算定了如何實現未來的夢；他要研究各種學問，他要找一個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侶，他要避歷國內外考察風土人情，他要鍛鍊大投艱的氣魄，他要動心忍性，他要在三十五六年富力強意志堅定的時候生一子一女，然後，過了四十歲爲祖國爲社會爲人類服務。

這些理想，雖說是君實自己的，但也不能不感謝他父親的啓示。自從戊戌政變那年落職後，老人家就無意仕進，做了「海上寓公」，專心整理產業，管教兒子。他把滿肚子救國強種的經綸都傳授了兒子，也把這大擔子付託了兒子。他老了，少壯時奔走衣食，不會定下安

身立命的大方針，想起來是很後悔的，所以時常教兒子先須「立身。」他也計畫好了兒子將來的路，他也要照自己的理想來創造他的兒子。他只創造了一半，就放手去了。

君實之要有父親的創造慾的遺傳，也是顯然的。當他選擇終身的伴侶時，很費了些時間和精神；他本有個理想的夫人」的圖案，他將這圖案去校對所有碰在他生活路上的具有候補夫人資格的女子，不知怎的，他總覺得不對——社會還沒替他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蹉跎了五六年工夫，親戚們爲他焦慮，朋友們爲他搜尋，但是他總不肯決定，後來他的「苛擇」成了朋友間的譚助，他們見了君實時，總問他有沒有選定，但答案總是搖頭。一天，他的一個舊同學又和他譚起了這件事：

「君實，你選擇夫人，總也有這麼六七年了罷；單就我介紹給你的女子，少說也有兩打以上了，難道竟沒有一個中意麼？」

「中意的是儘有，但合於理想的卻沒有一個。」

「中意不就是合於理想麼？有分別麼？倒要聽聽你的界說了。」

「自然有分別的。」君實微笑的回答，「中意，不過是也還過得去而已，和理想的，差

得很遠哪！如果我僅求中意，何至七年而不成。」

「那麼，你所謂理想的——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舊同學很有興味的問；他燃着一枝煙捲，架起了腿，等待着君實的高論。

「我所謂理想的，是指她的性情見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樣。」

君實還是微微笑的說。

「沒有別的條件——咳，別的說明了麼！」

「沒有。就是這簡單的一句話。」

舊同學很失望似的看着君實，想不到君實所謂「理想的」竟是如此簡單而且很像不通的。但他轉了話頭又問：

「性情見解相同的，似乎也不至於竟沒有罷；我看來，張女士就和你很配，王女士也不至於和你說不來。爲什麼你都拒絕了呢？」

「在學問方面講，張女士很不錯；在性情方面講，王女士是好的。但即使她們倆合而爲一，也還不是我的理想。她們都有若千的成見——是的，成見，在學問上在事物上都有



的。」

舊同學不得要領似的睜大了驚異的眼。

「我所謂成見，是指她們的偏激的頭腦，是的，新女子大都有這毛病。譬如說，行動解放些也是必要的，但她們就流於輕浮放浪了；心胸原要闊大些，但她們又成爲專門驚外，不屑注意家庭中爲妻爲母的責任；舊傳統思想自然要不得的，不幸她們大都又新到不知所云。」

「哦——這就難了；但是，也不至於竟沒有罷？」

舊同學沉吟地說；他心裏卻想道：原來理想的，只是這麼一個半新不舊的女子！

「可是你不要誤會我是甯願半新不舊的女子。」君實再加以說明，似乎他看見了舊同學的意思。「不是的。我是要全新的，但是不偏不激，不帶危險性。」

「那就難了。混亂矛盾的社會，決產生不出這樣的女子。」

君實同意地點着頭。

「你不如娶一個外國女子罷。」舊同學像發見了新理論似的高聲說，「英國女子，大都是

合於你的想像的。得了，君實，你可以留意英國女子。你不是想游歷歐洲麼，就先到倫敦去找去。」

「這原是一條路，然而也不行。沒有中國民族性做背景，沒有中國五千年文化做遺傳的外國女子，也不是我的理想的夫人。」

「呵！君實！你大概只好終身不娶了！或者是等到十年二十年後，那時中國社會或者會清明些，能夠產生你的理想的夫人。」

舊同學慨歎似的作結論，意要收束了本問題的討論；但君實却還收不住，他豎起大拇指霍地在空中畫了個半圓形，鄭重的說：

「也不然。我現在有了新計畫了。我打算找一塊璞玉，——是的，一塊璞玉，由我親手雕琢而成器。是的，社會既然不替我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來創造一個！」

君實眼中閃着躊躇滿志的光，但舊同學却微笑了；創造一個夫人？未免近於笑話罷？然而君實確是這麼下了決心了。他早已盤算過：只要一個混沌未點的女子，只要是生長在不新的家庭中，即使不會讀過書，但得天資聰明，總該可以造就的，即使有些傳統的性習，

也該容易轉化的罷。

又過了一年多，君實居然找得了想像中的璞玉了，就是嬾嬾，原是他的姨表妹；他的理想的的第一步果然實現了。

嬾嬾是聰明而豪爽，像她的父親；溫和而精細，像她的母親。她從父親學通了中文，從母親學會了管理家務。她有很大的學習能力；無論什麼事，一上了手，立刻就學會了。她很能感受環境的影響。她實在是君實所見的一塊上好的「璞玉」。在短短的兩年內，她就讀完了君實所指定的書，對於自然科學，歷史，文學，哲學，現代思潮，都有了常識以上的了解。當她和君實遊莫干山的時候，在那些避暑的「高等華人」的太太小姐隊中，她是個出色的人兒；她的優雅的舉止，有教育的諳吐，廣闊的知識，清晰的頭腦，活潑的性情，都證明她是君實的卓絕的創造品。

諒則如此，在創造的過程中，君實也煞費了苦心。

嬾嬾最初不喜歡政治，連報紙也不願意看；自然因為她父親是風流名士，以政治為濫物，所以嬾嬾是沒有政治頭腦的遺傳的。君實却素來留心政治，相信人的政治的動物，以為

不懂政治的女子便不是理想的完全無缺的女子。他自己讀過各家的政治理論，從柏拉圖以至浩布士，羅素，甚至於克魯泡特金，馬克思，列賓；然而他的政治觀念是中正健全的，合法的。他要在嫺嫺的頭腦裏也創造出這麼一個政治觀念。他對於女子的政治運動的見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如果大多數女子自己來要求參政權，我就給她們。」英國的已頗激烈的「藍襪子」的參政權運動，在君實看來是不足取的。

他抱了嚴父望子成名的熱心，誘導嫺嫺讀各家的政治理論；他要嫺嫺留心國際大勢，用苦心去記人名地名年月日；他要嫺嫺每天批評國內的時事，而他加以糾正。經過了三個月的奮鬥，他果然把嫺嫺引上了政治的路。

第二件事使君實極感困難的，是嫺嫺的樂天達觀的性格不用說，這是名士的父親的遺傳了。並且也是君實所不及料的。嫺嫺這種性格，直到結婚半年後一個明媚的四月的下午，第一次被君實發見。那一天，他們夫婦倆遊龍華，坐在泥路旁的一簇桃樹下歇息。嫺嫺仰起了面孔，接受那些悠悠然飄下來的桃花瓣。那淺紅的小圓片落在她的眉間，她的嘴唇旁，她的頸際，——又從衣領的微開處直滑下去，黏在她的乳峯的上端。嫺嫺覺得這些花瓣的每一

個輕妙的接觸，都像初夜時君實的撫摸，使她心靈震撼，感集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氣已經電化了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纖微，每一枝極細極細的血管，以至於她能夠感到最輕的拂觸，最洶內聲浪，使她記憶起塵封在腦角的每一件最瑣屑的事。同時一種神秘的活力在她腦海裏翻騰了：有無數的感想滔滔滾滾的湧上來，有一種似甜又似酸的味兒灌滿了她的心；她覺得有無數的話要說，但一個字也沒有。她只抓住了君實的手，緊緊地握着，似乎這便是她的無聲的話語。

從路那邊，來了個衣衫襤褸的醉漢來了。映着酡紅的酒臉，耳槽裏橫插着一小枝桃花。他踉蹌地高歌而來，他楞起了血紅的眼睛，對繡繡他們瞥了一眼，然後更提高了嗓子唱着，轉向路的西頭去了。

「哈，哈，哈哈！」

醉漢狂笑着睨視路角的木偶似的挺立着的哨兵。似乎他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他的籬邊的身形沒入桃林裏不見了。

「哈哈，哈，哈哈……」

遠遠的還傳來了漸曳漸細的笑聲，像扯細了的糖絲，鼻鼻地在空中迴旋。翹翹鬆了口氣，把遙矚的目光從泥路的轉角收回來，注在君實的臉上。她的嘴角上浮出一個神秘的忘我的笑容。

「醉漢！神游乎六合之外的醉漢！」翹翹贊頌似的說，「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刑足的王駘，沒有腳指頭的叔山无趾，生大瘡的夔，大癩，那一類的人話……君實，你看見他的眼光麼？他的對於一切都感得滿足的眼光呀！在他眼前，一切我們所崇拜的，富貴，名譽，威權，美麗，都失了光彩呢。因為他是藐視這一切的，因為他是把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是非，小大，都一律等量齊觀的，所以他對於一切都感得那樣的滿足罷！爸爸常說：醉中始有「全人」，始有「真人」，今天我纔深切的體認出來了。我們，自以為聰明美麗，真是井蛙之見，我們的精神真是可笑的貧乏而且破碎呵！」

君實驚訝地看着他的夫人，沒有回答。

「記得十八歲的時候，爸爸給我講莊子我聽到「藐姑射仙子」那一段，我神往了；我想起人家稱贊我的美麗聰明那些話，我漸愧得什麼似的；我是個不堪的濁物罷哩。後來爸爸

說，藐姑射仙子不過是莊生的比喻，大概是指「超乎物外」的元神；可是我仍舊覺得我自己是不堪的濁物。我常常設想，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的看法，應該像是站在雲端裏俯瞰下面的景物，一切都是平的，分不出高下來。我曾經試着要持續這個心情，有時竟覺得我確已超出了人間世，夷然忘了我的存在，也忘了入的存在。」

嫵媚凝眸望着天空，似乎他看見那象徵的藐姑射仙子冷冷然御風而行就在天的那一頭。君實此時正也忙亂地思索着。他此時方才知道嫵媚的思想裏竟隱伏着樂天達觀出世主義的毒。他回想不久以前，嫵媚看了西洋哲學上的一元二元的辯論，曾在書上寫了這麼幾句：「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物異同畢異。」這不是莊子的話麼？他又記得嫵媚看了各派政論家對於「國家機能」的駁難時，曾經笑着對他說：「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是的，也都不是的。」當時以為她是說笑，現在看來，她是有莊子思想作了底子的；她是以站在雲端看「蠶。觸之爭」的心清來看世界的哲學問題政治爭論的。君實認定非先掃除嫵媚的達觀思想不可了。

從那一天起，君實就苦心的誘導嫵媚看進化論，看尼采，看唯物派各大家的理論。他鑑

於從前把兩方面的學說給她看所得的不好的結果，所以只把一方面給她了。雖然唯物主義應用在社會學上是君實自己所反對的，可是爲的要醫治嫻嫻的唯心的虛無主義的病，他竟不顧一切的投了唯物論的猛劑了。

這一度改造，君實終於又奏了凱旋。

然而還有一點小節須得君實去完工。不知道爲什麼，嫻嫻雖則落落有名士氣，然而羞於流露熱情，當他們第一次在街上走，嫻嫻總是離開君實的身體有半尺光景。當在許多人前她的手被君實握着，她總是一陣面紅，於是在幾分鐘之後便藉故洒脫了君實的手。她這種舊式女子的嬌羞的態度，常常爲君實所笑。經過了多方的陶冶，後來嫻嫻膽大些了，然而君實總還嫌她的舉動不甚活潑。並且在閨房之內，她常常是被動的，也使君實感到平淡無味。他是信仰遺傳學的，他深恐嫻嫻的腴腆的性格將來會在子女身上種下了怯弱的根性，所以也用了十二分的熱心在嫻嫻身上做工夫。自然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呵，當他們遊莫千山時，嫻嫻已經出落得又活潑又大方，知道了如何在人前對丈夫表示細膩的昵愛了。

現在嫻嫻是「青出於藍。」有時反使君實不好意思，以爲未免太肉感些，以爲她太需要



強烈的刺戟了。

### 三

這麼着在利那間追溯了兩年來的往事，君實懶懶地倚在床欄上，悶悶的趕不去那兩句可悲的話：「你破壞了你自已，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二十歲時的美妙的憧憬，現在是隔了濃霧似的愈看愈模糊了。嫻嫻却先已起身，像小雀兒似的在滿房間跳來跳去，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

太陽光已經退到沙發榻的靠背上。和風送來了遠遠的市聲，說明此時至少有九點鐘了。兩杯牛奶靜靜的候在方桌上，齒齒噴出微笑似的熱汽。衣櫃門的大鏡子，精神飽滿地顯出女主人的活潑的情影。梳粧台的三連鏡卻似乎有妒意；牠以為顯映女主人的雪膚應該是屬於牠的職權範圍的。

房內的一切什物浸浴在五月的晨氣中，都是活力瀰滿的一排一排的肅靜地站着，等候主人的命令。牠們似乎也暗暗納罕着今天男主人的例外的晏起。

牀發出低低的嘆聲，抱怨牠的服務時間已經太長久。

然而墜入了幻滅的君實卻依舊惘惘然望着帳頂，毫無起身的表示。

「君實，你很倦罷？你想什麼？」

翹翹很溫柔的問；此時她已經坐在靠左的一隻沙發椅裏拉一隻長統絲襪到她腿上；羊毛的貼身長背心的下端微微張開。盪漾出肉的熱香。

君實苦笑着搖頭，沒有回答。

「你還在咀嚼我剛才說的話麼？是不是我的一句『是你自己的手破壞了你的理想』使你不高興麼？是不是我的一句『你召來了魔鬼，但是不能降服他，』使你傷心麼？我只隨便說了這兩句話，想不到更使你煩悶了。喂，傻孩子，不用胡思亂想了！你原來是成功的。我並沒走到你的反對方向。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我確是比你走先了一步了，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沒有回答。

「我是馴順的依着你的指示做的。我的思想行動，全受了你的影響。然而你說我又受了別的影響。我自然知道你是指着李小姐。但是，君實，你何必把一切成績都推在別人身上，

你應該驕傲你自己的引導是不錯的呀！你剝落了我的樂天達觀思想，你引起了我的政治熱，我成了現在的我了，但是你倒自己又看出不對來了。哈，君實，傻孩子，你真真的玩了黃道士召鬼的把戲了。黃道士燒符念咒的時候，惟恐鬼不來，等到鬼當真來了，他又怕得什麼似的，心裏抱怨那鬼太獯惡，不是他的理想的鬼了。」

淵淵撲嗤地笑了；雖然看見君實皺起了眉頭，已經像是很生氣，但她只顧格格地笑着。她把第二隻絲襪的長統也拉上了大腿，隨即走到牀前，捧住了君實的面孔，很嫵媚的說：

「那些話都不用再提了。誰知道明天又會變出什麼來呀！君實，明天——不，我應該說下一點鐘，下一分鐘，下一剎那，也許你變了思想，也許我變了思想，也許你和我都變了；也許我們更離遠些，但也許我們倒又接近了。誰知道呢！昨天是那麼一會事，今天是另一會事，明天又是一會事，後天怎樣？自己還不會夢到；這就是現在光榮的流行病了。只有，君實，你，還抱住了二十歲時的理想，以爲推之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君實，我簡直的有些傻氣了。好了，再不要敲頭默腦的癡想罷。過去的，讓牠過去，永遠不要回顧；未來的，等來了時再說，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

君實，好孩子，媚媚和你親熱，和你玩玩罷！」

用了緊急處置的手腕，媚媚又壓在君實的身上了。她的綿軟而健壯的肉體在他身上揉研，笑聲從她的喉間汨汨地泛出來，散在滿房，似乎南窗前書桌角的那一疊正襟危坐的書籍也忍不住有些心跳了。

君實却覺得那笑聲裏含着勉強——含着隱痛，是啼，是歎，是咒詛。可不是麼？一對淚珠忽然從媚媚的美目裏迸出來，落在君實的鼻齒邊，又順勢淌下，鑽進他的口吻。君實像觸電似的全身一震，緊緊的抱住了媚媚的腰支，把嘴巴埋在剛剛便過去的媚媚的頸頸裏了。他感得了又甜又酸又辣的奇味，又愛又恨又憐惜的混合的心情，那只有嚴父看見敗子回頭來投到他脚下時的心情，有些相像。

然而這個情緒只現了一剎那，隨即另一感想抓住了君實的心：

——這便是女子的所以為神祕麼？這便是女子的靈魂所以畢竟成其為脆弱的麼？這便是女子之所以成其為 Sentimentalist 麼？這便是女子的所以不能發展中正健全的思想而往往流於過或不及麼？這便是近代思想給與的所謂興奮緊張和徨徬苦悶麼？這便是現代人的迷亂和

矛盾麼？這便是動的熱的刺戟的現代人生下面所謂隱伏的疲倦，驚悸，和沉悶麼？

於是君實更加確信自己的思想是健全正確，而嫻嫻毀壞了她自己了！爲了愛護自己的理想，爲了愛嫻嫻，他必須繼續奮鬥，在嫻嫻心靈中奮鬥，和那些危險思想，那些徒然給社會以騷動給個人苦悶的思想爭最後之勝利。希望的火花，突又在幻滅的冷灰裏爆出來。君實又覺得勇氣百倍，如同十年前站在父親靈牀前的時候了。

他本能的斜過眼去看嫻嫻的臉，嫻嫻也正在偷偷的看他。

「嘻，嘻……嘻！」

嫻嫻又軟聲的笑起來了。她的額上泛出淡淡的紅暈，她的半閉的眼皮邊的淡而細，媚而含曠的笑紋，就如攝魂的符籙，她的肉感的熱力簡直要使君實軟化。呵，魅人的怪東西！近代主義的象徵！即使是君實，也不免搖搖的有些把握不定了。可是理性逼迫他離開這個嬌冶的誘惑，經驗又告訴他這是嫻嫻躲避他的掙叨的慣技。要這樣容易的就蒙過了他是不可能。他在那噴紅的嫩頰上印了個吻，就鎮定地說：

「嫻嫻，你的話，正像你的思想和行動：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們鼓勵小孩子活潑，

但並不希望他們爬到大人的頭髮梢。小孩子玩着一件事，非到哭散場不休；他們是沒有忖量的，不知道什麼叫做適可而止。翹翹，可是你的性格近來愈加小孩子化了。我引導你留心政治，但並不以為當即可以鑽進實際政治——而況又是不健全不合法的政治運動。比如現在大家都說「全民政治」，但何嘗當真想把政治立即全民化呢，無非使大家先知道有這麼一句話而已。聽的人如果認真就要起來，那便是胡鬧了。翹翹，可是你近來就有點近於那樣的胡鬧。你不知道你是多麼的幼稚，你不知道你已經身臨險地了。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關於你的夢……」

君實不得不停止了；翹翹的忍俊不住的連續的小聲的笑，使他說不下去；他疑問地又有幾分不快地，看着翹翹的眼睛。

「你講下去哪。」

翹翹忍住了笑說；但從她的乳房的細微的顫動，可以知道她還在無聲的笑着。

「我先要曉得你為什麼笑？」

「沒有什麼啦！關於小孩子的——既然你認真專聽，說說也不妨。我聽了你的話，就連

想到滿足小孩子的慾望的方法了。對八歲大的孩子說：「好孩子，等你到了十歲，一定買那東西來給你。」可是對十歲大的孩子又說是須得到十一歲了。永久是預約，永久是明年，直到孩子大了，不再要了，也就沒有事。君實——對不對？」

君實不很願意似的點了點頭。他彷彿覺得夫人的話裏有刺。

「你的夢一定是很好聽的，但一定也是很長的，和你的生活一般長。留着罷，今天晚上細講罷。你看，鐘上已經是九點二十分。我還沒洗臉呢。十點鐘又有事。」

不等君實開口，便一陣風似的，這位活潑的少婦從君實的擁抱中滑了出來，她的長背心也倒捲上去了，露出神秘的肉紅色，恰和霍地坐起來的君實打了個照面。嫻嫻來不及扯平衣服，就同影子一般引了開去。君實看見她跑進了梳粧台側的小門，砰的一聲，將門碰上。

君實啞然走到嫻嫻的書桌前坐下，隨手翻弄那些縱橫斜亂的雜誌。嫻嫻的兀突的舉動，使他十分難受。他猜不透嫻嫻究竟存了什麼心。說他是不顧一切的要實行她目前的主張罷，似乎不很像；她還不能擺脫舊習慣，她究竟還是奢侈嬌貴的少奶奶；說她是心安理得的樂於她的所謂活動罷，也似乎不像，她在動定後的剎那間時常流露了中心的彷徨和焦灼，例如剛才

她雖則很灑脫的說：「過去的，讓牠過去罷；未來的，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然而她任笑時有隱痛，並且無端的滴了眼淚了。他更猜不透翹翹對於他的態度。說她是有些異樣罷，她仍舊和他很親熱很溫婉；說她是沒有異樣罷，她至少是已經不願意君實去顧問她的事，並且不耐煩聽君實的批評了。甚至於剛才不願意聽君實講關於她的夢。

——呵，神祕的女子的心！君實不自覺地又這麼想。

神祕？他想來是不錯的，女子是神祕的，而翹翹尤甚；她的構成，本來是複雜的。他於是細細分析現在的翹翹，再考察翹翹被創造的過程。

久被塵封的記憶，一件一件浮現出來；散亂的不連續的觀念，一點一點凝結起來；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他的所謂創造，只是破壞。並且他所以破壞的手段却就在翹翹的腦子裏生了根。他破壞了翹翹的樂天達觀思想，可是唯物主義代替着進去了；他破壞了翹翹的厭惡政治的名士氣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盤踞着不肯出來；他破壞了翹翹的嬌羞靜靜的習慣，可是肉感的，要求強烈刺戟的習慣又同時養成了。至於他自己的思想卻似乎始終不會和



懶懶的腦筋發生過關係。懶懶的確善於感受外來的影響，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對於懶懶卻是一絲一毫的影響都沒有。往常他自以為創造成功，原來只騙了自己！他自始就失敗了，何曾有過成功的一瞬。他遂以為莫千山避暑時代是創造懶懶的成功期，咳，簡直是夢話而已！幾年來他的努力都是白費的！

他又想起剛才懶懶說的「你自己的手破壞了自己的理想」那句話來了。他不得不承認這句話是對的。他覺得實在錯怪了李小姐。

他恨自己為什麼那樣糊塗！他，自以為有計畫去實現他的憧憬的，而今却發現出來他實在是有計畫去破壞自己的憧憬；他煞費苦心自以為按照了自己的理想而創造的，而今却發現出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迷亂矛盾的社會，斷乎產生不出那樣的人。

舊同學的這句話閃上他的心頭了。他恨這社會，就是這迷亂矛盾的社會破壞了他的理想的！可不是麼？在迷亂矛盾的空氣中，什麼事都做不好的。他真真的絕望了！

霍浪霍浪的水聲從梳粧台側的小門後做出來，說明那漂亮聰明的少婦正在那裏洗浴了。

君實下意識地轉過臉去望着那個小門。水聲暫時打斷了他的思緒。忽然衣箱門的大鏡子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君實急轉眼看房門時，見那門推開了一絲縫，王媽的頭正露出半；她看見房裏只有君實不衫不履呆地坐著，心下明白現在還不是她進來的時候。

突然一個新理想衝上君實的心了。

爲什麼他要絕望呢？豈說是迷亂矛盾的社會產生不出中正健全思想的人，但是他自己，豈不是也住在這社會麼？他爲什麼竟產生了呢？可知社會對於個人的勢力，不是絕對的。

爲什麼他要喪失自信心呢！豈說是兩年來他的苦心是白費，但反過來看，豈不是因爲他一向只在癩癩身上做破壞工作，却忽略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她，所以癩癩成其爲現在的癩癩麼？只要他從此以後專力於介紹自己所認爲健全的思想，難道不能第二次改變癩癩把她裏面回來麼？一定的！從前爲要掃除癩癩的樂天達觀名士氣派的積滯，所以冒險用了破壞性的大黃巴豆，弄成了癩癩現在的昏昏邪亂的神氣，目下正好用溫和健全的思想來扶養她的元氣。希望呀！人生是到處充滿着希望的哪！只要能夠認明已往的過誤，希望是不騙人的！現在君實的樂觀，是最近半個月來少有的了；而且這樂觀的心緒，也使他能夠平心靜氣

地檢查自己近來對於翹翹的態度。他覺得自己的冷諷辦法很不對，徒然增加翹翹的反感；他又覺得自己近來似乎有激而然的過於保守的思想也不大好，徒然使翹翹認為丈夫是當真一天一天退步；他又覺得一向因為自氣，故意拒絕參加翹翹所去的地方，也是錯誤的，他應該和她同去，然後冷靜公正地下批評，促起翹翹的反省。

愈想愈覺得有把握似的，君實不時望着浴室的小門；新計畫已經審慎周詳，只待翹翹出來，立即可以開始實驗了。他像考生等候題紙似的，很焦灼，但又鼓舞。

房門又輕輕的被推開了。王媽慢慢的探進頭來，烏溜溜的眼睛在房裏打了個圈子。然後，她輕輕地走進來，抱了沙發榻上的一團女衣，又輕輕的去了。

君實還在繼續他的有味的沉思。翹翹剛才說過的話，也被他喚起來從新估定價值了。當時被忽略的兩句，現在跳出來要求注意：

——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是我先走了一步，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君實推敲那句「先走了一步」。他以為從這一句看來，似乎翹翹自己倒承認確是受過他

的影響，跟着他走，僅僅是現在軼出他的範圍罷了。他猛然又記起誰：——大概是李小姐罷！——也說過同樣意義的話，彷彿說他本是嫵媚的引導，但現在他覺得乏了，在半路上停息下來，而被引導的嫵媚便自己上來了。當真是這般的麼？自信很深的君實不肯承認。他絕對自信他不是中道而廢的軟背脊的人兒。他想：如果自己的思想而確可以算作執中之道呢，那也無非因為他曾經到過道的極端，看看覺得有點不對，所以又回來了；然而無論如何，嫵媚的受過他的影響，卻又像是可信了，她自己和她的密友都承認了。可是他方才的推論，反倒以為全然沒有呢，反倒以為從前是用了別人的虎狼之舉來破壞了固有的嫵媚；而現在須得他從頭做起了。

他實實在在迷住了：他覺得自己的推論很對，但也沒有理由推翻嫵媚的自白。雖則剛才的樂觀心緒尚在支撐他，但不免有點彷徨了。他自己策勵自己說：「這個謎，總得先揭破；不然，以後的工作，無從下手。」然而他的苦思已久的發脹的頭腦已不能給他一些新的煙土披單純了。

房門又開了。王媽第二次進來，怪模怪樣的在房裏張望了一會；後來走到梳妝台邊，抽

開一個小抽，拿了嫻嫻的一雙黃皮鞋出去了。

君實下意識的，看着王媽進來，又看着她出去；他的眼光定定地落在房門上半晌，然後又收回來，在嫻嫻的書桌上徘徊。終於那象牙小兔子邀住了君實的眼光。他隨手拿起那兔子來，發見了「丈夫」二字被刀刮過的祕密了。但是他倒也不以為奇。他記得嫻嫻發過議論，以為「丈夫」二字太富於傳統思想的臭味，提到「丈夫」，總不免令人聯想到「夫者天也」等等話頭，所以應該改稱「愛人」——却不料這裏的兩個字也在避諱之列！他不禁微笑了，以為嫻嫻太稚氣。於是他想起嫻嫻為什麼還不出來。他覺得已經過了不少時候，並且似乎好久不聽得霍浪霍浪的水聲了。他注意聽，果然沒有；異常寂靜。竟像是嫻嫻已經睡着在浴室裏了。

君實走到梳粧台旁的時候，愈加確定嫻嫻準是睡着在浴盆裏了。他剛要旋轉那小門的瓷柄，門忽然自己開了。一個人捧了一大堆毛巾浴衣走出來。

不是嫻嫻，却是王媽！

「是你……呀！」

君實驚呼了出來。但他立即明白了：浴室通到外房的門也開得直蕩蕩，嫻嫻從這里下樓去了。她，夫人——就是愛人也罷，却像暴徒逃避了偵探的尾隨一般，竟神過浴室躲開了！他這纔明白王媽兩次進來取嫻嫻的衣服和皮鞋的背景了。他覺得嫻嫻太會和他開玩笑！

「少奶奶早已洗好了。叫我收拾浴盆。」

王媽看着君實的不快意的面孔，加以說明。

君實只覺得耳朵裏的血管轟轟地跳。王媽的話，他是聽而不聞。他想起早晨不祥之夢裏的情形。他嗅得了惡運的氣味。他的泛泡沫的情熱，突然冷了；他的尊嚴的自許，受傷了；而他的跳得更快的心，在敲着警鐘。

「少奶奶在樓下麼？」

便是王媽也聽得出這問句的不自然的音調了。

「出去了。她叫我對少爺說：她先走了一步了，請少爺趕上去罷。——少奶奶還說，偷使少爺不趕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哦——」

這是一分多鐘後，君實喉間發出來的滯澀的聲浪。小小的象牙兔子又闖入他的意識界，一點一點放大了，直到成爲人形，傲慢地斜起了紅眼睛對他瞧。他恍惚以爲就是媚媚。終於紅眼睛也沒有了，只有白肚皮上「丈夫」的刀刮痕更清晰地在他面前搖擺。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野薔薇）

## 石 碣

玉臂匠金大堅還沒刻完半個字，忽地又是撲嗤一聲的笑起來，擡頭望到他的秘密工作中的伙伴。

「金二哥，又笑，怎的？」

靠在太師椅上慢慢地摸鬚子的聖手書生蕭讓輕聲說。鬚子，原來只有稀落落的幾根，又很短，然而只要左手空閒着，他蕭讓就總得去摸，這和他的歡喜聲兒，慢慢兒，兩字三字一頓的說話的方式，都是新近纔有的習慣。

「蕭大哥：你真是活像智多星吳用了！再過幾天，我就管你叫智多星罷！」

算是回答了蕭讓的詢問，玉臂匠金大堅簡直的放下了刻字刀，雙手按在石碣上呵呵大笑起來。

蕭讓得意地搖着頭，隨即把臉色放得更莊嚴：

「我說，金二哥，怨不得，吳軍師，那樣叮囑我來。你只是心直口快！」



玉臂匠呆了一下：似乎突然憬悟過來，他收起笑容，拿過刻字刀，低着頭，又幹他的一點一畫的工作。

「慢着，金二哥，剛纔，你又笑，到底爲的甚麼？」

「想到你和我躲在這裏幹這個，就要笑。」

「你真是！」蕭讓頓一頓。「呵，金二哥，不應該笑。我們這，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是水泊裏的機密呀！金夥兒，一百單八位弟兄，就只有，你，我，吳軍師，參預這機密；便是宋公明宋大哥，他自己，也兀自睡在鼓裏頭呵！」

從工作中再擡起頭來的金大堅本已有一句話衝到口邊：正因為怎地，更加門的人要笑呵！可是望見蕭讓的那樣莊重的臉色，便不好說出來，只撮起嘴唇做了一個怪相，算是百分之幾的抗議。

這也瞞不過精明的蕭讓，料到這玉臂匠還有幾分不了解，——幾分不懂得吳軍師的「策略」的奧妙，他蕭讓猛地攆起心裏來了，和玉臂匠原是老朋友，知道這位朋友的嘴巴原來靠得住，和他手裏的刻字刀一樣可靠——從容放鬆一絲一毫，但是眼前這「石碣」的事兒太

重大了，他蕭讓便覺得很有再切實叮囑一番的必要。

然而要把吳用的「策略」解釋明白也頗困難，大碗喝酒，大塊喫肉，大秤分金銀的強盜勾當，本來全靠的「公平」二字叫大家心悅誠服；都是受不過冤屈，總來這水泊吳落草的，失卻了「公平」，也就不配做強盜。同是頭領，同是忠義堂上的虎皮交椅，誠然也還有個第一第二之分，但這是紀律呀！沒有不守「紀律」的強盜。而況「主座」屬誰，也該付之公議，不應當有私心，弄詭作。不幸的是軍師吳用今回的「策略」看起來太像是詭計了。

這麼想着，蕭讓的想要說服金大堅的勇氣很不體面地便短了一半。他偷眼看他的伙伴。刀尖落在石頭上發出「滋拉，滋拉」的聲音，彷彿是金大堅的暗笑；然而金大堅當真並沒笑，他在那裏認真地工作。

這使得蕭讓心裏略略安定一點。畢竟這位老朋友還可靠。摸着稀落落的幾根短鬍子，蕭讓再把軍師吳用囑咐過的話語想了一遍，然後輕聲兒慢慢兒說：

「金二哥，你看，王鐵麟，比宋大哥如何？」

「都是江湖上聞名的好漢呵！」

玉臂匠頭也不惱的回了。

「哦——金二哥；好多，總有個，高下罷？」

只有急促的刀尖落在石面上的剝落剝落的聲音代替了回答。

「衆多兄弟，都說，玉麒麟，仗義疏財，一身好武藝，心地又直爽；宋大哥兀自佩服。金二哥，看來遮莫是玉麒麟強些罷？」

這箇卻批玉臂匠的頭歇起來了。對於蕭讓的忽然議論到宋廬的短長，金大堅深覺得詫異。自己不是屢次承蒙他告誡莫要臧否水泊內的大頭領麼？今兒他自己亦犯了規麼？和他的刻字技術同樣地古朴的金大堅的心，忍不住暗笑：老沒有機會發洩的幾句話便脫口衝出來了：

「人總是成羣打夥的。和廬員外親近的一夥兒自然說廬員外好哪。」

「不，不，不！金二哥，是和廬員外出身相彷彿的人，纔都說廬員外好。」

玉臂匠不很了解似的定睛瞅着蕭讓。

「金二哥，你總知道，我們一百單八人，不是一樣的出身呀。如像白勝兄弟，他原是破

落戶潑皮；阮氏三兄弟，石碣村的遊民；孫二娘開黑店，公孫軍師是遊方道士，李俊，張橫，做水面上的勾當；這算起一夥兒。五虎將的驕勝，呼延綽，他們，原是朝廷命官，派來打梁山的；便是盧員外自己，先前何嘗不是跟我們作對麼？所以這是又一夥了。金二哥，現在，你該明白吳軍師的妙計了罷？」

沒有回答。蕭讓悠然摸着鬚子，仍天微笑，自己得意剛纔的一番從吳軍師那裏拾來的話語。

有這石碣，兩夥人便會合成一夥兒麼？這樣的意思也曾在金大堅心中一動。但是不失自知之明的他素來知道自己的嘴巴不濟事，所以還是不出聲，只眯着眼睛，用半心臉笑。

突然蕭讓站起來，走到房門口，在門縫裏張望了一會兒，然後又回到金大堅身邊，滿臉莊重勇氣象，湊着金大堅的耳朵急促地輕輕地說：

「二哥，俺水泊裏這兩夥人，心思也不一樣。一夥是事到臨頭，借此安身；另一夥卻是立定主意要在此地替天行道，二哥，依你說，該是誰來做山寨之主？」

「哦！原來卻是恁地！何不依了黑旋風的說法，爽爽快快地排定了座位，卻又來這套把

戲，烏石碼，害得俺像是做了私事，當着衆兄弟面前，心裏怪難受！」

玉臂匠再也忍不住了，喘了一下，把刺字刀擲在石碼上，大聲叫將起來。這一爆發；真是聖手書生蕭讓所不料的，他往後退了一步，學着軍師吳用的神氣，只管摸鬍子。

「二哥，話雖如此說，事情，卻不能如此辦。也須叫入人心服呀。卽是替天行道杏黃旗上的那個「天」字，還不夠；總得再找出些「天意」來。這便是吳軍師的神算妙計！」

「天意！天意渺茫，就叫我們來替「天」行意？」

蕭讓沉吟着踱方步。他時時把眼光往金大堅身上溜。軍師吳用的高見是不錯的：玉臂匠金大堅無論如何不會了解這「策略」的作用。但自己曾在吳軍師跟前力保的是什麼呢？金大堅的嘴巴靠得住。是憑了十多年的老交誼，他蕭讓纔敢這麼擔保的。然而現在，好像有些不變。他偷眼再瞅着他的伙伴。沒有什麼異樣。滋溜滋溜地又在那裏刺字，一條好臂膊上的肌肉突起來像是些檣櫓兒。

總算放下一半心，蕭讓再回到太師椅上時，猛聽得金大堅又擲過來一個怪問題：

「旁的不管，只是，蕭大哥，我們算是那一夥？」

蕭讓愕然了。軍師吳用從來不會和他譁到這個。倉卒間像搬不出吳用的話語來應付。卻想說是屬於宋大哥那一夥，可是又覺得礙口。

看見蕭讓也有對答不來的時候，金大堅卻呵呵笑了。這笑像是一瓢冷水，澆得聖手書生毛髮直豎。

「我倆，——我，既不是趙官兒的什麼將軍，教練，殺頭；也不會偷雞摸狗，開黑店，大江心裏請客官喫板刀麵；我們是靠手藝過活的。我刻東嶽廟的神碑，也刻這替天行道的石碑。就是這們一個事。提起什麼天呀道呀地呀，倒是怪羞人呢！」

彷彿抖落了一口袋子的金錢似的，金大堅自己也不很相信竟會這樣地滔滔發議論。他的拿着刻字刀的右手突在空中劃一個圓圈。又興奮地加了幾句：

「看來我們水泊裏最利害的傢伙還是各人的私情；你稱之爲各人的出身；我們替三天行的就是這個『道』呢！」

蕭讓揉着眼睛，只能摸鬍子。直到金大堅的刀尖和石頭相觸的聲音再敲動他的耳膜時，他這纔醒過來似地率然問：

「是機密呢！金二哥？」

我當作從前給人家私刻關防一樣，決不走漏半個字！」（小說月報）

## 泥 濘

機關槍叫了一夜，傻狼嗥。天快發白的時候，村裏土地廟的什麼司令部前到了三輛裝鐵板的汽車，跳出幾個穿軍裝的人，氣急敗喪地跑進廟去。隨後便是十幾個穿軍衣的人一窩蜂湧出來，把兩隻笨重的木箱弄上車子，他們也擠了上去，汽車便軋軋地去了。以後便是潮水一般退回去的灰色衣服的兵，在村裏通過。卜卜地斷續的槍聲。火光。到早上七點鐘光景，什麼都平靜了。大路上躺着兩三個死人。雜貨鋪的茅草頂還在冒白煙，門外有一具赤條條的女屍，臉色像豬肝，一雙小腳已經剝落。

又過了半點鐘光景，又是灰色衣服的兵從村裏三條出路灌進來。他們比先前退去的那些兵更污穢，更疲倦，而且矮小得多。他們像風一般通過了村子，只留下一小隊把守着出路。有幾個騎馬的人也找到了土地廟，將原先粘在廟門上的紙條撕去，換一條新的寫着紅字的白紙。四個荷槍的兵便站在廟門口。

於是新的事情便發生了。一些不帶槍的灰軍衣的人們在村裏發傳單，貼標語，挨戶敲着

門，喚村裏人出來。一個白臉圓眼睛的青年，也着穿灰軍衣，拿了洋鐵的傳聲筒站在路中間吹喝。漸漸地從茅屋的小木窗裏鑽出了幾個帶辮子的焦黃臉，都睜大眼睛瞪視。看見來敲門的人雖然也穿「老虎皮，」可是都還文縷縷，又沒有槍，那些焦黃臉漸漸地便走出來，看把戲似的遠遠地圍住了那個拿傳聲筒的青年。

傳聲筒咕咕地發聲了。像是說夢話。焦黃臉的人們不懂得，但也有一件事懂得很明白：不用怕！傳單和五彩印的花紙也塞到他們手裏了。他們拿着，隨後是傳聲筒不響了，灰衣人四散。焦黃臉的村民也回到茅屋裏納罕。

黃老爹和他的兩個兒子也蹲在泥罐子旁悄悄地說話。

黃老爹自言自語地說：什麼民國！還是皇帝爺好！民國十六年了，年年有仗打。今年，更不用哪！春頭是吳大帥的兵，後來是奉軍，現在……他有一句話想罵出來。但到底縮住了，光着眼向四下裏瞧。拿來的兩張花紙已經貼在土牆上。黃老爹瞧着花紙上的字。四十年前他趕過小考，後來又一「訓蒙」；花紙上的字都識得，可是意義不明白。老三摹仿父親，也看那花紙；「農」字是認識的，「合」字也認識。早上被燒的雜貨鋪正叫做「合盛。」老七



從小就幹的放牛割草的生活，却只愛看花紙中間那個細細的腰肢，短短的衣袖，揚起一雙白臂膊的姑娘。

「他媽的！準是共妻啦！」黃老爹忘其所以地罵了。他也發見那個白臂膊的姑娘笑嘻嘻地夾在四五個男子漢中間，左右手還各挽着一個。老三也變了臉色，心裏却慶幸自己的老婆幸而在春間死了。

「爹！說得輕些！防他們聽得！」

「哼！共也是好；反正咱家沒有女的！」

黃老爹狠狠地瞪了老七一眼，想起孔夫子的話來。爺兒三個譚不下去了。三個都在苦苦地思索，碎，碎！三個立即慌張起來。往地坑裏躲？黃老爹正在這麼想，外邊門上又有人打着了。老七過去張望，就拔開了門。進來一個灰衣人和本村的李麻子。灰衣人的白面孔上有笑影。

「這位黃老爹，只他會寫會念。」

「好了。就一同去罷。」

黃老爹抖着嘴唇說不出話來。李麻子加以說明了：是這位老總要村裏人立個會，辦村裏的事，要一個會看會寫的。他拍着自己腋下的一大包紙，說是也要把這些紙上的「告示」講給村裏人聽。

「我老了老了，眼花，幹不下啦！」

黃老爹惶恐地推辭；心裏感得不妙，這回落了圈套了。但是無效。李麻子夾着走了。老三蹲在門邊發獸。老七想看熱鬧，却跟了去。

農民協會成立了。黃老爹終天提心吊膽地害怕。他的事情是寫「花名冊」。同辦事的是十七八歲的一位少年，也穿灰衣服。黃老爹當他是上司。新花樣都是「上司」想出來的。村裏的小夥子趕來趕去尋土豪。找出躲在家裏的人要他們入會。老七覺得很有趣，但微感不足的是竟不會「共妻」——原來共妻是騙人的，他媽的！他想。

機關槍聲和大炮聲離他們更遠了；守村裏路口的一小隊兵也早已向前去了；只有土地廟門口還有四個兵。廟裏還有十來個罷？也許。沒有槍的灰衣人也似乎少些。一切是更見平靜了。村裏鬧烘烘地嚷着「入會」。婆子們和姑娘們也敢在路上露臉了。

忽然一天又到了些沒有鑄的灰衣人。五個或六個。那一定是「孩子兵」了。聲音還沒有變成大人樣呢！可是「孩子兵」一到後就闖進那些茅屋拉着婆子們和姑娘們攀護了。呼喊，恐怖，震動着全村。後來方知道「孩子兵」原來是「女兵」。村裏的婆子和姑娘兒也得立會，「女兵」是專辦這個來的。

黃老爹回到家裏便埋怨老三和老七。

「都是李麻子那亡八多事，你倆兩個也攪纏着要你老子去！這就好哪？娘兒們也要立會，不是共妻是什麼！早晚是要共的啦！壞了良心天雷打的！好好地咱也掛了一臄泥！老天爺肯饒我，村裏人肯？」

老三張着嘴說不出半個字。老七却歪着頭，瞅着牆上的白臂膊姑娘。他心裏盤算的是：他們怎樣共？那一夜，他做了許多夢。

村裏的空氣緊張了，單身的小夥子又趕來趕去私下裏忙着一些新的事。老七整天價跟在那些「女兵」後面，貪婪地等待新花樣的發展。

李麻子家裏擠着七八個粗男子，咬緊牙齒罵：亡八的！好哪！你說不共！已結出好處來

哪！你沒有媳婦兒？咱先來共你的！李麻子確有一個不麻的老婆，抖索索地躲在豬棚裏。

到下午，黃老爹的「上司」知道了，立刻召集村民開一個會。他直頓子噙了半點鐘，要大家不要多疑。有一個「女兵」也出來演說。村民們不作聲，心裏不相信。他們回去把門關得緊緊地。婆子和姑娘們又躲起來。

十幾個粗漢聚在村前的樹林裏。太陽把地面晒得火熱，風捲來的黃泥堆像瘋狗似的到處躡着。粗漢中間的一個，有一張狹長臉，著名叫做「活無常」的，坐在一棵大樹根上，翻騰了眼睛，憤憤地咕噥着：

「說得好聽，都是哄人的！咱連一片泥也沒見面，說什麼田！狗養的亡人！來來去去的還不是一樣的貨？多了些新把戲——開會！他媽的！大熱天叫咱老子歎在火日頭下邊出汗！哼！這就算咱們的好處啦！」

「狗養的小亡人纔不是人！他們在土地廟裏倒樂哪！老七親眼看見來，可不是？現哄着咱們說不！誰信哪！」

年青些的一個說，眯着眼。

「也得讓咱們樂一下，咱們也要樂一下！」

又一個說。

「說是不共妻。嘿！新來的五六個幹什麼的？只准他們自己共？咱們先去共他們的！不去的不是人！他媽的！」

「還用你說！那個長條兒的，走起路來屁股扭扭兒的，真叫人嘔吐！」

大家哄然笑了。忍不住都嚥一口唾沫。

「幹罷！一輩子熬油鍋，受得夠啦！好容易守到這一遭。不幹，纔是狗養的亡八！」

活無常跳起來喊。一陣狂風將活無常的後半截話吹斷。黃泥着地捲起來，旋成了塵障，一衆人都給裹在裏面。

大概從老七嘴裏走了消息，村路上從此不見那幾個「女兵」的蹤跡。黃老爹也有好幾天不看見他的「上司」，空氣是鬆懈下來了。活無常那班人却陡然活動起來。先是李麻子挨打了。這也有好幾種猜測：有的說是他說話「不小心」，有的說是不麻的老婆招的禍殃。張家藏在地坑的幾石麥子也被搶散了。誰幹的？張家的老頭子不敢說。黃老爹出去，人們都

遠遠地避開，金半邊臉對他笑。

忽然一天人們發見土地廟門前的四個兵也沒有了，這是一件重要的事。許多風聲跟着起來。許多行動又跟着風聲起來。一天內發生了幾次的凶闖。也弄不明白誰同誰打，爲什麼打。活無常負傷了，不見了。另一邊也傷了幾個。夜間，火起來了。有人跑到門外張望着火起的地方，滿意地微笑着，便縮進屋裏。火燒的就是那土地廟。

第二天早上，一枝兵隊開到了村的北口。派人到村裏，說是要找鄉董去說話。沒有鄉董。上次那些分傳單的灰衣人到時，鄉董和保正都逃走了。仍舊去找黃老爹。但是他躺在破榻上生病。最後只好是張老頭子去了。村裏人懷着不安的心情等着。

兵隊隨後也進來了。在露天支了篷帳。同樣是灰色軍隊，只是身材高大，而且是北方音；同樣也帶着些傳單和花紙，只是並沒分發。

躺在破榻上說是生病的黃老爹被拉起來。又找到了老三，一齊押到篷帳裏問話。黃老爹全身抖索着，感到情景不好。但到了篷帳前，他看見插在泥土裏的一桿大旗，心裏倒反輕鬆些。他認識那旗幟，他也看明旗邊的一行字，都和他們的「上司」的兵隊一樣，不過號數不同

罷了。

「你幹過一些什麼事？」

有兩撇八字鬚的兵官模樣的人問。

黃老爹據實都告訴了。

「這是你的兒子？還有一個小兒子呢？」

「老七從昨晚起就沒回家。」

兵官微笑點頭，向旁邊的匣子砲手看了一眼，就有兩個兵把黃老爹和老三帶出去，在邊坡外邊鎗斃了。下午，邊坡裏的人出來向村民徵發了。李麻子家還有一頭豬，張老頭子還藏在地坑裏的穀，某某家還有什麼什麼，都徵發去了。村裏人覺得這才是慣常的老樣子，並沒不懂的新的恐怖，都鬆一口氣。一切復歸原狀。

老七蹲在村外的樹林裏。他的衣服上有幾處血污，他的頭髮重，他的身體往上浮，他的嘴裏乾苦。時時有一個幻象在他眼前晃，那就是張開了兩條白臂膊的花紙上的標緻姑娘。昏迷中他的嘴脣翕動，似乎在說：

「原來是哄人！他媽的！」

一九二九，四，三。（小說月報）

## 神的滅亡

### 一

世界上有所謂「神」這一族。他們靠着傳統的神權，統治了世界。他們有無數的兄弟子姪，徒子徒孫，做他們的羽翼爪牙。他們的權威建立在刀尖上。

他們有自利的道德信條。他們高高在上，荒淫享樂。他們在地面上到處散布著貪詐，淫邪，榨取，強暴。他們的獸行引誘一般人到腐敗墮落。而在這一切暴力，欺詐，荒淫，腐敗，——這重重的壓迫下，人們痛苦地呻吟着。

世界上各民族都會經過了這樣「神」的暴虐時代。記載這時代的史實的文藝作品，我們現在稱之為「神話」。這些神話，自然要稱頌「神」的治權「世世勿替，萬壽無疆，」因為不是善頌善禱的文章就不能夠「源遠流長。」

然而古代的北歐人卻在他們的「神話」中唱出「倒板」來了！他們老老實實描寫了「神」的不可挽救的滅亡！



神中之王奧定坐在天宮裏的寶座上，半閉著他的獨眼，很滿意地微笑着。他絲倒戴着青色的風兜，穿了件灰色的長袍；他的長矛倚在他身旁。一對黑色的大鴉停在他的肩上，輕聲兒報告著秘密的情報。

這一對巨大的黑鴉是奧定的警察。每天他們出去偵探世上人們的舉動，到天快黑時回來報告。今天他們帶來的消息可有些不妙：在下界，被壓迫者震響他們的鐵索，掙扎著要反叛了！

笑容漸漸退去，奧定額上的獨眼愈睜愈大。他慌慌張張朝左邊看看，又朝右邊看看。於是他的臉色突然變了。他那寶座兩邊的整整齊齊排成人字形的十二隻金交椅全都空著。那十二位安邦定國的千歲爺都去尋快活去了，只撇下他老頭子一個。雖然是神中之王，奧定卻不是全智能者；不但天生的五官不全，少了一個眼睛，並且他除了手裏的長矛使動起來還利害，別的本事可就說不上；講到心計，更其不行，他那只會搜刮金珠寶貝的王后弗利伽就能夠容容易易愚弄他。一向就靠那十二位小王爺幫著統治這世界，現在聽到了那黑鴉報告的惡

消息卻就碰到那十二位都不在左右，奧定怎麼能夠不着慌！

他轟顛顛地從寶座上站起來，手裏緊捏着他的長矛；寶座脚下蟠伏着的一對狼獾犬也立刻警覺地跳了起來，搖着尾巴，又露一露牠們那喫人的鋼牙。這一對畜生知道主人又要殺人，又可以飽餐一頓人肉。然而奧定只不過站了起來罷了。他睜大了他的獮眼，兇狠地蓋着下界。他要親自看一看明白。

下界是漫山遍野的愁雲怨霧，黃澄澄，紅閃閃地動盪。多麼可怕！卻是看不明白到底有什麼動作。

看了半天，還是沒有主意，奧定忽然恨恨地喊道：

「十二個全都溜走了，叫我老頭子一個人看守老家，真不成話呀！一定是打夥兒去和那驢貨弗麗亞鬼混去了，他們倒快活！」

他這話可就猜對了。天宮中最美貌的女神弗麗亞和那些小王爺全有點不乾不淨的勾當。她的淫亂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就是她的丈夫也拿她沒有辦法；她的美貌也實在太迷人，就是奧定自己也和她偷偷摸摸。並且也不能怪那些年輕的千歲爺做事荒唐。奧定他自己何嘗不

是看見女的就要弄到手呀！除了那名份上的正室弗利伽，他的小老婆多到記不清了；只就他時常偷偷地去幽會的來說，就有那地上民間的小姑娘林達，那遠居北荒的女巨人格利特，那海邊的九姊妹波浪女神。並且奧定雖然以「倫常」教人，他自己就是第一個蕩棄「倫常」；他的正妻弗利伽原來就是他和前妻奧特所生的女兒呀！而奧特現在也還生存，反做了他的小老婆。荒淫橫行，本就是天宮的特色，奧定怎麼能夠管束他的兒子們去和弟婦排行的弗麗亞勾搭！

但現在，奧定不能不恨這美貌的弗麗亞了。他也恨極了他的那些寶貝小王爺。爲的事變當頭，他們卻還有心情去耽安享樂！

### 三

愛神弗麗亞那金碧交輝的宮殿裏喧騰着無顧忌的歡笑。這時候，月神瑪尼正驅了他的車子從東邊天空上來，他的臉色慘白，他的手抖着；他驚惶地時時回頭去看車子後面追上來的三匹巨狼。這三個就是巨狼芬列司的後代，在鐵樹林的蹂躪突飽了惡人們的骨頭，現在已經長得異常強大；他們的父親芬列司雖然着了奧定的騙，被囚禁在林尾島上，可是他們比父親

更厲害，時時刻刻追逐那日神沙爾和月神瑪尼，想要一口把他們吞下。因為他們知道吞下了奧定的忠僕日月神就是他們的父親得到解放了。而現在，他們幾乎追上了那瑪尼，他們的利齒幾乎咬着了瑪尼的衣服了！

然而愛神弗麗亞的宮裏依舊聞咽着無恥的淫笑。

猛地奧定挺着他的長矛趕到宮門前來了！他的臉色鐵青，他的鬍子根根像是鋼絲似的，他的獨眼睛射出了凶光。宮門前的九個侍女——她們就是那有名的白衣素鎧女郎叫凡爾凱耳的，都嚇得慌了。她們以為又是那老把戲，那演過不止一次的醜劇：老子跟兒子裏醋爭風來了！可是奧定的獨眼睜得大大的瞅住了她們九個，她們心裏雖則着急，卻也不敢動。弗麗亞的寵禽——燕子和杜鵑，瞧着情形不對，都撲撲地飛走了。咪嗚！弗麗亞那拖車的黑貓剛探頭到宮門口望了一眼，就趕快縮回去。這畜生懂得人意，牠回去給女主人報信去了。九個凡爾凱耳都聽得那「咪嗚」的一聲，心就放寬了些；牠們九個中間有一個就上前跪着叫道：

「老大王聖安！——」

一句話沒完，奧定暴躁地將長矛一擺，斥退了那九個姑娘，一聲不出，就闖進宮門，他

的那一對狼種犬張牙舞爪地緊跟着。

他一路進去，那裏邊的調笑聲浪就一路低下去，低下去；到得那純金的寢宮門前時，美貌的弗麗亞搶步出來迎接了。金黃的柔髮，碧玉似的眼睛，白嫩的頸間圍着那珍貴的閃光頸串，而又是一盆火似的熱香。奧定的態度立刻就軟下去了！但是，看他的身上呦！只穿了件鬆鬆的白袍呢！沒有那鎧甲，也不帶那頭盔，更不用說梨花鎗和鋼盾了！簡直像一個剛從牀裏爬起來的平平常常的蕩婦，幾曾有一星兒威武的氣概，這樣配帶領九位凡爾凱上戰場鼓勵士氣麼？奧定的臉色便又立刻放沈了。擺出老太王的架子來，他看定了那弗麗亞的俏臉兒，厲聲呵斥道：

「你這麼隨隨便便披了件衣服就出來見我，還成個體統麼！你的鎧甲，你的盔，你的鎗，你的盾，都丟到哪裏去了呀！咱們的家教是：快樂的時候不忘記廝殺，你們都昏了麼？你這樣完全沒有武裝！」

然而妖豔的弗麗亞只是吃吃地笑。

過一會兒，奧定哼了一聲，鄭重地問道：

「他們躲到那里去了？叫他們出來！我得了警報！」

「呀，呀，警報麼？」

弗麗亞也有點慌張，不笑了；她擡頭望天空看了一眼。月神瑪尼驅着車子逃命似的在那里快跑，三匹巨狼的黑影子緊接着那車子的後輪，有時幾乎抓住那車輪，有時又落後些。情勢委實是非常緊迫！弗麗亞那紅噴噴的嫩臉兒也有點變色了。她一邊正在瞭望，一邊聽得奧定粗聲地回答：

「烏鴉來報告：咱們的鐵人都想翻身呀！」

「噯——嘻嘻，嘻嘻；可是那一對烏鴉慣會造謠，輕率重報！老大王，來看罷——」

突然弗麗亞又軟聲笑了起來。她一邊說着，一邊就挨到奧定身邊，她的柔軟的白手握住奧定那挺着長矛的手，連手連矛抓起來向正南面一指，又故意嬌聲問道：

「老大王！那邊的五彩長橋是什麼？」

「噫！你連這個也不認得了麼？這是到咱們天宮裏來唯一的要路：有名的虹橋！」

「噯！可不是！我倒並沒忘記這是虹橋！橋的那一頭，不是還有老大王的小王子——水

不會睡覺的千歲爺寧遠在那裏瞭望麼？他的報警的銀角安安穩穩掛在新月鈎上，他並沒懸在手裏呀！老大王！烏鴉是造謠罷了！」

「哎，哎——那個——」

奧定喃喃地說不下去了。他第二次軟化了。從弗羅亞手掌心傳來的熱電，還有她那口吻間的熱香，把這個老大王的怒氣全都融解了。弗羅亞又拉着奧定的手換一個方向指着問道：

「可是，老大王，那邊一片青色裏閃出萬道金光來的又是什麼地方？」

「嘻嘻！狐媚子，你明明知道，又要問什麼！」

現在是奧定也忍不住笑了。他的獨眼釘住了弗羅亞的白胸脯，醉迷似的看着。

「不錯！我知道，那是戰士的宮。那是我帶領着九個凡爾凱耳歷年來到下界去選擇來的幾千幾百勇士居住的宮！老大王養了他們好多年了，他們都願意拚命保護天宮！老大王還愁什麼？反叛的陸克鎖在地穴裏受毒蛇的毒涎鑽心，老大王不是還聽得他的痛聲麼？無敵的芬列司也依然囚禁在林尾島上，餓的肚子都快癟了！咱們現在是太平世界，愁什麼？我就是卸了那笨重的鎧甲和頭盔，不擊槍，不擊盾，——敬這麼一晚上，就會出了亂子麼？老大王，

我唱一支小調給你進酒，叫凡爾凱耳她們九姊妹來跳一套天魔舞罷！」

弗麗亞妖媚地說，手臂接住了奧定的腰，扶他進宮。她的寵務——燕子和杜鵑，在他們倆頭頂飛繞鳴叫。奧定不作聲，把他的長矛倚在宮門上，就讓弗麗亞拉着進去了。那一對狼種犬也想跟進去，可是被弗麗亞一聲呼斥，牠們就夾着尾巴逃出來守住了那根長矛打瞌睡。

快樂又充溢了弗麗亞的寢宮和天宮的每一個角落。只有那「虹橋」的守望神亨達爾睜着炯炯的一雙眼瞭望着天空，地上，幽冥，——這九界。他時時替苦逃中的瑪尼捏一把汗，可是瑪尼居然也還能逃。

#### 四

愛神弗麗亞的「樂觀」實在也是天宮中普遍的思想。就是老大王奧定也覺得他的統治權安若泰山，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震撼他。

雖則下界瀰漫了怨恨，叛亂的火焰正在到處延燒，然而奧定細想來，到底不怕。最大的叛徒陸克不是早就鎖在北荒地穴裏的巖石上麼？爲的要製一付永遠不會斷的鐵楮，奧定他們殺了陸克的兒子，取這少年人的臟腑來用了魔法製成。是一付傷心慘酷的鐵楮！奧定他們還



不放心，又弄來了一條巨大的毒蛇，盤踞在陸克頭頂的石上；蛇的毒涎永無休止地一滴一滴落在陸克臉上和胸前，那就比火燒還要痛。如果不是陸克那忠心的老婆——女巨人薩音長年捧着一個盤子接住那蛇涎，那陸克怕早已毒死了罷，但即使有薩音的忠心，可是當她要傾去那盤子裏的毒液不得不暫時離開她職守的一剎那間，陸克的痛楚聲也就震激了幽明九界。

老大王與定和他的貴族們坐在天宮裏聽得了陸克這呼痛聲就忍不住會驟然微笑；他們相信他們的統治權就像鐵鑄一般堅牢。

並且那無敵的巨狼芬列司也早就被奧定他們囚禁在林尾島上。這又是神們的欺騙手段的大成功。因為和芬列司剛力是無蓋的，神們於是收買了會魔法的黑侏儒，特造了一根魔法的繩索；那材料是貓的脚步聲，婦女的鬚，山的根，熊的貪慾，魚的聲音，和鳥的唾液。這是一根很細很細的絲繩，然而異常地異常地堅牢，並且是愈用力扯，就愈加強韌。可憐的芬列司不懂得這繩子的厲害，就落了圈套。他掙扎不脫身，雷一般怒噓了！神們聽着那噓聲，兀自膽落。於是最卑怯的手段也使出來了：他們擲一把劍到芬列司的嘴裏，撐住了他的上下齶，使他不能再噓。

此外還有一個黑爾，也是神們的對頭。黑爾的一夥還有巨狗茄姆，也不好惹。對於這兩個魁星，神們的政策又從壓迫轉為「懷柔」了。他們請黑爾做了幽冥世界的主人，並且剝削到死人身上，要每一個死人用餅來賄賂那委笨的茄姆算是進鬼國的「門包」。

只有那日夜孜孜不倦地咬嚼那長命樹（神們的命根）的毒龍納特靈格，全不理神們的任何威脅利誘。神們幾次三番會議，想不出好辦法。這是他們美滿統治上的一點破相！他們唯一的救策是努力自己武裝。不但奧定和他的十二位千歲爺各人有最厲害的武器，就是那浪漫的愛神弗麗亞也常年頂盔擐甲擎着槍。

並且他們又收買人類中間的「萬夫雄」來做死黨。這些「勇士們」由美麗年青的凡爾凱耳接引上天宮後，就安置在華美的伐爾哈拉（戰士宮）。這宮的牆壁不是磚砌的，卻是成排的鋼鎗，磨得雪亮，閃閃地耀着青光；這宮的屋頂也不是瓦蓋的，卻是金盾；宮裏的椅子全都披着鐵甲。這宮有五百四十道門，八百個戰士可以成一排進出。這是奧定他們的衛隊的大本營！而這些戰士們每天的生活也是異常舒服。他們喝的是羊乳，喫的是野豬肉；他們的解悶方法是醉飽後互相撲打，或是和凡爾凱耳九姊妹調笑，他們共享著那九位美麗年青白衣

的女郎。

他們唯一的職務是萬一那虹橋的守衛者亨達爾吹響了報警的角聲時他們上戰場替奧登他們斷殺！

然而下界的叛逆的怒潮卻也天天聲勢擴大。陸克和芬列司更努力掙扎，山谷全震動了。巨狗茹姆也識破了餅的賄賂，在地下咆哮。毒龍納特霍格更用力咬那長命樹。而且那三匹巨狼追愈快，月神瑪尼和日神沙爾已經喪膽落魄，快就要跑不動了。神族的大崩潰不可避免的了！

## 五

那不可避免的「一天」終於來到！這一天，正當黑夜將盡，東方破曉的時候，老大王奧定和他的十二位千歲爺整整齊齊排坐在天宮裏正待商議他們各人怎樣分班享有那美麗的弗麗亞，猛可地那一對黑老鴉啞啞地驚叫着直飛撲了進來。

神們全都變得變了色。雖然只有一隻眼，但此時奧定卻看得明白：剛從東邊天角驛車上來的沙爾墓地一個失脚就被那三匹巨狼追上，連人帶車咬得粉碎；而且這三匹巨狼立刻像閃

電似的追上了那戰戰慄慄正要從西邊天角下去的瑪尼，也把他撕成片片！一陣血雨！就好比滾油一般落到那到處是忿火的地面！

轟！轟！轟！

整個地面上烈焰爆發，天宮岌岌震動了，星兒都隕落。奧定他們全夥兒跳了起來。但同時，他們的敵人，陸克，芬列司，茄姆，也已經揮動了鐮杵；毒龍納特霍格也咬斷了長命樹的根，這蔭覆全世界的大樹的每一張葉每一根葉莖都在抖顫。高特在戰士宮廟的紅雄雞喔喔地叫了！虹橋的守望神亨達爾也立刻吹起那報警的銀角，響激了全世界！戰士宮的五百四十道門一下裏開直，如雲的甲士奔騰如電，馬的鐵蹄滾過那虹橋，直向那預定的戰場去了。這大軍的最後是老大王奧定和他的十二位千歲爺！縱使是他們的末日到了，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

現在是全宇宙分成了兩個營壘，全宇宙的被壓迫者聯成了一條戰線！從地下世界來了羅爾和茄姆；從遠遠的冰雪的北荒來了那曾經被神們征服過的冰巨人和霜巨人的後代；從南天來了那火焰巨人蘇爾體爾，仗着他那把碩大的火焰刀。從海底，來了那環繞大地的巨蛇伊蒙

更特爾，把海水激沖有千丈高。他們都到了那虹橋外的大戰場，會合了芬列司和陸克。最後的鬭爭開始了！

但是老大王與定還要偷忙去叩問他的「國師」——運命女神三姊妹諾爾揚。他催動他的八脚神馬，到了那斷根的長命樹下，一眼看得明白時，他的心就亂跳，他全身的汗毛都豎直了。原來諾爾揚三姊妹都戴上了面網，石像似的坐在那里不動，她們日夜辛苦織成的運命巨網已經撕得粉碎，掙在地下。

「咳！」

與定只喊得一聲，回馬就走。他明白了自己的命運了，但他還有點妄想。他立即跑到那神秘的井——密密爾跟前，輕輕兒祝道：

「神秘的密密爾呀！法力無邊的密密爾呀！如果今天是我和我一族的末日，我願天地和我一齊燬滅了罷！如果我們的後代還可以重建起基業來，讓他們承受我的家教，即使他們不得不改變一些面目！人們是不能讓他們平等自由的，大多數的人必得由少數的人管轄！神聖的密密爾呀！這是我最後的話！」

於是奧定咬緊着牙齒，跑向大戰場，迎頭就碰着了巨狼芬列司。交戰只一合，芬列司就吞下了那威權無上的老大王！

在一場兇惡的混戰中，神們以及他們的戰士全都死了，但是正應着奧定的默禱，神們的敵人也戰死了，只有火焰巨人沒有死，他揮動他的火焰刀，一陣大火燒了勒列九界，燒焦了那神們的長命樹，燒平了那天宮！

## 六

這就是北歐神話所記載的「神的滅亡」。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的鬭爭。「神」是古代的統治者，——宗教上政治上的首領，所謂「酋長」。並且正像北歐神話說的還有第二代的神，人類史上也就有過封建的皇帝，而現在還有資本主義的霸王。人類的鬭爭還在繼續。不過這不是神話中的題材了。

(Jan. 8. 1933.) (選自東方雜誌)

## 全運會印象

據報上說，全運會十一天內售出門票總計銀十一萬元左右。算個整數十一萬元罷，那麼我也居然是報效過十一萬分之四的一個看客。

我和運動會什麼的，向來緣分不大好。第一次看到運動會，是在杭州，那還是剛剛「光復」以後，是師範學堂一家的運動會，門票由師範學堂的一個朋友送來，我一個錢也沒有化，（師範學堂運動會的門票本來也不賣錢的。）第二次在北京看了。時在民國二年或四年，好像是什麼華北運動大會。門票是賣錢的，可是我去看了一天，也沒有化錢，因為同校的選手例可「介紹」——或者是「夾帶」罷，我可弄不清楚了，——若干學生進場。既然是「夾帶」進去的，當然坐不到「看台」，只混在蘆蓆搭的本校選手休息處，結果是看「休息」多於看「運動」。

第三次就是這一回的全運會，這一次，不但化錢坐「看台」是有生以來的「新紀錄」，並且前後共去看了兩天，也是「新紀錄。」誰要說我不給「全運會」捧場，那真是冤枉，

然而「捧場」之功，還得歸之於舍下的少爺和小姐。第一次是少爺要去，我當然應得勉強做一回「慈父」；第二次是小姐要去了，那我自然義不容辭自居為「識途之老馬」。

我相信，我雖然只去了兩天，却也等於和大會共終始。因為一次是最不熱鬧的一天（十二日，）又一次便是最熱鬧（十九日。）我憑良心說，這兩天都使我「印象甚佳。」

首先，我得讚美那直達全運會場的華商公共汽車的賣票人實在太客氣了。隔著老遠一段路，他就來招呼，慇懃到叫人過意不去。看慣了賣票人推「土老兒」下車不管他跌不跌交的我，真感到一百二十分的意外。這是「去。」那里知道「回來」的時候幾路車的賣票人一齊動員作「招呼」的競賽，那一份「熱心」恐怕只有車站輪埠上各旅館的「接客」方才夠得上。自然，這是「最不熱鬧」的十二日的景象。至於最熱鬧的十九日呢，理合例外，下文再表。

好，買得門票，就應當進場了。不知道為什麼，左一個「門」不能進去，右一個「門」也不能進去，於是沿着「鐵絲網」跑了半個圈子，居然讓我先見識了一番會場外的景緻。會場的「四至，」全是新開的馬路，（恕我記不得這些馬路的大名，）而在這些馬路一邊排排



坐的，全是蘆蓆搭成的臨時商店，水菓舖和飯館最多，也有例外，那就是聯華影片公司的樣子間，「棚頂上有兩個很大的電燈字——「天倫。」對不起，我把聯華的臨時宣傳棚稱爲「樣子間，」實在因爲牠不像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臨時宣傳棚似的既有人「招待」又可「休憩」並且恭送茶水。

一看見有那麼多的臨時蘆棚飲食店，我忽然想起這會場外的景緻實在太像我們家鄉的「燒香市。」說是「太像，」決不是指兩者的形貌，而是指兩者的「氛圍。」同樣，「田徑場」可就「太像」上海的三等影戲院。我赴會以前，把我二十年前看過華北運動會的寶貴經驗運用起來，隨身帶了些乾糧，（我想我應當表明一句，我是單棟那沒有核也沒有皮壳的東西，）以及一瓶葡萄汁，一瓶冷開水。然而一進了田徑場的「看台。」我就曉得我的「細心」原來半個錢也不值的。這里什麼都有；點飢的，解渴的，甚至於消閉的，各種各樣飲食的販賣員趕來跑去比三等影戲院還要熱鬧些。栗子壳和香蕉皮梨子皮到處有的是。這樣的舒服，「自由，」我會然應當儘量享受的；於是把葡萄汁喝了，冷開水用來洗手，空瓶子隨便一丟，而肚子尚有餘勇，則健力報答各式販賣員勸進的感意。至於帶去的乾糧呢，原封帶回。

「田徑場」像一個圓城。「看台」就是城牆，不過當然是斜坡形。我不知道從最低到最高共有幾級，只覺得「仰之彌高」而已。我們站在最高的一級，那就是站在牆頂上了，看着城圈子裏。

那時「城圈子」裏，就是「田徑場」上，好像只有一項比賽：足球。當時對山東罷？當然是廣東隊的「守門」清閒得無事可做。我真替他感到寂寞。我聽得那播音喇叭老是說：「請注意，廣東又勝一球，」真覺得單調。我熱心地盼望山東大漢們運氣好些，每逢那球到了廣東隊界內時，我便在心裏代山東大漢們出一把力。我這動機，也許並不光明；因為廣東隊的球門離我近，我可以更加看得明白。

忽然有一個聲音在我前面說：「怎麼球總在那邊呢？」

我留心去找那說話的人，原來是一位穿得很體面的中年太太，撐着一把綢洋傘，有一位也很漂亮的年青人坐在旁邊，光景是她的令郎。

「因為這一邊的人本性好，」那位「令郎」回答，接着他就說明了許多足球比賽的規

則。憑我的武斷，這位中年太太對於足球——或者甚至運動會之類，常識很缺乏，要不是足球而是岡力球，那她一定頭頭是道；然而她居然來了，坐在代價尚可是不舒服的水泥「看台」上，她也帶着她的「令郎」，「可一定不是她在盡「慈道」而是她的「令郎」在盡「孝道」。誰要說她不給「全運會」捧場，那也真是冤枉。

這時太陽的威風越來越大。那位「熱心」的中年太太撐傘撐得手酸了，而且就在頭頂那香爐式的煙窗口裏老是噴着煤灰，像下雨一般往我們這些看客身上洒，——如果跟雨一樣重，倒也好了，偏偏又比雨點輕，會轉灣，中年太太雖然有傘，却也全沒用處，於是我聽得「熱心」的她第一次出怨聲道：「怎麼沒有個篷布遮遮呢！不及海京伯！」

哦，哦！海京伯！那不是曾經在「二二八」以後的上海賺過大錢的法國馬戲班麼？哦，我懂得這位中年太太心目中的「全運會」了。

我忽然覺得「看運動會」也不過如此，然而看「看運動會」的各色人等却大有意思。我坐不定了。我也開始「運動」，在那斜坡形的「城牆」上來來去去跑。我在多數看客的臉上發見了這樣的意思：——海京伯或是大雜耍。有些穿了制服排隊來的學生看客自然是例外。

可是他們「嘴巴的運動」似乎比「眼睛的運動」忙得多了；他們談天，吃零食，宛然是Picnic的風度。這也怪不得，那天上午的「運動」實在不多。

下午，我的「活動範圍」就擴大了。我的活動地盤仍舊是「田徑場。」因為我覺得如果要「看運動會」的各色人等，再沒有比「田徑場」好了。下午這裏的節目很多，除了跳遠，賽跑，擲鐵餅，那邊的「國術場」沒有一個老頭子（也許不老）穿了長衫舞刀。這在中年太太之流看來，還不是名副其實的「大雜耍」。

而且下午看客也多了。我如果死守在一個「看台」上，未免太傻。於是我第一步按照「門票」給我的「資格」遊了兩處「看台」，第二步是做蝕本生意，「降格」以求進；門警先生很熱心地告訴我錯了。但因我自願錯到底他也就笑笑。第三步我打算「翻本」，然而兩條腿不願意，只好作罷。

老實說，我近來好多時候沒有這樣「運動」過；所以即使看不到人家的運動，我已經很滿意了。我相信這一個下午比一般安眠藥有效得多。但是事後我才知道我這回的能夠給我自己「運動」還得感謝那天的看客最不熱鬧。

下午除了更加證實我上午的「發見」而外，還得了個新的「不解」。有一羣穿一色的青白蘆蓆紋的布長衫的小學生每人都拿了鉛筆和拍紙簿，很用心地記錄着各項比賽結果的報告。中間有幾位偶爾錯過了播音喇叭的半句話就趕忙問同伴道：「喂，你抄好了麼？百米低欄第二名是多少號？」似乎這是他們出來一職的「成績」，回頭先生要考查。

我不能不說我實在「不解」這羣小學生眼目中的「全運會」到底是個什麼？

還有一個「不解」那却輪到我的少爺身上。當我們互相得到同意離開了運動場的時候，我就問他：「看得滿意麼？」他顯倒不表示。我又問：「足球好不好，你是喜歡看足球的呀。」「虹口公園的還要好。」「那麼你不滿意了？」他回答是「也不。」「哦——那麼你還贊成些別的罷？」我的少爺却笑了笑說：「我記不清楚了！」憑經驗，我知道他所說「記不清楚」就是拒絕表示意見的「外交詞令」，我只好不再追問下去了。其實他的運動會常識比我高。例如賽跑起步時槍聲連連兩響，就是有人「偷步」，我不知道而他知道。所以他對於「全運會」的拒絕表示意見，我真是「不解」。

在我呢，當真沒有理由不滿意；我自己「運動」過了，而且還看了「看運動會」的人

們。然而過了幾天以後，我知道我的少爺那天也「看」了一點回來，而且也許他還「贊成」，——那就是會場的建築。

因為第一次看了「滿意」，所以十九那天又去。各報的「全運會特刊」早已預測這天一定很熱鬧。我也以為「很熱鬧」者不過水泥看台上不留空白罷了，那里知道我這「以為」離事實還得很呢！

到運動場時，不過十點鐘，這次我有「經驗」了，幾座賣「門票」的亭子一找就得；怪得很，「售票亭」前一點也「不鬧」。上去一問，才知道好一些的坐位都已經賣完了。（後來我知道「熱心」的朋友們都是早兩天在中國旅行社買好了的。）然而籃球場的門票居然還有，至於「田徑場」，只剩起碼的二角票。好！二角的就是二角的話，反正我看「看運動會」的人也就滿意了。我買了票後不到十分鐘。「田徑場」門票亭就宣告「滿座」。

那天「田徑場」只有兩場足球決賽，時間是下午一點和三點。藍球場也有兩場的決賽，時間是下午一點到三點。我以為（又是「以為」了）看過前一場的籃球再到「田徑場」應卯

一定是從容的。我決定了這辦法時，大約是十點半，下午離一點還有三小時光景，不免先上「城頭」去逛逛。一進去，才知道這個十萬人座位的田徑場看台已經上座到八分了！然而此時「場」中並無什麼可看，只遠遠望見那邊「國術場」裏有一位上身西裝襯衫下身馬褲馬靴方臉兒老大一塊禿頂的「名家」在鄭重其事的表演太極拳。他雙手摸魚似的在那里掏摸，他前面有一架「開末啦，」大概也在搖罷？

我相信那時田徑場的人萬看客未必是爲了那太極拳而來的，我也不相信他們全是我的「同志」——爲看「看運動會的人」而坐在硬水泥地上晒太陽。他們大部分是所謂「球迷」罷？然而不是來的太早了麼？（後來我知道他們並不太早，他們的「經驗」是可靠的。）照我的估計。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一定是十點以前就坐守在這裏了！這一份「熱心」真可怕！

並且他們一心決定坐守到下午一點鐘？不見他們差不多全帶着乾糧麼？後來我又知道他們的「經驗」在這上頭也豐富的不得了；因爲不久以後不但「滿座」而且「擠座」的時候，各種食品的販賣員都給「肅清」出去，你不自帶乾糧，只有對不起肚子了。

然而我根據了上次我的「經驗，」這回是空手來的。所以「看人」——帶便也看「摸

魚，」看到十一點過些兒，就「擠」出（這時已經十足可用一個「擠」字了）那「城牆」來打算吃了飯再說。

吃過飯，我還是按照我的預定步驟先到籃球場。因為小姐是喜歡籃球的，而我也覺得籃球比足球更近於真正的「體育」。籃球是剛柔相濟的運動，演來是一段嫵媚。

在體育館門口，我經驗了第一次的「奪門」，就知道那裏邊一定也在「擠座」了。幸而還有座可「擠」。

這裏的「看客」大部分是來看「運動」的。並且（也許）大多數是來看選手們的「技巧」，——借用小姐的一句話。於是我也只好正正經經恭觀北平隊和上海隊的「技巧」。

好容易到了一點鐘，「看台」上擠得幾乎要炸了，兩隊的球員上場來了，却又走馬燈似的各自練一趟腿——好像打拳頭的上場來先要「踢飛腳」。那時就聽得看客們私下裏說「北平隊手段好些。」

果然開始比賽的最初十分鐘，北平隊佔着優勢；後來上海隊趕上來了，分數一樣了，而



且超過北平隊了，但北平隊又連勝數球，又佔了上風；這樣互有進退，到一小時完了時兩邊還是個平手。於是延長時間再比賽。在延長時間又快要過完的五分鐘以前，上海隊比北平隊略多幾分這時上海隊的球員似乎頗倦了，而且也不無保守之心，得到了球並不馬上發出或攻籃，却總挨這麼二三秒鐘，每逢上海球員這樣「遲疑」似的不「快幹」的當兒，看客中間便有人在「噓。」老實說，我是外行，不懂得這樣「不快幹」有什麼「不合」之處，然而我自旁有一位看客却漲紅了臉啞道：「延長時間，真丟人！」

哦，我明白了，原來籃球規則雖然已頗周密，可是對於「延長時間」以圖保守勝利這巧法兒也還是無法「取締。」

鐘聲響了！比賽告終。上海以略多幾分佔了勝利。「英宕政策」居然克奏了膚功。北平隊先離球場，這時候，我忽然聽得「看台」的一角發出了幾聲鼓掌，似乎在宣稱北平隊的雖敗猶榮。而同時在上海隊將離球場的時候，忽然那「噓噓」聲又來了，而且我對面那「看台」上擲下了許多栗子壳和香蕉皮。這個，我很懂得，是有些「義憤」的「看客」在執行「輿論的道德的制裁」了，而且這些執行者大概不是上海人。

自然，同時也有一些（不多）鼓掌聲歡送得勝者，然而「輿論的道德的制裁」的執行者們因為是顯然集中一處的，所以聲勢頗為洶湧。

在先我知道了上海隊是取「廷宥政策」的常見，也覺得他們何必把「第三名」看得這麼重，但後來栗子壳和香蕉皮紛紛而下，我倒又覺得上海隊的重視「第三名」並不特別比人家過份。如果栗子壳和香蕉皮之類等於北平方面的「啦啦隊」，那未免多此一舉；如或不然而是表示了「輿論」對於「非法勝利者」的唾棄，那麼，也是「輿論」一份子的我，對於失敗者固然有敬意而對於勝利者也毫無唾棄之意。比了一小時而不分勝負，總可以證明兩旁的手段其實沒有多大高低。所以上海隊的「廷宥政策」的成功未必算得「丟人」的「勝利」。「要牠不能在「廷長時間」內多得幾分，即使牠「廷宥」也不中用，而這「最後的多得幾分」顯然不是靠了「廷宥」得來的。「上海真運氣！」——在「廷宥政策」開始時，我後邊的一位看客說。對了！我也慶幸上海隊的好運氣，同時也可惜北平隊的運氣差些！

第二場籃球是河北隊和南京隊爭奪「冠軍」。我看了一半就走。同時有許多「看客」也紛紛出去。並不是籃球不好看，我知道他們和我一樣還有別的節目要看呢。我是按照預定計

彎直奔田徑場去。

然而糟了，每個「看臺」的入口都已「拉了鐵門」，而且每個緊閉的鐵欄門前都有一大堆人在和門警「爭論」。

「裏邊滿了，沒有法子！」門警只是這八個字。

我相信裏邊是滿了，因為上午十一點左右我就看見「裏邊」是裝得滿滿的。然而因為打算看「看運動會而不得」的人，我就歷試各個「鐵門」。沿着那「圓城」走了半個圈子，忽然看見有一道鐵門前的人堆例外地發生變動，——半堆在被鐵門吞進去。我和小姐趕快跑過去，可是那鉄嘴吧又已閉得緊緊的了。於是我就得了個確信：裏邊雖然滿了，尚非絕對沒有法子。不過「法子」何時可有，那是守門警察「自有權衡」了；我們一夥人就在那裏等。

可是隔不了多久，却遠遠地望見右邊另一個鉄門也在吞進人去了。這離我站的地方約有三丈路。我招呼了小姐一聲，立刻就往右邊跑。同時也有許多人「舍此而就彼。」我跑到了那邊時，那鉄門還在吞人，我當然是有資格的了。可是回頭一看，沒有小姐。我只好趕快回去找她，半路碰到她時，再回頭一望，那鉄門早已閉得緊緊了。我埋怨小姐，小姐也埋怨

我，說是我跑了以後，原先我們在等的那個鐵門放了許多人進去。

「他們看見門前人少了，就開門。」小姐說。

哈哈，守門警察的「自有權衡」的原則被我們發見了。我們得用點「技術」來搶門，那也簡單得很；我們站在兩道鐵門的半路，要是看見右首的鐵門在「通融」而左首鐵門前等候的人們擁擠而右的時候，我們就趕快直奔左邊那道門。這「策略」一試就成功。門警連票子也沒來得及看。因為這當兒是「看客」在表演「奪門」運動。

裏邊滿得可怕！但是我們居然擠了進去，而且也還看得見「運動」。剛剛佔定了一個地方，就聽得播音喇叭叫道：「你們好好看踢球，不要打架！」接着，（過不了五分鐘）又是「不要打架，你們是來看足球的！」那時場中是香港對廣東。那時滿場十萬的看客大概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真熱心在看「運動」——不，是「球迷」們在看「球王」。

我「看」了十多分鐘實在推不下去了。太陽是那麽熱，人是那麽擠，想看「看運動的人」也不成。而我於足球也遠夠不上「迷」的程度。

我只好虧本一回，把化了半小時工夫運用了「策略」或「技術」搶門而得的權利做僅享

用了十多分鐘。

慢慢地走出運動場的時候已經四點十幾分。我忽然感到不滿意了。論理，我不應當不滿意。因為我確乎很正經地看完了一場籃球。然而我總覺得未盡所欲似的。

因為有點不滿意，就只想趕快回家。可是，呵！有多少人在等車！而且還有多少人陸續從運動場裏出來！我到了公共汽車停車處時，剛剛有一串的公共汽車遠遠駛來。那是回來的空車，我知道。但是人們像暴動似的一哄而上，半路裏就把空車截住。我也不由的往前跑了一段路。我看見車子仍在走，不過慢些，車門是緊閉着的，人們却一邊跟着車跑，一邊就往車窗裏爬；一轉眼已是滿滿一車子人。我雖然並不「安分」，可是這樣的「暴動」只好敬謝不敏！

各路公共汽車的空車不斷地長蛇似的來，其中夾着搬場汽車和貨車，（當然此時全要載人了，）但是沒有一次沒有一輛不是被半路截住，而且被「非法」爬窗的滿了座。搬場汽車和貨車沒有窗，人們便吊住了那車尾的臨時活動木梯，也是一邊跟着車子跑，一邊就爬着那

搖來搖去的梯子。

我一算，不對。十五六萬的看客差不多同時要回去，就作算是五萬人要坐公共汽車，而公共汽車連臨時的一搬場汽車貨車也在內一共是有一百輛（後來我知道我這估計差不多，）每車裝四十人二十分鐘打個來回，那麼，要搬運完那五萬人該得多少小時，我如果不取「非常手段」也許要等到八點鐘呢？這未免太那個。

然而我終於安心等着。而且我願意。因為想不到運動會散場以後居然還可以看到一種「運動」——五六萬看客們表演「搶車」那種拚命的精神比廣東足球隊還要強些。

這第二次的去看，我終於滿意而歸。我看到了兩種並非「選手」的而是羣衆的「運動」——奪門和搶車。

（全運會閉會後第九日寫完）（選自文學）

## 官 艙 裏

忽然船上的茶房在太陽晒不到的一邊艙外支起舊藍布的遮陽來了。

就有一個柔軟的聲音輕輕說：

「怎麼晒不到的地方倒要遮陽？」

發言者，是女性，二十歲不到，太陽腳落在她的頸項上，這雖然有頗厚的電燙頭髮給遮住，可是頭髮裏一定像有些小蟲子爬着，她時時舉手到耳後掠一下，並且時時不安地把上身朝她的同伴那邊靠。她這小聲小氣的一句話就是對她的同伴說的。同伴是男性。也不過二十歲模樣。

「想來這邊也要遮起來罷？」

男的回答，眼光遲疑地望着那剛剛支起來的舊藍布遮陽。驀地他覺得坐在對面的一位老者正看着他，溫和的眼光似乎在打招呼，於是他就自然的微微一笑，也回了個注目禮。

「就要出『塘』了。出了『塘』，這邊有太陽。」

老者解釋着，順手理一理灰黃的八字鬚，老者是一張頗為紅潤的同字臉，疏眉朗目，嗓音洪亮。加之順手摸摸八字鬚的好姿勢都表示了他的身份和教養，這立刻在那兩位年青人的心裏引起了蕩然可親的印象。

「啊——是：是！」男的就恭恭敬敬回答。

「尊姓！」

「黃。草頭黃。」

「府上是××鎮罷？回府去罷？」

「不是。做處是××區。」這回是那年青的女的回答了。

「唔，怪道口音那麼近。××鎮和××區只隔着一條浜。」

和老者並坐的一位女性，——不用說，她是老者的老伴了，可是看模樣似乎年青得多，——也來應酬了。

在內河小火輪的「官艙」中，因為旅客們大都是有「身份」的，往往不像「客艙」裏的朋友們凳子還沒有坐熱就前後左右都攀談過；然而既經外交式地開始了酢酬，那麼，交際的



客套也不會馬上就停止，現在這「官廳」裏的二老一少兩對夫婦也就忙起「豈敢，」「失敬」來了。

x

x

x

「官廳」之類往往是社會的某一方面的縮影。這裏即使只有四個人，而且四個人又似乎屬於同一的社會階層，然而從表面看就已經叫人感到這裏也有「縮影。」

那位老先生，自然是「中裝」。藍綢的大褂，老式花樣，——這差不多是五十歲以上的「紳士」的標準服式了，配着他那方臉和八字鬚，自有一種大方又不寒儉的味兒。老先生是吸烟的，可不是捲烟，而是「陳奇」或「元奇」牌的旱烟，他那支旱烟管雖然比鄉鎮上帶銅邊老眼鏡的七十歲老公公手裏的傢伙稍稍短一點，可已經比同齡那位女青年的粉紅綢陽傘長一些。這是湘妃竹的，紅潤如玉，白銅斗兒，象牙咬嘴，掛着一付真銀的剔牙杖和小小一對碧玉連環。不過盛旱烟的荷包却又是外國人用來裝板烟的橡皮袋兒。

和尚頭，當前禿了一大塊，然而這一禿似乎增加了疏眉朗目的那張同字臉的豐采堂堂的派頭。

老先生極健談。現在他已經從「今天天氣，哈哈，」轉到了當天上海報上登的葉海生審判的情形，忽然船上一個茶房探進頭來，接着又伸進一隻手來，手指夾着一張糊補過的舊鈔票，陪笑着臉說道：

「老先生，給我看一看，這張『五塊頭』阿好？」

鈔票到了老先生手裏了。這鈔票是背了「十字架」的。形跡確實可疑，老先生摸出眼鏡來帶了，看過正面，再看反面，又迎着陽光照了一照，就還給那茶房說，「好的，好的，」一面除下眼鏡，一面又加一句：

「要防『十塊頭』——十塊的，那才假得巧妙呢！」

摸一把鬍鬚，他側着臉，似乎是對他的「老伴，」又似乎是對那位摩登的女青年，蕩然微笑說：

「做假的人真巧，會把十張變成十一張。」

「哦哦！」那位「老伴」一邊呼着水烟袋，一邊帶着烟，帶答應。

「十張變十一張，」現在老先生是望着那位男青年說了，「他倆把十張鈔票每張抽出一

小條，——一二分闊罷，十小條拚起來，就成功第十一張了。」

「那不是要小了一點麼？」他的「老伴」提出了疑問。

「所以，就叫做巧啦！」老先生把他的旱烟管輕輕敲着桌邊。「不同真的比一比，老實是看不出來。」

「唔唔！」年青的一對同聲應着。

可是那位「老伴」捧着水烟袋似乎在沉吟。正值一筒烟燒完，她將烟袋頭拔出一半，却並不吹出那烟灰，也不放下。忽地，微微一笑，換的吹出了烟灰，她說道：

「算來算去，總好像少一點；拚起來的那一張，總有個地方花紋不對的。」

老先生用手摸着頭頂那一塊禿，只是哈哈地笑着於是那位男青年張正經地發表了意見：

「不過，總是會想法子弄好的！」

「老伴」在呼第二筒水烟了，蕭蕭的聲音很勻整地響着。假鈔票問題暫時告了個段落。

x

x

x

這位「老伴」或老太太——雖然稱她為老太太似乎不大合適，但將近五十却是可以斷言的；小巧的身材，很清秀很文雅的眉目，一點不見老態。估量她總有五十歲，因為她的脚是道地的三寸金蓮，而她的談吐舉止却叫人想到二十多年前她大概是「維新派。」

即使她穿一身時髦的衣服，其實也並不「怪樣」；然而她不和她坐得很近那位女青年自然是又窄又長的旗袍，又硬又高的領子，三寸高跟的皮鞋，面頰上塗着兩團「健康色」，手指上是鮮紅的蔻丹。從他們的服裝上看，誰都會覺得一個是屬於「祖」的一代，而另一個則屬於「孫」的一代。

就是那位老先生罷，雖然他的身上除了那根古董味的旱烟管而外，並沒見得太老式，但是那位男青年的服裝太站在時代的尖端了，所以看起來還是一個屬於「祖」的一代而又一個是「孫」的一代。

男青年是穿洋服的。玄色的佛蘭絨上衣，克馬咪鈕子，袖口上是一排五個，光茫閃閃的。連領的綢緞衫，到處都是黑滾邊，甚至領子上也是黑滾邊。兩個假肩頭實在太闊，又翹得太高了，叫人看着難受。一雙尖頭皮鞋；太尖了，不佷夠與他夫人的高跟鞋的尖頭比賽，

甚至也不輸於那位老太太的小腳的鞋尖。

他自然也吸烟。擺在桌子上的，是一隻巨型的二十枝裝的扁面帶彎的金屬烟盒。嘴在他嘴裏的，是一支五寸來長，銀鑲頭的電木咬嘴。

一張三角臉，——都市的娛樂場所最通行的時髦青年的臉。頭髮朝後梳，電燙過。這樣的兩對却越談越投契了。因為他們不知怎麼一來，談到「文藝」方面了。

：

×

×

「廣陵潮真好！筆調是——真是筆下生花呵！」男青年很熱心地說。

「不過做到後來，李涵秋也撒爛污了。」老先生笑迷迷地說，一手從那橡皮荷包裏掏出一早煙絲來，慢慢捏成一小團，裝進了煙斗。

那位「老太太」這時在讀新聞報上一篇連載小說，聽得他們議論到廣陵潮，就放下報紙，對那位女青年說：

「一天登一段，倒底太少。好文章是要一口氣看下去，才有味道。」

女青年把頭點一下。點頭這一個動作，通常是表示「聽懂了」的，但也常常適得其反，

叫人悟到他實在並不會「懂」這時的「老太太」似乎也這樣悟到，她微笑着轉臉對她的丈夫和那位男青年說：

「近來人的筆路比李涵秋還圓熟，廣陵潮有許多地方太做作。」

「哈哈！」老先生伸長了手臂給煙斗點火，兩個肩頭一個竭力往下傾一個竭力往上聳。男青年也笑着點頭，也新燃起一支捲煙來。三角臉的下端突出一根五寸來長的細管子，而又不得不放平或朝上翹，——在旁人看來那樣子就很尷尬。

女青年這時忽然低聲說：「巴金的家很好聽！」

「唔？」老先生噴出一口濃煙將腦袋一側。

於是男青年趕快拿下他的太長的捲煙咬嘴，帶點忸怩態度說明着：「新出的，新出的；一部哀情小說。」

「哦！」老先生和「老太太」幾乎同時叫了出來。

「也是家庭小說。」那位女青年又低聲說，

「倒不會看過。」那位「老太太」用了保留的口氣回答，接着就微微一笑，發表她的意

見了。「哀情小說，家庭小說，不能不推紅樓夢。」於是她就「研究」起紅樓夢來。她特地專對她丈夫說：「鳳姐和賈母關的牌，大概就是麻將。書上說鳳姐放一張『一餅』給賈母『一筒』，」北方人叫「一餅」不過她們是兩個人就可以成局的。」

老先生只顧一面噴着煙，一面搖着腦袋畫圈子；末了，他把旱煙斗在船板上篤篤地敲着，似乎很斟酌了一番這才說：「恐怕牌是同樣的牌，打法却不同。」

這一般「考據」兩位青年都沒有插嘴；在哀情小說或家庭小說裏「考據」什麼「麻將」史，他們感不到興趣。然而因為是講的「打牌」，却引起男青年對他的同伴說：

「××哥到底趕不着早車，昨晚他們又是兩點鐘散場。」

「爽性打個通宵，倒也趕上了。」

「可是後來四阿姨說倦了，只好散場。」

男青年說着便又嘆的一吹將煙蒂頭吹落又掉轉那太長的咬嘴來，閉一隻眼，「打千里鏡」似的從咬嘴孔裏望了一望，接着便裝上第二支香煙了。

這時那老先生也在裝新的一筒旱煙，側着頭，笑迷迷地問男青年道：

「上海有輪盤賭，聽說開三十六門呢，大概就是搖灘一類的賭法罷？」  
不大明白，看是看過的，沒有賭過。

男青年回答，却又笑了笑，用那太長的香煙咬嘴對他夫人指一指，說：

「她的哥哥就很喜歡這一道！」

「哈哈！」老先生點着頭笑着。

男青年忽然又鄭重地接着說：「脾同我的性子不近，總學不好。我喜歡弄弄絲弦像生，  
喜歡彈琴。」

「哦，絲竹是能夠怡情養性的，極好極好！」老先生也鄭重地讚歎着。

「前幾天報上說，有一個外國人，鋼琴大王，到上海來了，去聽過了罷？」

「老太太」也興味揀濃地問他。

「沒有。我學的是古琴，七弦琴。」

「呵，呵！」兩位老年人都勝驚訝了。

x

x

x



於是就談到「音樂」上頭去了。

男青年像對於「音樂」頗有「研究」。他擁護中國古樂。而在中國古樂中，他又竭力推崇「七弦琴」。他拗拗頓挫地說：

「聽過了琴音，再不要聽別的『絲弦傢生』了；別的『絲弦傢生』總是太俗！」

「咯咯！」老先生善意地笑着。

那位「老太太」似呼帶點心急地呼完了一筒水煙，讓兩條白煙從鼻孔裏噴出來，也微笑着說：

「古書上稱七弦琴的話太多了，實在琴的聲音不好聽，崩崩！洞洞！像彈棉花。從前孫傳芳在南京玩什麼『投壘』，也有人鼓琴，我聽了幾回，總聽不出好處來。」

「唔，可是靜心聽去，倒底是好的。」

男青年正色回答。

「真的！」那位女青年抿嘴笑着說，「崩崩，洞洞！聽聽就要打磕睡了。」

「哈哈！」老先生舉起他的旱煙袋在空中劃了個半圓圈，似乎有一番大議論了但厚煙袋

既然只走了半個圓圈，老先生也只喟然加了一句話：「琴，大概早已失傳了罷？」

「倒也不然。現在也還有幾位專家。」

男青年又是正色地回答。

「他們請了一位會的，在家裏教着呢！他的二姊和四姐也在學。」

女青年又從旁說明着。

「哦！難得難得！」老先生喫驚地朝男青年望了一眼。

「那真是一門風雅了！」那位「老太太」微笑接一句，此時方把水煙袋的煙斗裏的一拉

冷灰吹掉，開始再裝新的。

「豈敢！不過大家沒事，玩玩罷了。」

男青年謙虛着。

老先生笑迷迷地看着那男青年，似乎新「發見」了什麼。未了，他摸一些鬚鬚，

慢慢說：

「琴，可以陶冶性情，這句話大概不差；爲的沒有耐心便不能學琴。——哦，貴處有！」

位x x先生，前清太史公，是不是貴本家？」

「不是。同姓不同宗。」

「那麼，府上——」

「家嚴是經商的。上海x x旅社是家嚴創辦的！」

「呵，久仰久仰！」老先生是趕快帶笑說，他那兩道「疏眉」却也突驚地輕輕一聲。

「琴的聲音，總覺得不好聽：崩崩洞洞！」

老太太又說，又輕輕的笑了。

x

x

x

這當兒，輪船上的汽管叫了幾聲。官艙窗外移近來了一帶石河岸，崖上是一簇瓦房。輪船靠了埠，就有些人腿在官艙窗外走過。接着是三四位旅客湧進這官艙裏來了。有黃布學生服的青年，也有滿臉肥肉的商人。這「小世界」裏現在鬧了許多，也就複雜了許多了。

船再開駛以後，這官艙裏依然還有「風雅」的談吐，但最多而最響的聲音是：蘭市半價，桐油漲的太猛，……

黃布學生服的兩位靠近船門邊，在爭論沿河一帶的「南瓜棚」到底有多少「國防」的意義；因為據說這些小小的連成的「南瓜棚」是奉命搭蓋的，用意在避飛機「下蛋」呢！

（轉載申報週刊）

## 車中一瞥

擠上了車門，只覺得眼前一片黑；我幾乎以為跌入鉄悶車了。我是提着一口小皮箱的，忽然我和小皮箱之間塞進一個大屁股來，此時要是我一鬆手，那自然什麼都解決，或者我的臂膊是橡皮做的那也好辦；但不幸都不是，我只好叫道：「朋友，慢點！臂膊要軋斷了！」

我想我一定是用足了力氣喊的，因為擋在我前面的那些人頭都向後轉了；有一位熱心人還幫着我叫道：

「不好了！軋壞了小孩子了！」

「什麼！小孩子？」大屁股的主人似乎也頗吃驚地在我耳邊喊起來了。同時他那有彈性的屁股似乎也縮小了一點。

「幸而只是一口小皮箱，」我笑了笑回答，乘那大屁股還沒回復原狀的機會，我的小皮箱就度過了這一關；也不再提在手裏了，我抱牠在胸前，當真就像抱一個小孩子似的。

自家一雙腿已經沒有自動運用的可能，我讓人家推着擠着，進了車箱。自然這不是鉄悶

車，可是每個窗口都塞足了人頭，——電燈的摩登女性頭，光滑油亮的紳士頭，……而特別多的，是戴着制帽的學生頭，這一切的頭擠在每個窗口，顯然不是無所爲的。可是這一份閒事，我只好不管了；從強光的月臺到這車箱裏，暫時我的眼睛不肯聽我指揮。

那位大屁股依然在我背後。單是他老人家一個，也很夠將我從車箱的這一端推到那一端去。而況他背後還有許多別人也在推。然而在我前面的人忽然停止了，因為更前面來了一股相反的推的和擠的。兩股既經會合，大家倒似乎死了心了；反正沒有坐位，誰也犯不着白費力氣。

於是在擠足了人的兩排座位之間的狹小走路中，人們（連同他們的手攜行李）就各自找尋他們的「自由」。

我將小皮箱放在「路」邊，下意識地回頭去望那車門，可是我的眼光不能望到三尺以外去。擋在我眼前的第一堵牆就是那位大屁股。他這時正也在朝我看呢。

「幸而只是一口小皮箱，我們還可以當作椅子用。」

我笑着對「大屁股」說，自己先坐了下去。

「大屁股」用點頭來代替回答，朝我小皮箱角打量了一眼，也很費力地坐了。

喇叭聲從月臺上來了。

這是孤獨的喇叭。可憐的音調生澀的喇叭。

「車要開了！」大屁股朋友鬆了一口氣似的說。

這位朋友有一張胖臉和一對細眼睛，可是這對細眼睛很能觀察人家的表情。他知道我在懷疑喇叭聲和「車要開了」的關係，就熱心地解釋道：

「是那些保安隊吹喇叭，——他們是歡送分隊長；所以車要開了。」

「哦，哦，」我應着，同時也就恍然於為什麼車窗裏都擠滿了人頭朝外邊看了。他們自然是看月臺上的保安隊。「但是不靠月臺那邊的車窗為什麼也擠滿了人頭呢？」——我心裏這樣想，就轉眼過去望了一下。

還有人在看，而且一邊看一邊發議論。可惜聽不清。我就問我的胖朋友：「那邊還有什麼？」

「兵——不知道是那裏開來的兵；屯在這裏有好幾天了。」胖朋友回答，忽然他的細眼晴射出憤慨的光芒。我正想再問，前面那些安靜地站着的人們忽然又擾動起來了。一只大網籃和一個大鋪蓋在人叢裏擠過來，離我和胖朋友二尺多遠，赫然站住了；接着是鋪蓋在下，網籃在上，在這狹小的走路的正中，形成了一座「碉樓」了。

同時在反對的方向也有擾動。一位戎裝的大漢勇敢地擠過來，忽地直撲一個窟窿，靠窟窿的座位上有一位太太和兩個十來歲的孩子，戎裝大漢就站上凳子，將一個孩子的上半身逼在他馬鞍的袴檔中，他自己的頭和肩膀都塞在窟窿裏，但是趕快又縮進半個肩膀，伸出一隻手去，這手上有他的軍帽，這手在揮動他的軍帽。

喇叭聲又孤獨地生澀地響了。

車窗外的月臺等等也向後移動了。

我知道這戎裝大漢就是被歡送的什麼分隊長。

車窗外的月臺過完了。分隊長也者，已經鎮守在他那鋪蓋網籃構成的「碉樓」前，他的背對着我和胖朋友。



「襖樓」的網眼裏突出一個喉口——一個大號的熱水瓶，瓶壳上彩繪着「美女」的半身像，捧一束花，在對分隊長媚笑。

我的視線把那「襖樓」作為中心點，向四面掃射一下。倒有半車子的學生。從他們的制服看起來，他們是屬於三個不同的學校。我的兩鄰全是學生。

隆隆隆，車子是開快了。汽笛勝利地叫着。

「放心罷！這一趟車是有司機人的，沿路也有岔道夫，而且沒有鉄軌被掘掉。」  
一個男學生對他的女同學說，慘然一笑。

「剛才車站上那些兵也不是來『護送』的憲兵……」說的又是一個男學生。

「可是他們在這裏幹麼？」女學生睜大了眼睛問？我覺得她的眼神是沉着的，可又同時含着悲愴。

「鬼知道！」

兩個男學生好像約齊了似的同聲回答。

於是三張臉都轉向窗那邊了，望着天空的白雲。白雲很快地在飛。汽笛忽然又叫了，顫

抖似的叫着。聽車輪的聲音，知道我們正在過一條小河了。

「貴處是那裏？」胖朋友看着我的面孔說。

「x x。」

「有兵麼？」

「也許有。——我一向在外邊，不甚明白。」

「一定有的。做處是x x，跟貴鄉近得很。我們那裏有兵。」胖朋友的細眼睛緊釘住了我的面孔，聲音變得嚴肅。「紀律壞得很！」

「哦！八年前我也見過紀律很壞的兵——」

「是呀，可是他們不同。買東西不規矩，那只好不算一回事；他們一到，就要地方上供給鴉片，喂，朋友，全是老槍呢，見不得女人。在大街上見了女人就追，人家躲在家裏，他們還去打門。」

胖朋友的臉全紅了，他那雙細眼睛稍微碌碌地溜動。

忽然他放低了聲音，可是堅決地說：「這種兵不能打x x人！」

「你以為他們是開來防備××人麼？」

「我不知道他們來幹麼。可是，如果不打××人，他們又來幹麼呢？我們那裏是小地方，向來不駐兵。」

我看見他的眉毛皺起來了，我看出他大概也覺得自己的解答不甚可信，然而他又想不出別的原因；「鬼知道罷哩！」——我忽然記起剛才那兩個男學生的話了。胸中橫着這樣一個疑團的，不只是這位胖朋友。

「你說是應該和××人打呢還是不呢？」我換了題目問他了。

「不打，那是等死。」他乾脆地回答。他這話是平平淡淡說了出來的，然而我覺得這比「出師表」式的播音要誠懇到萬分。

我們都肅然靜默了。我看着他胖身體，我相信他雖然胖得也許過分一點，然而沒有心臟病。

離廁所不遠，站着兩三個奇裝異服的青年。似乎有男的，也有女的；他們帶得有一種怪樣的傢伙，隔得遠，又被人們的身體遮住，看不明白，只彷彿看見一束細棒兒——比筷子粗

不了多少的，頂端都裝飾着白的羽毛。

也不知是好奇呢，或是當真尿急，我費了好大力量爬過了那位分隊長的鋪蓋網籃的「欄樓」，居然到了廁所前。呵，看明白了！原來那怪樣的傢伙是幾張弓和一束箭。弓是直豎着，比持弓的人還長些。箭是剛和用箭的人一般高。

廁所的門推不開，我也忘記了遠道艱苦而來的目的，就混在那幾位「射手」的中間看着聽着。

有一位五十來歲的好像半儒半商先生，用半隻屁股挨在已經坐了三個人的櫈子角上，從洋瓶裏倒出些黃褐色的酒，到一個熱水瓶的蓋子裏，翹起極文雅的「蘭花」式的手指，舉到嘴唇邊呷了一口，就精神百倍地說道：

「射，御，善，……噫，射是第一位，風雅，風雅，……」

他是對那幾位帶弓箭的青年說的。

青年的「射手」們似乎不很了然於老先生的富有東方文化精神的 remarks，然而他們筆直站在那裏，態度很嚴肅。其中有一位女的，——剛好她是拖着那束長箭的，輕輕地用箭上

的羽毛給耳根搔癢，她的眼光却注在那位老先生的「蘭花式」的手指上，她的眼光是天真的。

我對於那位老先生的「蘭花式」手指的姿勢和他的東方文化精神的議論一樣不感興趣；我倒仔細打量那幾張弓和那一束箭。

弓是白木做的，看去那木質也未必堅硬；箭是竹的桿，因為只是平常的毛竹，似乎也並不能直；箭羽大概是鷄毛，三棱式，上海北京路的舊貨店老板或許會錯誤是製得拙劣的洗瓶的刷子；箭鏃因為拄着地，看不見，然而我從人們的隙縫間也看了個大概；這是鐵鑄的，似乎很薄，蘇緊裁縫見了是要拿去當作刮漿糊的傢伙用的。

老實說，我對於這弓這箭沒有敬意，然而我不記菲薄那幾位持弓箭的青年。他們的神情那樣天真而嚴肅，他們對於弓箭的觀念也許在我看來是錯誤的，然而他們本心是純良的，他們不想騙人，他們倒是受了人家的欺騙。

但是這當兒，那位用了「蘭花式」手指擎着熱水瓶蓋代用酒杯的老先生，却發表他的大

議論了。他從東方文化精神的宣揚轉到「救亡」大計的播音了：

「……現在壯丁要受訓練了，通國要皆兵了，這是百年大計，百年大計；早五十年就辦，豈不好呢？！你們年青人是這樣想的。然而現在還不遲，不遲。不要性急！同××人打仗，性急不來。要慢慢的……」

「慢慢的準備起來罷？不惜敵人却不肯慢慢的等着我們準備齊全！」

一個聲音從老先生的背後出來。

老先生吃驚似的回過臉去，剛好接受了一個鄙夷的睨視。說這話的，是一個小學教員模樣的人物。

老先生趕快呷一口酒，就不慌不忙說道：

「咳、性急，性急，……要慢慢的等機會呀！凡事總有個數的。天數難逃，是麼？」

這時廁所的門開了。我猛又想起要撒尿來。但是那位老先生的議論忽然又從神秘的「天數」轉到「世界大勢」了，我又捨不得走開。

「中國是弱的。學幾拳在這裏，等機會，等機會，打幾下冷拳頭。××人就吃不消了。」

中國不出手打，美國人俄國人遲早要和××人打起來，等××人打得半死不活，我偷偷打幾句冷拳頭，——此之謂慢慢的等機會呀！性急是要誤事的。」

別人我不知道，至於我呢，聽了這樣的宏論，不禁皮膚上起了疙瘩。料不到這位蘭花指頭的老先生竟頗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的風度呢！然而也不足怪。我相信他是熟讀報紙的，——熟讀報紙上的播音講演的。

可惜竟沒有人注意他的宏論。他背後他旁邊人們都在嘈嘈雜雜說他們自己的話。

只有帶了箭的幾位青年因為和他面對面，似乎是儼然在靜聽的。這時那位女「射手」又用那束箭桿上的羽毛輕輕地在耳根上搔攢了。她的天真的眼光現在是注在那位老先生的酒糟鼻子上，有一隻蒼蠅在這鼻子上吮吸。

白的羽毛在女「射手」的耳根邊輕輕磨擦，

「要是耳朵或什麼別的地方有點癢，用這傢伙來擦擦，大概是極好的。」——我不禁這樣想。忽然我又想到此時不去撒尿，更待何時。可是慢了！一位黃呢軍衣，黑皮馬靴的人物，擁過來，直走到廁所門前。他的腰間掛着一柄短劍，大概是綠皮的劍鞘，劍柄上好像還

刻着字。

他在隔那廁所的門時還回頭一望。是保養得很體面的一張臉，只是眼睛上有兩圈黑暈，叫人聯想到電影裏的神祕女郎。

綠皮鞋的短劍掘了一掘，砰的一聲，人物不見了，廁所門關得緊緊的。

一個人在車子裏如果沒有坐位，會不知不覺移動他的「崗位」的。我等着那掛劍的人物辦他的「公」事的當兒，忽然已經和那些「射手」們離得遠些，又混在另一個小圈子裏了。

這是學生。胸前的證章是什麼鄉村師範。他們全是坐在那裏的。

兩人座位的相對兩個凳子裏是四個女的。兩位用大衣戴了頭打瞌睡，一位看着窗外，一位讀小說。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小說，但知道一定是小說。

隔了走路——就是隔了站着的我，她們的男同學佔據了很大的地盤；在我近身處，有一位看申報上的「通俗講座」蘇武牧羊，另外對面的兩位都在讀一部什麼公民訓練。

忽然打瞌睡的一個女生掀開了大衣尖聲叫道「到什麼地方了？已經是C省了罷？」

「呵呵，」一個頭從公民訓練上抬起來，「剛才過了××站，不知是不是C省地界。」



「噫！看你的公民常識多差！要到了K站才是C省地界呢！」對面的男生說。

我知道他們兩位都弄錯了，但那位發問的女生似乎是相信後一說的。有一位站在我前面的商人模樣的漢子忽然自言自語發感慨道：「真不知道學堂的先先生教些什麼！」

這句話大概落進那位女生的耳朵了；而且，誤以為這是我說的，她釘了我一眼。

我覺得無聊，正想自動的換地位，忽然那位女生一伸手就要搶那男生的什麼公民訓練，佯怒說：「省界也不明白，看這書幹麼？」

「噹噹，你們女人只知道看小說，戀愛呀，自殺呀，國要亡了，也不管。」

「誰要聽這些話！還我的書來，還我的書來！」

這時另一個打瞌睡的女生也過來了，乘那男生正和那女生在鬥嘴就從男生的背後抽出一本書來遞給了她的同伴，她們都勝利地笑着。

這書是一本小說。我看見封面上五個大字：夢裏的微笑。

得了書的女生於是翻開書，看了幾行，就朝那邊的男生說：

「你懂得什麼！小說裏充滿了優美的感情。人沒有感情，能不能生活？」

於是又看了幾行，自言自語的說：「這首詩，這首詩，多優美呀！」她翻過書面來，又自言自語道：「周全平！這名兒倒不大聽得。」

我覺得看夠了，要撒尿的意識又強烈起來，於是再掖向廁所那邊去。

## 「現代化」的話

朋友，假如你不厭煩，喜歡出來走走的話，有幾處地方你不可不看。

上海的「東頭」，楊樹浦那一帶，你喜歡麼？想來你一定喜歡的！那邊有許多紗廠，——中國輕工業的要塞。沒有熟人。你只好望那些巍巍的廠門而興歎。想來你總可以找到一個熟人罷？那麼，中國棉紗大王的領土就許你進去了。可是得先關照你：你要忍耐，因為有幾分鐘的不舒服。因為那邊的空氣裏全是棉花的纖維，大一點像鵝毛樣的飛絮有時竟會一片一片撲到你臉上身上，粘住了不肯去；是的，那邊的空氣濃厚些，你一下裏會覺得怪悶，怪脹似的。但是不過幾分鐘罷了。你立刻會慣。並且想來你一念及每天十二小時，在那樣空氣中工作的，也和你一樣是人，你自然會仰臉行一次深呼吸，一點也不覺得什麼了。

你將被引進了彈絲「花衣」的工場。許多黝黑晶亮，蹲著的巨人似的機器，伸長了粗胳膊——直徑二尺的粗鐵管——就同手攜手似的組成了一列；牠們從下面的簾形滾板上，（那你就說是「嘴」罷，爲的那許多木條構成的滾板實在太像了牙齒），吞進了壓得緊

緊的「花衣」，於是通過了牠們的肚子，消化，——啞，該說是扯鬆器，於是又通過了牠們的胳膊，送到另一位「巨人」的肚子裏！這也幹的同樣工作——扯鬆，但一定是高級的工伴，因為後來就看見牠的一個斗形嘴巴裏吐出那些「花衣」來了，那已經鬆鬆的，一看就叫你覺得軟綿綿，而且顏色也同雪一樣白。

這些扯鬆了的「花衣」像雪塊似的落下來，落進一個地洞去了。朋友，也許你當真認是一個洞罷？然而不然。洞是洞，不過洞下又是黑鐵管的粗胳膊，「花衣」從這胳膊又運到另一個「巨人」的肚子裏了。你要看個究竟，你得走到下層的機器間。

說來也許你不肯相信：下層機器間裏的「巨人」們就好像專同上層機器間裏的伙伴一盤氣」似的。好好兒彈得又鬆又白的「花衣」到牠們肚子裏不知道怎樣一來，就從牠們屁股裏拉下，早又壓得緊緊的，而且變成了一張氈似的，捲在一根鐵棒上了。牠們的屁股眼兒只管拉，拉，那鐵棒只管捲，捲，到後來就像大筒的捲筒紙似的肥得很了，於是走來了一位工人，截斷了那拉不完的「扁屎」，就那麼連鐵棒抱起來，擺到磅秤上過磅。

這時你的「熟人」也許會告訴你，這是「花衣」變成棉紗的第一步手續，（嚴格說，就

是第二步），以後就要將這些捲筒紙樣的棉氈拉成「棉條」了。

專拉「棉條」的鋼巨人可就沒有粗胳膊。個兒也小些。牠們不很吵鬧，那捲筒形的棉氈裝在上面，慢慢地展開來，就同捲筒紙在印刷機上相仿；可是這專拉「棉條」的鋼巨人有一把大鋼梳，把那棉氈一梳一梳的又弄碎了，弄碎了要經過牠的肚子，消化做濃霧似的噴出來，——朋友，請你想像我用的這個「霧」字；你用什麼字好呢？實在可說是棉的瀑布，可是沒有瀑布那樣勢頭和厚實；那是稀薄的鬆鬆的，恰像霧，——然後這「霧」又經過了，或者被吸進了一個巧妙的部分，變做了手指那麼粗的又白又嫩的「棉條」。這也是自動的拉出來，自動的裝進了一個紅漆的長圓鐵筒。

以後，這些「棉條」尚須經過又一組的機器，（那是小得多，看樣子就覺得牠們是前面所說的那班鋼巨人的少爺），大根併一根，抽成了較細然而較結實的一種「棉條」。於是再經過了吵鬧得很利害的「小姐」式的一組機器，紡成了「粗紗」，——這有普通麻繩那麼粗。由粗紗再紡成細紗。擔任這一工作的機器。是十足的摩登小姐式了。頂會吵鬧。牠們一列車有四百個錠子；這些小傢伙本來聲音不大，可是牠們成千成萬打夥兒鬧起來，那聲音就

可怕；你對面談話，喊破了喉嚨也聽不見。粗紗間和細紗間裏要許多女工伺候著；她們是整天沒得坐的。她們要「接紗頭」，她們要把「羅拉」上的棉絮拭去，她們管理錠子，前面說過的鋼巨人却只要很少的幾個人伺候，而且大都是男工。

朋友，也許你早就在什麼洋行的樣子間大玻璃窗前看見過那些成排的靜靜地站著的紡車罷？這都是供給我們中國人來開發中國，建設中國的。並且如果你到紗廠裏看過，走出廠門來鬆一口氣的時候，也許就幻想到中國的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的路而且民族資本主義已經確立，——至少像印度似的。

一句話來包括你的感想，朋友，你是相信中國是在著著地「現代化」！

不錯呀！十年前的上海和現在很不相同的。現在上海是被大煙囪包圍著。假使你從上海的「東頭」轉到「西頭」，你就看見曹家渡一帶也是紗廠林立，不過那是日本人的資本罷了。你再到南市；到閘北，到浦東，你到處看見大煙囪了。尤其是閘北，大大小小的絲廠和大大小小的各部門的工業，例如電料，洋傘，熱水瓶，橡膠，搪瓷，幾乎可說色色俱全，就像鄉下的「露天毛坑」一樣，到處可見。你進見南京路的國貨商場，就覺得日用品都有「國

產」的了。呵，呵，中國是在著著地「現代化」呵！

不錯，中國在一步一步「現代化」，或是「工業化」，我也可以相信的；因為不但中國人自家開工廠，外國人也來開。舉紗廠來說罷，全中國共有紗廠一百二十八家，去年開工錠四百四十九萬三千三百餘枚，比前年增加了二十六萬五千餘枚；在這總數中，屬於中國資本家的紗錠，計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餘，比前年增加了十四萬一千七百多枚，屬於日本資本家的，却也有一百七十八萬七千餘錠，比前年也增加了十萬多枚。然而出品呢，去年中國紗廠對日商紗廠只成了一百四十二萬七千包對八十萬〇五千包之比！再講到原料呢，朋友，你的「熟人」自會告訴你，實實花衣怎樣不行，只能攪用，因此他們是仰給於美棉的！新近成立的五千萬美金大借款，據說就是專購美國的棉麥，救濟中國的紡織工業的。這也可見中國將更被「開發」，而且「利用」了外資！

但是朋友，咱們是不「談」政治的，咱們仍舊講講「上海景緻」罷。要是你覺得着了大烟癮還不夠，我勸你上三馬路，北京路，甯波路，還有外灘；那邊是中國的金融樞紐。你踱進了中央，中國，或是交通，——這三家大銀行；也許你會看到一件事覺得奇怪；那就是在

一處的銅欄干後面有些辦事人老是拏著一疊小小的不過半寸闊寸把長的花紙片很快的數著數著。你一定驚訝他們手法的純熟。而且你也許會看見（要是在月底）銅欄干外擠攢著人手，又都是拏了那些小小的花紙片一束或者竟是一厚疊。朋友，這些小小的花紙片就是公債庫券的息票或本息票，因為政府發行的公債庫券已經有十一萬萬了。朋友，也許你因此會想到中國國民的儲蓄能力畢竟不弱罷？那麼，你最好再去觀光一次上海的公債市場。在那邊，每天成交在千萬以上；滿臉流汗的投機者，總在「百萬翁」和「窮光蛋」這階段中間滾。在那邊，「做交易」的衝鋒似的吶喊，「空頭」的大胆，「多頭」的魄力，操縱的奇妙，都叫鄉下土財主瞪大了眼睛莫明其妙。內地的金錢逃到上海來了，而在現代式的操縱下，不知道有了多少鄉下土財主壓得粉碎，於是逃到上海來的金錢又這樣「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了。不用說，資金集中「財閥」造成，也是中國的「現代化」的徵象！

朋友，你喜歡樂一下麼？那就有現代化的各種娛樂隨你去挑選。你要是愛細腰粉腿，就有跳舞場。或是你只要看看電影，好呀，大大小小電影院都有！新開幕的大光明，據說是東亞第一的現代化。現代式的建築，現代式的裝璜；一百多尺的燈塔，遠遠地就領導你的路



同：三個噴水泉噴射五色的花雨；最新科學發明的冷氣和熱氣的裝置，最新式的發音機，沒有迴聲的軟磚，二千個舒服的座位；而且開映的將是最近歐美現代生活的影片。

並且請你千萬不要忘記大光明左近就有建築中的二十二層的四行儲蓄會大廈。這是上海建築現代化的代表！

所以誰說中國沒有進步，不是盲目，就是喪心病狂。

朋友，再說到內地農村罷。現在大家都嚷著農村經濟破產。但是破產儘管破產，現代化仍是著著地在進行呀！這個：你不到農村去看，也可以知道。這幾年來，公路成了不少，鄉下人也有眼福看見汽車了；跟著交通的發達，向來鄙陋，洋貨和鈔票不大進得去的地方也就流通無阻了；生活程度也慢慢跟著高了；生活程度高，又是「現代化」的顯著徵象。還有，跟著交通的發達，大都市裏的時髦風氣也很快地灌進內地去了；剪髮，長旗袍，女大衣，廉價的人造絲織品，國產電影，一齊都來了。都市和鄉鎮現在正起了交流作用，鄉鎮的金錢流到都市，而都市的「現代」風氣的裝飾和娛樂流到鄉鎮。然而我的朋友，最好你到農村裏住上幾個月。那時你就知道農村之急速地現代化，竟出乎你的意料。譬如從前鄉下人的勞力還

可以在就地零碎出賣：大地主收了幾百石的租米，需要很多短工來打白，現在則機器碾米廠到處有的是，工作又快，工錢又便宜，鄉下人的勞力就沒有人請教。從前厚水用人工，達到大水年成，鄉下人自己收成無望，也還可以出賣勞力給大地主，混他個把月的食糧，現在則「洋水車」把他們排除了。這些還都不算什麼。最重要的，資本主義經營的大農場也在有些地方出現了！從前高利貸者的兼併土地還不過是「蠶食」，現在農村資本主義的手腕則是「鯨吞」了。從前鄉下人就怕年成不好，現在則年成好了更恐慌，這加速了農村的土地集中，而土地集中就是最顯著的農村「現代化」。

所以，朋友，我再說一句：誰以為中國沒有「進步」，不是盲目，就是發心病狂！

## 鄉村雜景

人到了鄉下便像壓緊的彈簧驟然放鬆了似的。

從矮小的窗洞望出去，天是好像大了許多，鬆噴噴的白雲在深藍色的天幕上輕輕飄蕩；大地伸展著無邊的「夏綠，」好像更加平坦；遠處有一簇樹，矮矮地蹲在綠野中，却並不顯得孤獨；小河反射著太陽光，靠著那些樹旁邊彎彎地去了。有一座小石橋，橋下泊着一條「赤膊船。」

在鄉下，人就覺得「大自然」像老朋友似的嘻開着笑嘴老在你門外徘徊，不，老實是「徘徊直入，」蹲在你案頭了。

住在都市的時候到公園裏去走走，你也可以看見藍天，白雲，綠樹，你也會暫時覺得這天，這雲，這樹，比起三層樓窗洞裏所見的天的一角，雲的一抹，樹的尖頂確是更近於「自然；」那時候，你也會暫時感到「大自然」張開了兩臂在擁抱你了。但不知怎地，總也時時會感得這都市公園內所見的「大自然」不過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好像是「人工的，」

——比方說，就像紅樓夢大觀園裏的「稻香村」的田園風光是「人工的」一般。

生長在農村，但在都市裏長大，並且在都市裏飽嘗了「人間味，」我自信我染著若干都市人的氣質，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氣質的一個弱點。總想擺脫，却怎地也擺脫不下；然而到了鄉村住下，靜思默念，我又覺得自己的血液裏原來還保留著鄉村的「泥土氣息。」

可以說有點愛鄉村罷？

不錯，有一點。並不是把鄉村當作不動不變的「世外桃源」所以我愛。也不是因為都市「醜惡。」都市美和機械美我都讚美的。我愛的，是鄉村的濃郁的「泥土氣息。」不像都市那樣歇斯底烈，神經衰弱，鄉村是沉著的，執拗的，起步雖慢可是堅定的，——而這，我稱之為「泥土氣息。」

讓我們再回到鄉村的風景罷——

這裏，綠油油的田野中間又有發亮的鐵軌，從東方天邊來，筆直的向西去，遠得很，遠得很；就好像是巨靈神在綠野裏劃的一條墨線。每天早晚兩次，機關車拖着一長列的車廂，像爬虫似的在這裏走過。說像爬虫，可一點也不過分冤枉了這傢伙。你在大都市車站的月台

上，聽得「噤」——的一聲歇斯底烈的口笛，立刻滿月台的人像鬼迷了似的亂推亂撞，而於是，在隆隆的震響中，「這傢伙」喘着大氣衝來了，那時你覺得牠是快得很，又莽撞得很，可不是？然而在寥闊的田野中，凭着短窗遠遠地看去，牠就像爬蟲，怪態媚的爬着，爬着，直到天邊看不見，混失在綠野中。

晚間，這傢伙按着鐘點經過時，在夏夜的薄光下，就像是一條身上有燐光的黑虫，爬得更慢了，你會代替牠心焦。

還有那天空的「鐵鳥」，一天也有一次飛過。像一個尖嘴姑娘似的，還沒見她的身影兒就聽得她那吵鬧的駭音。飛的不很高，翅膀和尾巴看去都分明。牠來的時候總在上午，鄉下人的平屋頂剛剛裊起了白色的炊烟。戴着大箬笠穿了鐵甲似的「蒲包衣」，（鄉下人夏天落田，都穿這特別的蒲包衣，猶之雨天穿蓑衣或樓衣，）在田裏工作的鄉下人偶然也翹頭望一會兒，一點表情都沒有。他們當然不會領受那「鐵鳥」的好處，而且他們現在也還沒喫這「鐵鳥」的虧。他們對於牠淡漠得很，正像他們對於那「爬蟲」。

他們憎恨的，倒是那小河裏的實在可憐相的小火輪。這應該說是一「夥」了。因為有燒

煤的小火輪，也有柴油輪，——鄉下人叫做「洋油輪船」，每天經過這小河，相隔二三小時就聽得那小石橋邊有吱吱的汽管叫聲。這小火輪的一家門，放在大都市的碼頭上，誰也看牠們不起。可是在鄉下，牠們就是惡霸。牠們軋軋地經過那條小河的時候總要捲起兩道浪頭，潑辣辣地沖打那兩岸的泥土。這所謂「浪頭」，自然畧小可憐，不過半尺許高而已，可是牠們一天幾次沖打那泥岸，已經夠使岸那邊的稻田感受威脅。大水的年頭兒，河水快與岸平，小火輪一過，河水就會灌進田裏。就在這一點，鄉下人和小火輪及其堂兄弟柴油輪成了對頭。

小石橋遙西的河道更加窄些，輪船到石橋口就要叫一聲，彷彿官府喝道似的。而且你站在那石橋上就會看見小輪屁股後那兩道白浪泛到齊岸半寸。要是那小輪是燒煤的，那牠沿路還要撒下許多黑屎，把河床一點一點填高淤塞，逢到大水大旱年成就要了這一帶的鄉下人的命。鄉下人憎恨小火輪不是盲目的沒有理由的。

沿着鐵軌來的「爬虫」怎樣像蚊子的尖針似的嘴巴吮吸了農村的血，鄉下人是理解不到的；天空的「鉄鳥」目前和鄉村是無害亦無利；剩下來，只有小火輪一家門直接害了鄉下

人，就好比橫行鄉里的土豪劣紳。他們也知道對付那水裏的「土劣」的方法是開濬河道，但開河要抽捐，納捐是老百姓的本分，河的開不開却是官府的事。

剛才我不是說小石橋西首的河身特別窄麼？在內地，往往隔開一個山頭或是一條河就另是一個世界。這裏的河身那麼一窄，情形也就不同了。那邊出產着「土強盜。」這也是非常可憐相的「土強盜，」沒有槍，只有鋤頭和菜刀。可是他們却有一個「軍師。」這「軍師」又不是活人，而是一尊小小的泥菩薩。

這些「土強盜」不過十來人一幫。他們每逢要「開市，」大家就圍住了這位泥菩薩軍師磕頭膜拜，嘴裏吟着他們的「經，」有時還敲「法器，」跟和尚的「法器」一樣。末了，「土強盜」夥裏的一位，——他是那泥菩薩軍師的「代言人，」——就宣言「今晚上到東南方有利，」於是大家就到東南方。「代人言」負了那泥菩薩到一家鄉下人的門前，說「是了，」他的同伴們就動手。這份被光顧的人家照例是什麼值錢的東南也不會有的，「土強盜」自然也知道；他們的目的只是綁票。住在都市裏的人一聽說「綁票」就會想到那是一輛汽車，車裏跳下四五人，都有手槍，疾風似的攔住了目的物就閃電似的走了。可是我們這裏所講的鄉下

「土」綁票却完全不同。他們從容得很。他們還有「儀式。」他們一進了「泥菩薩軍師」所指定的人家，那位負着泥菩薩的「代言人」就站在門角裏，臉對着牆，立刻把菩薩解下來供在牆角，一面念佛，一面拜，不敢有半分鐘的停頓。直到同伴們已經綁得了人，然後他再把泥菩薩負在背上，仍然一路念佛跟着回去。

第二天，假使被綁的人家籌得了兩塊錢，就可以把肉票贖回。

據說這一宗派的「土」綁匪發源於溫台，可是現在似乎到處全有了。而他們也有他們的「哲學。」他們說，偷一絲牛還不如綁一個人便當。牛使牛性的時候，怎地鞭打也不肯走，人却不會那麼頑強抵抗。

真是多麼可憐相，然而斌媚的綁匪呵？



## 我們這文壇

我們這文壇是一個百戲雜陳的「大世界」。有「洪水猛獸」，也有「鴛鴦蝴蝶」；「新時代的「前衛」唱粗獷的調子，替骸骨的「迷戀者」低吟着平平仄仄；唯美主義者高舉藝術至上的大旗，人道主義者效貓哭老鼠的悲歎，感傷派噴出輕煙似的微哀，公子哥兒沈醉於妹妹風月。

我個的文壇又是一個旗幟森嚴各顯身手的「擂臺」。「三山五岳的好漢們各引着同宗同派，擺開了陣勢，拚一個你死我活。今天失手了，在看客的哄笑聲裏溜走了，明天換一個花樣再來。反正健忘的看客也記不清那麼多的臉。

紅臉的，白臉的，黑臉的，藍臉的，黃臉的，雷公的臉，長齋大耳朵的，晦氣色臉的，都在這「擂臺」上串進串出。金瓜鎚，方天戟，青龍刀，梨花槍，八卦衣，鶴毛扇，飛標，袖箭，前鋒鎗，紅衣大氅，三人步鎗，迫擊砲，水旱機關槍，飛機，坦克：人類一千年來的武器同時並見。

我們這「播臺」的文壇打了有十多年了，還沒分個決定的勝敗！

我們這「播臺」的文壇也有若干各宗各派的評判員。有的捧着高頭講章。詩韻合璧；有的戴着牌頭，聖培章，泰納，托爾斯泰，瑪里納蒂，蒲列汗諾夫，白璧德；有的更使用着新式的天平，「意德沃洛基。」

誰也都是百分之百的合理，而別人是百分之百的沒出息。

誰都自稱是嫡派秘授，而別人是冒牌貨，野狐禪。

我們這「播臺」的文壇上的評判員也這樣進行着萬花撩亂的混戰！

我們這「播臺」的文壇背後還有許多後備軍的青年作家。他們中間正起着變化；或者已經拜了山門，成了宗派；或者尚在徬徨，覺得什麼都不好；或者遠道慕名，卻不知道他所崇拜的好漢早已搖身一變；或者拾起了巨子們從前的玩意兒當做法寶，大做其「身邊瑣事」的描寫，「即興小說」，「文藝自傳。」

他們中間也有些靈強的，打算自己找路走；也有些膽小的，經不起一聲斷喝，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能力；也有些糊塗的，左看看也好，右看看也好，在那里打磨旋。

可是他們都不肯向後轉，他們想做新時代的「第一燕！」  
我們這「搖臺」的文壇背後就擠滿了這許多有志的後備軍的青年！

朋友！這就是我們文壇的「卡通！」朋友！這就是我們那錯綜動亂的社會所反映出來的文藝上的奇觀！

朋友！這不是苦了看客？然而也不然。看客們不是一個印板，看客們的嗜好各殊鹹酸；是爲的這些看客們各趨所好，這纔三山五岳的好漢們能殼雄踞搖臺的一角，暫時弄成了各不相同。

他們看客纔是真正的最有權威的評判員。他們的掉頭不顧是真正的一聲「銀笛，」任何花言巧語的宣傳所挽回不來！

朋友！你也且莫擔心着他們看客的口味是那樣的太龐雜！朋友！也許你不相信，但是你將

來一定會看見；生活的緊箍咒會把這些各殊鹹酸的看客們的口味漸漸弄成了一律！

三山五岳的好漢們誰能毅緊緊地抓住了看客們的心弦，彈出了他們的苦痛，他們的請求，鼓勵了他們的熱血，指出了他們的出路，誰就將要獨霸這文壇的「擂臺」；任何欺騙，任何威脅，任何麻醉，都奈何他不得！

朋友！現在我們不妨來作一回「夢」了。我們來「夢」一回最美滿的文壇的將來，我們來「夢」一回將是怎樣的狂風烈火將這大垃圾堆的文壇燒一個乾淨而且接着秀挺出壯健美麗的花朵。

朋友！不遠的將來，從我們這裏連年的戰火，饑荒，水災，旱災，外患，一切等等所造成的罡風將吹燃了看客他們心頭星星的火焰，變成了烈火滔天；燒穿了一切烟幕，一切面具，一切玩意兒的花鳥，他們看客將同聲要求一些爲了他們的，是他們的，屬於他們的。

朋友！在這時候，鴛鴦蝴蝶也許仍在雙雙戲舞，可是沒有人看；唯美主義的大旗將要掛在書房裏，感傷的詩人琴弦將要迸斷，公子哥兒將要再沒有閉心沈醉在妹妹風月。朋友！

在那時候，只有生活的悲壯的史詩能吸引起看客他們的傾聽，震動他們的心弦！

但是朋友，我們文壇上那些自命為站在時代前線的三山五岳的好漢們以及青年的後備軍在這歷史的一幕前卻也不能不自強不息。尤其那些「前衛」們，不能仍然那麼狂妄地以為文壇的大任將「匪異人任」地必然地落到他們身上！

虛心的艱苦的學習，是必需的！

生活本身是他們的老師，看客大眾是他們的不容情的評判員！

朋友！天亮之前有一時間的黑暗，麻雜混亂是新時代史前不可避免的階段，幼稚粗拙是壯健美妙的前奏曲，「the beautiful agony of Birth」據說就是辯證法的進展，是織一樣的規律！

只有竹子那樣的虛心，牛皮筋那樣的堅韌，烈火那樣的熱情，纔能產生出真正不朽的藝術。

朋友！我們毫不客氣地說：我們唾棄那些不能數反映社會的「身邊瑣事」的描寫；我們

唾棄那些「戀愛與革命」的結構；「宣傳大綱加臉譜」的公式；我們唾棄那些嚮壁虛造的「革命英雄」的羅曼司，我們也唾棄那些印板式的「新偶像主義」——對於羣衆行動的盲目而無批判的讚頌與崇拜；我們唾棄一切只有「意識」的空壳而沒有生活實感的詩歌，戲曲，小說！

將來的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將是「批判」的：在唯物辯證法的顯微鏡下，敵人，友軍，乃至「革命自身」，都要受到嚴密的分析，嚴格的批判。

將來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將是「創造」的：從生活本身，創造了鬪爭的熱情，豐富的內容，和活的強力的形式；轉而又推進着創造着生活。

將來的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因而將是「歷史」的：時代演進的過程將留下一個真實鮮明的印痕，沒有誇張，沒有粉飾，正確與錯誤，赫然並在，前人的歪斜的足跡，將留與後人警惕。

將來的真正壯健美麗的文藝，不用說，是「大眾」的：作者不復是大眾的「代言人」，也不是作者「創造」了大眾，而是大眾供給了內容，情緒，乃至技術。

朋友！這不是「夢，」這和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的不可強辯！

但是朋友，眼前我們卻還只有龐雜混亂，幼稚粗拙；時代的大題材有多多少少還沒帶上我們那些作家的筆尖！時代的大步突飛猛進，我們這文壇落後了，異樣的「牛步化，」沒出息！朋友！可是你也毋須悲觀。時代的輪子將碾碎了一些脆弱的，狂妄自誇的，懶惰不學好的，將他們的屍骸遠遠地拋出了進化的軌道！剩下那有希望的，將攀住了飛快的時代輪子向前！

他倆必須艱苦地虛心地跟「時代」學習！

生活本身是他們的老師，看客大眾是他們的不容情的評判員！

朋友！這不是「夢，」這和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的不可強辯！

一九三二，十一，二十八。（選自東方雜誌）

## 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

時常這麼想：如果我現在又是個中學生，夠多麼快活！我時常希望在夢中找，居然是中學生；我居然又可以整天跑，嚷，打架，到晚上睡在硬板鋪上絲毫不感困難地便打起鼾來；居然又可以熬整夜預備大考把大捆的講義都強記着，然後又在考試過後忘記得精光；居然又可以坐在天橋上和同學們毫無顧忌地談自己的野心，幼稚地然而赤誠地月旦人物。呵！熱烈愉快的中學生時代！前程遠大的中學生時代！在那時，如果有誰不覺得整個世界是他的，那他一定不是好中學生，我敢說！

然而我始終未嘗在夢中再爲中學生，甚至中學時代的同學也不會夢見半個。不過是十多年呢，然而抵得過一百年的滄桑多變的這十多年，已經去的遠遠，已經不能再到夢中來使我暢笑，使我痛哭，使我自負到一定要吞下整個世界！

是的吞下整個世界！是中學生，一定得有這個氣魄；有一個挨得起餓，受得起凍，經得起跌打的身體，有一個不怕風吹，不會失眠，不知道什麼叫做暈眩的腦袋，還有，二三十年



大好的光陰，原封不動地疊在他前面，他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人類將來的一切，都操在他手裏，都等待他去努力創造，他怎麼可以自己菲薄？

遇到了年青的朋友時，我總喜歡聽他們談他們的中學生生活。聽到了他們這時代所特有的鬭爭生活的緊張和快活，我常常爲之神往；再聽到了他們這時代所特有的青年的苦悶，我又常常爲之興奮而惆悵。不錯，現代的青年，尤其是前程遠大的寶貝的中學生，都不免有些苦悶，都曾經有過一度的苦悶；始終不感得此苦悶者，若非「超人」，便是渾渾噩噩的傻瓜。超人非此世所有，因而只有好中學生纔會有苦悶，有一時的苦悶罷？這是我們當此受難時代所不得不經過的「洗禮」呀！時代的特徵就是每一個有造化的青年必得經過一度苦悶。應該歡迎這苦悶，然後再戰勝這苦悶，十分元氣地要吞下全世界似的向前向前，幹着幹着，創造你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和人類將來的一切罷！

鬭爭的生活使你幹練，苦悶的煎熬使你醇化；這是時代要造成青年爲能擔負歷史使命的兩件法寶。

在我的中學生時代，卻沒有福氣來身受這兩件法寶的薰陶。相差不過十多年呀，然而我

的中學生時代是灰色的平凡的，只把人煨成了恂恂小丈夫的氣度。在我的中學生時代，沒有發生過一件事務使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感受著興奮和震盪。也許就是爲此我始終不再夢見我的中學生時代了。

我的中學生時代是灰色的，平凡的；沒有現在的那許多問題要求我們用腦力思考，也沒有現在的那許多鬥爭來磨練我們的機智膽略。學校生活的最大的浪花是把年青的美貌的一年級同學稱爲 Face 而爭着和他做朋友，爭着護七言的歪詩來讚頌他，或是嘲笑那些角逐中的對方。我經歷過三個中學校，浙西三府的三個中學校，我的最可寶貴的中學生時代也就在這樣灰色的空氣中滑了過去。如果一定要找出這三個中學校曾經給我些什麼，現在心痛地回想起來，是這些個：書不讀秦漢以下，駢文是文章之正宗；詩要學建安七子；寫信擬六朝人的小札；舉止要風流瀟灑；氣度要清華疏曠，……當時固然沒有現在那些新雜誌新書報，即使也有一二種那時所謂新的，我們也視爲俗物，說牠文章不遒。字非古義。在大考時一夜的「抱佛脚」中，我們知道了歐洲有那些國，那些戰爭，和中國有那些條約，有所謂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普法戰爭，日俄戰爭，然而我們照例是過了大考就丟在牆後去了。世間有所謂

社會科學，我們不知道，且也不願意去知道。是在這樣的畸形閉塞的空氣中，我度過了我的中學生生活，這結果使我現在只能生在這裏寫文章，過所謂「文士生涯」。

那時我們亦無所謂「苦悶」。「苦悶」的人是有福的，因為這是思想展開到某種程度的徵象。因為過過了這一時期的苦悶，他的思想就會得確定，他將無往而不勇敢，而不愉快。我們的中學時代卻只有渾噩，至多不過時或牢騷，一種學來的牢騷；太息於前輩風流不可再見，叔季之世無由復聞「正始之音」那種無聊的非青年人所宜有的牢騷。

中學畢業的上一年，「辛亥革命」來了。住在滬杭鐵路中段，每天可以接讀上海報紙的：中學生的我們，大概也有些興奮罷？大概有一點。因為我們也時常到車站上買旅客手裏帶着的上海報，並且都革去了辮子了。然而這興奮既無明確的意識的內容，並且也消滅的很快。第一個陽歷元旦，在府學明倫堂上開了什麼市民大會一類的東西，有一位，本來是我們這中學的校長且又是老革命黨而又新任什麼軍政分府，演說「採用陽歷的便利；」那天會裏，這是惟一的演說。現在我還依稀記得的，是他拿拳頭上指骨的凸出處來說明陽歷各月的月大月小。如果說我在中學校會經得了些新知識，那恐怕只有這一件事罷？

後來我又進過北方某大學，讀完了三年預科，我還是我，除了多喫些北方的沙土，並沒新得些什麼，於是我也就厭倦了學校生活了。

現在，三十許的我，在感到身體衰弱的時候，在熱血塗涌依然有吞下整個世界的狂氣的時候，每每要遺恨到我的中學生時代的太灰色太平凡了。我總覺得我的太平凡太灰色的中學生時代使得我的感情理智以及才能，沒有平衡的發展，只成了不完善的畸形的現在的我。時代不讓我的青年時代，最可寶貴的中學生時代，在阿爭的興奮和苦悶的熬煉中過去，不讓我有永遠可以興奮地回憶着的青年時代的生活的浪花，這也許就是所謂早生者的不幸罷？

這也就是爲什麼我時時有這樣的感想：如果我現在又是中學生，夠多麼快活！好像是一個失敗的圍棋手，在深切地認知了過去的種種「失著」以後，總想要再來一局，而又況我的過去的「失著」都好像非不由己，都好像是早生幾年者該得的責罰似的。

相差不過十多年呢，然而在現今這大變化的時代作中學生是幸福的！各種的思潮都在你面前攤開，任由你憑着良心去選擇，很不像我中學生時代只能聽到些「書不讀秦漢以下」一類的話語。學校生活不復是讀死書，不復是無聊到僅僅在一年級新生中間發見 Engel 而是緊

張的不斷地有鬥爭，還是社會的活動。這些，這些，多麼能夠發掘你的才具，充實你的生活！歷史的大輪子正在加速度轉進，全世界的人類正在唱着偉大的進行曲，你們，現代的中國學生，躬逢其盛地正好把年富力強的數十年光陰貢獻給社會給人類！歷史需要成千成萬的中國學生青年來完成光榮的使命！誰覺得出了中學校的大門便沒有路走，那他不是饅瓜便是軟骨頭！

歷史的悲壯劇的展開是數百年而始得一見的，青春，中學生時代，人生也只有一次；正在青春而又正在前程無窮的中學生時代，而又躬逢數百年一見的歷史的悲壯劇的展開，而或更幸而未生在富貴家庭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做活寶貝，這真是十全的「八字」，應該不要辜負，應該不要自暴自棄，應該比什麼人都興高采烈些！

只有不幸而生富厚之家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做活寶貝烘軟了骨頭的現代青年，才是很不幸地只配在歷史的大輪子下被碾成肉泥！

這樣的不幸兒是可憐的，他沒有自由的身體，他沒有選擇他的生活的自由，他就不配有吞下整個世界的豪氣。

我很慶幸我沒有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當做過活寶貝，所以雖然我的中學時代是那樣的灰色平凡，從那樣的陳腐閉塞幾乎幾將我掩進了幾千年的古墳裏去，可是歷史的壯潮依然捲我而去，現在我還坐在此間寫這一篇文字。但是我依然羨慕着現今為中學生的幸而不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當作活寶貝的年青的朋友。呵呵！尚在中學校或將出中學校的年青的朋友呀，不要以為你是一個小小的中學生看着那龐大混雜的社會而自慚形穢，不是這麼的，正因為你是一個寒苦的中學生，你的骨頭尚未為富貴權利所薰軟，你有好身體，你有堅強的意志，你肯幹，你是無敵的，你剛在人世，你有年富力強的二三十年好光陰由你自己支配，你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人類將來的一切，都操在你手裏，都等待你去努力創造呢！

自然在你創造的途中有些困難等着你，但是你總不至於忘記了「不遇盤根錯節，無以見利器」的古語；也許你在創造的途中喪失你個體的存在，但是你總可以想見富家的公子常常會碰到綁匪，或者是喫得太多送了性命！

三十年代照例是新歷史的展開期，前程遠大的，什麼都足以驕人的中學生呀，新時代在唱着進行曲歡迎你，歡迎你！

## 回憶辛亥

辛亥年暑假後，我由浙江省立第三中學（在湖州）換到了省立第二中學（在嘉興）。進的是三年級。二中的算學程度比三中高得多，教師又頗頂真，我不得不「迎頭趕上去。」最初的一個多月，我幾乎是「全身心浸在算學裏」了，——一面要自己補習沒有學過的，（那是因為換學校而得來一段脫節的空白）一面又要接受新教的，我簡直除了算學以外不知有何物，或者說，不知「人間何世」罷？

二中和三中雖然同是「省立」而且一在湖州一在嘉興，學校所在地的風土人情也可以說完全一樣，可是校內的空氣頗有不同之處。算學的特別注重與特別不注重，是一端；其次便是三中的教職員中只有一位新來的舍監是沒有辮子的，學生全有辮子，但二中却頗多「和尚頭。」校長是個假辮子，據說因為是校長常常要見官府，只好「假」將起來。但在學校中也常常不裝假辮子。英文教員之一，「到過西洋」自然沒有辮子。國文教員中有三位（朱希祖，馬裕藻，朱蓬仙），據老同學說，也都是校長的「同志。」但據我那時的實地觀察，有

一位常常光頭上課，另一位雖然可以不戴瓜皮小帽而垂辮，然而「形跡可疑。」第三位如何，我記不清了。

有這麼多光頭教員，自然會教出光頭學生來。在我進校的上一學期，這省立二中發生過「剪辮運動。」結果是我進去的那一級裏，剪得最多。這些光頭主義者有幾位過了一個暑假從家裏出來，便也變成校長的「同志。」原因不一：有的是家庭不答應，有的是因為出校去太惹人注意。然而徹底的光頭主義者，在全校中也還有十多位，而我這一級裏約占半數。記得三中裏也有一位同學沒有辮子，但他是大病一場不得不「犧牲，」身藏醫院證書為憑。

二中的又一空氣是教員常到學生自修室，——來閉談。這不足為奇，假使從「封建關係」上來看。教員大多是嘉興府屬的人，教員和大多數學生中間轉彎抹角都可以攀上點兒世誼，戚誼，或者鄉誼。我所在的那個自修室裏，大概有二十位同學，在三「誼」關係上，和兩位算學教員最接近。於是這兩位老師便常來閉談了。我沾了這一份「光，」真是「常若芒刺在背。」讀者大概也想像得到：一位教師到你的自修室來閉談，談着談着忽然像朋友似的問你道：「幾何（或是代數）不好弄吧？不要怕，不難，算學是頂容易學的。不過中間脫了



一節或是前面的沒有弄熟，那就是神仙也學不會。」接着他就叮囑同班的「算學大家」隨時教你，這時候，你會覺得比在課堂上叫你出來「面試」還難以應付，你會覺得不把算學弄好，（僅能 *pass* 還不夠）就好像太不幫老師的忙似的；我之所以不得不「迎頭趕上去。」實在也就是如此。

在辛亥年，「光頭」是革命黨的標幟。二中的校長和教員既然全是光頭，不用說總有點「那個」的。嘉興府出過一位轟轟烈烈的革命黨，陶煥卿。但在那時候，陶煥卿早已就義，在嘉興城裏住的似乎有范古農。只有極少幾個年紀大的學生知道老師們有時到范府上去「聽講佛經。」然而這極少幾個年紀大的學生也不知會有陶煥卿其人。直到「武昌起義」以後，從體操教員的快嘴裏聽得一二次這人名，並且還知道有一次教員們到范府「聽講經」其實是給陶煥卿「念經。」

因為這些「光頭教員」除了「光頭」以外只是「教員。」他們是真人絕對不露相的。（體操教員稍稍例外，下文再說。）算學教員只教算學，擺開不算，就是光頭的或假辮子的國文教員也從不露半絲半毫的種族思想，或民權思想的味兒。我記得讀的全是古書，朱希祖教

的是周官考工記。只有朱謙仙教「修身」自編講義，通篇是集句，最愛用顏氏家訓，現在想來，這或者在他有深意。

講到那位體操教員，（記不起他的姓名來了）在我的意見，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他是全校中僅有的兩位客籍教員之一，大概是台州人，方臉大頭，一對凹眼睛，那是嘉湖一帶不多的。他是快嘴。就是那位出名「黠直」的幾何教員，（這是一位有辮子國文教員稱呼他的，原文是嘉屬的土語；今既不拉丁化，姑且譯意，）也說體操教員「亂來」。不過他曾怎樣「亂來」，我完全記不起了；他也常到我們那自修室，用生硬的台州音說話，不大聽得清，似乎態度有點「糾糾然」。

體操教員後腦有隆起的一塊，因為沒有辮子，並且剃的道地的和尚頭，所以遠遠看去也是高低分明。喜歡說笑話的代數教員常常當面摸着體操教員這「異相」，呼之為「反骨」。體操教員聽了，常常會忍不住露出自負的神色來。有時他正色答道：「當心，也要，你們沒有反骨的腦袋。」

嘉興是沿鐵路綫的，離上海不過三小時（照那時說）的路程，所以「武漢起義」的消息

到得頗快。第一個「宣佈」這消息的，是偶然到校外去買東西回來的一位四年級同學。他在東門火車站買了一份上海報，於是知道了有這麼一回事。這消息在同學中間傳佈了開來，可是也不過是「傳佈」罷了，「人心」並無「不安」。

那天晚上代數教員又到我們的自修室來閒談。就有幾位同學問他關於「武漢起事」的下文。他的回答也沒有什麼出奇之處。後來臨走時，却指着自修室裏幾位未剪辮的學生（我也在內，）用了證方程式的口吻說：「這幾根，辮子，今年不要再過年了！」

給大家一次興奮的，是第二天午飯以後幾何教員（他是計仰先）的「閒談」。「他一跑進自修室就朝裝假辮子的同學說：「假辮子用不着了！」然而那時他自己却例外地裝得有一根假辮子。於是在同學發問他回答的局面下，他說了許多話。然而也許是因為無關於辮子，我現在什麼都記不起來，只記得他說話時頗氣促，而且臉都漲紅了。

這天下午功課完畢，就有好幾位同學請假出校到東門去買上海報。這大都是等候上海車來，上車去向車中旅客轉買的。晚上自修室裏最多的議論是剪辮子。但是第二天忽然全校的「光頭」都裝上了假辮子。據說是一位光頭的通學生早上來校在街上大受「愚民」注意，說

他是上海來的革命黨，所以全校的「光頭」都臨時戒嚴。

接連幾天，沒有新發展。也照常上課。不過幾何教員請了假，由代數教員代課。也仍舊有學生到東門去買上海報，不過更難買到了。記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只我一人在自修室，忽然那位體操教員跑了進來，一看人少，似乎很掃興，遲疑了一會，就叫我們和他一同到東門去走走。我是新生，而且年紀最小，（十五歲，）素來和教員沒有交際。一時竟回答不來，可是被催促着，就跟了他去。

我那時還不認識嘉興城裏的路，也沒有上東門去買過報，什麼都外行；而那位體操教員似乎也不在行，他沒有算好上海車到的鐘點。到了車站時，車剛剛過去，上海報自然買不到。他又一次掃興，便要在車站附近小酒店裏吃酒，自然是他請客。我一滴酒也不得喝，除了吃菜，就教他吃螃蟹的方法。他打起台州腔，說了不少話，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記得一句是：「這次，革命黨總不會打敗仗了吧？」他說時是那麼正經，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有點「滑稽」。

以後是學校裏的空氣漸漸緊張起來，不爲別的，却爲了領不到款，有斷炊之慮。提前放

假的呼聲也高起來了。上海光復的消息促成了提前放假的實現。離校回家的早晨，我聽得同學們傳說，光復上海的「志士」中有我們那位幾何教員，並且聽說杭州也「光復」了。所以我到家後第一句話就是「杭州也光復了。」

那時我的家鄉的官是一個旗人。因而紳商們覺得不免要流點血。幸而那個武官「深明大義」，加之商會裏也籌得出錢，於是平安無事，就掛了白旗。那位旗人官呢，「護送出境」了事。

跟着，老百姓忙的，是剪辮子的「儀式」。有人主張先剪一半，有人主張四邊剪去，只留中間一把，依舊打辮子，盤起來藏在帽子裏，更有人主張等過了年看個好日子再剪；然而也有爽爽快變成和尚頭的。

學校裏却來信說，開學了。我于是再上學，沒有辮子。好幾位老光頭教員都不來了，「另有高就」；只是那位生有「反骨」的體操教員仍在。有人說他確會去打杭州，不過半途而廢。他還是常到我們的自修室來閒談，似乎常常帶點牢騷。

新來了一位舍監（或者是學監。）因為舊校長當過軍政分府，此時也事忙，只得掛名，

所以這位新舍監是大權在握的。他的新政是巡視自修室，自修時間禁止學生往來或談天。這在「革命」以後的我們，自然認為太「專制」，於是報之以「搗亂」。他的同手是「記過」。終于在大考完了那天，我們自修室裏幾位同學在外喝醉了酒，同校來質問他「記過的理由。」還動了手，打碎了佈告牌。打過後大家回家去了，不久就得了學校的通知：除名。我是一同去喝酒的一人，不會出手打，然而在大考以前我確曾把一隻死老鼠送給那位舍監，並且還在紅封套上面題了幾句莊子。因此我也永別了省立第二中學。